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四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一四一册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古今彝語十二卷

〔明〕汪應蛟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汪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彝語十二卷》提要

古今彝語序

昔叔孫氏論三立、德、功而外、言繼之、此其所謂言、必非雕蟲篆刻之技已也。上之原本性命、次亦闡繹經綸、命指摘詞、表章經史。或爲經國之業、或爲名山之藏、在泉爲珠、着壁成繪。其賑騷人墨客、聲帨之文、直猶鱉豥蛩唫之於夔鐘鼉鼓耳。星源大司徒、登源汪公、生平著述甚富、有

撫畿海防奏疏司農奏議及中詮詩禮學略讀庸寤言學脉脉語窖齋語諸編皆其歷官之所建白[illegible]夫講學之所闡發一一有關于家國身心是奏是訓乃

若古今奏語則公讀史嘗撮其機要手輯而成書者也閱歷幾數十朝上下凡數千載諸凡哲后名臣摩切治道碩畫艮箴爆然具在典而則核而有體展也冊廣之精鑿而典籍之總龜矣余嘗謂士大夫立身行道尊主庇民未有不得之于學問者不從此出雖賢如漢之霍子孟忠如宋之寇萊公猶未免不學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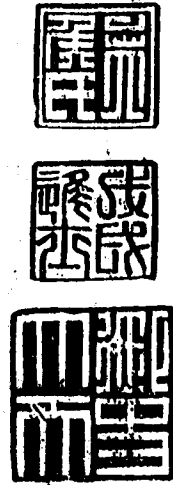
術之譏公早成進士數歷中外所至有異績屢忤權貴不悔嘗以邊警備兵天津造舟轉餉赫濯遠憎遂晋塡撫躬歷旅順置戍要害橫海爲防移鎮恒山葛

沽白塘一帶闢田若干頃歲入不貲津門為山海咽喉烽火不至梗塞賴公遺畫居多泰昌庚申以求舊起家南大司徒尋改北未幾

予告馳驛歸猶上封事具陳堯舜敬脩心學諄諄以親講幄遠婦寺爲言若豫憂逆璫之亂政然者識者服其先見蓋公自宦遊以迨家食手不釋卷多識蓄德孜孜實踐之學墨守紫陽家法此其鴻猷偉樹卓有所本即如是編名言如屑試舉其中单辭隻事無不可砥躬而砭世者大都其人如北斗南車可儀可嚮

其學如高山巨澤可佃可漁其議如金鏡玉尺可鑑可準其用如菽粟布帛可被可咀固經世之典要而稽古者所必須也諸公子能讀父書雅有父風孝廉

元兆任子元泰賫書問序其有羹墻彝訓之思乎夫彝者法也信乎其足法矣

賜進士第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後學畢懋康撰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登源汪公傳

公諱應蛟字潛夫號登源南直婺源人生而穎異總角能文矢志為聖賢識者覘為海內偉人萬曆癸酉舉于鄉明年登進士第觀政日數從耿天臺諸公講學于世俗聲色貨利澹如也除南駕部主事典船政以抑囑託失貴人意引疾歸辛巳起南客部表方正學先生墓立碣置祀田甲申再以給由入都感憤時事抗疏忤當路當路亦有以要秩招公者公弗應復引疾歸歸而究心性命學益力久之陞

興泉憲副繼改四川督學力行古道
以身爲學入鴃雖播州越在徼外亦
駸駸趍步儒雅今士所家吟詩禮學
畧其遺範也甲午參政濟南修成憲
而督餈吏備兵易水威愛並行直筆
正繩礦璫震肅以是受知

神廟有天津塡撫之命當是時朝鮮被
圍甚棘廷議防海必需有律之師公
詣登萊申明軍政置戍旅順耕作自
是海柝希驚而撫員定之
命下矣公策葛沽白塘地汙萊可田田
之歲充戍卒常額數萬斛奸弁奏括

餘稅十三萬業下所司公力爭之得
旨減半會歲饑澤竭稼敗公檄州縣發
廩賑民凡極貧次貧面給有差民賴
以濟壬寅晉貳司空尋予告歸時尊
人兩峯公皤皤稱大耋同朱夫人具
慶下公承事以婉顏愉色庭除閒陶

陶如也里居聚徒講所學十有九年
薦起南大司農未幾改北時遼蜀黔
交用兵餽運旁午公請勅督撫覈虛
冒以蘇邦本三方布置議起歲其供
餉百二十萬公力請減半有悍將藉
募兵餌重糈者公請自募七千練爲

一軍度可省費二十萬悍將亦俛首帖服而言者顧謂越俎公遂乞休疏凡七上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因陳堯舜敬修心法且箴及壺幃簪御盍豫慮閹尹之畜禍云至其學宗誠敬不希頓悟嘗曰仰鑽至欲罷不能乃見

卓尒敬信至篤恭不顯纔是闇然中正純粹真克繼程朱而頡頏薛胡諸君子矣先謚文敬定謚清簡以追叙蘭川功晉太傅公所著有中詮古今彝語等書行於世而彝語尤上下千古博綜無遺讀史家咸奉為拱璧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

前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通家眷

侍教生程國祥頓首拜撰

重刻先太傅清簡公古今彝語序

先太傅清簡公至畬益五世於茲矣太傅萬曆甲戌捷南宮旋眎學四川參藩濟上備兵易州塡撫冀保歸起大司農敭歷中外鴻猷碩畫具載史冊迨曾伯祖元兆公再以崇禎甲戌

先後成進士編纂先代文集勒諸家乘往者先贈公檢理遺書將次第剞劂身任繼述之責未幾謝世至余兄弟宦游四方又鹿鹿無間今追憶庭訓以慰先志念太傅居官有撫畿海防奏疏居里有詩禮學略讀肅寤言

學脉詠語啓齋語存重訂浮溪文粹及中詮與古今彝語等書卷帙浩博中詮季弟晫巳經重鏤而彝語獨嚴於數十朝上下于數千禩手擷菁英薈輯機要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輒爲紀載語有默契不必巳出意有獨

裁不必人同剖是非析疑信昭鑒戒翼風教當日予告上封事惓惓具陳敬修心學表方正學先生墓碣置祀田從耿天臺諸公講學敦勵名節以道義自重中正純粹是皆彝行也而無一不從彝語中來也俞時出誦讀

如見高曾榘範如服先農疇畎手澤炳然修輯繕梓詩曰戒雖小子而式弘大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用是益兢兢滋懼矣

昔

康熙三十七年歲次戊寅蜡月朔五

世孫翕百拜識

古今彝語卷之一

新安五霞山人汪應蛟登源甫編輯

帝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唐帝堯

帝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虞帝舜

王巡狩。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夏大禹

大戰于甘不勝。六卿請伐之。啓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兹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不考。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有扈服。遂滅之。帝啓

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

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蓋少役乎桀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遂囚逢而殺之殷湯聞之嘆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 履癸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 商湯

湯遂放桀于南巢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曰

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可以處之可以治之三讓諸侯皆推湯於是湯乃即天子位

大旱凡七祀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余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不盛於土簋將作犀玉之盃玉盃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堂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 帝紂

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箕子諫亦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爲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乃解衣披髮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比干見微子去箕子佯狂乃嘆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

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刳視其心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 周文王

鑿靈沼掘地得死人之骨西伯曰葬之吏曰此無主

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
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矣又安所求主乎遂以衣冠
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西伯澤及枯骨況其人乎
西伯嘗寢疾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
處此三者道之所以起也世子再拜受教
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
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
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 周武王
王以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紂之
子武庚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

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
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
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發子
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
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仁賢也亡者猶表其廬
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肯復藉乎
王乃罷兵西歸
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
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
之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
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
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
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
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
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
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
杖帶履觴豆戶牖劍弓矛各為銘焉
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于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
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

而死
王與其弟叔虞剪桐葉為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佚
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
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虞叔於堯之故墟
曰唐侯 周成王
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曰道路悠遠
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
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
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天之無烈風淫雨
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

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於宗廟使者還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軿車五乘皆爲向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爲先導。

王嘗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讎也夏殷之民讎桀紂而臣湯武若之何其不懼也。

初召公治西方。其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隴陌阡畝之間廬於棠樹之下以蠶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諸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及召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歌詠之 周康王

初王得八駿馬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以是獲沒於祇宮 周穆王

趙簡子問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毛羽乃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供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者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訓詞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所寶也若夫白珩者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榮夷公好利王任之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獨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用事諸侯不享 周厲王

王行侈傲國人謗王召穆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

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
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
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夫
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
與能幾何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
憂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
後三年萬民弗忍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彘太子
靜匿召公之家國人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
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讎
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

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王在彘不敢
歸二相周公召公以太子靜尚幼乃相與協和共
理國事故稱共和
王不籍千畝虢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
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
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
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惟農是務無有求
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
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則能媚於神而和於民享
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

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
民王弗聽 周宣王
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
于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
起亂之所由興也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
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于
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王伐姜戎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
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
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

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
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籍蒐于
農隙耨穫亦于籍獮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
數者也又何料焉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于
政而妨于後嗣王卒料之
初杜伯爲大夫王將殺之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
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儒
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
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
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

伯之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西周山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
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
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
而鎭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
水土演而民用足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
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
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
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國亡不過十年數之
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
崩周其及乎 周幽王
初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
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交戒訓
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
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
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
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 上平
武姜惡莊公而愛叚叚居京將襲鄭姜將啓之公命
公子呂伐京叚入于鄢公伐諸鄢叚出奔共遂寘
姜氏于城潁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

之潁考叔爲封人公賜之食食舍肉曰小人有母
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語之故且告
之悔對曰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
之遂爲母子如初
初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
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不聽遂及文姜
會齊侯于濼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齊侯享公使
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周莊王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以此衆戰誰
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以德綏諸侯
誰敢不服若以力楚國方城爲城漢水爲池雖衆
無所用之師退盟于召陵 周惠王
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致胙於齊桓公使
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
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
不下拜登受 周襄王
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惰過歸告
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
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

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初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翟人立叔帶爲王居于溫是時晉文公始返國王告急于晉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遂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叔帶于溫殺之晉侯入朝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乃出其民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初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

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周頃王

齊侯侵魯遂伐曹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周匡王

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弒公以其寶玉來奔魯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公問其故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夫僕弒君父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是以去之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後趙穿攻公於桃園盾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

示于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
討賊非子而誰
楚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
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欲逼周取其鼎滿對曰在德
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用能協于上
下以承天休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
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羞慚而退周定王
初趙夙事晉夙生成子衰衰生宣子盾人曰趙衰冬
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盾生朔朔娶晉成公姊屠岸賈爲司寇將作難乃
治靈公之賊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朔妻
有遺腹子賈索之不得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
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
子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
謬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
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眞孤在嬰與俱匿賈宮中名
曰武後十五年武長嬰具實告方謀族賈報之
衛孫桓子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敗績新築人仲叔
于奚救之獲免賞之邑辭請曲懸繁纓以朝許
之其後孔子讀史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
器不可以假人
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
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周簡王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
不欲戰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晉卒敗楚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請納虎豹之皮以
和戎晉悼公曰戎狄無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
新服陳鄭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因

陳和戎有五利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可賈焉一也
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
鄰振動諸侯畏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
不頓四也監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晉
侯乃使魏絳盟諸戎周靈王
鄭人賂晉以歌鐘鎛磬女樂悼公以其半賜魏絳曰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九年之中如樂之
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
也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
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

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

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眛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立諸樊復讓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諸樊卒餘祭立及餘眛欲傳以次必致國于季札卒不受封去之延陵故號延陵季子

鄭使公孫僑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

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周景王

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請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國寔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自得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嘗有以自下子爲人僕御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御者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晏子以御者能改過故遂薦爲大夫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

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

鄭人鑄刑書叔向貽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矣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僖子誠懿子曰孔丘祖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及正考父佐宋三命滋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於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有明德者雖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獲沒子必師事之僖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魯以孔子爲大司寇魯侯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既會有司奏請四方之樂於是旗旄劍戟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視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心怍麾之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歸語其臣曰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于是歸所侵魯鄆讙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孔子相魯三月大治齊人聞之懼而歸女樂焉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遂適衛初爲政民謗之曰麛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麛裘投之無郵三月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于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

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

擾也

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初范蠡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遺種書曰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讒種且作亂賜劍死蠡裝輕寶珠玉乘舟江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歎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閒行止於陶又謂陶朱公貲累鉅萬魯人猗頓往問術蠡曰畜五牸乃大畜牛羊十年間貲擬王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猗頓 周元王

趙襄子使新稚狗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周定王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霄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君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 周威烈

初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蚋蟻蜂蠆皆能害人

況君相乎弗聽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致萬家之邑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復與之萬家之邑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從者曰宜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決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蛙

民無叛意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飮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讎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爲癩呑炭爲啞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于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群臣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

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無守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負于魏成克曰魏成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乃謝之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

秦非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 周安王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悚懼莫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于天下

齊魏會田于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

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周顯王

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敝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子思言苟變于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于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匠不棄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聞於鄰國也

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五羖大夫乃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今君之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而

尚食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樂毅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刼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縊死周赧王

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敫女奇法章貌偺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湣王從者

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乃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法章立以爲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輙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田單將攻翟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翟不能下也田單弗謝而去及攻翟三月不克懼乃復問于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墨坐則織蕢立則杖鍤爲

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志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翟人乃下

趙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子觀津號望諸君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爲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

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名臣之所以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以不敢出也古之君子絶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間爲昌國君

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趙魏之師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蘇代曰以地事秦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事已行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

范雎日益親用事因私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

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臣又聞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而弑湣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兌之類也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爲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君芊戎高陵君市涇陽君悝於關外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

秦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絶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絶不如歸趙趙受地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獻之趙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欲食韓地中絶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馮亭爲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也

秦之始伐趙也魏諸大夫皆以爲便孔斌曰不然秦

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于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哺呴呴焉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又使新垣衍入邯鄲說趙欲共尊秦為帝以郤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

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秦梁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柰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使女子讒妾為諸侯妃姬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

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無忌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令奪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矯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與公子飲至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

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亦不受乃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乃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荀卿嘗與臨武君論武于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

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于附民而已王曰請問為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從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决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畏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

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生論兵當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亂非爭奪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强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泰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名高將以爲大夫使攻管高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王也父敎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襄王詔以守此城手受大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有大赦降城亡子不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對使者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而遣使謝安陵君王奈非褒

古今嚢語卷之一終

古今褻語卷之二

沛公至灞上秦王子嬰奉皇帝璽符節以降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漢高祖

沛公見秦宮室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灞上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爲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藥苦口利于病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還軍灞上

沛公入咸陽還軍灞上除秦苛法書法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諸吏民皆安堵如故秦民大悅惟恐沛公不爲秦王

漢王怒欲擊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今欲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天下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

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曰臣事項王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去蒯徹又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楚漢分爭智勇俱困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據齊之強以從燕趙則天下相率而朝齊矣信曰漢

王過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背義乎蒯曰勇略震
王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
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
安居乎信曰先生且休矣蒯徹復說曰夫功者難
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
信猶豫不忍倍漢遂謝蒯徹
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求布急布乃髡鉗
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之洛陽
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今上
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

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棄壯
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君盍
爲上言之滕公待間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
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王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
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
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
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爲人臣無效丁公也
張耳之子敖尚公主封趙王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
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王也乃
說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

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
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
不辱何汙王爲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
貫高等壁人於廁中欲殺帝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
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剄
高獨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詣長安
田叔孟舒皆髡鉗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
寔不知榜笞刺剟身無復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
以聞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高
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愛吾親哉顧謂

王寔不反其道主所以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
廢爲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
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
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
絶吭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盡拜守相
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
以聞上欲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彭
城敗滎陽成皋間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
破天下已定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

一微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其憊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二世自是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適而立庶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帝曰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猶未決呂后使呂澤劫良畫策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使人奉太子書迎四人至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竟不易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之力也

相國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下廷尉繫之王衛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帝即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入謝帝曰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紂桀主而相國為賢相吾因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蕭何病上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尋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

參子窋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漢惠帝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

時諸呂欲爲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爲內應以誅諸呂於是齊王發兵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産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共誅之

太后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者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耶今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于地下乎平勃曰今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 漢高后

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宴飲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稀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後諸呂憚朱虛侯劉氏稍彊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直入謂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
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
兩人深相結。呂氏謀亦衰。
諸大臣相與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眞孝惠子。代王
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
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
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
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
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
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

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
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王賢
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
王。大王勿疑也。王乃命昌參乘。武等六人乘傳詣
長安。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太尉勃請閒。宋昌曰。
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
璽符。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乃卽天子位。
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
行殿中。誅子弘等。赦天下。漢孝文
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

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
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問丞相何如人。帝以
爲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也。夫社稷臣
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
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
適會其成功。今丞相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
皆失禮。後上益莊。丞相益畏。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
妻子同產坐之。及爲私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
相坐律令。

有司請蚤建太子。不許。又固請曰。豫建太子。所以重
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
餘歲。用此道也。今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
太子。乃許之。
立竇氏爲皇后。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
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兩人所
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於是選士之有節行
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二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
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阽而莫之省憂。爲

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又曰老者非帛
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八十
已上賜米肉九十以上賜帛各二疋絮三斤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
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
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令四方無復來獻
帝既益明習國家事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决獄
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
不知汗出浹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
即决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

者何事也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
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
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能
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
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
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
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
也使不開導以求諫和顏色而受言則人主不得
聞其過而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
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誦

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
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
攻之而宗廟滅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
莫不精白以承休德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
天下莫不悅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
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今功業方就四方鄉風乃從方正之士直與之日
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
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切愍之
上嘉納焉由是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

輦受其言
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卻
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
下和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悅乃召語慎夫人賜
盎金五十斤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
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
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
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
百萬之衆國何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
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不至今敺民而歸之
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
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上感誼言詔開籍田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或
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
之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

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
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
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

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張釋之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爲謁者朝
畢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
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
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
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耶詔釋之拜嗇
夫爲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稱爲長者兩人
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以
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
而無其實舉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嗇夫

頃之帝就車召釋之使參乘徐行太子與梁王共
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
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
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
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
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
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

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
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
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頓首曰法
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
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上名河東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
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進曰臣無功待罪河
東陛下無故名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
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毀臣者陛下以一人之譽
而名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以闚陛下

之淺深也。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是時邊境多侵擾諸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皆以逆誅
梁太傅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
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夫抱火厝之
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
勢。何以異此。臣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今天下之勢。莫大於諸侯。在人主善制之。屠牛坦一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割。皆衆理
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厚恩。人主
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
衆髖髀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爲不缺
則折。欲天下之治安。不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割
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
之。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
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
所利焉。誠以治定而已。夫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
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
不制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
天子。則天下不亂。

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夫百人
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不可得也。一人耕
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
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爲奸邪。不可得也。
商君棄禮義。遺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
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
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
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不同禽
獸者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
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
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
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以爲是適然
耳。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
不爲寒心哉。
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
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
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
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於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帝深納之。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妾願沒為官婢，以贖父罪。帝憐之，詔除肉刑，有以易之。其為令，帝懲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

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晁錯言於上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

之務莫若使民歸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
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誠使天下人入粟於
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
之
時匈奴入上郡雲中以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
厲次棘門以備之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
入已而之細柳先驅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
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
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
開壁門壁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

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
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勞將軍成禮而去羣
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
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若亞夫可得而
犯邪稱善者久之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而內寔殺人笞五百
者率多死是歲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
可爲人其定笞律五百減爲三百三百減爲二百

漢孝景

梁孝王以竇太后幼子有寵王是來朝上因宴飲言
萬歲後傳位於王王辭謝然心喜太后亦然之竇
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
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王以此
益驕
謁者鄧公上書言曰吳爲反計數十年矣以誅錯爲
名其意不在錯也夫晁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
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
戮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
初楚元王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
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爲穆

生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
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
於市遂謝病去至是戊果敗
初梁太子廢竇太后請立梁王爲嗣袁盎諫不立子
而立弟不可梁王由此怨盎乃與羊勝公孫詭謀
使人刺殺盎事覺帝遣田叔往按捕詭勝詭勝匿
王後宮內史韓安國泣諫王王令詭勝自殺出之
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
等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事
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

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孝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詣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帝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以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初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人或疑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今歲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甚無謂也令二千石各脩其職

廣川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漢孝武

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不任刑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備至而王道終矣

夫萬民之趨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

名可及也

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亂世之
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春秋大一統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
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爲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
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仲舒少治春秋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
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
舒以禮匡王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粤王句踐與大
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粤有三仁何如。
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
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
耳惠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
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
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
言之則粤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

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上問治
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
行何如耳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至

則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
事。

上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曰
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百工所取給萬民所
仰足也今規以爲苑上乏國用下奪農桑其不可
一也壞人塚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騎馳車騖
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其
不可三也上悅乃拜朔爲大中大夫。

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輕萬乘之重
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爲娛臣竊爲陛下
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亂
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上善之

以太守汲黯爲主爵都尉始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河
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
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
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
賑饑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
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時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方外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召問公卿

韓安國曰高帝圍平城七日及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上從恢議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仄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固遂以老罷歸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廉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當免奏可

主父偃諫上北伐其辭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化外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來則撫之去則遞人今上不襲虞夏商周之統

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偃同郡嚴安亦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內北窮邊南盡越宿兵於無用之地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今狗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不毛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無終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何者關東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民宜有不安處者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

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
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
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
中偃尤親幸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
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制削之則
逆節萌起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
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
自弱矣上從之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皆可徙茂
陵內實京師外消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
之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青爲言郭
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
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上聞
之下吏捕治遂族解

公孫弘爲布被汲黯言其詐上問弘弘謝曰夫以三
公爲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
聞此言上以爲謙讓愈益厚之

以張湯爲廷尉湯多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質責湯
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
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爲黯
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罵曰天下謂
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
而立側目而視矣

是時漢比歲發十二萬衆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
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置賞
官名曰武功爵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淮南王安謀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
死義難惑以非至如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覺

下公卿治安自殺

時有渾邪王降漢發車一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
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
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
渾邪叛其主而降漢何至疲敝中國以事境外之
人乎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
矣居頃之乃命徙降者邊五郡因其故俗爲五屬
國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爲歌立樂府以宦者李延
年爲協律都尉汲黯曰先王作樂上以承祖宗下

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悅。

上招延士大夫。常若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輒按誅。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以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治乎。上曰。賢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視之。對曰。臣無以家爲也。由此帝益愛重之

以汲黯爲淮陽太守。黯曰。臣嘗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長。臥而治之。居淮陽十載而卒。

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俸賜。無他贏。後日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初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

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

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倪寬。勸農桑。緩刑罰。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以卜式爲御史大夫。式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式。未幾。以式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太傅。

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乃止。

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列市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

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
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
絕國者。
單于使漢降人衛律誘蘇武以富貴欲降之武不應
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
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
夷何以汝爲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
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
幷咽之數日不死單于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
羝曰羝乳乃得歸。

時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至
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曰凡爲吏
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
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薦不疑上召拜
不疑爲青州刺史王賀亦以繡衣御史逐捕羣盜
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
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有興乎。
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
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
所言不道當奏聞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

所從出從其少傅石德計收捕充等自臨斬充罵
曰趙奴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乃復亂吾父子耶
因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時帝在甘泉
蘇文亡赴上言太子反帝大怒詔丞相屈氂捕斬
反者太子兵敗南奔皇后自殺壺關三老茂上書
曰皇太子承萬世之業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
以閭閻之隷臣銜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
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困於亂臣冤結無告不忍忿
忿之心起而殺充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
以爲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

太子自度不得脫乃自經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
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
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
臣言上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
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
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
家上又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
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上諭羣臣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

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請罷斥方士候神人者從之後上每對群臣歎曰曩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桑弘羊請遣卒田輪臺以威西國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有司奏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燕王旦自以次弟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惟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之圖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卒賜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毋令外人輕漢詔立弗陵爲皇太子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

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愼如此上尤奇異之桀始以材力得幸爲未央廄令上嘗體不自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愛己由是親近

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

納其言。漢書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獨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蘇武還自外國。初武既徙北海上、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說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及壺衍鞮單于立、國內乖離、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單于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武留外國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拜爲典屬國。

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卽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其幼不聽。安遂因帝姊蓋長公主內入宮爲婕好、月餘立爲皇后、年甫六歲。於是桀安深怨光、而德蓋主。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常怨望、乃令人詐爲燕王上書、欲共執退光。書奏、光聞之不入。上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

文學魏相對策、以爲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爲諫議大夫。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時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

大將軍光與羣臣迎立昌邑王賀。賀、哀王之子、在國素狂縱、中尉王吉諫不改。及卽位、淫戲無度、諫多不聽。光憂懣、問所親故吏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

之光曰於古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出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光召問勝勝言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

昌邑王既廢昌邑郡臣坐誅殺者二百餘人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減死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

昌邑王廢霍光與諸大夫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年十八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光遂奏太后迎曾孫即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曰立許婕妤爲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

古今奏議卷二終

夏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皆曰宜如詔獨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於是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 漢孝宣

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以于定國為廷尉定國决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初定國父于公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縊死姑女告婦殺其母婦不能自辯誣伏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來公告其故祭孝婦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門閭壞治之令少高大能容駟馬曰吾後世必有興者至是定國果為廷尉

魏相奏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驕奢放縱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皆從之

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

奏其言考試功能厚加賞賜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初孝武之世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網寖密律令煩苛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絶者不可復屬今治獄吏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詔置廷尉平四人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及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謝鄰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疋後遷爲郎

朱邑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惇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爲列卿居處節儉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

先是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上拜爲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對曰海

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以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

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

尹翁歸爲人公廉明察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畏服改行其入爲扶風選用廉平嫉去奸吏在公卿間清潔自守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

馮奉世使西域會莎車王弟呼屠徵自立爲王畔漢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上甚悅議封奉世蕭望之曰奉世矯制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西域漸不可長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

帝以王褒有俊才使作聖主得賢臣頌其略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巧冶鑄干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人馬相得也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

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哉時帝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絶口不道前恩曾掖廷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詔封丙吉史曾許舜皆爲列侯故人嘗有阿保之功者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稱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或勸以爲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若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霸守潁川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易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爲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奕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彊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

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王吉亦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將興太平致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會期簿書斷獄聽訟而

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爲迂濶。吉謝病歸。

先零與諸羌皆畔。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復問將軍度羌事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遥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充國至金城。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羌數挑戰。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畧者。解散羌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冦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遂上屯田奏。帝報曰。即如將軍計。冦當何時伏誅。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下公卿議。魏相任其計可必用。上嘉納之。於是報充國屯田。

司隸校尉蓋寛饒。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宦官。寛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微

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書奏。上以寛饒怨謗。下寛饒吏。寛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魏相薨。丙吉爲丞相。吉尚寛大。好禮讓。嘗出。逢羣鬭死傷不問。逢牛喘。乃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鬭。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熱而牛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以東郡太守韓延壽爲左馮翊。始延壽爲潁川丞。趙廣漢搆會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更改教以禮讓。黄霸代延壽。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好古教化。接待下吏。恩施甚厚。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其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閤思

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不敢復爭。郡中翕
然相勅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
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歲鳳凰
神爵集郡國，潁川尤多。詔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
霸爲太子太傅
時河南太守嚴延年。爲治陰鷙酷烈，論囚流血數里。
河南號曰屠伯。素輕黃霸爲人，及比郡爲太守。褒
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有蝗蟲。府丞義
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素

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驗得怨望誹謗
數事。延年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
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
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
行矣。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自元康以來。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
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
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
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
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

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徵之。吉道病卒。
禹至，拜爲諫大夫。上虛己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
君恭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天生聖
人。蓋爲萬民。臣愚以爲宜倣古以自節焉。上善其
言。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
水衡省肉食獸　漢孝元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弘恭石顯與樞機。蕭望之等
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

人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因奏
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與專擅權
勢。請召致廷尉。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
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
可其奏。使使者召望之。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
將相，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上
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
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
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以顯爲中書令。
初武帝滅南越，置珠厓儋耳郡。率數年一反，漢輒發

兵擊定之至是珠厓山南縣叛連年不定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兵擊之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言欲預聲教則治之不欲預者不强治也臣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從之

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

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就橋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郡

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傚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陛下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正仁匡失俗然後大化可成禮樂可興也上悅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

以匡衡爲太子太傅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

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情性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

天下定矣

是時石顯顓權魏郡太守京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然爲亂者誰上曰不知也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上曰已諭竟亦不能退顯也京房又對上曰古之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羣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同不可許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出月餘顯奏其誹謗徵下獄死初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以召信臣爲少府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廿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遠方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僅獲駿馬二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海西侯今康居之國强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詔赦延壽湯罪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愼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又愛幸上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上默然而笑成帝時爲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涕泣諫止至是卽位匡衡上疏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願陛

下詔勑勵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
楨天下幸甚

十二月朔日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谷永上對皆以爲後宮
女寵太甚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漢孝成

陳湯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臣子
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
蠻今坐言事非是久繫欲致之大辟犬馬有勞
于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
忽於鼓鼙之聲而忘帷蓋之施非所以厲死難之

臣書奏詔出湯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鄕詩書古文向乃因
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
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
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
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
不能奪王氏權

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時大將軍鳳用事章素剛
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乃奏封事
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前丞相商內行
篤有威重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爲鳳所罷身
以憂死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選忠賢以代之上令
章試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馮野王忠信質直
上數聞名欲倚以代鳳鳳聞之使尚書劾奏章致
之死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以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
皆出其門下音通敏人事俱財施予賓客競爲之
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言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
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壘卵之危陛下守持宗廟
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雖不爲身奈宗廟何宜援近

宗室黜遠外戚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書奏天子
召見向嘆息悲傷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
能用其言

初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及其女弟
召入宮皆大被寵幸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
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爲倢伃
貴傾後宮於是譖告許皇后與班倢伃呪詛主上
許后廢處昭臺宮班倢伃受考而不恕但曰脩正尚
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上善其對赦之倢伃恐久
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立倢伃趙氏爲皇后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乃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爲亂亡者次序爲列女傳及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每嗟嘆之

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侍中班伯久疾新起入見上顧指畫問曰此圖何以示戒對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乃左遷放爲北地都尉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好忠諫說至言天下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爲盛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夫爵祿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

時吏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親問禹禹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天駢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

誤人宜無信用陛下宜脩政事以善應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直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

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蘇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貲咸近習皆不便，竟寢不行。

大司馬莽乞骸骨罷就第，衆庶歸望傅喜。喜，傅太后從弟也。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為大司馬，而喜養病歸。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脩潔，忠誠憂國。今遣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衆不如一賢。上亦重之，尋復進用。

冷褒、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宜皆稱皇，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大司空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王立後奉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今欲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空去一國太祖不毀之祀，而就無主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共皇也。丹由是寖不合上意，遂策免。唐林上疏曰：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宜復邑爵。詔賜丹爵關內侯。漢孝哀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博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上不聽。

王嘉為丞相，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而顧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侍中董賢得幸於上，貴震朝廷。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奸。上責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死獄中。

諫大夫鮑宣上書言：臣董賢等在青戸下，陛下欲

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宜以時罷退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宜語雖刻切帝以宜名儒優容之

正月日食息夫躬言天有變可遣大將行邊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問王嘉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天之見災所以勑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

以鮑宣爲司隸宣上書曰陛下因日食而內深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衆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豈天意與民意邪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免遣就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鮑宣爲司隸

上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石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高安侯賢佞倖之臣而搉至尊以榮寵之四方皆同怨疾陛下宜思正萬事以順天人之心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怒召嘉詣廷尉嘉仰天嘆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死

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

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使者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

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宫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陳崇劾奏寶坐免終於家

漢孝平

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

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海內震焉
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
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策免大司馬驃騎將軍明就第明素重王嘉以其死
憐之帝方欲極董賢位恨明如此遂策免就第以
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帝故令賢私過孔光光知帝
欲尊寵賢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既下
車乃出拜謁迎送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帝
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
主侔矣後置酒麒麟殿帝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
堯禪舜何如時王氏衰廢惟平阿侯譚子閎爲中
常侍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陛下承宗廟統業
至重天子無戲言帝默然
莽自稱新皇帝廢孺子爲定安公置衛使監守勅乳
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莽
又慨小漢家制度乃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
稅秦壞聖制廢井田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
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繆於天地
之性人爲貴之義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
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

分餘田與九族敢有非制者投諸四裔
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拜爲太子師友祭酒
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
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
誼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
四日死
是時清儁之士又有紀逡薛方郇越郇相唐林唐遵
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逡兩唐皆仕莽封侯
貴重郇相爲莽太子四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對
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
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之郭
欽爲南郡太守蔣詡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
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
陳咸爲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三子參豐欽
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
臘人問其故咸曰吾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
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
莽遣將軍廉丹擊赤眉召其椽馮衍以書示之衍因
說丹曰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

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為將軍計莫若納雄傑之士以除萬人之害伸功烈著於不滅井不聽引兵與赤眉進戰戰敗被赤眉誅之

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縯與秀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縯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與條將言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吾屬也衆引軍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

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降迎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

淮陽王

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爾秀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常才而諸將皆庸人志在財帛朝夕自觀之快而已非有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寬譬之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為飲食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

更始秀政於趙萌日夜飲讌後庭以至羣小膳夫皆濫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

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
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大司馬秀引兵東北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
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
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紛亂人思明君猶赤
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冠恂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彭寵軍合行定郡縣會
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冠恂吳漢等爲將軍進拔
邯鄲斬王郎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
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秀部分吏卒各隷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
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
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論功
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耿弇進曰百姓患
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起兵莫不歡喜如去虎口
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貴戚縱橫
元元叩心是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
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
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

吳漢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略
將突騎來會悉上兵簿於幕府請所付與不敢自
私王益重之
蕭王擊銅馬悉破降之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
安王知其意勅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
行部陣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
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
十萬故關西號秀爲銅馬帝
赤眉西攻長安蕭王將北徇燕趙乃拜鄧禹前將軍
分麾下精兵三萬人遣西入關王以河內險要富

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
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
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委公以河內當
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毋令北渡禹既西
王引兵而北恂調餱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賈復與五校戰於眞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賈復有
折衝千里之威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
敵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
生子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
及於薊相見甚歡 漢光武

王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王不聽行至南平棘諸
將固請之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
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
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位號
純恐士大夫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
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問
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
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
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
爲主羣臣因復奏請王乃從之

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
已在於清濁之間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吏民
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
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
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
而受何故言耶凡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
知相敬事也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
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
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
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汝歸念

之茂爲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
人涕泣從之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
求茂茂時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
賞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爲鮪
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
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
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
況誅罰乎彭復往告鮪鮪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
侯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劉盆子數暴虐吏民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
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禹輒停車駐
節以勞來之民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

諸將豪傑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
戰者少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
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
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
北至栒邑所到郡邑皆開門歸附

援少家貧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材當
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

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於親舊閭閻好士往從之羣甚敬重與決籌策

悉封諸功臣鄧禹等爲列侯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臣托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

鮑永馮衍卿更始已亡乃悉罷兵來降既而永以立功爲帝所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道

雖知人道易守守道而已何患死亡

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辭謝後大會羣臣帝又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時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漁陽太守彭寵反初上討王郎寵發騎突轉糧不絕自負其功意望甚高不能滿幽州牧朱浮與之書曰遼東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過羣豕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廷遼東豕也上徵寵寵自疑遂反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恂姊子

谷崇曰崇將也請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即日拜漢中將軍使

與彭幸七將軍討奉
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乃詔
徵鄧禹還曰愼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
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
無得復妄進兵於是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勑
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
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非必
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異頓首受命引而
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帝謂大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川未附子陽稱帝道里

阻遠諸將方務關東西州方畧未知所在柰何歙
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臣
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
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乃
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
囂乃使援奉書洛陽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
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閒
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
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爾臣與公孫述少相善臣前
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
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
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
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昔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
意者縱橫之術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
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者周爵五等諸侯
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
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
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
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十餘年間中外騷擾

遠近俱發咸稱劉氏漢必復興已可知矣
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之符俗
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不
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雖勇如信布彊
如梁藉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況
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
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
知漢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是故窮達有
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
之事決矣

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爲凉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步至臨菑城東將攻弇是時帝在魯聞之自將兵往救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賊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

官友欲以賊寇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

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周黨王良等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偃蹇驕悍不以禮屈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罷之

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光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

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去耕釣於富春山中

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太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復徵至滎陽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慚自後連徵不應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

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曰臣聞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
檻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
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
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
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幷之於是幷省
四十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
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閒者守宰數換

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
其職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
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竇融遣弟友詣闕上書口陳至誠帝復賜融友書慰
藉之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負虛交而易強
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爲忠甚易
得宜實難囂不納遂降蜀
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頃
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

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
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
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
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
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
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
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可使有司
察公輔之罪帝從之
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
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爲
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
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召馬援問
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
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
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在吾目中矣
明旦遂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
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
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

帝謂銚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
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
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
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
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
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
鎮撫吏民受納餘降

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帝自將而征寇恂諫
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自震懼
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

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
幸汧遣寇恂往降之恂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
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峻惶恐即日
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
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
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
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公孫述以王元爲將軍拒河池來歙與蓋延等攻破
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即死歙馳召蓋延延
悲哀不已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
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
子涕泣乎延收淚受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
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
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
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投筆抽刃而絕

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
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
曲故伋言及之郭伋守潁川近帝城上勞之曰河
潤九里京師蒙福

帝以睢陽令任延爲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

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
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臣不敢
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帝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上令
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從
中東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遊
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
如宗廟社稷何賜惲布百匹貶中東門候爲參封
尉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爲皇

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書稱慶郅惲
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
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
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惲善恕
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懸左右而輕天下也

帝幸章陵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
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
不欵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
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

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
子從之因左右諸王以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
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
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
子之情重久違之其封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
子改名莊

陳留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
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
候之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
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
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
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
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
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
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
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
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
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漢每從征伐見陳不利意
氣自若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脩戰攻

之具乃嘆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初劉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
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爲光
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
比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爾左右皆
笑帝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武陵蠻寇臨沅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援曰臣尚能被
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盻以示可用帝笑曰
矍鑠哉是翁遂遣行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還書戒

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會季良仇人上書訟良爲行浮薄以援書爲証季良免官上婿梁松坐與季良遊幾得罪松叩頭流血

乃解由是怨援至是援卒軍中松因搆陷之收新息侯印綬援前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稾葬城西前雲陽令朱勃上書訟之帝意稍解監軍謁者宋均矯制告諭之於是武陵諸蠻悉降

帝因臧宮馬武上書欲興兵北伐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求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初馬援與呂种論諸王交通賓客將有大獄及壽光侯之難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神人也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

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

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及守會稽爲政淸而有惠百姓愛之

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

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帝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已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乾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古今彝語卷三終

古今彝語卷之四

立貴人馬氏爲皇后。子炟爲皇太子。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旣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漢明帝

時大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詔策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勅大臣止作諸宮。減省不急。遂應時澍雨。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初上爲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乃儲君。無外交之義。漢

有舊防淅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

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尚書令宋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

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國帝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

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命帶之

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廢徙丹陽英自殺連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無敢以情恕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上疏力言其無辜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獄事條別上之得省出者四百餘家

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荒服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邊外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帝從之漢章帝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毋

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可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故先帝慎防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吾豈可上負先帝下虧先

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帝省詔悲歎重請
之太后曰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
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若
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君但當含飴
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
太后見衛尉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
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多費
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
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創瘢楚王
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

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
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
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
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
省闥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
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愚
願陛下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所至願也
時憲恃宮掖之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發
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
異於趙高指鹿爲馬乎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
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乃得解
使以田還公主
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
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不敢前因上書陳
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
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
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
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
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今何不繇詔書留之更遣
其吏送侍子乎超曰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

之非忠臣也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
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
責輟耕相讓其治邑也有三異焉螟不入境化及
禽獸豎子有仁心是也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
事寖疏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曰夫國以簡
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
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

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帝皆納之

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脩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爲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大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爲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

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其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祠孔子於闕里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榮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寐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者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太尉張輔言狀帝感慟良久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奏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乃追尊母梁貴人爲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爲侯梁氏自此盛矣（漢和帝）

帝因朝會召見諸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也

自假司馬入西域以功封定遠侯至是以久在絕域年老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乃徵超還以任尚代爲都護請教於超超曰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水旱爲災此皆戚宦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漢安帝）

弘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隱閒而辟之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

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去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鄧騭會公卿議欲棄凉州并力北邊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爲然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凉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園陵單弱二也烈士武臣多出凉州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腹心之害者以凉州在後故也今割地而棄之民庶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卒然起謀驅氐羌以爲前鋒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禹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掾以安慰之。

以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群吏。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中常侍樊豐等及阿母王聖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不聽

時居延都尉范邠。犯贓罪。吏議方增錮二世。劉愷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詔從之。

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威重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伯榮之威重於陛下矣。昔韓嫣托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

一拜而嫣受殿刀之誅臣願明王嚴天元之尊正
乾綱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不省
初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閬爲功曹引進郡
人陳蕃黃憲等憲不屈蕃遂就吏憲世貧賤父爲
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異之謂
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閬所問曰子國
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
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
失也其母問曰子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
叔度自以爲無不及旣睹其人瞻之在前忽然在

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
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
少游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
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
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淸淆之不濁不可
量也

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
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勅寶
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
而辟之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王聖修第樊

豐周廣謝惲等傾搖朝廷震上疏曰方今灾害滋
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爲阿母起第
爲費巨億廣惲兄弟依倚近倖與之分威權託州
郡傾動大臣招徠海內貪污之人受其貨賂復得
顯用白黑溷淆天下讙譁臣聞財盡則怨力盡則
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
以玄纁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
國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時
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
病而還

樊豐令耿寶奏震怨望即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
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
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
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乃
飲酖而卒

周舉謂司徒李郃曰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愈謹鄭
莊公秦始皇怨母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復
脩子道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
主上何以令天下宜密表請朝郃即上疏帝從之

太后意乃安 漢孝順
司隸校尉虞詡彈劾權貴百官側目三公劾詡下詡
獄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
御轡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公恐爲臣所奏遂加
誣罔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尸諫耳乃出詡獄詡上
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
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
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
匡弼之益由是拜左雄尚書
南陽樊英以學行有名前後禮請不應帝復以策書

玄纁備禮徵英待以師傅之禮英始就聘及應對
無奇謀深策譚者以爲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
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
輔是君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
主及其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語
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近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既而毀
謗布流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
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
服一雪此言耳
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
從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爲世大儒每到太學密
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
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動無
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
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帝感其言復申無故
去官之禁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洛陽宣德亭地拆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對策李
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
喉舌尚書亦爲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
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
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
流必潔猶叩樹木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
令豈可蹉跌且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今隄
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
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肢不舉故臣所憂在
心腹之疾非四肢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

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憂矣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

以梁商爲大將軍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爲從事中郎固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異屢見天道無親可爲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扶風法眞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

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爲司隸校尉舉薦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淸高舉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汚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悟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時宦官竣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淸儉厚退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旣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者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詣嬰壘門以書諭嬰請與相見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

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

蘇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淸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吳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

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謂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皇甫規以梁冀并不疑專政諷其增修謙節對曰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其平志畢力以廣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托疾免歸

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而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年長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即皇帝位罷蒜歸國 廣桓帝

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上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書奏不省

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茅容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庋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

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顚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

陳留仇香至行純默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訴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

考城令王奐署香爲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棘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貲香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齎刺謁之因留宿明旦泰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

徵東海相劉寬爲尚書令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大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宜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考壽之福臣切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乖氣災異屢臻臣恐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

岑晊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何容隱之乎晊竟獲免

河南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於是朝廷震怒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

辭所連及杜密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

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爲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淸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陳蕃既免朝廷震慄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乃西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

上疏曰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賊平拘錄事無數驗膺等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奸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青奏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有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淸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乃赦黨人二百餘人放歸田里禁錮終身

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

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惟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

能也

汝南督郵吳道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床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以上桓帝

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於誰之屋爾

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孔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

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出空汚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冶家傭人無知者黨禁未解而卒。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間自同傭人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

適黃巾賊反事發上乃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皆叩頭求退已而共譖呂強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議刺左右張讓誣栩與角爲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作亂其源皆由十常侍侵掠百姓故衆爲盜賊也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寇自消矣帝以鈞章示諸常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武威太守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漢陽長史蓋勳勳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報之勳不從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使君謀非爲正和也怨之如初。

後勳爲羌所敗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羌滇吾以身

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爲負天勳仰罵之
濵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羣羌服其義勇送還漢
陽

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崔烈本
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
而聲譽頓衰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
可至千萬烈問其子鈞以外議何如鈞曰人嫌其
銅臭耳

帝使宦者趙忠論討黃巾功傅燮有功未封忠遣弟
延謂燮曰傅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

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燮豈
求私賞耶忠愈惡之出爲漢陽太守

涼州賊韓遂圍漢陽太守傅燮欲殉國難其子幹年
十三勸之逃燮謂幹曰聖達節次守節吾必死焉
子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與戰死之

前太丘長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閭
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
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
陳躭每拜公卿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關東諸將以帝幼沖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亡

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爲主遣使上虞尊號
虞厲聲叱之曰主上蒙塵吾未能淸雪國恥諸君
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汚
耶韓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
奔邊外以自絕袁紹乃止 漢獻帝

孫堅進屯陽人與董卓戰擊破之或謂袁術曰堅若
得洛不可復制此謂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
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
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而將軍受浸潤之言
還相嫌疑何也術卽調發軍糧復進軍大谷卓自

出與戰敗走堅追至雒陽掃除陵廟得傳國璽引
軍還魯陽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
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共
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
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原性剛直淸議以格物寧
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
也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初見度語
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
無見也由是度稱其賢民化其德

王烈器業過人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旣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於烈烈使人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免

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恐潁川有難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乃去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張邈從之留弟張超守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洪爲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強力不能及耳洪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難紹不從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與紹絶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諭之洪復琳書曰僕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受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絶者也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陷洪被執據地瞋目數紹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爲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爲天下報仇耳紹殺之洪邑

人陳容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願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墻壁間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楊奉韓暹負功恣肆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

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
未遑遠赴。今鑾輿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
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
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
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操遣曹洪西
迎天子。値董承患暹矜功自恣。因潛召操。操乃將
兵詣雒陽。既至。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惟有移駕幸
許耳。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
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於許。自是
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孫策取會稽。自爲會稽太守。會虞翻爲功曹。待以交
友之禮。策好獵輕出。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夫
白龍魚服。困於豫且。願少留意。策答曰。君言是也。
然不能改。

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
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
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
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
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
以害賢爲名。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

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
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詔以備爲
豫州牧。

初。備在豫州。舉袁渙茂才。至是爲布所留。使作書詈
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之。渙顏色不變。笑而
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
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
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
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
而止。

楊彪與術爲婚。操惡之。奏收下獄。孔融見操曰。楊公
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可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
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
不知乎。操即救之。

袁紹益驕。簡精兵使攻許。沮授諫曰。救亂誅暴。謂之
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且
廟筭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今
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

賈詡勸張繡降曹操。繡以爲袁強曹弱。又先與操有
仇。詡曰。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曹氏

泉弱。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十一月。繡率衆降。

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竟不至。亦不援操。韓嵩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君爲我觀其釁。嵩曰。嵩守節者也。今君臣名定。以死守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

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表強之。嵩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將斬之。嵩不爲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

孫策襲廬江太守劉勳。取之。因徇豫章。謂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說之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敢。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談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今君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歆乃夜作檄。明旦遣使齎迎策。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向歆拜。禮爲上賓。

曹操自引兵擊劉備。進拔下邳。擒關羽。使張遼說羽降。羽表三約。以明已志。操從之。時備妻甘糜二夫人。共爲操所獲。操欲亂其臣主之義。使羽與夫人共居一室。羽避嫌秉燭。侍立至天明。

曹操壯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也。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孫策既定江東。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守許貢之奴。因其出獵。伏而射之。中頰創甚。呼弟權代領其衆。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

保江東我不如卿策卒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
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
非古義若其不克成仇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
表孫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
權權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
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
方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
之此王業也
袁紹自軍敗慚憤發病卒紹有三子譚熙尚衆以譚
長欲立之審配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自將軍屯
黎陽欲攻尚譚別駕王脩諫曰兄弟者左右手也
今與人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
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聽
曹操責孫權質子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
將軍承父兄餘貲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
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
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見制於人豈與南面稱
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
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自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

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
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袁譚袁尚治兵相攻時曹操擊劉表軍西平譚遣辛
毗詣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讎
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
遺同盟之恥哉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於
曲直君當先除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
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
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
平操羣下多以爲劉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
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
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
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
取之天下定矣操遂擊尚破之自領冀州牧
袁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故出奔觸自號幽州刺
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子
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
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
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
事君乃捨之

時政歸曹氏荀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畧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教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息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劉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之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

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

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及操擊表會表卒琮嗣未幾遂舉州降操備大驚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備將其衆去過襄陽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日行十餘里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曹操以江夏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五千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乃棄妻子走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

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
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
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
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
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詣孫權亮說權曰海內大
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
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
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
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
與之絶若不能何不北面而事之權曰劉豫州何

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
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安能爲之下乎權
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
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
能抗此難乎亮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
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
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
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
不習水戰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
必矣操軍破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
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
法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益州
土沃財富大業可成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
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
忠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
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
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
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數萬人入益州備至
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
自衛者也備至涪劉璋往會之增備兵使擊張魯

備未即討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董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
以彰殊勳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
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
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彧以
疾留壽春飲藥而卒
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
獨詣魏公操諸葛亮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
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
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望風景

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羕璋所擯棄劉巴宿昔所忌恨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

法正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前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緩刑弛禁以慰民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劉備以零陵蔣琬爲廣都長備嘗因遊觀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沉醉大怒將加刑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

操擊權留少子植守鄴以邢顒爲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禎有文辭植親愛之禎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

操生四子丕彰植熊以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愛之欲以爲嗣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版

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將仁孝聰敏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他日操屏人問賈詡詡默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丕既立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權遣陸遜討丹陽山越平之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遜後過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

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自遜遜豈可
復毀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人不能為
耳
時有金禕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挾
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
古今彙語卷之四終

古今彙語卷之五

帝耻關羽之役將擊孫權群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
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
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嘗戒
飛曰卿刑殺既過矣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
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帝將伐孫權飛當率兵
萬人自閬州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張達范彊殺飛
以其首順流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
死矣 漢昭烈
孫權遣使求和諸葛瑾因致牋曰關羽之親何如先
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
此數易於反掌矣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
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
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明
瑾必無此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
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
於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
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
言所能間也
吳王權遣中大夫趙咨入謝魏主丕問咨曰吳王何

等王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王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丕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藉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丕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遜初為大都督。諸將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拔劍曰。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各任其事。豈得復辭。諸將乃服。權聞之。謂遜曰。公何不啓諸將違節度耶。對曰。諸將或任腹心。或任爪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

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

將軍黃權叛降魏。帝既敗退。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率其衆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主丕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耶。對曰。臣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非古人之可慕也。丕善之。拜為鎮南將軍。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

曹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

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漢昭烈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

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勿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太子禪即位封丞相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下教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幼宰每

言則盡其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時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柔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自今有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者可時延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王不嘉納之

遣尚書鄧芝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得見芝芝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王幼國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豪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

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薦同郡暨艷爲選部尚書艷好爲清議彈射百僚覈奏三署貶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位貪鄙志節卑污者皆以爲軍吏多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陸遜弟瑁與書曰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汝南月旦之評恐未易行也艷不聽於是怨憤盈路言艷及選曹郎徐彪用情憎愛皆

坐自殺溫斥還本郡以卒始溫方盛用事虞俊嘆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未幾果敗漢後帝

丞相亮率衆討雍闓參軍馬謖送之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闓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亮平南中用其渠帥或諫之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留兵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郭后無子魏王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丕與叡獵見子母

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疾篤立為太子遂崩太子叡即位

太子叡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後群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曄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

治政之始陳群首上疏曰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固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讐黨而毀譽失實二者不可不深察也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寧在遼東三十七年魏王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為大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為太尉讓位於寧不許徵為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吳遷都建鄴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辨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江陵都督步騭書求見啓誨騭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

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魏王覬訟覬置律博士尚書魏覬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

魏尚書諸葛誕等有罪免誕與鄧颺等結爲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爲四聰誕輩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衛臻子烈以父居執位容之爲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

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僞之人以其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此皆法之所不赦也叡善其言仍免誕颺等官

魏作洛陽宮陳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叡爲之少省又欲平北芒作臺觀以望孟津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勞役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水舟之喻漢文之時唯有同姓諸侯賈誼憂之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魏作凌霄闕始搆有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始搆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歸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修德政

則可以轉禍爲福矣

魏高堂隆上疏曰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祇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威魏主叡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叡意乃解

司馬懿爲兗州刺史王昶應選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

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闒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幾也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陳矯為尚書令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發擿群臣細過以媚上晉奏左丞罰當關不依詔抵罪矯

當避坐杜恕上疏曰陛下憂勞萬幾而庶事刑禁曰弛原其所由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也魏王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慙而還叡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

魏王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譽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但當有以驗其後耳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混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

詔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劭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僚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闗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謂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

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若使容身保位者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者抱見疑之勢公議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議竟不行

魏衛臻典選舉將濟遺之書曰漢祖以亡臣為上將周文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試而後用臻曰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盧毓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人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時人服其言。

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性情好尚於秘書郎郤正。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爲。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備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

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以蔣琬爲大司馬東曹椽楊戲素簡略。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默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魏欲廣田畜穀於楊豫之間。鄧艾以爲昔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衆費。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管寧卒於魏。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子邈拜郎中。後爲博士。

魏宗室曹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疏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諺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

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冏欲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用。

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謙用諫曰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遂理寃獄崇節儉故能以弱爲强而成帝業洛陽嘗欲小出姚期進諫卽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卽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帝者之欲善也如此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爲者以副人望省減樂官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吳王權詔徙武昌宮材瓦脩建業宮有司奏故宮歲久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伐權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歛若更通伐恐妨農桑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曹爽旣爲司馬懿所誅其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彊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又斷其鼻其家驚惶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全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懿聞而賢之。

何晏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葢以自况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作一卦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鼻上何也輅曰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

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及晏等敗其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晏素以貌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不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

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
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魏光祿大夫徐邈卒盧欽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
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
能寬或問欽徐公當武帝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
還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
貴淸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
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
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
而徐公有常耳

吳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
於豫章瑯琊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恪遺之牋曰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仇讐有善不得不顯親
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
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大王頃至武昌以來多
違詔敕不拘制度擅廢諸將私殺左右小大驚怪
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若棄忘先帝法
教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奮懼遂行
詒祀等三道擊吳恪與戰於徐塘魏人敗走吳獲資
器山積振旅而歸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
公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
後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鴈門新
興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
是以人皆愧悅
夏侯玄及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傅嘏嘏不受荀
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
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
覆邦家之人也鄧玄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
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以吾觀此

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卒如其
言嘏又以豐不養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
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吳大司馬呂岱親近徐原賜以巾褠與共言論後遂
薦拔官至侍御史岱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
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
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何所聞
過乎
諸葛誕素與夏侯玄等友善玄及王凌毋丘儉相繼
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賑施以收衆心司馬昭

初秉政遣賈充至淮南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誕在揚州得士衆心名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名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名之詔以誕爲司空不就徵遂合吳起兵司馬昭奉魏主髦攻之吳遣人救誕

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率數萬人出駱谷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

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恤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魏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議者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處之

魏地井中屢有龍見群臣以爲吉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

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遂拔劍升輦率殿上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髦戰於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昭入殿中召群臣會議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但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慟一市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詰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

中常侍黃皓用事。士大夫多附之。唯尚書樊建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所惜。吳使薛珝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聞鄧艾已入平土。譙周乃白帝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

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艾至成都。帝率群臣面縛。詣軍門降。姜維等得帝敕命。亦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艾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得免。

鍾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屍。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爲叛逆而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與宴談而遣之。魏元帝

初鍾會伐漢。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任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不聽。憲英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魏詔晉公昭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今日便當相率

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顗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魏王禪位於晉。出舍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世祖

諫官傅玄以魏末士風頹敗。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淸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

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淸議陛下隆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淸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是以猶敢有言晉王嘉納其言然亦不能革

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傅其儀不同晉王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令太子申拜禮

晉王徵李密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固辭其表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祖孫二人更相爲命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帝許之

濟陰太守文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晉王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免傅僉子奴爲庶人又以立爲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王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禀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吳大將軍陸抗以吳王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併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彊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飡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王不納

晉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淸辯祜不然之衍拂衣

去祜顧謂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皆憾之時人謂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賈充與朝士宴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養卿爲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詔免純官齊王攸以爲純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爲祭酒

晉以嵇紹爲秘書丞紹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至是山濤薦徵之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

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初東關之敗文帝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餼之不受遂不仕而終

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晉主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晉主弗聽竟立后駿驕肆自得鎮軍胡奮謂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晉詔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爲公侯羊祜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讓誠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晉主與張華圍棊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强吳主淫暴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告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爲外懼豈非算乎

晉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變常以徼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天下之事悉省其半恐郡國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也

吳主使丞相張悌諸葛靚等帥衆三萬渡江逆戰大敗靚迎悌欲共遁去悌垂涕曰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遁邪靚流涕而去悌遂爲晉兵所殺

晉賜孫皓爵歸命侯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於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

默然甚愧。

王渾與濬爭功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邑

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使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晉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爲太子傅寔以時俗善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以爲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己而賢知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則讓之者多矣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

何晏等祖述老莊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廢弛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絕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

是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然習俗已成頠論亦不能救 晉孝惠

裴頠后之親屬且雅望素隆乃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

於宮中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時頠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

齊王冏既得志驕奢擅權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冏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勑

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曰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互相疑貳二失也□□不靜不以爲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聞賑救四失也義兵有功久未論賞五失也孫惠亦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強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爲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委重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得專美於前矣冏不能用惠辭疾去

成都王穎以陸機爲都督兵敗初機與宦者孟玖有隙至是譖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穎怒使牽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爲牋辭穎既而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收其弟雲皆殺之又收機司馬孫拯下獄獄吏掠拯數百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也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乎玖等令獄吏詐爲拯辭亦夷三

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

雍州刺史劉沈及顒戰敗死之沈被獲謂顒曰知已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其甘如薺顒怒斬之

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戰於蕩陰徵簡侍中嵇紹詣行在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

之隹馬何爲及石超軍至乘輿敗績百官侍衞皆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衞帝被殺血濺帝衣穎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陳珍上官已奉太子覃守洛陽越走還東海

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陳敏據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討之時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至是擊破敏兵

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 晉孝懷

太子洗馬衞玠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爲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琅琊王睿參佐多避事自逸參軍陳頵言於睿曰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隨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 晉孝愍

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逖等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琨謂人曰常恐祖生先吾着鞭

王敦徙陶侃爲廣州刺史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

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獲將軍魯充梁緯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寇乎乃自殺曜送帝於平陽漢主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

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盟期以翼戴晉室琨遣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王以慕容廆爲龍驤將軍大單于處士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亦遣使勸進 東晉元帝

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爲喪亂以來庠序隳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

太子紹爲皇太子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其妹爲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嶠之詣建康也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阻亂不得奔喪固讓不拜詔曰今桀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邪嶠不得已受拜

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時詔郡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爲梓宮未返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群臣不以讐賊未報爲恥務在調戲酒色二失也選官惟白衣請託三失也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尚書陳頵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從之

時宇文氏攻慕容廆廆大敗之遣長史裴嶷獻捷嶷

至建康盛稱嶷之威德賢儁皆爲之用帝欲留嶷嶷曰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耻獨龍驤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孤其嚮義之心使懈於討賊也帝然之遣使拜嶷爲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趙王曜作酆明觀及西宮凌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力諫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諸役

祖逖鎭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鎭戍歸逖者甚衆境土漸蹙詔加逖鎭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

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農桑撫納新附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塚二家因與逖書求通逖牙門童建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讎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暴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敦將作亂謂謝琨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琨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

君庸才豈達大體遂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刁協帝大怒詔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

譙王丞甘卓起兵討王敦敦遣魏乂攻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丞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丞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虞望戰死甘卓亦遣丞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丞復書曰足下能卒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

矣卓不能從

帝畏王敦之逼以郗鑒爲外援使鎭合肥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鑒還過敦敦與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見敦黨皆勸殺之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晉明帝）

晉以陶侃都督荊湘等州軍事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事檢攝無遺未嘗

少間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於江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洗足自謂宏達邪。

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赴難初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

宣城彝退保廣德晉成帝

蘇峻攻青溪柵卞壼帥諸軍拒擊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

溫嶠將起兵討蘇峻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為恨答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之侃遣都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於是列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且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召兵還

是為敗於幾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侃深感悟即戎衣登舟晝夜而進。

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強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同趣建康峻聞四方兵起自姑孰返逼帝於石頭導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使庾冰將兵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衆等皆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盡遣家僮從軍鬻環珮以給軍費郗鑒遂帥衆渡江與陶侃等會舟師

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

蘇峻分兵屠宣城內史桓彝死之初彝聞京師不守進屯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使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城陷執彝殺之。

時侃嶠討峻於石頭相持不決嶠軍食盡貸於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

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俱受國恩事若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毛寶殷美等皆勸侃乃分米餉嶠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率步兵萬人復自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馬躓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王閉城自守趙胤遣將擊祖約于歷陽約奔後趙

趙王勒大享群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初張軌及寔茂保據江右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爲賢君

駿遣使上疏以爲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丞相王導以李充爲掾充以時俗崇尚浮虛嘗以爲老子絕仁棄義蓋患乎懷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耳而凡人見形逐迹離本逾遠乃作學箴以袪其蔽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

時論者以王導爲帝之師傅百僚宜降禮太常馮懷以問侌舍舍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爲之筮舍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封慕容皝爲燕王初皝遣長史劉翔來獻捷爲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不可翔曰慕容鎮軍心存本朝屢殄彊敵使石虎畏懼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尚書諸葛恢獨主異議

以爲讐敵相攻中國之利唯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殘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倡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何充等因奏從之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宴集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生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靡傲誕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

王濟民乎充等甚慙乃遣使持節冊命與翔偕北公卿餞之翔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勾踐憑會稽以報强吳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曰是吾心也

古今彝語卷五終

古今彝語卷之六

會稽王昱欲以桓溫弟雲爲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也昱乃更以謝萬代之王羲之與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之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東晉穆帝

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

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爲災

秦燕既結好燕使郝晷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使琛從兄奕館琛於奕舍奕數問琛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其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之臣乎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晉帝奕

詔進溫丞相大司馬留京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姑

熟秦王堅問温廢立謂群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舉動如此將何以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温之謂矣晉文帝

秦楊安進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趣江陵朱肜邀而獲之虓遂降堅欲以虓爲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遂不仕晉武帝

謝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以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王猛寢疾上疏曰臣聞報德莫如盡言伏惟陛下威烈震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秦王堅覽之悲慟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

謝安欲增修宮室王彪之曰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敝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爲能邪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郗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高我死之後若以哀悼害寢食者可呈此不爾即焚之超卒愔果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温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爲限趙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書以爲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

秦韋鍾拔魏興太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己於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餘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復爲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

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

慕容農謂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畧過人世家東夏顧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飈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還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

慕容冲稱帝於阿房冲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曰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

燕慕容麟攻秦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博陵守將王兗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

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時之功則可矣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罪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執兗殺之

秦王登擊安定後秦王萇襲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殺之

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

委政於瑯琊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欲、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寶、范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甯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曰、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始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沉仁義、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時之禍輕、歷代之禍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萇疾甚、還長安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萇卒、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帥眾伐秦執秦王登殺之

秦太后蛇氏卒。秦王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曰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晉安帝

秦王興以傉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韋宗往觀之、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不聽、使其子弼襲傉檀、僕射齊難討勃勃、果皆敗績、

魏主嗣因羣盜蜂起、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為民除蠹、而守宰不能撫綏、使之紛亂、今犯者既眾、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為盜、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為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既而遣于栗磾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

劉裕拔廣固、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南燕城久閉

劉裕悉衆攻之南燕尚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
圍出走追獲之裕忿廣固久不下欲坑之韓範諫
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彊則附之旣皆
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坑之竊恐西北之人
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
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送超詣建康斬之

秦王興命羣臣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
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
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
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劉裕攻司馬休之密以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
復書曰夫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
令天長喪亂九流混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耳裕
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
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
示不臣劉氏裕遂使參軍檀道濟等牽兵乘之休
之兵遂大潰

宗室司馬楚之據長社時劉裕誅翦宗室有才望者
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乃亡汝潁間聚衆以謀復仇
屯據長社裕使沐謙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
間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齎
藥往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
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以身
事之爲之防衞　晉恭帝

劉裕至建康中書令傅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
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室已無天下重爲劉
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乃書詔遂
遜於瑯琊第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流涕哀慟裕
爲壇於南郊卽位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
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
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

宋臺始建謝瞻爲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衞將軍時
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驚駭
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
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而汝勢傾朝野此豈門戶
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晦以佐
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病篤臨終遺晦書
曰吾得啟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
家　南北朝宋武

魏光祿大夫崔浩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

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胡爲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宋晉陽王

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而有慙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觀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宋太祖文

魏主還平成羣臣請峻京城修宮室曰此蕭何所謂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麗無以重威者也魏主曰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工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

晉徵士陶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爲州祭酒不久解歸召主簿不就後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在官八十日郡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徵著作郎不就自以先世爲晉臣恥復屈身後代不復肯仕宋卒後號靖節先生

浩善占天文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引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尫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致也

魏主詔舉逸民盧玄等皆賢儁之胄冠冕州邦遂徵玄等數百人差次敘用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魏太子晃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之弼忠愼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免冠請罪魏主曰卿有何罪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所顧慮也

魏主畋於河西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幷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於遊畋

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强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二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十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弼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入言高允

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聞允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鄉問皆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允詔誅浩夷其族僚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崔浩孤負聖恩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在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

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佚如此其能久乎竣丁憂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

宋世祖孝武

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輒求見屏人極論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魏主謂群臣曰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切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乃拜允中書令嘗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余與高子遊處

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爲中書舍人三人權重
當時門外成市顧覬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覬之
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毘有言孫劉不過使
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
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
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勅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
棨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勅乃開宋主曰卿欲效
郅君章耶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

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
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宋策孝秀於中堂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
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
惡其諒投策於地
宋主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
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
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
佛若有知當慈悲爲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宋
主怒使人驅下殿 宋明帝

魏罷門房之誅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
殃及闔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
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魏顯祖勤
於爲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尤重刑罰
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繫積年羣臣多以爲言上曰
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
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
悔而加矜恕耳 宋廢帝
宋荊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初攸之與
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是道成一旦專權攸之不

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爲賈充生又遺道
成書曰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
遂起兵討道成不克 宋順帝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謀既定粲
以告褚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戴僧靜等攻粲
秉踰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支
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
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
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謡曰可憐石
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爲追者

所敍。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爲賦食行水世頗以爲失宰相惜范縝盛稱無佛又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於形猶利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如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 齊世祖武

魏給事中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爲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魏主善之

由是始議均田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盜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

魏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爲人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誨人以善恂恂不怠篤親念故無所遺棄薦舉隨其才行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

魏以高祐爲西兗州刺史魏主問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惟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勳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

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王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刊除

齊以陳顯達爲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魏以韓顯宗爲中書侍郎顯宗上書謂願早濟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洛陽故基前世已譏其奢宜加裁損陛下還洛陽輕將從騎涉履山河至於晨昃而食夜分而寢又非所以頤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魏主頗納之顯宗又言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可有所私比來

須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所濟實多今
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用急不繼富之謂也魏主
善之齊明帝

齊主昭文在位年方十五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鸞
而後行至是鸞以皇太后令廢昭文爲海陵王而
自立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齊主鸞欲引參佐命
悰力辭因慟哭朝儀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
遺直乃止

魏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彊禦魏主或欲寬貸聰輙爭
之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況諸人乎自是貴

戚斂手魏主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腹爲寄每欲
進以名位輙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
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所能榮也

魏主以久旱不食三日羣臣請見魏主遣舍人辭焉
且問來故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
少庶人未乏一餐而陛下撤膳三日臣下惶惶益
復措懼魏主應之曰比來中外皆言四郊有雨朕
疑其欲相寬免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
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爲當以身爲萬
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
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
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
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高祖友愛諸弟始終無間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
庶物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
於物能是二者則吳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在
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或伐
民樹皆留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冠洗濯
而服之幼多力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常謂

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權在已無能
制之者若史策不復書其惡將何所畏忌耶齊東昏侯

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梁主雅好儒術下詔曰二
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
儒敎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招
內後進州郡立學梁高祖

魏有芝生於太極殿崔光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
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今忽有之誠足異也願陛
下側躬聳意維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
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因魏主好宴

樂故光言及之。

魏罷鹽池之禁。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今縣官鄣護河東鹽地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勰尚書巒奏曰。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古之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竊謂宜如舊式。

魏主卒從琛議。

梁王祀南郊。時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也。上嘉納之。

魏壽陽大水。城不沒者二板。楊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將佐皆勸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係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至尊哉。治中裴絢叛降於梁。崇遣從弟神等討執之。絢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崇沉深寬厚。有方略。得士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披靡。鄰敵謂之臥虎。

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立停年格。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乃更以崔亮爲尚書。亮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沈滯者稱其能。洛陽令薛琡上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

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魏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魏爾朱榮既廢立議欲遷都尚書元諶爭之榮怒曰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恐元諶元諶國之宗室位居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後數日榮與魏主登高見洛陽宮闕壯麗乃歎曰元尚書之言不可奪也由是罷議。

魏以高道穆爲中尉魏主姊壽陽公主行犯淸路道穆擊破其車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淸直豈可以私責之道穆見魏主免冠謝魏主曰朕愧卿卿何謝也

陶弘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梁主早與之遊及卽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勅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將士大夫競談玄空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梁武帝

右丞高緯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高肇爲司徒緯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緯歸乃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琛起陳四事。一曰民不堪命各務流移牧守之過二曰守宰貪殘由風俗侈靡誠宜禁制節儉三曰斗筲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惟務吹毛求疵四曰天下無事猶不暇給誠宜省事息費養民聚財梁主大怒切責之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

魏度支尚書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爲己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嘗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及卒。泰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則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爲而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之酬酒言曰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因舉聲慟不覺卮落於手

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略曰侯景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奸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受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侯景爲東魏慕容紹宗所敗自求貶削梁主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卽以景爲南豫州牧蕭介上表諫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

梁散騎常侍韋粲及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推仲禮爲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

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粲下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粲乃切讓之高遂推仲禮爲大都督諸將各有據守

魏太師泰殺其國臣王茂非其罪左丞柳慶諫泰怒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執慶於前慶辭色不撓曰慶聞君蔽於事爲不明臣知而不爭爲不忠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耳泰悟亟使赦茂不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

侯景使儀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梁太守張嵊不閑軍旅或勸嵊效袁君正迎降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墮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服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奴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御史中丞沈浚

梁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起兵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霸先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

霸先曰京都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湘東王繹受節度

東魏徐之才宋景業善圖讖因高德政勸齊王洋受魏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至鄴使侍中張亮等見東魏主遜以禪位王洋遂卽位國號齊梁簡文

齊王初立留心政務又能以法馭下故戰爭所向有

功後以功業自矜遂事淫樂與御史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王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問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王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 梁敬帝

陳安成王頊自周歸於陳周遣杜杲送頊南歸陳主謂杲曰家弟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

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慙 陳世祖

周主養老於太學以于謹爲三老進傒禮畢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對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

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紇先召陽春太守馮僕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共討平之僕以其母功還石龍太守遣使者冊命洗氏爲石龍太夫人初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郎蕭引曰管幼安袁曜卿但安坐耳君子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至是陳主徵以爲侍郎 陳宣帝

周太子贇納妃楊氏太子好昵近小人周主嘗問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曰百官使我惟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爲善

可與爲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

周太后叱奴氏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

周主下詔禪位於隋寶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也毅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隋以蘇威爲納言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

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謂朝臣曰蘇威不値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辨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隋主深然之

突厥寇幽州隋總管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頹不可守軍士苦饑死亡略盡突厥諭之使降崇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乃挺刃突陳而死陳長城公

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廂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故文華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詔以諤所奏頒示四方

侍郎郎茂嘗爲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承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甚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請罪遂相親睦隋文帝

帝如洛陽上遣左右關民食得豆屑雜糠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肉朞年至是帥民就食於洛陽遇扶老携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命左右扶助

韋世康和靜謙恕爲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意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揚益荊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爲之

龍門王通獻策不報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

也受賜多矣不顧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甞慢公
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
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
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
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
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
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
子

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
間得勝兵二十餘萬魯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

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
當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
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
不出莫知所之

古今爽語卷之六終

古今爽語卷之七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
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位徒
知得之之易而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
其覆轍務盡下情唐主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
治書侍御史（唐高祖）

魏公李密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以故嘗受業備
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
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則
無所用老夫矣密曰康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

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遠而復猶不
失為忠義之臣王世充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
異圖將軍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後文遠入東都
見世充必先拜之或問曰君倨見李密而敬加王
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
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耶。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
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乘傳至黎陽遺
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郭孝恪
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

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唐王聞之歎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眞純臣也賜姓李。

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久之食盡又聞江東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

將有犯法不至死者唐王特命李素立殺之素立諫

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王從之命所司授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唐王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王曰此官清而不要乃擢授侍御史

唐太子建成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李綱屢諫不聽乞骸骨歸唐王罵曰卿向爲潘仁長史乃恥爲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臺

辱東朝乎唐王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拜爲太子少保。

唐總管徐員朗舉兵應劉黑闥執唐盛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虞城降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侍老母勿以我爲念員朗初色動乃笑曰盛將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

劉黑闥取唐定州執總管李玄通愛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飲醉紿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

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鎭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引刀自刺而死

以張鎭周爲舒州都督鎭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殽召親戚與之酣宴凡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鎭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禮隔不復得爲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

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僞起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且生死壽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戸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唯大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

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也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上從奕言命有司沙汰僧道

長孫氏爲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及爲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妾婦人安能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戸不閉商旅野宿焉

上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以

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勉爲人所笑

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

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務下諫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

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昬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于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

束帛除大理丞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勑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勑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寃獄 唐太宗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鄉者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上令德彞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彞慙而退

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時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仁師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知其寃而不爲伸理苟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罪亦所願也及勑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暗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

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

上謂侍臣曰曩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不逮

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呑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呑之是歲蝗不為災

上曰比見群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嘗有白鵲搆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上嘗問王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上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

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

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貯糧磧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擾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不如罷之上從之

上之初即位也常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耶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

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耶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久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遂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爲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凊之禮臣竊有所未安焉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宜速示返期以解衆

惑。
長樂公主將出降。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
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
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反倍於長
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
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
眞社稷之臣也。
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
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
用之。然珪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

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
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
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
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
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
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
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
辯口。或以奸詐。或以諂諛。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
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

之。此其所以難也。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
爲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
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
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
朕常爲公輩念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耶。
但以天下之治。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
可復得。因泣涕流咽不能止。
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

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
亦陽怒。請自推鞫。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爲申理。
由是宮壼之中。刑無枉濫。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
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上曰。
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愼密。苟無大故。願勿棄之。仍
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
遊畋。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
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
皇后此書。足以爲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
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

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復其位

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黜萬紀使還家

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煽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

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行婦禮

詔曰隋故鄜州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上謂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以其諫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

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冑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旣已往矣

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上謂敬德曰人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流涕撫之上又欲以女妻之敬德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所願也乃止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刺史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以爲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

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絶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封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

魏徵以上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遂上疏極言曰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此不克終一漸也初護民之勞煦民如子不輕營爲頃既奢肆思用民力乃曰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此不克終二漸也初損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絶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於君子也恭而遠之小人也狎而近之此不克終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比年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此不克終六漸也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今志不克固晨出夕返馳騁爲樂此不克終

七漸也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今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此不克終九漸也初頻年霜旱畿內戸口無一亡去今疲於徭役關中勞弊怨離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明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乃以所上疏列爲屏

幃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爲之序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各屬五音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曰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

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上曰朕爲兆民之主日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上嘗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初承乾喜聲色及畋獵所爲奢侈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太子知之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魏王泰會承基坐事繫獄告太子謀反勅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廢爲庶人侯君集等皆伏誅乃立晉王治爲皇太子

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
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
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

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
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
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
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
監前代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
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
惡也

岑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
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
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
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
庸愚上下懸絕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
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
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
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
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上飛白答之曰非
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
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
言虛懷以改

上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
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
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
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
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
危亡得乎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
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
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

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
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
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不可遐棄陛下若以
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上遽召出
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玄齡
敕子弟汛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
因載玄齡還宮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
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
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

嘗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
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
有興作。犬馬鷹隼。無不遠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
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
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
大過微。故業不墮。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
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可
不惜哉。

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
之。憂形于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

手詔曰。五嶽凌霄。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
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
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
點日。何損於明。

帝如玉華宮。上營玉華宮。務爲儉約。惟寢殿覆瓦。餘
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萬計。徐惠妃上疏曰。今東
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
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
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珎玩技
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酖毒。作法
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
禮重之。

時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
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
乃上表諫。以爲陛下每決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
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
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
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
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
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

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棠錄此。死且不朽。上
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薨。謚曰文昭。

上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
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獵。唐高宗

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
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宮中。旣受顧托。不以死
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
上顧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
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
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

非有大故不可棄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泣涕極諫。上疏曰。妲己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代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信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

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都督。

韓瑗上疏訟遂良寃曰。遂良體國忘家。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内外咸嗟。願緊無辜。稍寬其罪。上亦不納。

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有美色。繫于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乃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憂及其親則不孝。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舉義府事劾之。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猶顧望不退。三叱。義府方始趨出。上以義方毀大臣貶之。

太常博士袁思古以許敬宗嘗奏流其子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

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畤曰。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為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

九月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矍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

理內天之道也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等書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

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爲侍御史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上以爲憂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强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畧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上善其言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爲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勮咸陽

尉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托是時勮弟勃與華陽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勮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

日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太后大殺唐宗室潛謀革命因韓王元嘉等謀舉兵匡復唐室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珦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等於東都迫使自殺時狄仁傑爲

豫州刺史貞黨以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詿誤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

唐中宗

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爲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於家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見自陳玄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耶乃就死

初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爲政之要子昂上疏以爲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至是又上疏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愚臣初謂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太后策貢士於洛陽殿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擧之法宜得實才取舍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覔擧奔競相尚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

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軍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畧考居官之臧否行擧者之賞罰而已

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爲蒲州司法以寛爲治不施敲朴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搆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

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
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
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
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
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
太后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爲侍御
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
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
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
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
爲有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
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格元輔等不從大忤
函諸武坐誅慶之復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
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
武承嗣杖殺之昭德因言於太后曰陛下身有天
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侄爲嗣乎自古
未聞侄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
顧托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
以爲然。
禁天下屠殺採捕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
者甚衆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
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
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
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
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
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昭德密言魏
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侄也故委以腹心昭德

曰姑侄之親何如父子子猶篡弒其父者況侄乎
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太后曰
吾任昭德始得安眠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補闕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
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
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
二此知變之善也伏願覽秦漢得失窒羅織之源
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
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
吏皆相矜以虐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

須反但被告者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刑獄稍衰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生死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

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跡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恣虐於下而徐公守死守道幾陷囹圄數掛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得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睹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太后意未決狄仁傑遂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太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

廬陵王太后意稍寤

狄仁傑之入相也婁師得寔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三月雨雪蘇味道以爲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旣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寒雪爲災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爲之罷朝

迥秀母本微賤妻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卽時出之或問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顔色安敢留也

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寔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顔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太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魏元忠爲相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私議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害正以求苟

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傍廹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寔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

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大失天下望太后不聽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殷中侍御史王晙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顚沛無恨璟嘆曰璟不能申魏公之寃深負朝廷矣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拾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僊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脩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不聽

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决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

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立平王隆基爲太子

古今彝語卷七終

古今彝語卷之八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唐睿帝

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

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愼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上覽而善之唐玄宗

時姚元之爲同州刺史召詣行在上欵甚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上曰卿宜遂相朕元之知上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之以爲可行否帝曰試爲朕言之元之曰垂

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寖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得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皇上造金

仙玉眞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元之乃頓首謝上特拜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足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無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時有人上言海南多珠玉奇寶因言市舶之利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

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
乎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
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奸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
上遽引咎慰喻而罷之
山東大蝗人皆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
州縣捕而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
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敖殺蛇而致福奈
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
請當之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

非人力所能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
爲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
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
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
違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
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
何憂不治
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
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

曰此兢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
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曰若徇公請
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
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
蓋士可殺不可辱臣曩巡北邊聞張皎杖於朝堂
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皁隸待之事往不
可還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
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
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

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
爲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徒
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
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
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車駕還幸孔子宅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上酒酣謂
張說曰曩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
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又謂說曰懷州
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

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
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座隅如
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眞良吏矣又顧謂刺史寇
泚曰此亦屢有以酒餽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
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將相何
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没之日適足爲無
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同平章事韓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守正不
阿甚允時望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

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問左右韓休
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
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
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
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
非爲身也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曰一啓此
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
若稅銅折役計估度庸則官冶可成而私鑄無利
矣且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

後足用乎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不可
以賞勸貧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爲
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
也上乃止

正月耕籍田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
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
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
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於蔿
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
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鏡自照見形容
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
謂之千秋金鑑錄

上欲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
言石堡險固非數萬人不能克恐所得不如所亡
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
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諫之
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
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今受責天子
不過以將軍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

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貶忠嗣爲漢陽太守時哥舒翰入朝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寃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

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楊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旣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顔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時祿山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

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乃使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衣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會從弟眞卿遣人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

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

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爲反也罵不絕口顔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旣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爲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圍之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

以覘大賢之名義耳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萼復爲書說眞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托將爲公西面之强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以兵六千借之遂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兵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

哥舒翰旣敗降賊上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黎明出延秋門至咸陽日向中上

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慰諭而遣之

上將發馬嵬父老皆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

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太子不可販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賊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西北諸鎮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太子於平涼說之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願

陛下勉徇衆心爲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

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

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

如天道何泌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
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
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
戰功上遽從之
以房琯爲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濤敗績琯喜
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
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言於上曰晉用王衍爲
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爲迂濶大
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眞王衍之比也
上由是疎之
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
不能下及諸郡皆陷史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
城陷擒興謂曰將軍眞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
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
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
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
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且足下所以
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
間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

殺之罵不絕口
尹子奇復圍睢陽城中食盡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
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
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
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强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
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
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
中皆爲泣下 唐肅宗
上謂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脩
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
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
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今日成功聖上思戀晨昏
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
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因
請去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患今方同樂奈何遽
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
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
也上曰卿所以欲去者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
對曰非也乃建寧耳建寧爲小人所教欲害其
兄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對曰若有此心

廣平嘗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寬輙流涕且陛下
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
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
其心矣上泣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泌曰臣
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
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
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
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
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

哉朕當書紳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
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思明入洛陽城
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時光弼屯中潬登城望
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保爲諸君破之乃命
出戰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
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刎不令諸君獨
死也率諸將致死擊之賊衆大潰思明方遁

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
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
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竟不敢詣西內

禮部侍郎楊琯上疏以爲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
專事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
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
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
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
倖又衆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
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
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二
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

第卽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明經進士並停。
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唐代宗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逆虜犯闕度隴不血刃而
入京師刼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至者此將帥
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
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
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
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寸斬以謝
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

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

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關內河內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眞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亦無及矣。載以爲誹謗貶眞卿爲峽州別駕

盜發子儀父塚捕之不獲人以爲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郭子儀入朝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入朝朝廷以爲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薨上悼痛之甚

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爲瑞常
袞率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爲
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爲宜戒
法吏之不察姦逆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
之。
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搆
之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
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
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上以山陵近禁樵采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
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
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爲羣臣
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
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澤州刺史李鷃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
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靈芝之珍禽奇獸怪
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
先是諸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
安用之命縱於荊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

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
屬猶反乎。
淄青節度使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
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
淄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
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
已大慚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
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
將求取無節琦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

天子亦以取給爲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
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
官領其事者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
炎言於上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
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
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
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
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即日下詔
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爲盜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

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

帝召陸贄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决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畧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

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寖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陛下豈不爲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有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及郎將子弟悉可追還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防守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仍降德音罷間架等雜稅則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唐德宗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爲陛下徵兵日滋賦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

鄙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蕩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

將軍高重捷與朱泚驍將李日月戰於梁山破之乘

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於城下歸其屍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曏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上曰朕本性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奸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大抵皆是雷同道聽途說試加質

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贄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陛下所謂失於誠信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惟以改過爲難不以無過爲貴又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求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上頗用其言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乃下詔曰朕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

都邑蕩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
庶痛心靦顏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
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
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朕實
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如能效順亦
與維新朱泚盜竊名器暴犯陵寢獲罪祖宗朕不
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去逆效順並從赦例其
所加墊陌錢稅間架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
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

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
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效匹
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誠能近想重圍之厄憂追
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財盡令出賜有功如
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
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即命去其
榜
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潛
與朱泚通謀欲反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

之事覺懷光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甘
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
腹心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
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已死甘
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演芬義士也以刀
斷其喉而死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李晟得除官制
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
諸將皆從行誰敢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復為
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

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
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
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慚恧
未忍擊之
上在道民有獻瓜菓者欲以散官授之陸贄上奏其
畧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
獻瓜菓者亦授職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
而獲官此以進瓜菓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
命同於瓜菓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加李晟諸道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

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間立斬之

唐安公主薨上欲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上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贄上表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諍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

哲王以諫諍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上意猶怒罷公輔爲左庶子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邢建自山北來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奸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

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宇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前事之覆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使合兵攻朱滔武俊從之軍於南宮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曰今日之舉係天下安危乃以數騎詣武俊營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武俊亦悲不自勝遂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抑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引兵去甚憂之訪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乃

上奏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議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再戰又破之賊衆大潰姚令言帥餘衆西走晟屯於含光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晩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公私安堵秋毫無犯乃

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

朱泚既平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奠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能復勞誅鉏哉

李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璀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力竭不能回也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璀亦自殺

上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悉令條奏

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畧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覬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寇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服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上乃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其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
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勳德所宜也晟歛容
曰司馬失言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
何以為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
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於人
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
約卿慎勿報讐對曰臣素不與人為讐無可報也
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願陛下勿害功臣
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
之恐中外憤慨其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

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
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
軍旅粮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罰委渾泌曰
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
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科兵科舍人則有六押
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
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渾曰相公節
言則重位可得矣渾曰為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
舌不可禁乃罷為左散騎常侍

幽州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公主肅宗女也適
蕭升女為太子妃李昇等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
上怒幽主於禁中流李昇等於嶺南切責太子欲
廢之乃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復孝友溫
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
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因嗚咽流涕上亦
泣曰事已如此柰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
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願陛下深戒其失
從容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無他臣敢以家族
保太子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

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
內一物失所木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
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
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
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
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間一日
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
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
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
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

上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李泌諫之曰、古者天子不求私財、願陛下勿受貢獻、上復徵歛、且勅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畧、其母訓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今日臺省官長、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

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上竟追前詔不行、

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淮西闕貢賦、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讐敵、穆公猶賑其饑、况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陸贄請遴朝臣宣勞、徐察事情、此安危彊弱之幾、不可不審、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上不從、

陸贄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

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係異同之趣是猶舍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

贄又上書極諫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畧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尅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正卯也昔趙高指鹿爲馬鹿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營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

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遂罷爲太子賓客

義城監軍薛盈珍欲奪節度姚南仲軍政上知之召盈珍還南仲入朝上問曰盈珍擾卿也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祜杜預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

立廣陵王純爲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先時杜黄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黄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禁中事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唐順宗

賈耽鄭珣瑜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叔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閤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鄭珣瑜嘆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等益無所忌

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使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礪石邪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 唐憲宗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黄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綱紀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

盡力何求不獲哉明王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
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繁細
之事各有司存非人王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
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
皆無補於事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
勞也所務非其道也上深然其言

高崇文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克成都
擒劉闢闢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
追擊擒之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
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并獲其

黨誅之餘無所問從容指麾一境皆平闢有二妾
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
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納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
邪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上問翰林學士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
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如何對曰人臣
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故人主孜孜
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
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上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
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貴德
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
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則可與祖
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帝曰美哉斯言朕
將書紳

裴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
垍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
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
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

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宣慰使賑恤之上

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
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游山
而已

中丞李夷簡彈楊憑貪汚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
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
臨賀誠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君
加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後數日李夷簡奏
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制削奪王承宗官爵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
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翰林

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
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
專令中使統領者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
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不聽
上問宰相權德輿爲政寬猛何先對曰秦以慘刻而
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是故
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
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
見矣上善其言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白居易因論事

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
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
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
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
待居易如初
上嘗欲游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
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横語極懇切上
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
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
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

人所不能言眞忠臣也絳又嘗從容諫上聚財上
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河湟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
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財爾不然朕
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
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生藥作疾此古今明
戒也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上問李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
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
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

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
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
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家給人足賈誼猶
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
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寇擾跋扈近接涇隴烽火屢
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
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
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
相也

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刑威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

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絳惡其為人出為鄜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

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上嘗於延英殿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

上以韓弘為淮西都統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遣李光顏一美婦人光顏辭之曰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死無二矣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以度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尉招討處置使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

天有期賊在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

裴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天下治亂係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王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巳八九何忍還自棄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由是鏄益無所憚程异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

裴度上疏曰鏄异皆佞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上不知省

史官脩撰李翶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四夷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壅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巳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

上問李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鏄深恨之及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鏄欲增孝德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皇甫鏄言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罷羣

上見翰林侍書學士柳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黙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其下立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表請除帥詔以田弘正爲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喧嘩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命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

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
元爲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
以徇軍中乃定。

古今薮語卷八終

古今薮語卷之九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
由是有寵。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
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
從中沮之。度上表曰。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
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
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
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
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唐穆宗

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官軍救之。不能進。朝廷不得

已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詔愈至
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節。遂
往。至鎮。庭湊拔刀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方羅於
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
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才。故賜之節鉞。不
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夫逆順之爲禍福。豈
遠邪。自安史以來。子孫無存。而田令公等以地歸
朝廷。皆爲美官。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曰。侍郎來。欲
何爲。愈曰。神策諸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
大體。不可棄之耳。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

之因與愈安禮而歸之于是元翼突圍入深州
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
制殆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取制書
手裂之
上視朝每晏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曰陛下嗣位之初
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
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
碎首玉陛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
已上命中使宣慰令歸 唐敬宗
先是鄠令崔發鬭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於

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給事中李渤
救之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
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及於昆蟲而獨遺崔發上
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
大不敬然其母垂年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
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
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
言朕何為不赦之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
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牛僧孺罷為武昌節度使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

櫜鞬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
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
尊朝廷也竟行之
上遊幸無常昵比群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
見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
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
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
群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
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息貸錢
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至是裴度韋處厚
始奏用高瑀為忠武節度使中外相賀曰自今債
帥鮮矣 唐文宗

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
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
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
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
專其任庶政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
天下大政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
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
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

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䙝狎之臣制侵凌迫脅
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
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
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皆
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李郃
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
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乞回臣所授以旌蕡
直不報
鄂岳多盜剽行舟郾訓卒治兵悉討誅之初郾在陝
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

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
驚鄂地險民雜㦽狡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
貴知變蓋謂此也
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
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
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貞觀中內以十
六衛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
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
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

破人人自愛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
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彰表
裏聖算神術也至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
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
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矣蓋兵居外則叛居
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又作戰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
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
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
殖亦有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國家無

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誠能懲其五
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甲兵鈍弊是
不蒐練之過一也百夫荷戈千夫仰食是不責實
之過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貴極富溢則不肯搜
奇出死此厚賞之過三也喪兵不罪此輕罰之過
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此不專任之過五也今
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
非是不可為也又註孫子為之序曰兵者刑也刑
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
自何代分為二道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豈知自古

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耳

李德裕李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召還京師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揚言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時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

同平章事李固言薦崔球爲起居舍人鄭覃以爲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珏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

李孝本二女配没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謩爲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後爲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上曰朕嘗觀之對曰此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嘗命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上對公權等於便殿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

太和之末杜悰鎭鳳翔時有五色雲見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兎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百官

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兎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其餘不足取也上善之遂詔諸道勿以祥瑞聞

上問學士周墀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强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自是不復視朝

李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上嘉納之

上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唐武宗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域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為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臣初到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維州合壁來歸南鄙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稹逼監軍奏請命稹為留後上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

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遂決意討稹命德裕草詔以元逵弘敬爲招討使討澤潞

上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勅監軍選而獻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表其狀上曰遣倡女入宫豈聖天子所爲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勅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官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及爲浙西觀察使浙西有牙將逆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怨將爲變母聞之出坐應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冠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

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唐宣宗

起居郎鄭顥以文學著稱上以愛女尚之舊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勅公主執婦禮

上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内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其策安出對曰若與外庭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官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上欲以韋澳判戶部澳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爲辭

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溎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故得之。何以自明。遂出鎮河陽。

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以劉瑑同平章事。瑑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爲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虛。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翰林學士盧攜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勅州縣一切停徵。仍加賑給。勅從其言。而有司不能行。唐僖宗

河南羣賊蠭起。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行。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國昌子克用。勇冠三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矣。衆以爲然。乃殺文楚而推克用。克用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其父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爲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

宰相有好施者。常以襄府錢。自隨行施。匄者每出。盜襁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敝。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時黃巢陷長安。周岌降之。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

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誓。分軍八千人。遂克鄧州。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昭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

入令孜屏絶不奏矯詔貶耶圖嘉州司戸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

王緒以漳州道險糧少令軍中毋得以老弱自隨惟王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斬其母潮對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旣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爲之請乃捨之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和謙好學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往謁之自稱百姓拜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 唐昭宗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柳玭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宦者惡之故久謫於外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王建屢請殺敬瑄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皆殺之蒞部奏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彀中

盧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行密討儔斬之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此儔之罪也吾何爲效之

詔兔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掃清闕庭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竊恐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曰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表至京師上下始安。

崔胤欲盡除宦官上獨召韓偓問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旣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况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上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韋貽範以母喪去位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茂貞求爲相上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

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之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誼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即出至是竟起復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即視事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全忠陷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入援師範見之泣下霑襟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遂發兵討全忠

同平章事崔胤復奏宦官典兵預政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出使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

溫公曰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未有劫脅天子廢置在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憲極於昭宗而唐因以亡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强之直諫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彌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乃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以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

上嘗謂韓偓曰崔胤雖忠然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

劉仁恭求救於河東李克用恨其反覆未之許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并力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克用以為然乃遣周德威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唐昭宗

梁王復與宗戚飲博宮中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

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梁王不懌而罷。後梁太祖

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徐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

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

蜀王王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為然。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昧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為惡。不從。涓杜門不出。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脩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

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許之。

晉王大破梁軍於柏鄉。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

人亦吾人。父子兄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

晉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蓄積金穀。軍民肅清。餽餉不乏。王或須錢給賜伶人。承業靳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子繼岌為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上自取用之。何問僕為。王怒索劍。曹太夫人聞之。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以分其過。承業不肯。末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梁末帝

蜀以諸王領軍使。翰王宗鼎謂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王小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兵。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但營書舍。植松栢自娛而已。

時吳禁民私蓄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吳宣王隆演卒。弟溥立。徐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

者。或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

晉得傳國寶蜀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曰昔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愼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鎭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得魏州僧獻

傳國寶張承業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招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即歸晉陽悒悒成疾不復起。

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來奔唐主問以梁事對曰梁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俟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及聞梁人數道入寇遂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梁軍一戰敗之追至中都擒王彥章唐主欲其降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命斬之。後唐莊公

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遣王稔代之以泰章爲饒州刺史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三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爲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爲自辨以彰朝廷之失。

唐主嗣源立李紹眞等請改國號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先帝之天下即吾

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托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唐明宗

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而奪之自貢於吳徐溫曰爲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虚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

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

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疎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唐主問趙鳳曰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唐主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韜繼麟尋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因歎息久之鳳曰帝王存心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嘗記昔在先王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地放轡自逸俄而傾覆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爲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初董璋爲梁將唐將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璋讓之曰汝何

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爲李家奴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耻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令壯士封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

唐敕解縱五方鷹隼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矣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

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匿藏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勿失唐主優詔獎之

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北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孟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爲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俟也

唐從珂舉兵鳳翔唐主以康義成爲招討使將兵拒之從珂至陝諸將及義成皆降唐主憂駭不知所爲遂出奔潞王從珂引兵將至馮道謂中書舍人盧導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從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邪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能數矣唐廢帝

太常丞史在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皆請加罪唐主謂馬裔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乃下詔畧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荊南節度高從誨曰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斂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築室於土洲披鶴氅自稱荊臺隱士

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張誼致書於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

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社稷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上言北人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晉王深然之 後晉高祖

晉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駮赦論以爲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

晉停兵部尚書王權官晉王因契丹加巳尊號至是遣權使契丹稱謝權耻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

窮廬屈膝乃辭以老疾晉王怒停權官

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少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

唐主嘗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凡所賜予皆不受 齊王

桑維翰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功也今安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仇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然後觀釁而動動必有成 後晉高祖

契丹大舉入寇以兵環晉營杜威與李守貞遂降軍士皆慟哭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初杜威之降也皇甫遇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于庭曰凡爲帝王安

用此物 後周太祖

唐馮延巳孫晟罷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馮延巳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情不已乃與延巳皆罷

周罷戶部營務除租牛課或言營田斃之可以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

北漢主劉崇聞太祖晏駕自將兵三萬與契丹兵萬

餘騎入寇周主自將兵禦之戰於高平之南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於北漢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以當百北漢兵大敗愛能等聞捷稍稍復還周主責之曰汝等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 周世宗

周主遂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偏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乎不從

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初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且驕蹇不用命每遇大敵不走則降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朘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無所勸乃命大簡諸軍升精銳去羸弱又詔募天下壯士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皆捷

周世宗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樸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民邪兵驕民困今欲取之莫如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其勢易擾矣擾之當以無備之處

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
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虛擊實避
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
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
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悉爲我有
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既
得江南則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
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捲可平矣惟河
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
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

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矣世宗
欣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惟樸
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世宗意世宗
由是重其器識

周始毀佛鑄錢周主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
以利人爲急使其眞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
況此像豈其所惜哉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
也

世宗召隱士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
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乃遣還華山

唐壽州城中食盡唐遣兵救之周主大破唐兵淸淮
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廷構作仁
贍表舁贍出降周主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疾又
制曰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
此其以爲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是日卒周主復
以淸淮軍爲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

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唐郭廷謂知唐不能救命
叅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擲筆曰大丈
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延謂斬之舉城降周

周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也
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
安在責其必償也

藝譜卷九終

古今彝語卷之十

都指揮使石守信等次陳橋驛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等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都知趙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共以事理譬曉之諸將不可夜五更軍士擐甲執兵直逼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挾之上馬擁逼還汴匡義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擄奪匡胤曰甚善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至汴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宋太祖

帝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贇董其役營繕既畢帝坐寢殿命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太祖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蜀王孟昶舉族與官屬至汴待罪闕下帝備禮見之封昶爲秦國公及昶卒其母李氏不哭但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用生不食數日亦死

宋王全斌等有罪皆徵還各貶其爵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自蜀還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秋毫無犯帝深嘉之以爲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權知貢舉王祜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太祖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斯濫自後舉人凡關食祿之家

委中書覆試。
遣李繼勲伐漢大敗漢兵於城下。太祖自發汴至太
原。築長城圍之城中大懼圍久不下。殿前都虞候
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擊。以盡死力。太
祖曰。汝曹皆我所訓練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
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乎。會暑雨軍士
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請曰。晉陽豈須親討
重勞飛輓。取怨黔黎。莫若回鑾。復都屯兵上黨。夏
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
太祖從之。命解圍而還。

宋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素有學行。著易論
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帝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
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對曰。此爻
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帝
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
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于屏几
御史中丞劉溫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
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溫叟焉。開封尹光義聞溫
叟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
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

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
還以告光義。曰。我送錢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輦歸
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
辭錢事。太祖嘆賞久之。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
解職。太祖難其代。不許。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太祖
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
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授中丞。其不輕用人如
此。
五月大雨河決。帝焚香禱天。謂宰相曰。霖雨不止。將
政所闕使然。朕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宮。

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
得百名。悉厚賜遣之
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帝謂曰。汝後勿
復為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
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
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
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慚謝。因侍坐與
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
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為富。宮殿悉以
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

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
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初帝屢遣使諭江南國入朝不至乃命曹彬伐之將行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鬭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自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曹彬頓師城下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

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彬即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彬待以賓禮請治裝赴汴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江南賴以保全繞至群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詔賜李煜爵違命侯時帝御明德門煜至樓下待罪帝釋之授煜為光祿大夫帝召徐鉉責以不早勸煜降鉉曰臣為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他

帝曰忠臣也又責張洎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

帝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帝弗從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諫曰在德不在險帝不答晉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遂還東京

遼主圍瓦橋關帝自將禦之敗績會遼主引去帝還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其畧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多由邊吏擾而致之若綏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

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以處之因詩以寫意

參知政事宋琪對曰昨日皆至中書執御詩涕泣
曰亂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幾來世得效犬馬力臣
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田錫好言時務既居諫職上疏言軍國要機者一朝
廷大體者四以議平漢之功爲馭武臣爲要機而
大體之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之師其二言
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
升陛軒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
以政事集賢院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有職官
而無圖籍願陛下擇人各司其局其三言關西苑

廣御地而尚書令無木廳郎曹無本局九寺三監
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
度耶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
官枷杻鉗鎖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爲枷也昔唐太
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於背遂減徒刑況隆平
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疏入優詔
襃答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
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
奪耶

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
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彊使視之
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
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
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
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
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
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
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
豈解此也必汝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
之

帝謂宋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
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愼之又
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況上未
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于位
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
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
言也

帝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
禍昔秦彭守潁川教化大行境內多瑞宋琪曰秦
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若此況君天下者乎

知州田錫上疏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舍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昇平天下混一故陛下以功業自多然四方雖寧而刑賞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

華山隱士陳摶入朝帝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升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顔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詔賜希夷先生還華山尋卒

契丹斜軫入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不可謂業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不得已乃戰身被數十鎗士卒殆盡馬重傷不能進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

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而除侁名

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大言使穎上之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徙知賦詩遂罷昉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顔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主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鄭州團練使陳利用以變幻之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

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
賜死商州
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
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
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
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
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問以不平狀準請召二府
至而言之二府至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
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
財至千萬止杖之又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

沔沔頓首謝於是以準爲可大任故有是命
上修正殿頗施綵繪謝泌爲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
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
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
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
恨不得爲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
紫足爲榮矣豈得不卅誠以報國乎學士錢若水
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
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
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寇準自鳳翔召還入見帝曰朕
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
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
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曰壽王可乎準曰知子者莫
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
尹封壽王以寇準參知政事
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
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
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

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
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
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
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帝謂參知政事李昌齡曰中書政本嘗進用善良博
詢衆議以正道公議臨之則怨謗無由生矣
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
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
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
子不在傍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使趣

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閣鎖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

彗出營室。詔求直言。田錫上疏曰。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是時事外誤之大者。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事。樞密使不得與

議。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疏奏。帝曰名對。將行。又上封事。帝曰。卿第去。不半歲名卿矣。事有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宋眞宗

帝常問沆以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則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閏三月旱。求直言。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節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

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

契丹隆緒入寇侵瀛州。圍之數重。左右請都部署康保裔易甲以逝。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

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死之。

陳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常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解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薦寇準。準代恕。無不循其舊貫。恕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强力幹事。胥吏畏服。

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嘆曰。我輩

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爲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内行修謹居位愼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内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謚文靖

畢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對曰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材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嫉邪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不閱月與準俱相

契丹主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寇準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願駕幸澶州帝難之乃召羣臣問方畧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奈何棄宗社幸楚蜀遠地敵若深入重地天下可復保耶帝乃决策幸澶州

曹利用自契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彼且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契丹遣使持書來請盟準不從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

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
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
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
爲弟交盟約各解兵歸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
也

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卒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
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
曰士安官至輔相而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
已屈眞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嘆賜其家白金
五十兩諡文簡

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
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
爲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
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喻其意歸取光傳讀
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帝將有事汾陰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
可者十事且曰陛下才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
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
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
時羣臣爭奏祥瑞奭上言方今野雞山鹿並形奏
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
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
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陛下何
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寇準數短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
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
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
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
準以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
院有書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

還密院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諸旦求爲使
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請也準
深憾之已而除準武陵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
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
旦所以薦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詠遺表言不當造宮觀
竭天下之財傷萬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
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
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

先是張旻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

兵懼謀欲為變上名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
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
旻為樞密副使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
其言兵果無他帝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
相也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
王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
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
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
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王旦為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
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
旦以為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異同旦
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常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
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
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不復與之相見遇
有差除必先疏自三人姓名以請所用帝以筆點
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奏入無不俞允丁謂
因是數譖其專而莫知其故也旦凡薦人人未嘗
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

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
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旦曰
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
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
但當靜以守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
何也張士遜轉運江西見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
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羨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
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
奎退嘆曰真宰相之言也
詔自今軍國大事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太子開資善

堂親政皇后裁決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
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
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
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后深納焉
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聽政丁謂欲擅權
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內侍雷允恭密請太后
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
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王曾曰兩
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
恣而丁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王曾正色立朝

時倚為重。
司天監邢中和謂都監判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
宜子孫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
恭方貴横人不敢違后命與山陵使丁謂議謂唯
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有石石盡水出衆懼不能
成功內侍毛昌達自陵還奏之詔遣王曾覆視曾
還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絶
地太后大驚怒甚欲并誅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
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乃降謂太子少
保分司南京。

京師大水壞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未
入有旨放朝王曾從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
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
之道同列先歸者咸愧服焉宋仁宗
龍圖閣學士孫奭侍講久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
規諷因畫書無逸為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下
時太后臨朝參政魯宗道屢有獻替有請立劉氏七
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
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遊慈孝寺
欲乘輦先帝而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

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
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
且言鯁也。
時冬至日帝率百官朝皇太后于會寧殿遂同御大
安殿以受朝初帝之將朝會寧也仲淹上疏切諫
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
朝之可乎非所以法後世也帝不納既又上疏請
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為
戲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

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
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
為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
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道輔還言者以為
生事且開爭端帝問之道輔曰每漢使至彼輒為
侮慢若不校恐益易中國帝然之
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中外大悅劉太后
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
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言于帝曰
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

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
傍中外、毋得輙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薛奎諫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輙欷吒不食、家人笑曰
何必如是、奎曰吾恐仰慙古人、俯愧後世耳、尤能
知人、范仲淹張明鎬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
之、卒如其言、
夷簡有恨于后、主廢后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
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
帝意遂决、將廢后、夷簡勑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
于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等十人、詣
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
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至中書令、夷簡以皇
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
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
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光武
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代昏君所爲、人臣
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
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等、皆
知遠州、道輔𩔖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
以直道許之、至是名益重、發書河陽判官富弼言

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御史裏行孫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搢
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衢
山縣、沔未知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
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冶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
遠、未見欵名名臣、淸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
廷之得失、徒脩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
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
縣令老懦貪飛之輩、以利于民、罷公卿大夫諂佞
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美之
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
州酒務、
正月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
事蘇舜欽言、陛下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府庫
空竭、斂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
願陛下因此災變、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
斷、舍宴安、放優諧近習之纖人、親剛明𩔖直之良
士、以思永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
王曾初舉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或曰狀元
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

曾賁性寬厚、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
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
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
邪、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卽位也少。而太后將有專
制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於朝、由是宦官近習、不
敢窺覦。而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曾可謂社稷
之臣矣、

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
是盡除越職言事之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
政得失、

仲淹言關中無備、若元昊之賊乘虛深入、則朝廷不
得安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寔
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冦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
中稍寔、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
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
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自西方用師、帝爲旰食、然元昊亦困斃、漸有自悔之
意。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
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
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
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以呂夷簡章德象、兼樞密使。加晏殊同平章事、張方
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
有也、蓋起于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
分軍民爲二體、別文武爲兩途、政出多門、自古所
患、乞特廢樞密院、或併本院職事于中書、從之。

富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
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
國之好、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
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

與爭、故恐死耳、敢受賞乎。

諫院蔡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言
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正
諫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曰
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

初范仲淹貶饒州。歐陽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
見逐、群邪因目之曰黨人、脩乃進朋黨論、以爲君
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勢也
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
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

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初以樞密使召夏竦諫官歐陽脩等論竦在陝西畏懦苟且喪師無效御史中丞王拱辰對帝極言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凡十八疏帝乃罷竦而用杜衍爲樞密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且一賢進則其類並進一邪退則其類並退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以韓琦范仲淹等同時登用而歐陽修蔡襄等並爲諫官夏竦既罷因大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

指竦也詩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害事也

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律學者專于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于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于記誦矣帝從之

杜衍在樞密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數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退內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皆所封還也

韓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爲相方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富弼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

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爲使。以正辨屈强敵。忘身立事。古人所難。陛下兩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不受。遠抑令赴上。則不顧毁譽。動思振䘏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耳。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察之。疏入不報。琦懇求補外。罷知楊州。河東轉運使歐陽脩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羣邪忌脩。尋左遷知滁州。

帝幸後苑觀刈麥。帝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至于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戒天下勿獻。

張貴妃寵冠後庭。其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使。唐介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遣間金奇錦。緣閤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帝怒。却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于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聲色俱厲。衆恐禍不測。修起居注蔡襄趨進言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伏望全貸。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待制李師中一篇。頗爲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唐介南行。挈家渡淮。至中流大風。波濤泛溢。舟人恐不免沉溺。介兀坐舟中。吟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舟楫頗危甚。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蓋其忠君愛國。即异篤情有如此耳。

以孫抃爲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即手疏

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遂令視事未幾抨擊吳中復爲監察御史抨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抨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邪

趙抨爲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有過尤當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呂景初吳中復蔡襄吳奎韓絳等皆以直言居外抨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悉得名還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耳至是彥博與弼同名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脩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

以張昪爲御史中丞昪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昪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初帝暴疾三皇子皆早夭雖有宗室宮中而未有建儲之意文彥博因言于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陛下獨以祖宗後嗣爲念是爲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以係億兆人心章累上不報鎮復上疏言之愈切見帝而陳者三帝曰朕知

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退復上疏以請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鎮諫職

以翰林學士歐陽脩知貢舉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迺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時所推譽皆不在選偷薄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詆斥之然文體自是亦少變

時帝春秋高且以疾不能御殿而儲副未建平章事

韓琦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帝不答

宰相富弼以母喪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

諫院司馬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對曰臣言及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者復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非强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芸也武而不仁猶知穫

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强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僞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難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畧者爲將帥有功則

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民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官軍。又曰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又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微、五曰務寔。帝深納之、

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

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半夜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曰宗寔、

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嫌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爲縮頸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

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命侍臣講讀經史于邇英閣、翰林侍讀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
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
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卻每日在此甚非
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
太后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
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鑾儀司撤簾簾既落
猶于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宋英宗
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內侍任守忠建議欲援
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言交讒
交搆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

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
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
謫蘄州取空頭敕塡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
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咸快
之
詔稱濮王爲親立園廟貶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初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翰林學士范鎮上言曰
陛下既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細宜
如王珪等議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誨范純仁呂大
防等復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章七上而不報

誨又與純仁大防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
據陷陛下於過舉請下修于大理正琦修會之罪
亦不報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禮爲濮安懿皇稱
親夫人並稱后呂誨謂長君臨御萬幾出自宸斷
何必假母后命以箝公議之口皆繳誥待罪誨純
仁大防鎮堯俞等皆罷濮議亦寢
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跡光奏曰
紀傳之體文字繁多切不自揆嘗欲上自戰國下
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
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畧

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伏見翁
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欲望
特差二人與臣同脩詔從之其後君錫父喪不赴
命太常博士劉攽代之
帝有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
早建嗣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
至福寧殿帝憑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帝乃書曰
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抗言曰必潁王也適長而
賢方平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太子
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

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情也。

以吳奎參知政事。奎入謝，進治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

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光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言甚切至。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中丞王陶因劾琦不押班。琦求去益力。帝以琦爲司徒兼侍中判相府。入對，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與富弼並著勳業，故時人稱賢相者，必曰富韓。

古今奏議卷十終

古今彝語卷之十一

司空侍中平章富弼自汝州入覲帝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是職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嘆

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弼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于陛下也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宋神宗

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絕

開封府滕甫在帝前論事言無文飾帝信之因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汩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可大用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

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畧疏十事誠恐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畀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帝詔視事宜如故誨遂求去乃出知鄧州

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

日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其言皆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及薛向行均稅法于六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己者為賢人乞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職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

所願也

栽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張栽有古學召見問治道栽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栽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稱疾屏居南山下

安石稱疾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上收還誥勅

監察御史程顥乞罷許之將新法行中外皆以為非攻王安石甚力顥被旨赴中臺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

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

光讀資治通鑑至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以為然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蓋指之也

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從之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諫官孔文仲制舉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及臺諫王部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

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及御史謝景溫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椅摭其過執政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鎭表謝畧曰顧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鎭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

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右諫議大夫呂誨乞致仕上疏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憚跋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爲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見屬乎誨張目彊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

劉摯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粥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

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二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謫

時詔監司各定所部賦役錢數利州轉運使李瑜欲

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
矣瑜不從遂各爲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
議諭曾布須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旣爲副使部
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
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强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
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唐坰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坰乃因百官起
居日扣陛請對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一一陳
之遂召升殿乃揢笏展疏目王安石曰王安石近
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之曰陛下前猶敢如

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
餘條大要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
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
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
珪珪慙懼俯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顧指氣使無
異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
犬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坰慷慨自
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安石
諷閤門糾坰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文彥博久居樞府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

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
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
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及市易司立
至果寔亦官監賣有傷國體凡衣冠之家罔利於
市搢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
而不爲物議所非者乎不報因求去益力遂以司
空判河陽府
遼使蕭禧來議疆事帝手詔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
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言臣覩近年朝廷舉事似
不以大敵爲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

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
七招高麗朝貢契丹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取吐蕃
之地建熙河契丹必謂行將及我二也植榆柳於
西山制其蕃騎三也刱團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
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
北三十七將七也臣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
國之本當先富强則可以鞭笞四國復唐故疆然
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制日下更改無常此爲陛
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且言朝
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如將官之類

因而罷之。以釋其疑。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帝因遣太常少卿劉忱如遼報之。

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乃繪所見爲圖。發馬遞上之。言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

翌日命罷新法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民間之讙呼相賀。是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奸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學士陳襄。少與周希孟陳烈鄭穆爲友。相與倡道於海濱。人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知仙居縣。以德教化民。富弼薦之。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寔則稱貸以取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安石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時司農鬻祠廟於民。應天府宋閼微子廟。皆在鬻中。劉摯嘆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爲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業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

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寔損國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賣。

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者。雅敬邵雍。恒相從遊焉。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遺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又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

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後賜謚康節先生
程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

詔詳定役法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利聚於上而下有饑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爲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而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宋哲宗

時司馬光將盡改熙豐之法稍密范純仁曰去其泰甚者可也又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迴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

劉摯爲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之難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以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尊嚴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

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右司諫賈易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解之乃止。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嘆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諫議大夫范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

其心務爲邪謟以干富貴又上疏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不宜崇長。

樞密孫固宅心誠粹不喜驕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吏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害固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

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疑不決御史中丞蘇轍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還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調停之說遂已

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傅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遽至是乎

梁燾自立朝一以引進人物爲意嘗作薦賢錄具載

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詔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材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帝始親政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其畧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

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太皇內決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陛下初立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人心欲改之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私而改也旣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亦以衆言逐之皆上負先帝下負天下者也惟陛下淸心察理敢以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

矣若稍入其言則姦言繼進為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故不可不謹防之此等旣上誤先帝今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

章惇欲使林希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嘆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劉奉世為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惟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補乃出知成德軍

監察御史常安民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復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顚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

未著人多未測而安民獨言之未見信也已而托他事貶安民監滁州酒稅

安置元祐宰執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於嶺南貶韓維劉奉世等以下三十人有差大防至虔州卒天下惜之旣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蘄得免行純仁

日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所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帝不許先是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日復起結內侍郝隨爲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聞之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右正言鄒浩上疏言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抵其狂妄遂除名羈管新州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勵及劉后立晝謂人曰鄒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爲不知幾云。

筠州推官崔鶠上書曰方今政令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奸黨者必邪人也且司馬光忠信直諒聞于中外雖古名臣不能遠過如章惇祖詐凶險天下呼曰惇賊惟聖明辨之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復言之誰使行之帝覽稱善以爲相州教授

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還居禁中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曾布衣何文政上書言之遂降是詔

曾布既爲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於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

起之萌異時悼卞縱未至一蔡京足兼二人可不
深慮乎布不能從
范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淸心寡欲約已便民絕
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
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
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及
卒帝聞訃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謚忠宣純
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
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
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

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
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
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宋徽宗
任伯雨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嘗論布其
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論以少默即爲眞伯雨論益
力時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自古未有
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蓋君子易退小人
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
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
而欲劾布布覺之徙度支員外

須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於州縣有長安石工
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
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
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
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有星孛於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中書侍郎劉逵請
帝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
黃門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
可滅也
直秘閣程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

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
聖人爲師不至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
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
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
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
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
著易春秋傳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
姦縉紳側目右正言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
吾任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經臣怙寵

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
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
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
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
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
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
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言竟貶禾監信州
酒稅

帝數微行秘書正曹輔上疏諫丨聞陛下時乘小輦
出入廛陌之中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

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
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
畏也蚩蚩之民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
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
子不敢言者可不戒哉帝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
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
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邦
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
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
焉用彼相黼怒遂編管輔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

復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
就道

詔李綱迎道君皇帝於南京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
辟於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
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
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帝
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回鑾時宜大慰帝心
勿問細故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
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
當遂垂名青史綱退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宋欽宗

尹焞洛人也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
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
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
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
也

右正言崔鶠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
出持柄政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
謀也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
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
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

之效也。祖宗選敦直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困矣，紹述造士而人材衰弊矣，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澥與京同者也。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破壞耶。願斬之以謝天下。

胡安國被召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語甚剴切。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間於帝。

帝不爲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李綱罷，知揚州劉珏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爲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言事。耿南仲大怒，遂出知通州。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宰執議請帝暫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李綱以爲不可。帝問誰可將者，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出幸之意。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疏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

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捷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种師道帥師入援，見帝曰：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及既講而退，又請乘其半濟擊之，不聽。後竟罷斥。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不老充國，卒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多矣。帝不納。

康王即皇帝位，初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

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
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
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
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是
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慟哭遜謝二帝是日元祐
皇后在東京撤簾宋高宗
尚書右僕射李綱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
以當之惟其英故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所搖
惟其哲故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所間在昔人
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宗之藝祖

太宗願陛下以為法
帝遣張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
根本昨者誤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
民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
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
因具言有五利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彊弱與將
相之賢不肖雖曰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
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潛善引去帝
留之乃貶所
李綱以所議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

今日政刑之大者張邦昌嘗道君朝在政府者十
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敵人為易姓
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
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
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
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
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
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
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
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之衆

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
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
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
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
節乃貶邦昌安置潭州并安置受偽命臣僚王時
雍吳幵莫儔李梲等
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
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
惟劉韐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賻䘏帝從其
請

李綱常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

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流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綱力求去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黃潛善汪伯彥復力排綱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而國不可爲也

宗澤請車駕還京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敵人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兵引領日望官軍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寇攘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尋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以忠臣義士戮力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帝得疏又聞信王榛將渡河入汴乃降詔擇日還京而竟不果

殿中侍御史馬伸乞罷黃潛善汪伯彥詔貶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伸學于程頤勇于爲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尹焞洛陽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詔不善焞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

時久雨常陰帝下詔以四大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王安石變祖宗之法蔡京託紹述之名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饗神宗時政之缺莫大於此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饗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膻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饗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

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蔑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

初宿師之還也士大夫主和議者皆議浚之失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修仿各處守備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己於是右正言尹穡附退思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

初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召范冲重修之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矣

自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饗之遭時多艱

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卿內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至是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爲之同

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北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遜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儲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嘆

上皇卒于五國兵部侍郎司馬樸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樸曰爲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敵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擗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焉

紇石烈志寧以書貽三省樞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何處府往戰帝以付張浚浚曰彼强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也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幹辦府胡昉賢持報書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昉賢陛辭帝勅以勿許四郡而湯思退等命許之昉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昉賢懼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

絹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昉賢至行在帝大悔遂下昉賢於大理削其樞許四州之罪除名竄郴州

陳公輔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旣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

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道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

累詔起岳飛不得已詣朝復職還鎭飛上言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彊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陬非用武地願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

張浚旣去秦檜諷言者論之帝欲遠竄浚趙鼎曰浚

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鼎復力懇
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儻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
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
也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永州居住
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尋卒自
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
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于此乃傳心之要典也
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
縱姦長惡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
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又謂趙
鼎曰安國所解春秋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
遍
王倫及北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有詔諭
江南之名帝嘆息謂王庶曰十五日前得此報趙
鼎豈可去耶韓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
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敵人欲以劉豫相
待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
禮部侍郎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製非是論之不聽
請罷秦檜以温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
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復引

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
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在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
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知濟國事耳
詔侍從臺諫詳奏和議得失於是從官晏敦復尹焞
朱松等皆極言不可和李綱亦上疏曰朝廷使王
倫往北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敵使偕
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
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意料之彼爲此名其
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
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
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
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五
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一不從則前
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
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
初張浚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
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在相檜在政府一惟鼎
言是從鼎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
所賣也檜既相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
憂色曰姦人相矣

劉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爲侍御振入臺首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皆自爲去就矣

先是宰相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必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許之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又三日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爲不擇人爲臺諫使盡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劾異議者

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畧曰乃上穹開悔過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乃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信義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仇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昔楚懷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遂令千載爲之痛心漢高祖知項羽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爲今之戒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亦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秦檜亦怒遂成讐隙

和議之初權吏部尚書晏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諷之曰公若曲從兩府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四川宣撫使吳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遴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不以親故權貴撓之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及卒西人思之爲作廟以奉焉

吳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贈太師諡武順上皇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弱者繼之上皇曰此孫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勞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

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豫爲家計
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
以戰陣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
守以備緩急且以險制州兵顛預之患要使大兵
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
城以壯聲勢帝詔行之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
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時議遣使求陵寢地張栻對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誠
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
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

大義已爲未盡而或者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
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
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
明復讎之義顯絶敵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
用賢養民選將練兵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
實而不爲虚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
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說妻吳氏太上皇
后女弟也說因攀援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
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
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
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會中書
舍人范成大不草詞說遂奉祠未幾宰相欲俾前
命出栻知袁州

帝謂丞相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何如不
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
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
中朋黨難朕嘗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
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
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假俗以矯激沽

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
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之紳

張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所教莫非仁義忠孝
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
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
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
於從義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
所隨順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覿
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窗櫺覿慚手不得下所至
郡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栻聞道甚早朱熹

背言巳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
然先有見者也

秦檜以張九成喻樗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
元盥七人謗訕和議貶官有差九成從楊時學紹
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且曰禍亂之作天所
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驚憂自沮
前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
姦皆中興之本也及爲刑部侍郎屢以和議爲非
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
特不可苟安爾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
有枉己而能直人者也乃罷職

撒離喝攻破慶陽河東經畧使王忠植以所部救慶
陽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離喝撒離
喝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大
行忠義也爲賊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
堅守城壁撒離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
遂遇害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諡節義

檜矯詔遣使名岳飛父子證張憲事飛笑曰皇天后
土可表此心遂與子岳雲就大理獄檜命中丞何
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

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
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曰此上
意也鑄曰鑄豈爲區區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
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乃改命万
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
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
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
卨又使于鵬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傅會成獄大
理卿薛仁輔等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㒟請以
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
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詰其實
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
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讐敵爲念自奉
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
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
願與交驩乃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
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
曰寇仇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

嚴而有恩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陳東上書乞留李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請帝親征迎諸將不進之罪車駕宜還京師弗幸建康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

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逼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

何鑄還自北初鑄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告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北首以太后爲請金主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之喪及帝母韋氏。

洪皓還入對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舍朕去耶。

徙趙鼎於吉陽軍秦檜怨其不附和議也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彊猶昔

淸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於吉陽先是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會降官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爲相專以固國本爲先

以爲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齎志以沒然中興賢相則鼎爲稱首云

世忠罷爲醴泉觀使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

張綱初爲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臥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張浚忠藎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敵兵

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焰漲天
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
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
進焉

時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皆衆明月濟江會允文
奉命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允
文至采石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
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
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
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

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
稷吾將安避乃命諸軍列陣部分甫畢敵已大呼
麾數百艘絶江而來抵南岸直薄宋軍軍小却允
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
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遂大
敗之亮乃率軍趨楊州

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浚入見帝
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
從容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
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又力陳和議之非

勸帝堅意以圖恢復帝皆嘉納之

詔求直言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
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
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
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不加意又曰今日之計
不過脩政事攘外患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
之也又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
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
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古今彝語卷十一終

古今藝語卷之十二

湯思退恐和議不成。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浚請解督府。乃罷浚判福州。浚旣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好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八月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數日卒。浚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云。宋孝宗

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

兵部侍郎胡銓言決不可和。儻乾綱獨斷。追回使者。則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食足兵。無書名之恥。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弊而就十貿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杞見金主。其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興。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萌其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捐歲幣不發歸正人而還。帝慰藉甚厚。

五月帝以弩弦傷目不視朝。六月始視朝。陳俊卿言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益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爲腹心。仗武猛之將爲牙爪。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懾於千萬里之遠。何待區區馳射百步之外哉。

帝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效驗。帝深然之。

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張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此人也。

張栻嘗言曰學莫究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之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也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祖謙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涣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論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御史中丞黃洽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置學士院尤袤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此豈盛世所宜有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姦眞僞相亂耳

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右丞相周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而已

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

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

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自今以往一念之發果天理耶則充之而不使壅閼果人欲耶則遏之而不使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靜用人處事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爲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

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投匭進封事其畧

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臣不暇言且以大本與急務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

婺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嘆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宋光宗

葛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採古論惟恐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侍講朱熹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四事其一畧曰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爲屋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恐畿甸百姓當飢餓流離之際忽見朝廷大興土木或至怨望忿切以生他變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畧曰壽皇定省之禮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心來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宜矣如此則怨懼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三畧曰今陛下卽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不能盡允於公議欲以求治不免致亂此又臣之所大懼也

其四畧曰殯宮之下偏信臺史之言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祀久遠之謀此又臣之所大懼也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峩冠濶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除熹宮觀趙汝愚上疏留熹不聽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頗見嚴憚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

太府寺丞呂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并論朱熹老

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祖儉謫州安置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尋改吉州竟貶死 宋寧宗

胡紘乞住進擬偽學之黨從之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詔朱熹落職罷祠竄蔡元定於道州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飢啖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會偽學偽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夫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舂陵遠近學者日眾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枕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踰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皆行於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先是尚書左選郎官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豫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於何地衆扶皇子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咸平景德之間至於慶曆嘉祐盛矣而壞於熙豐之邪說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近世朋黨已成忠諫獲罪伏乞聖恩翻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繫此而定邪說繫此而別道學之議繫此而消朋黨之迹繫此而泯和平之福繫此而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

陳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之永康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曾覿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諸大臣亦惡其切直交沮之壽皇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博一官乎亟渡江歸勵志讀書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後擢紹熙四年進士第一授建康府判官尋卒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仰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

元主滅回回國其主走死元主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主宜早還元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方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元主即日班師

初真德秀爲起居舍人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於復讎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朝廷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外至是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名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

陸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性周謹不肯苟間
涉獵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
陵人心震懾或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
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
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卒也士而恥此則豪俠
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爲
重與兄九淵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爲二陸
宋理宗
沈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閒居雖病猶不廢書
惓惓以善類凋喪爲憂周必大嘗曰某立朝時不

能推揚賢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
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言晝觀諸妻子夜卜諸
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舒璘奉化人煥友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陸
九齡游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徒步往謁之
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
爲美境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
啟迪後進則璘不敢多讓
初九淵與朱熹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
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

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爲切中學
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
來往論辨不置焉
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楊簡袁燮燮慶元鄞人端
粹專議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爲國子祭酒延見諸
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
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
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爲絜齋先生
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忠固守力不能支遂陷
寅謂妻杜氏令避賊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

祿死不共王事者卽飲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
梁成大有罪奪其秩成大天資暴險凡可以賊害忠
良者率攘臂爲之雖李知孝之貪饕與之共爲史
彌遠羽翼猶鄙其爲人至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
成大同傳耳
史彌遠既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
天下爲己任收召賢才擢之下詔改元畧曰春秋
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肇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
新
福建制置使陳德剛醇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

以濟王之事貴彌遠故希祀者十年至是復用及
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讎如何德
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
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
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財資用無匱之謂陛下還
有之乎帝默然

史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權傾中外初欲反韓侂胄
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
死論者紛起遂専用憸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
斥殆盡帝德其立已故恩寵終其身

似道恃寵不檢日縱遊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
返帝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
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
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趙范趙葵請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
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淸之力主其說乃命
范移司黄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
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鋭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
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
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饋餉後必

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
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
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
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
策也但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
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
必先治内而後治外而今内未盡治也欲用其民
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而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
以相接耳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
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
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絶紛紛之
說皆不聽

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曰周典六計
吏治調陳以廉爲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
均肥於其家多瘠吾民縱逭於法愧其冠紳貨悖
而入留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爲仁咨爾羣辟是
訓是遵謹刑箴曰吾民同胞疾痛猶已暴虐以威
行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
言金科玉條毫析銖絫夫何大吏輕棄法理逮於
郡邑濫用笞箠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言者論趙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忭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元廉希憲立朝瀛正元主嘗令受帝師僧八思巴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又有方士請煉大丹勑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爲方士詿惑堯舜得壽不假靈於

大丹也元主善之至是爲怨家所訴而罷

宋度宗二月大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糴者籍彊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者衆

馬廷鸞以扼於賈似道不克展其才力求去陛辭帝曰丞相何不勉爲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出

詔葉夢鼎爲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夢鼎引疾固辭不至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嵊縣疏奏順上勵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返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元取樊城被圍四年都統制范天順牛富力戰不降元張弘範見阿术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术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陷守將張漢英死焉天順仰天嘆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所守處

縊死元兵入城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戰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衡至懷孟前絕人事勸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有舍有僧德公者年百歲餘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襄陽既失汪立信移書於賈似道曰今日天下之勢

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酣歌深宮嘯傲湖山欲拱揖折衝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有三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擊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絶互相應援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率然之勢此上策也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郵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

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矣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抵之於地曰瞎賊狂言敢爾乃中以危法廢之及將出師乃召立信爲招討立信受詔即日上道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撫立信背曰不信公言以至如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立信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成嘆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乃率所部數十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宋恭帝

元人徇池州時通判趙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都統張林陰遣人納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命臣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師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從容堂

元人徇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守城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

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執筆於地不屈遂死之萬里初開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城將破萬里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內積屍如疊翼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斂葬之

江西提刑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初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乃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萬人以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

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徇庶天下忠臣義士將聞風而起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損抑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沿江招討大使汪立信聞似道師潰嘆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夜分起步庭中

慷慨悲歌握拳撫膺者三扼吭而死後伯顏入建康武以立信二策及死告於伯顏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

詔張世傑張彥阮克己仇子眞四道出兵以禦元人時知慶遠府仇子眞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己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

而爲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貶賈似道於循州安置監押官鄭虎臣誅之初似道既免三學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遣歸越終喪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乃降似道三官婺州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詔徙於建寧翁合上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顓權罔上賣國召兵乞投荒昧以伸國法遂詔責循州會稽尉鄭虎臣以父嘗爲似道所配請爲監押似道時寓建寧之開

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窘辱備至至漳州木綿庵虎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害遂拘似道之子於別室即厠上拉似道胸殺之殯於庵側

初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

闘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闘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闘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約日齊奮。彼禦備力分。疲於奔命。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濶。不報。

元軍既破獨松關。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

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師非必真能智勇。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少沮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則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合州。

柳岳如元請平。伯顏不許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言。

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略江西。立迎戰於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耳。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文天祥與堅如元師。天祥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退。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廟。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大怒。群起呵斥。天祥益自奮爭辨不屈。伯顏遂拘留而遣堅還。令鎮撫唆都。大常丞信世昌館伴。夜

則軍圍所寓舍。唆都從容說天祥曰。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大宋為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嘗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為大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哭而拒之。

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廐僚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死之。行省籍三學諸生赴北。徐應鑣與其子琦崧女元娘三人。登經德齋梯雲樓。縱火自焚。作詩曰。二男並一女。從我上梯雲。學僕覺之

滅火應聲遂與二子俱赴井死。
興化軍陷，知軍陳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不食死。宋端宗

帝即位於硐州，皇太后楊氏同聽政。適有黃龍見海中，改元祥興。先是端宗既崩，羣臣多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不可為國耶？乃與衆共立帝，時年八歲矣。宋帝昺

以陸秀夫為左丞相。時播越海濱，庶事疏畧，楊太后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悽然泣下，左右無不悲慟者。及拜首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皆出其手，雖急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獲斥堠將，乃知帝所在。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

海，何時而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兩門如對立，其北淺，舟膠不能進。元人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宋師汲路。宋師堅不能動，元人以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宋舟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能爇。弘範無如之何。世傑有甥韓在元師中，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張弘範笑而置之。

時天祥目擊厓山作詩哀悼曰：長平一坑四十萬，漢人歡忻趙人怨。大風揚沙水不流，為楚者樂為秦愁。兵家勝負常不一，干戈紛紛何時畢。必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尚無疚，我生之後遭陽九。厥角稽首二百州，正氣掃地山河羞。身為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間關歸國洗

日光白麻重拜不敢嘗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可睹非無貔虎士如林一日不戒爲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相噴薄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蝟交滄溟游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爲蟜蚌南人志欲持崑崙北人氣欲河帶吞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尸浮血洋水渾昨朝南船滿崖岸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夜船船鼾睡聲北軍去家八千里椎牛釃酒人人喜惟有孤臣淚雨垂明明不敢向人啼六飛杳靄知何處大水茫茫隔烟霧我期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爲何人又從而爲之歌曰颶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鸇相逐兮靡所施噫鴻鵠欲舉兮將安歸噫權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兮莫我知噫

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宋師樵汲道絶兵士大困世傑率衆旦夕大戰弘範四分其軍先麾北面一軍乘早潮而戰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諸軍大潰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太后楊氏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將趨安南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向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取瓣香來至則仰天呼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死焉

張弘範等以厓山既平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元世祖

張弘範等軍還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祥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孛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不屈仰首而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

之願求早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
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
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
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曾
有人臣將宗廟社稷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
丞相豈以予前爲宰輔賣國與人而後去之邪賣
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也予前日辭右相之
命而使伯顏軍前被留不遂已而賊臣獻國國亡
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
在廣故也孛羅曰德祐幼君非爾君邪棄嗣君而

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
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二王之立所以爲宗廟社
稷計孛羅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天祥曰國事不
幸喪亡吾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
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
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爲則天命也
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孛羅怒命囚
於獄其忠義見之於詩乃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
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
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

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
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
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
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
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
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何足論地維賴以立天
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
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
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
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

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
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
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宿
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過零丁洋題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流落四周星山
河破碎水漂絮身世浮沉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
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

過金陵題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
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

脣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

過淮河題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幽溯在何方乃我溝壑所昔也無奈何怨已置念慮念玆日已近使我涕如雨我爲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憾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過平原縣題平原太守顏眞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連兇賊聞失色分軍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賊牽制公威靈哀哉常山賊鈎舌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所茫茫草中原土公視於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題雙忠廟張巡許遠詞名沁園春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

剛腸罵賊睢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鋼嗟哉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賊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儀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好雄過此子細思量

大學士兼祭酒許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許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而無碑

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時阿合馬專權自恣誤國欺君著因人心憤怨矯制殺之帝命討亂者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日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朝臣王惲曰著激於義指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仁也

先是文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卽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

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躬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帝乃詔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帝如其請。乃詔有司殺於燕京之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

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翰林學士王磐以詩哭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淡王封齒日。忠如獨將斬顏時。精神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卻恐史臣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林某亦自惠州舁天祥母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為忠孝所感。天祥博學善談論。有忠孝大節。志廣才疏。卒以窮死。世哀其忠。

故宋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初。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只茹小蔬菓。積數月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於驛。枋得天

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平生無書不讀。為文章高邁奇絕。學者師尊之。所著有詩傳註疏。行於世。

十月。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餘。凡一月乃滅。時帝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

疾愆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恐懼修省詩曰敬天
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
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
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
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竦然曰此言深合
朕意可復誦之遂諭說至四鼓乃罷

太后幸五臺山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
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
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禾稼立茂民食所仰騎從經
過不無踐蹂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萬一調養

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册以貽萬
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
而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太后欲為兆民祈福
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
中道端居深宮上循先皇后之懿範次盡聖天子
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
帝大怒不忽木曰他御史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
可賞也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 元成宗

西域賈人有獻珍寳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其直
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
十萬酬之不為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
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
渴則誠寳也若一寳只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
所謂寳者不樂是也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
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初帝封懷寧王總兵漠北問人才孰可大用阿沙不
花時為都指揮使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材也遂命
脫脫從行後果為名臣及帝即位之後有所愛近
臣命賜鈔千五萬貫阿沙不花曰以蹴踘而受上
賞則奇技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

臣死不敢奉詔乃止帝嘗御五花殿阿沙不花見
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
不知愛惟麴蘗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
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
又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
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
遂拜右相 元武宗

帝御便殿李孟進言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
人神化之速敢以為賀帝蹙然曰卿等能竭力贊
襄使兆民荷安庶幾天心克饗至於秋成尚未可

必令朕踐祚曾未踰月寧有物債頓滅之理此言非所賴也孟愧謝

帝諭中書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得輙擬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乃萬世公論也於是罷翰林國史院菸從一品陞等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元仁宗

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公王之爵者前後相繼於是戒左右勤職業勿妄佐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

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屢遷數易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幾務哉乞自今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啟倖長奸之弊

帝諭近臣曰回回以寶貨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玆國家所宜寶也

泰州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雷雹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勑遣官覈驗賑恤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

旌表汀州寧化縣民賴祿孫孝行蔡五九之亂祿孫負其母挈其妻子隨衆入山避之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毋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哺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以拜住爲右丞相帝嘗諭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

乃祖木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誠見有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

帝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元英宗

上以西僧犇眞吃喇思爲帝師帝師至上命朝臣一

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元文宗

婺州路總管府以金華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孟子考證來上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許謙序之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詞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誣嘗貿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証

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愈久而所得愈深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履祥所著有考證及尚書表註通鑑前編行於世元順宗

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

奎章閣學士巙巙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古名畫巙巙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紂不聽諫遂亡其國帝一日閱宋徽宗畫稱善巙巙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其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

巙巙隨事規諫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匡救未嘗緘默至是卒

學士虞集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嘗議學校曰今天下學官以貲格授彌加諸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立可乎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庶可以觀感而化矣其論進士試則語同

列曰五經傳註各有主意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學究之固陋也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賢之心狹而言自此始矣其論海運糧曰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官者合其衆分以地官定其畔以萬夫耕命爲萬夫長以千夫耕命爲千夫長三年而征其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

矣時與議者多事竟寢。

古今彝語卷十二終

校梓男元兆　元泰　元茂　元學

元壽　元會

弟任德交　鳴元　鳴正　鳴高

思忠　廿鯨　洸　奕芳

爾學　貞吉　正新　一儒

其澤　士廉　元吉　士懋

之柱　成龍　允龍　利賓

培洙　宗洙

門人程　陞　韓文炳　程丘憲　吳艮佐

程元履　余紹元　胡建初　余紹蘇

張永育　金之彌　程養麟　孫乾生

吳朝陽　王徵賢　王洪謨　吳尚賓

王繼茂　汪貴誠　王萬齡　王應辰

程道亨　程　洵　曹元麟　曹文楠

江聯桂　曹光翰　葉正蕃　程仲皋

程維新　李藻春　胡應僑　程希緒

江世恩　吳繼武　程士艮　吳士琦

吳士琰　汪艮楨　鮑觀國　徐德溥

董尚行　孫立愛　汪鵬秋　汪家騄

查時中　曹時可　汪　駿　汪彥先

張養元　董尚吉　董紹堅　許廷喬
余鳴雷　江光甫　江弘量　江宗洛
方紹祖　方　傳　余汝衡　黃龍見
吳天正　江帶河　葉繼申　江國籌
江星僑　汪念祖　汪煥章　汪其賢
程元治　張　銓　汪宗傳　許天尊
許廷採　程　明　程德明　江　孚
吳懋奎

古今彝語卷十二　四十一

古今彝語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汪應蛟撰應蛟字潛夫婺源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戶部尚書謚清簡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雜錄史文上起唐虞下迄於元去取漫無義例特與之所至而已

史書纂畧二百二十二卷目錄二卷（原缺晉列傳卷六）（一）

〔明〕馬維銘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天佚艸堂史書纂略序

夫史學之難言久矣始未嘗不詳備繁衍而後必舉要删繁以存其可傳者何也則匪獨以省文便觀正懼夫史多文勝不汰削其冨艷而誕終不免也洪荒以降丘索墳典不可勝數乃夫子删書斷自唐虞筆削魯史作為春秋蓋尚書

删上古以及三代之史者也春秋删魯史以及哀之史者也自有尚書二帝三王之治爛若日星其餘皆可以存而不論不嫌於略也自有春秋二百四十年之行事明如指掌其餘皆可以論而不議亦不嫌於略也此聖人之史也詩書而後載籍日增戰國秦漢之間何啻充

摭司馬遷網羅放失作為史記雖或有
譏之者而自此書一出帝皇王霸之跡
可按籍而知較之尚書春秋則過詳比
於後之作者則已略此史臣之史也由
斯以談則史學之難不難於該博而難
於居要可知矣然淵博極群書貫穿淹
通而漫言提要或併其所當大書特書

者而芟之又不若傳疑傳信之並存以
待將來也史記之後兩漢兩晉隋唐三
國六朝五代稱十七史不可謂不多故
在宋已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之
論於是有為十七史詳節者至我
明
而宋遼金元史皆備稱二十一史卷帙
繁重經生寒士即欲博覽而未必能有

其全書繙鉀先生力能有之而或非其
所好即心好之而官守世紛奪其暇日
法法不能盡卒其業剏望其起凡作例
折衷刪削以究其全者乎獨唐荊川先
生弱冠登朝直言家食肆力編纂有左
編之作以二十一史為主而旁搜稗史
以成是編近又有李卓吾之藏書鄧潛

谷之函史並行於世然左編有義例而
無議論藏書則本左編寫獨見而為品
隲函史外篇以纘八書諸志內篇以君
與臣謨纘本紀列傳讀者於左編則苦
其端緒之多於藏書則驚其褒貶之恠
於函史則便其代各為系而猶疑其挂
漏之未免嗟夫此史學之難作史固不

易而纂史亦不可輕言也余友當湖馬
武部新甫史書纂略二百餘卷蓋節乱三
二十一史而存其大者也其意與前三
家雖相類而用意周密尤為過之余受
讀三嘆大都以君為綱以臣為目代當
相從洪荒至周不能詳亦不欲遺其三
家之所無也自漢至元詳中之略略中

序四

之詳其與三家同而閒異者也蓋欲令
覽者開卷先論其世論世乃考其人三
千年成敗得失之林瞭然在目博洽者
得之可以提撕其記臆寡陋者得之可
以開拓其見聞以其編參合於涑水之
通鑑考亭之綱目則可以綱鑑為經而
其為緯以其書印証於唐李之用心則

毘陵姚安之衡鑑可不言而喻以函史
內篇為次第而其書之所未收如天官
郡國禮樂之類可以函史外篇為補缺
武部所自云未備者故可以無所不備
也其淵與千古之眼操千秋之筆力雄
而志遠不厭歲月未易臻其余忝列史
局以史為職而未有所就甚媿之矣武

序五

部登年適籍治嚴邑稱良吏
徵入僅得馬曹當途幾欲借之水鏡嶽嶽
司馬門攝職方之篆推轂材武圖上方
略人人自以為莫及而竟以其賈忌中
計籍盛年家居竭力載籍與唐中丞初
歸同著作甚富不止其編令其得時而
駕必能為縣官効緩急之用乃弃之閑

曠寂寞之鄉徒銷其神於文章家可慨也今天下多故動稱乏才而有才如武部儻有能破格推轂之者甚出而建立寧止如唐中丞之在淮陽乎雖然用不用自關世運輕重與公胄中千古筆端千秋固無與也此可以觀世矣

萬曆甲寅春王正月翰林院侍讀學士年眷弟秀水陳懿典孟常甫題於學圃軒

天佚堂史纂略叙

夫史挾筆以信萬世文云乎哉往覜遊踪訣詞奚實波傳風聽聲訛捻真紛糾者艱之始刪潤者難之終左范國醯儒者猶諉蓋諸子百家皆文而史無取焉徵事也然非真能文者不能為史何者人之三長詞鮮五難詳之既究複而不覈略之亦窘儉而不暢又況約詳于略非具有史才至孰能之哉文中子之史之失自遷固始也以其記繁而志寡逮後宋祁亦之騈偶之文以入史冊辟之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聲也史有體裁詞貴簡重作者如此刪者可知劉知幾之作通用料紕謬胡文定之補要爰正

缺遺不第以省約便讀縫割易終故足
稱也然廼詞嚴義正既美帝魏紀周之
外文省事明絶無掛一漏十之跡博古
者資其識力枵腹者藉其記問收五車
于精簡發乙夜之鑒觀至於洗刷纖編
羽翼青史不既偉矣乎我邑武部馬薪
有先生弱冠登朝才名鵲起自治邑高

敍　二

等焉司馬曹郎多所條畫兵政大計海
內咸推公將大用會中忌者嗾去公遂
袖其經綸手一意千秋之業屏跡山樊
嘯詠終日筆彩墨韵比于相如中郎笥
中著述之富未易更僕而尤加意者史
書代自為系人各為紀論其世總以君
正考其人屬以事詞凡例不贅詮次自

明蔚有化裁讀者了了編成先生自題
曰史纂略刪潤之功等于作者人自得
其苦心焉劉元城嘗稱新唐書得失不
當以煩省論史文使文省而事不晦將
千古興敗纖悉指掌一代嫩懸爕以目
前即尼父受簡班馬侂席且賞其質而
遜其亶安在以略病也而又其爛然雲

敍　三

漢者乎廼愚竊有慨也
明興洪永以一々釋史行正史缺金匱之藏
湯淺蘭臺之產晨星當多者不及恩員
竿知禮一山知樂世豈無人而又不及
收以佐作者之未逮抱牘館局料理去
伊誰氏之責也以先生者閒其手于無
用僅耗其壯盛之精神于史而世乎莫

有知之者以此訊世陳孟常先生所為
扼腕三歎息也因論次史略而及之以
俟留心史事者
萬曆乙卯歲春王正月翰林院編脩年家
眷晚生施鳳來頓首譔并書

羼提生傳

馬維銘字新甫浙江平湖人也祖父玉臺府君諱璘
贈廣東按察司副使父九衢府君諱千里封直隸太
平縣知縣並以文學祭酒篤行有名母楊封孺人維
銘生於嘉靖丙辰中萬曆己卯舉人登庚辰進士授
直隸寧國府太平縣知縣丁亥陞兵部職方清吏司
主事奉　勅管理山海關庚寅差湔回部辛卯署職
方司印方乞寧負解銀差歸省報丁母憂去官癸巳
京察入鋼籍時年三十八矣尋九衢府君捐館讀禮

既畢閒與方外人遊有契羼提之旨自號羼提生方
外人或稱為羼提先生云生生八歲九衢府君舉翼
史夷齊扣馬諫西伯一段令之解大意生獻說一篇
可數百言徑挑了首陽擔子絕不把牧野照顧九衢
府君咲曰爾童子何知而効漢朔黃生言明主有言
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然因此始奇生矣每
謂生百羽中之一鶚云生好嬉戲不喜讀書十五歲
時以童子試學使者不售自是婁試輒不售嘗領縣
案一而比署縣者為滇南陸先生穗老明經判郡者

也學使者蓬寧滕公伯輪故抑之生廿二歲耀州喬
先生曰阜視學拔為諸生即候廩巳卯庚辰聯第令
太平太平僻在萬山中民殷富而悍尚氣生不能以
惠文彪彈治也第與漚和無擾而巳亦不能承事上
官並隣封士大夫之有力者而隣封士大夫顧交口
譽之撫按諸公薦於　朝者剡二十上太平自嘉隆
間太常周公怡以直諫顯它無甚有力士大夫甲第
幾不續生去任後崔君廷健以壬辰崔君師訓李君
元調以戊戌相繼舉進士並生門下士也生在任並

經旬不理一事累月不扑一人俸入恒媿素餐然往
往有味於菜根製錦鳴琴稚所未習或未免飲醇酒
耳或見開死罪一宥永戍一而以為寬或見灘二畝
三分之稅丈科一畝豁黃山虛粮數百頃而以為惠
或見官橐蕭然不辦行李而又置太平公館於郡邸
翔大觀樓於縣治千金之費無煩徵歛宴如也而以
為廉且能或見七八年間歲歲豐穰家給人足無雞
鳴狗吠之盜獄市幾空而以為福若天幸然然生實
渾渾沌沌邀天之幸福誠有之不知廉為何物能為

何等惠於何有寬於何地又孰暇謀身名辯榮瘁乎
迄今三十餘年太平士民存生者雖相接於道譽生
如故比之朱邑之桐鄉生甚媿之乙酉內選以俸未
及一月報罷丙戌俸及矣會有失　刺事前是太平
一令一尉例不　朝覲甲戌以後諸丞例宜往而相
沿者又經三大計矣即當癸未生之身嘗力請丙戌
又請而當事者不許也乃銓省查恭　旨下當問亦
不過一公錯而止而滕公掌操院陽好語慰陰壑黃
直指紫公祥必欲中生危法紫語生曰小人我覷破

不直一文矣夫生之抑於滕也當時收者十人而九
而生不收頹惟然莫盡陸先生之以生實不文何人
之敢怨而以十餘年前不能文之童子擿令日註誤
失　朝之縣令良苦矣牽纏年餘丁亥直指疏上銓
部覆歷一日即推職方分司管關生自以為異數入
朝領　敕而長安諸公嘖嘖翻以為屈生也或議
改臺省或議調銓曹生惶恐謝非望星馳而東當是
時生之渾沌稍鑿矣念　明天子恩出皋累之中乘
使者車與聞封彊之事即抱關易稱乎非大振刷洗

宿垢而新是圖何以報萬分闗故有稅薊遼兩中丞
主之闗不與也而稅貂鼠皮逾額商人有後言至聞
之　內府生謂若委係　上供臣子忍稅乎則移文
兩鎮單貂鼠皮之稅闗去京六百餘里舊闗民必赴
后府告引始得出入生謂耳目近耳何藉后府為則
呈堂具題凡京示一帶盡單后府之引此二事歲省
商民財以萬計然后府之稽兩鎮失弓商民安矣而
生危矣胡澤者故塩商大猾餘姚人也故序班名胡
梓乞陞水部夢熊書告出闗與長揖已何有胡澤持

麝提生傳　由

顧巡撫養謙李摠兵成梁各火牌到闗戎服扣首庭
下生諦視之梓也問以故對曰無它遼東叮嚀過闗
須小心耳生未窮詰也逾半年本兵題胡澤以金山
衛都指揮推陞金山倘樂奉有　欽依而新陞金山
倘樂胡澤者具一稟帖謝生若自詭門下生曰逆查
邵報則顧巡撫養謙薦金山衛世襲都指揮胡澤而
本兵推用倘樂耳蓋顧萬金成梁亦萬金而為此賣
鬻世爵薦陞之事生入京且疏聞會餘姚邵侍郎陞
介陸都諫懋龍為胡澤請死罪格生疏甚力生摺叅

本兵又以告之遼東閱視侯給事先春始革胡澤守
倘任然邵仍向侯居間不已不能剔頂名世襲弊孔
也於是生署司印纔五日耳政值火酋內訌三邊雲
擾閱邊使者各衙　命往閱疏沓至生於五日閱覆
有餘疏并推舉將材等項呼十吏環寫之吏苦手腕
脫前是臺省婁効成梁而主者都不肯生覆疏侍御
鶴鳴疏革成梁摠兵任及侯閱疏至生一一疏覆多
有出於原疏外者其不許遼并久佔遼及各鎮詐入
遼鎮守并任將官又它闗係重大如脩濫首級尅剝

麝提生傳　圭

軍餉皆生不厭娓娓為　上分別言之請　旨着為
令時倭已萌芽邑人沈惟敬者陳禮部泰來肺腑親
也誇口談邊事生當衆面叱之辛卯冬仲陳為具召
峪生與馬席間聞訃奔回陳喜劇歡呼達旦旦日陸
莊簡公在吏部遣族弟鴻臚光華語生可少遲三日
受吊且謁部不則轉本部副郎即陞學憲它日服闋
居然勝地矣生伏地哭不可於是京察事亦萌芽矣
癸巳之春趙考功南星為政初無意及生也顧無奈
顧之口吻成梁之金錢何而陳又趙肺腑交也呼吸

必通趙以公陳以私陳固曰吾不庇同邑而又操戈相擊趙不信我公無私乎既信矣它可庇庇之可擊擊之諦不如吾意者何惜生一人而不快吾意之所出也蓋陳以京察惕生再四密函手札都可披校意在招權尤在納賄而生以讀禮一字不荅又復渾沌平生不識賄字宜陳之恚也陳又首疏誦趙下石諸入銅籍者左官南還氣揚甚而不意死矣後成梁再出鎮守負　國恩啗虜弃地遼東之事盡破壞而沈惟敬以通倭斬累及大司馬石公星重傷　國體而胡澤又起用遊擊謀陞副將還者緝獲贓銀二千五百兩為兵科徐給諫成楚劾遣戍連戍賈職方維鑰而後知生向者參胡澤之非謬也生同籍中與鄭余太常寅寵學余以文章有天下名顧中丞趙考功皆來往余寄生農丈人集多收所詒顧中丞諸篇而送馬新甫令太平序及諸書札無一存者癸卯秋生訪余四明訖余曰夙昔御李如未登龍通州老饕却黠交籍倡果足下佛門廣大何所不有余大咲徐謂生顧中丞陳禮部皆不祥人也趙考功何至鹵莽如

是生咲應之曰趙讀尚書不熟為頑童所比余又大咲生同胞兄維鉉保昌司訓餘女兄弟而大人棄事生獨任之不以煩兄先府君無它長物而圖書裒萬則以予兄長子先孺人衣飾則以予女兄弟先府君有祖遺田并自置田三百畝則以予兄生一毫不染指也唯先府君宅一區先府君命生居之予兄千金蓋自癸巳之後貧賤困苦朝夕不支當道諸公多有捐廩相周者而生又闢芰荷館搆十笏精舍飯僧又治牧園於郊外豫為塚藏日引老友飲酒賦詩於其中如司空圖故事不自知其貧且老也故人以急告跰倒困厄之唯恐後己卯邑中同鄉舉者九人懷君所學夭其老父在也常年餉之三十餘年如一日餉三族中表之貧者亦如懷父有背之者矍然自責不尤人也有田產交易來贖者盡還之無難色如趙文學志寧同研席陸太學基薦以姻婭若陸惠金聲之類則未嘗半面交矣好與後生談時秇因老頭巾却有中者往往芥拾青紫後生颺高未易抗顏遂去而為老人會所謂塚藏間飲酒賦詩者是也遇方外人

揮麈名理鮮有儆長但周妻何內未脫然耳閭閻不
平事輒好直言不難以身直之憶前在燕閣時彼中
故侍郎詹公榮積功勞蔭一子而子老病廢不愛嫡
長諸生詹廷愛後妻子欲私以蔭䓗譭人曰兒子做
何如我自做生偵知之立趣主者改蔭廷今廷為南
刑部主事夫事故多端吳閭闠瑣瑣豈無一二類此
者袁懋孫云國飲狂泉反謂不狂者為狂我既不狂
難以獨立亦欲飲此水此善喻也深惟舌存齒亡之
義敬守摧剛為柔之誡生烏乎能直烏乎敢直所著

文選補四卷羼提編八卷腷胸編一卷經略朝鮮疏
一卷京祭大公中外悚服詩一卷池塘草二十卷得
月樓詩草十二卷詹詹稿十卷史書二百廿一卷而
羼提生傳麗焉昔人謂稽康高士傳缺一自擬生不
辭嫌𥺌以備缺揚無待後人補缺也嗣子德灃丁未
進士比部主事
羼提生曰尼父稱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以生所遘禮
部君善耶不善耶生所好不過文章小技𢾾迹之後
薄有論譔非能効虞卿著書以自見也又不能如屈
大夫作離騷以明志去而逃禪殊乏慧業詩魔史障
轉以成僻一事無成以為深恥而鄉黨小兒猶然咲
之豈皆不善者乎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宜其爾也
虞仲翔謂天下一人知已者可以不恨死願以青蠅
為弔客實得我心矣
萬曆癸丑八月朔平湖馬維銘譔并書時年五十八

刻史書纂略凡例　明馬維銘纂并書

一是纂纂略耳以為昉綱目乎而遜其嚴以為昉通鑑乎而怯其富何辭挂一漏萬庶幾具體而微不揆愚闇輒以本紀紀君為綱列傳傳臣為目目固略矣而綱尤甚夫何故妄謂賢喆之經綸多贊廟堂之謀畫非如鳧鶴各自短長取類江河同歸海若儻亦會綱目於意中浔通鑑於像表者乎

一是纂主在故實不專華釆如屈宋之詞賦李斯鄒陽之上書賈董之治安天人但提要領而已餘可例推

一是纂自紀傳外如天官律曆之類槩不入纂固為纂者鼯技易單亦廣覽者螢光難遍若其高議雲臺自可燃藜太乙請事尼父人存政舉之語

一是纂元重才品不以官閥第朝廷以爵為尊君子乘時而駕故纂中班列往往有似序官或以尊提卑或以文剋武又或姸蚩玉石一關並陳而雌黄是非隻字不挂要期開卷了然而已非如游俠之進退可指老韓之同傳可疑也

一是纂不過曰循舊貫敢云事始第取纂目略舉易曉如前漢書張湯子安世杜周子延年本一卷也而纂則分後漢書李固有傳而郃在方術宋史蘇軾蘇轍有傳而洵在儒林而纂則或分或合其它祖孫父子兄弟往往分合不一槩以意忖量一時偶爾夫踈略牴牾良史不免況崎嶇歷落而陸沈者乎覽者幸勿以陵雲臺木料衡之也

一是纂一以時代為序就時代中分前後如鱗次魚貫然乃若洙泗大聖濂洛大儒五釆九苞非凡羽可綴又如儒林方術之類各自相從承其衣缽不拘拘於前後也

一是纂纂其必曰某處人或詳其家世間有負云某而地貫缺如者必渠世有聞人前傳已云子某或孫某複憾可厭故不復綴

史書纂略目録卷之一　明馬維銘纂輯

盤古至高辛氏卷之一　盤古起至周一冊九十八葉

盤古　三皇　有巢氏　燧人氏

伏羲氏　神農氏　有熊氏　少昊氏

高陽氏　高辛氏

太昊至顓頊臣傳卷之一

女媧氏　共工氏　蚩尤　風后

祝融氏　蒼頡氏　廣成子　北門成

鳳鳥氏　句芒氏

唐虞帝紀卷之一

陶唐氏　有虞氏

唐虞臣傳卷之一

皐陶　稷　契　伯夷

后夔　十六族　四凶　三苗

許由　巢父　善卷

夏本紀卷之一

禹至履癸凡十七世

夏臣傳卷之一

益　后羿　伯成子高　卞隨

商本紀卷之一

成湯至紂凡二十八世

商臣傳卷之一

伊尹　萊朱　傅說　微子

箕子　比干　膠鬲　彭咸

老彭　伯夷叔齊　商容

周本紀卷之一

武王至赧王凡三十六世

周臣傳卷之一

太公望　散宜生　周公旦　召公

仲山甫　尹吉甫　虞仲

周道學傳卷之二

孔子　孔子弟子

周道學傳卷之三

子思　孟子　孟子弟子

周諸子列傳卷之四

老子　列子　莊子　楊朱

墨翟　荀子　騶子等　鄒衍

列國傳卷之一　列國傳卷一至四一冊 九十葉

齊世家　管仲　鮑叔牙　晏嬰

穰苴　陳須無

魯世家　季孫行父　仲孫蔑　叔孫豹

叔孫婼　柳下惠　公儀子　曹沫

列國傳卷之二

晉世家　狐偃　胥臣　趙衰

介之推　李離　趙盾　郤成子

士會　韓厥　知罃　魏絳

士燮　士匄　趙武　韓起

叔向　司馬女齊　魏舒　豫讓

師曠　荀吳

列國傳卷之三

宋世家　目夷　樂喜　華元

吳世家　季札　伍員　孫子

專諸

越世家　范蠡　文種

列國傳卷之四

鄭世家　罕虎　公孫僑　世叔游吉

公孫揮

衛世家　寗俞　蘧瑗　公子鱄

公叔發

列國傳卷之五　列國傳卷五至八一冊 乙百二葉

楚世家　鬭子文　孫叔敖　申叔時

觀射父　左史倚相　王孫圉　申包胥

石奢　葉公　吳起　屈原

宋玉　黃歇　優孟

列國傳卷之六

燕世家　樂毅　蘇秦　荊軻

列國傳卷之七

趙世家　張孟談　肥義　觸龍

趙勝　趙奢　虞卿　廉頗

李牧　諒毅

列國傳卷之八

魏世家　西門豹　公子無忌

韓世家　申不害　韓非　馮亭
聶政
田齊世家　孫臏　淳于髡　田文
田単　一
列國隱逸傳巻之九　列国秦一冊 七十八葉
披裘翁　林類　榮啓期　鮑焦
爰旌目　顏闔　楚狂接輿　段干木
泄柳　魯仲連　東郭順子　王斗
黔婁　王蠋　扁鵲 冊

列國貞烈傳巻之十
衛姑定姜　衛寡夫人　衛宗二順　齊田稷母
齊靈仲子　齊孝孟姫　齊杞梁妻等
秦本紀巻之一
始皇　二世
秦臣傳巻之一
百里奚　衛鞅　張儀　魏冉
范雎　蔡澤　甘茂　白起
王翦　呂不韋　李斯　蒙恬

優旃
西漢本紀巻之一　西漢紀至傳巻五一冊 一百乙葉
高帝　恵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子嬰
西漢列傳巻之一
陳王勝　項籍　田横
漢臣傳巻之二
張良　蕭何　曹參　陳平

周勃　王陵　劉章
漢臣傳巻之三
韓信　彭越　黥布　張耳
呉芮　灌嬰　樊噲　夏侯嬰
酈食其　酈商　蒯通
漢臣傳巻之四
張蒼　周昌　叔孫通　陸賈
朱建　婁敬
漢臣傳巻之五

申屠嘉　周亞夫　張釋之　馮唐
伍被　江充

漢臣傳卷之六　漢臣傳卷六至十一册 九十六葉

賈誼　賈山　鼂錯　爰盎
季布　欒布　田叔　文翁

漢臣傳卷之七

竇嬰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石奮　直不疑　衛綰　郅都
寗成

漢臣傳卷之八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汲黯
鄭當時　張湯　杜周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漢臣傳卷之九

董仲舒　司馬遷　司馬相如　東方朔
鄒陽　枚乘　嚴助　朱買臣
終軍　吾丘壽王　主父偃

漢臣傳卷之十

衛青　霍去病　任安　李廣
李廣利　蘇建　常惠　張騫
胡建　楊王孫

漢臣傳卷之十一　漢臣傳卷十一至十五一册 九十八葉

霍光　金日磾　張安世　楊敞
杜延年　韋賢　魏相　丙吉
黃霸　于定國　疏廣　雋不疑
王褒　陳萬年　路溫舒　眭弘

漢臣傳卷之十二

趙廣漢　蓋寬饒　韓延壽　楊惲
張敞　尹翁歸　龔遂　朱邑
召信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漢臣傳卷之十三

趙充國　鄭吉　傅介子　辛慶忌
陳湯　段會宗

漢臣傳卷之十四

蕭望之　韋玄成　匡衡　史丹
馮奉世　王吉　貢禹　劉向

京房 翼奉 李尋

漢臣傳卷之十五

王商 薛宣 朱博 翟方進

王尊 王章 朱雲 劉輔

漢臣傳卷之十六 漢臣傳卷十六至廿一 九十葉 一冊

張禹 孔光 杜鄴 杜欽

谷永 劉歆 楊雄

漢臣傳卷之十七

平當 薛廣德 王嘉 師丹

傳喜 彭宣 鄭崇 毋將隆

何並 孫寶 何武 鮑宣

兩龔 梅福 云敞

漢儒林列傳卷之十八

丁寬等

漢游俠傳卷之十九

晋朱家 樓護 陳遵 原涉

漢佞幸傳卷之二十

鄧通 石顯 董賢

隱逸傳卷之二十一

四皓 穆生 蓋公 摯峻

梅福 成公 宋勝之 張仲蔚

薛方 嚴遵 彭城老父 鄭樸

李弘 安丘望之

貞烈傳卷之二十二

陳嬰母 齊太倉女等

王莽傳卷之二十三

王莽

東漢本紀卷之一 東漢紀至傳卷二 六十七葉 一冊

光武 明帝 章帝 和帝

殤帝 安帝 順帝 沖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東漢列傳卷之一

劉玄 劉盆子 王昌 劉永

龐萌 張步 王閎 李憲

彭寵 盧芳

隗囂 公孫述

東漢列傳卷之二
鄧禹　寇恂　馮異　耿弇
賈復　吳漢　岑彭　祭遵
耿純　馬援
東漢列傳卷之三　東漢傳卷三至六一冊七十八葉
陳俊　蓋延　臧宮　馬武
邳彤　銚期　王霸　王梁
任光　朱祐　景丹　李忠
馬成　劉隆　劉植　堅鐔

杜茂　傅俊　萬脩
東漢列傳卷之四
王常　來歙　李通　鄧晨
竇融　樊宏　陰識　張宗
梁統
東漢列傳卷之五
卓茂　郭伋　杜詩　孔奮
虞延　馮魴　張堪　衛颯
任延　董宣　樊曄　譙玄

李業　夏恭　王隆
東漢列傳卷之六
宋弘　伏湛　侯霸　張湛
馮勤　耿國　朱浮　張純
杜林　桓榮　鄭興　桓譚
陳元　范升　宣秉　王良
王丹　蔡茂　郭丹　申屠剛
郅惲
東漢列傳卷之七　東漢傳卷七至十一一冊乙百八葉

鮑永　馮衍　班彪　賈逵
崔駰　王充　伏隆　溫序
索盧放　周嘉　范式　王忳
劉茂　李善　陸續　彭脩
杜篤
東漢列傳卷之八
趙憙　牟融　第五倫　鍾離意
承宮　吳良　桓郁　宋均
寒朗　朱暉　廉范　王景

東漢列傳卷之九

鄭弘 韋彪 陳寵 韓稜

宋意 祭彤 耿秉 耿恭

竇固 馬廖 劉平 劉般

趙孝 江革 淳于恭 趙咨

周磐

東漢列傳卷之十

魯恭 張酺 鄧訓 竇憲

馬防 班超 梁慬 魏霸

曹褒 楊終 傅毅 李法

李恂 秦彭 周紆

東漢列傳卷之十一

袁安 任隗 丁鴻 樂恢

何敞 張禹 徐防 周榮

張霸 王渙 許荆 黃香

仇覽 葛龔 王忳 戴封

王逸

東漢列傳卷之十二

東漢傳卷十二至十六一冊 八十四葉

楊震 鄧騭 樊準 陳忠

杜根 翟酺 李充 張衡

王符

東漢列傳卷之十三

龐參 張皓 王龔 虞詡

陳禪 王堂 法雄 梁商

楊厚

東漢列傳卷之十四

李固 杜喬 周舉 黃瓊

左雄 張綱 吳祐 蘇章

黃昌 欒巴 第五訪 滕撫

陳重 雷義 韓韶

東漢列傳卷之十五

陳蕃 楊秉 王暢 劉矩

劉寵 周景 劉寬 郎顗

馬融 襄楷 爰延 延篤

史弼

東漢列傳卷之十六

胡廣　种暠　橋玄　朱穆
劉陶　趙典　霍諝　張陵
陳龜　趙岐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馮緄　度尚　單超
呂強

東漢列傳卷之十七　東漢傳卷十七至二十一冊 九十一葉
周燮　黃憲　徐稺　姜肱
申屠蟠　荀淑　鍾晧　陳寔
趙苞　諒輔　王烈　范冉

郭太　袁閎　符融　許劭
邊韶　崔琦　張升　劉梁

東漢列傳卷之十八
李膺　范滂　劉淑　杜密
巴肅　劉儒　劉佑　夏馥
宗慈　蔡衍　尹勳　羊陟
張儉　岑晊　陳翔　孔昱
范康　檀敷　魏朗　賈彪
何顒

東漢列傳卷之十九
竇武　何進　楊賜　黃琬
羊續　皇甫嵩　朱儁　賈琮
應奉　傅燮　蓋勳　李燮
桓典　陸康

東漢列傳卷之二十
王允　荀爽　楊彪　蔡邕
孔融　鄭太　盧植　仲長統
邊讓　禰衡　鄭玄　荀悅

趙壹　侯瑾　酈炎　高彪
張超　劉翊　臧洪

東漢列傳卷之廿一　東漢傳卷廿一至廿三一冊 九十二葉
劉虞　劉表　公孫瓚　陶謙
袁紹　劉焉　袁術　董卓
呂布

東漢儒林傳卷之廿二
劉昆等

東漢方術傳卷之廿三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揚由　李南
李郃　段翳　廖扶　折像
樊英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佗　徐登
費長房　薊子訓　劉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　甘始
王真　王和平

東漢列傳卷之廿四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真　漢陰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東漢列女傳卷之廿五
鮑宣妻　王霸妻等
蜀漢本紀卷之一　蜀漢紀至吳傳共一冊　乙百九葉

先主　後主
蜀漢列傳卷之一
諸葛亮　龐統　法正　關羽
張飛　趙雲　黃忠　馬超
蔣琬　費禕　姜維　董和
劉巴　馬良　陳震　董允
呂乂　宗預　糜竺　鄧芝
楊戲

蜀漢列傳卷之二
張嶷　李恢　馬忠　王平
張翼　廖立　李嚴　楊儀
魏延　孟光　來敏　李譔
尹默　許慈　譙周　郤正
秦宓　杜微　周群　杜瓊
吳本紀卷之一
吳王權　會稽王　景帝　歸命侯
吳列傳卷之一
周瑜　魯肅　呂蒙　陸遜

虞潭　顧衆　陸曄　孔愉
孔坦　卞壼　桓彝　劉超
鍾雅　范汪　桓溫　桓沖
石虔
晉列傳卷之十
何充　褚裒　蔡謨　殷浩
王舒　王廙　王述　吳隱之
孟嘉　郭璞　葛洪
晉列傳卷之十一

謝尚　謝安　桓伊　王羲之
王濛　劉惔　張憑　顧和
袁喬　韓伯　袁山松　江逌
車胤
晉列傳卷之十二
左思　成公綏　陳壽　王長文
虞溥　司馬彪　庾闡　李充
王隱　虞預　孫盛　干寶
謝沉　習鑿齒　羅含　顧愷之

袁宏
晉列傳卷之十三
虞喜　劉兆　氾毓　徐苗
范寗　杜夷　董景道　徐邈
孔衍　范宣
晉列傳卷之十四　晉傳卷十四至二十一册　乙百十八葉
張軌　王恭　殷仲堪　羅企生
劉牢之　劉毅　何無忌
晉隱逸傳卷之十五

皇甫謐　孫登　董京　夏統
魯勝　郭琦　魯褒　郭文
辛謐　劉驎之　索襲　索紞
楊軻　宋纖　瞿硎先生　謝敷
戴逵　陶淡　陶潛
晉藝術傳卷之十六
鮑靚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鳩摩羅什
晉貞烈傳卷之十七

羊耽妻辛 王渾妻鍾等

晋書五胡纂略巻之十八

前趙劉淵 劉聰

陳元達

後趙石勒 石虎

張賓

前燕慕容廆

裴嶷 高瞻 韓恒 李産

慕容恪 陽鶩 皇甫眞

晋書五胡纂略巻之十九

前秦符洪

王猛 符融 符朗 索泮

徐嵩

後秦姚萇

尹緯

後蜀李特

李庠

後涼呂光

晋書五胡纂略巻之二十

西燕慕容冲

後燕慕容垂

西秦乞伏国仁

北燕馮跋

馮素弗

禿髪烏孤

南燕慕容德

慕容鍾 封孚

沮渠蒙遜

赫連勃勃

孫恩 附

史書纂略目録卷之二　明馬維銘纂苑書

南北朝卷之一　南宋起至傳卷四一册 乙百十二葉

宋武帝附北魏　營陽王　文帝　武帝

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南北朝卷之二

齊高帝附北魏　武帝　明帝　東昏侯

和皇帝

南北朝卷之三

梁武帝附魏　簡文帝附北魏北齊　元帝　敬帝

南梁宣帝

南北朝卷之四

陳武帝附梁魏周　文帝附周齊　廢帝附周齊後梁　宣帝

後主附隋開皇

南北朝卷之五

北魏　北齊　北周

南宋列傳卷之一

劉穆之　孔靖　殷景仁　蔡廓

王懿　到彥之　檀道濟　王鎮惡

劉敬宣　劉懷慎　胡藩　王鎮之

南宋列傳卷之二

謝晦　謝瞻　謝方明　謝述

謝靈運　謝弘微　顏延之　沈懷文

沈慶之　沈攸之　沈演之　王華

南宋列傳卷之三

王弘　王曇首　王玄謨　張興世

袁粲　袁淑　張邵　鮑照

南宋列傳卷之四

范泰　范曄　徐廣　裴松之

何承天　顧覬之　江秉之　劉秀之

王淮之　王韶之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顒　雷次宗　劉凝之　郭世通

龔穎　許昭先　余齊人　孫棘

何子平

南齊列傳卷之一　齊傳起至南貞烈一册 乙百五葉

王儉　李安人　戴僧靜　周盤龍

荀伯玉　謝朏　謝超宗　褚彥回

褚炫　徐孝嗣　顧憲之　劉善明
劉懷慰　蘇侃　陸慧曉　陸厥
孔琇之　檀超　王智深　崔慰祖
祖沖之　宗測　關康之　褚伯玉
顧歡　杜京產　臧榮緒　吳苞
徐伯珍　丘冠先　解叔謙　劉渢
庾道愍

梁列傳卷之一

王茂　曹景宗　馮道根　范述曾

孫謙　王珍國　丘仲孚　張充
韋叡　裴邃　楊公則　蔡道恭
夏侯亶　韋粲　陳慶之　鄭紹叔
呂僧珍　范雲　王僧辯

梁列傳卷之二

周捨　徐勉　任昉　沈約
裴子野　袁昂　江淹　江革
劉峻　何遜　蕭子範　劉孝綽

梁列傳卷之三

蕭琛　蕭介　何遠　郭祖深
賀瑒　司馬褧　孔休源　徐摛
到溉　劉之遴　周弘正　伏曼容
何佟之　嚴植之　崔靈恩　沈峻
孔子袪　皇侃　劉昭　周興嗣
吳均　劉勰　沈麟士　阮孝緒
陶弘景　庾詵

南陳列傳卷之一

周文育　章昭達　侯安都　徐度

程靈洗　魯廣達　蔡景歷　毛喜
劉之亨　宗元饒　袁樞　顧野王
沈文阿　張譏　顧越　沈不害
王元規　杜之偉　何之元

南朝貞烈傳卷之一

蕭矯妻羊　羊緝女　吳康妻趙　蔣雋妻黃
陳氏三女　王氏女　屠氏女

北魏列傳卷之一　北傳起至北孝烈一冊九十九葉

叔孫建　燕鳳　崔宏　長孫道生

于栗磾　高允　高閭　古弼
尉元　李孝伯　王肅

北魏列傳卷之二
陸俟　源賀　宋世景　刁雍
張悯　毖讃　毖雋　崔休
崔挺　袁式　毛脩之　盧玄
劉模　游雅　張湛　闞駰
劉延明　盧景裕　李謐　庾信

北魏列傳卷之三
邢巒　邢邵　李崇　李平
傅豎眼　賀岳　郭祚　崔光
崔鴻　崔亮　張普惠　李彪
常爽　裴俠　常景　劉芳
劉獻之　劉蘭　徐遵明　董徵
李業興　關朗　眭夸　胡叟

北齊列傳卷之一
斛律金　段韶　宋世良　宋世軌
崔伯謙　杜弼　元文遥　魏收

魏長賢　李公緒　李鉉　馮偉
權會　張雕武

北周列傳卷之一
王羆　思政　于謹　長孫儉
陸騰　李弼　蘇瓊　蘇綽
常孝寬　陸通　韓褒　柳遐
盧辯　沈重　熊安生　樂遜

北[illegible]烈傳卷之一
長孫慮　吳悉達　王崇　皇甫遐
封卓妻劉　魏溥妻房　平原女子　史映周妻
苟金龍妻　貞孝女宗　刁思遵妻　孫神妻陳

隋本紀卷之一　隋本紀至傳卷四十一冊八十八葉
高祖　煬帝　恭帝

隋列傳卷之一
高熲　韓擒虎　賀若弼　王世積
源雄　鄭譯　楊素　史萬歲
蘇威　李德林　牛弘　高構
常世康

殷開山　程知節　丘行恭　長孫順德
任瓌　侯君集　薛萬均　張亮
盛彥師

唐列傳卷之二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薛收
蕭瑀　李綱　孫伏伽　杜正倫
張玄素　于志寧　高季輔　張行成
高儉　張公謹　唐儉　陳叔達
竇威　竇抗　溫大雅

唐列傳卷之三

虞世南　褚亮　李百藥　姚思廉
王珪　戴胄　岑文本　劉洎
馬周　崔仁師　令狐德棻　李延壽
敬播

唐列傳卷之四　唐列傳卷四至九一冊　八十六葉

長孫无忌　褚遂良　韓瑗　來濟
李義琰　上官儀　韋仁壽　張允濟
李素立　田仁會　薛大鼎　皇甫無逸

李襲志　姜謩

唐列傳卷之五

蘇烈　郭孝恪　張儉　薛仁貴
王方翼　契苾何力　阿史那社　執失思力
蔣儼　劉感　常達　呂子臧
敬君弘　王行敏　傅奕　呂才
李淳風　僧一行

唐列傳卷之六

郝處俊　裴行儉　劉仁軌　婁師德

張文瓘　唐臨　韋思謙　劉祥道
高智周　許敬宗　李義府

唐列傳卷之七

魏玄同　劉禕之　吉頊　李昭德
王義方　員半千　韓思彥　薛登
陳子昂

唐列傳卷之八

狄仁傑　朱敬則　王綝　蘇瓌
王及善　杜景佺　徐有功　陸元方

張柬之　桓彦範　袁恕己　崔玄暐
敬暉　楊元琰　薛季昶　蘇安恒
李多祚　王同皎　安金藏

唐列傳卷之九

魏元忠　郭震　唐璿　張仁愿
程務挺　解琬　黑齒常之　王晙
李日知　李嗣眞　馮元常　蔣欽緒
尹思貞　蘇珦　常景駿

唐列傳卷之十　唐傳卷十至十四一冊 乙百十三號

劉幽求　姚崇　宋璟　張說
蘇頲　陸象先　魏知古　李嶠
蘇味道　崔融　徐彦伯　姚班
杜審言　張昌齡　王勃　楊炯
盧照隣　駱賓王　劉允濟　沈佺期
宋之問　李適

唐列傳卷之十一

張九齡　盧懷愼　李元紘　杜暹
張嘉貞　裴耀卿　蕭嵩　韓休
崔隱甫　李朝隱　嚴挺之　盧從愿
崔沔　王丘　李傑　盧奐
許景先　席豫　齊澣　裴寬
楊瑒　劉子玄　吳兢　韋述

唐列傳卷之十二

裴漼　韋湊　張廷珪　韓思復
辛替否　柳澤　褚無量　馬懷素
李邕　徐堅　孫逖　陳貞節
王元感　元澹　柳冲　柳芳

蕭穎士　李白　張旭　杜甫
王維　鄭虔　蘇源明　李華
孟浩然

唐列傳卷之十三

王忠嗣　張守珪　郭知運　王君㚟
高仙芝　封常清　哥舒翰　李林甫
楊國忠

唐列傳卷之十四

李光弼　李光進　茘非元禮　郝廷玉

李遜　羅珦　薛珏　戴叔倫
徐申　郗士美　薛平　裴佶
裴諝　陸淳　劉禹錫　柳宗元

唐列傳卷之二十二

杜黃裳　李吉甫　杜佑　權德輿
裴垍　李藩　韋貫之　鄭餘慶
鄭珣瑜　高郢　蔣乂　沈既濟
盧綸　歐陽詹　韓愈　李翺
孟郊　張籍　皇甫湜　李賀

盧仝　賈島　劉義　李觀
皮日休

唐列傳卷之二十三

裴度　鄭絪　武元衡　李絳
李鄘　崔羣　白居易　高崇文
范希朝　李愬　李光顏　烏重胤
馬總　劉沔　石雄

唐列傳卷之二十四

陽城　鮑防　崔邠　楊於陵

許孟容　李渤　呂元膺　孔戣
裴潾　崔戎　温造　吳武陵
柳公綽　柳公權　錢徽　崔咸
韋表微　高鉞　李商隱

唐列傳卷之二十五　唐傳二十五至三十一一冊　乙百十七葉

段文昌　李逢吉　元稹　牛僧孺
李宗閔　宋申錫　崔植　韋處厚
路隋　鄭覃　李石　楊嗣復
李珏　裴休　韋冊　盧弘宣

薛放　丁公著　崔玄亮　王質
殷侑　王彥威　李頻

唐列傳卷之二十六

李德裕　李回　鄭肅　李讓夷
李紳　盧鈞　劉瑑　杜牧
李中敏　李甘　綏温　劉蕡

唐列傳卷之二十七

劉瞻　王徽　鄭畋　鄭從讜
王鐸　蕭倣　孔緯　崔彥昭

杜審權　杜讓能　蕭遘　常昭度
陸扆　鄭綮　韓偓　張濬
周寶　王處存　王重榮　趙犨
黄碣　孫揆　趙匡凝　張承業
唐列傳卷之二十八
孔穎達　顔師古　蓋文達　徐曠
曹憲　張士衡　元德秀　啖助
王希夷　李元愷　袁天綱　王遠知
嚴善思　吳道元　懷素

唐列傳卷之二十九
王績　朱桃椎　孫思邈　田游巖
衛大經　武攸緒　白履忠　盧鴻
吳筠　司馬承禎　賀知章　秦系
張志和　陸羽　陸龜蒙　司空圖
唐列傳卷之三十
李知本　張志寬　劉君良　王少玄
任敬臣　支淑　程袁師　武弘度
裴敬彝　許伯會　陸南金　林攢

王博武　章全益　宋思禮　梁文貞
沈季詮　侯知道
唐列傳卷之三十一
李德武妻　楊慶妻等
五代史卷之一　五代梁至南唐一冊八十五葉
梁太祖　末帝
後唐莊宗　明宗　廢帝
石晋高祖　出帝
後漢高祖　隱皇帝

周太祖　世宗　恭帝
南唐主附
五代梁列傳卷之一
敬翔　朱珍　葛從周　牛存節
張歸霸　楊師厚　王彥章　氏叔琮
李振
五代唐列傳卷之二
郭崇韜　安重誨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瑭　李嗣昭　任圜　趙鳳

張憲　王晏球　張廷蘊　裴約
夏魯奇　王思同　張敬達　姚洪
五代晋列傳卷之三
桑維翰　景延廣　馬全節　郭延魯
張希崇　皇甫遇　馬重績　石昂
李自倫　吳巒　沈斌　王清
五代漢列傳卷之四
王仁裕　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五代周列傳卷之五

王峻　馮道　李穀　王朴
張昭　扈載　賈緯　史彥超
韓通　李筠　李重進
南唐列傳卷之六
周本　王輿　林仁肇　常夢錫
劉仁贍　孫晟　張彥能　孟堅
陳喬　劉彥貞　嚴續　張延翰
何敬洙　柴克宏　王崇文　姚景
魯宗範　韓熙載　江文蔚　高越

劉洞　汪台符　史虛白　郭昭慶
康仁傑　周彬　徐鍇　江夢孫
顏詡　鄭元素　陳貺　陳陶
許堅　朱令贇　胡則　蜀黃筌附
宋本紀卷之一　宋本紀至傳卷五一册 乙百七葉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恭宗

端宗　帝昺
宋列傳卷之一
趙普　石守信　王審琦　韓重贇
羅彥瓌　王彥昇　慕容延釗　符彥卿
郭守文　崔翰　折德扆　曹彬
潘美　李處耘　王全斌　李崇矩
康延澤　袁繼忠　樊知古　張鑑
張觀
宋列傳卷之二

曹翰　党進　田重進　侯延廣
李漢瓊　李繼勲　李漢超　李謙溥
董遵誨　馬仁瑀　何繼筠　王繼勳
侯贇　翟守素　劉福　安守忠
尹繼倫　田仁朗　王昭遠

宋列傳巻之三

范質　魏仁浦　薛居正　沈倫
盧多遜　竇儀　呂餘慶　李穆
扈蒙　王祐　劉温叟　楊業

郭進　馬知節　雷有終

宋列傳巻之四

宋琪　李昉　呂蒙正　張齊賢
賈黃中　錢若水　蘇易簡　李至
辛仲甫　王化基　陳恕　王明
馮瓚　段思恭　許仲宣　李符
魏丕　滕暉　趙延進　張暉
錢守俊　荆嗣　曹光實

宋列傳巻之五

呂端　畢士安　寇準　李沆
王旦　向敏中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索湘　宋太初　鄭文寶
劉綜　裴莊　韓國華　張綸

宋傳巻六至九一冊　乙百十三頁

宋列傳巻之六

王嗣宗　趙安仁　陳彭年　梁顥
楊徽之　杜鎬　楊億　晁迥
劉筠　謝泌　孫何　戚綸
張去華　樂黃目　張雍　楊覃

康保裔　秦傳序　盧斌　裴濟
李繼宣　張旦　周渭　查道
崔立　張逸　王濟　高瓊
范廷召　曹利用　張凝　白守素
楊光恭　王欽若　丁謂　夏竦

宋列傳巻之七

馮拯　陳執中　賈昌朝　梁適
陳堯叟　宋庠　曾宗道　薛奎
王曙　蔡齊　韓億　呉育

宋綬　李若谷　王曙　王堯臣
孫抃　田況　馮元　趙師民
張揆　楊安國　尹洙　孫甫
謝絳　葉清臣

宋列傳卷之八

李廸　王曾　張知白　杜衍
晏殊　龐籍　呂夷簡　張士遜
孔道輔　鞠詠　劉隨　曹脩古
郭勸　段少連　司馬池　蔣堂

劉夔　陳希亮　李垂　張洞
楊偕　王沿　楊畋　賈黯
李京　吳及　范師道　范諷
滕宗諒　李絢　田京

宋列傳卷之九

韓琦　范仲淹　富弼　張昇
曾公亮　吳充　王珪　包拯
吳奎　趙抃　唐介　胡宿
劉敞　蔡襄　余靖　張存
何郯　吳中復　趙尚寬　王德用
狄青　郭逵

宋列傳卷之十　宋傳卷十至十四一册 乙百二十二葉

文彥博　歐陽脩　張方平　王拱辰
馮京　呂誨　曾鞏　王素
彭思永　鄭獬　陳襄　鄭俠
楊繪　龔鼎臣　當有聞　蕭注
陶弼　林廣　种世衡

宋列傳卷之十一

王安石　王安禮　王安國　呂惠卿
王吉甫　沈括　李大臨　程師孟
張問　苗時中　楚建中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詵　趙卨　游師雄
穆衍　李光庭　余良肱

宋列傳卷之十二

司馬光　呂公著　范鎮　呂大防
呂大鈞　蘇洵

宋列傳卷之十三

劉摯　蘇頌　范純仁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梁燾
王巖叟　孫永　陸佃　蔡確
邢恕　章惇　曾布　蔡京
張商英　錢遹　吳執中　王祖道

宋列傳卷之十四

孫覺　劉安世　鄭穆　李常
孔文仲　黃廉　鮮于侁　彭汝礪
呂陶　張舜民　李周　顧臨

王覿　喬執中　孫諤　馬默
鄒浩　田晝　曾回　曾誕
陳瓘　任伯雨　陳禾　豐稷
陳次升　陳師錫　張庭堅　龔夬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傅楫
李昭玘　孫鼛　徐勣　陳軒
賈逵　和斌　張守約　王文郁
李浩　劉舜卿　姚兕　苗授
郝質　劉昌祚　燕達　曲珍

張整　王恩　趙隆　劉仲武
張蘊

宋列傳卷之十五

宋傳卷十五至十九一冊

韓忠彥　崔鶠　張根　任諒
周常　上官均　沈畸　張汝明
毛注　石公弼　洪彥昇　宇文昌齡
許幾　鄭僅　蒲卣　陶節夫
鄭居中　侯蒙　徐處仁　王安中
唐恪　曹輔　李朴　李熙靖

譚世勣　梅執禮　程振　歐陽珣
傅察　李若水　劉韐　吳革
何㮚　孫傅　陳過庭　張叔夜
陳東　歐陽澈　徐徽言　楊邦乂
李誠之

宋列傳卷之十六

李綱　趙鼎　張浚　李光
許翰　翟汝文　王庶　鄭瑴
張守　李邴　沈與求　韓肖胄

胡松年　呂好問　劉玨　呂頤浩
秦檜
宋列傳卷之十七
宗澤　岳飛　張所　劉子羽
韓世忠　劉錡　吳玠
宋列傳卷之十八
張俊　劉光世　王淵　曲端
楊存中　王彥　張憲　牛皋
王德　郭浩　楊政　李寶

李顯忠　魏勝　解元　姚興
張玘
宋列傳卷之十九
王居正　程瑀　洪擬　李彌遜
家愿　仇悆　張嶧　向子諲
章誼　孫道夫　盧知原　陳規
李璆　陳橐　王倫　朱弁
洪皓
宋列傳卷之二十

宋傳卷二十至廿四一冊　九十葉

馬伸　王庭秀　辛炳　衛膚敏
鄧肅　陳公輔　常同　張致遠
陳淵　魏矼　潘良貴　廖剛
黃龜年　汪若海　馮康國　王衣
曹勛　李稙　韓公裔
宋列傳卷之二十一
陳康伯　陳俊卿　虞允文　梁克家
葉顒　張九成　范如圭　晏敦復
曾幾　黃中　張燾　張闡

胡銓　趙逵　呂本中
宋列傳卷之二十二
張綱　辛次膺　劉珙　王剛中
蕭燧　范成大　龔茂良　魏杞
杜莘老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李衡　張大經　王大寶　汪應辰
陳良祐　李浩　李燾　周執羔
金安節　蔡洸　王信　陳居仁
張運　李蘩　陳敏

宋列傳卷之二十三
周必大 留正 胡晉臣 羅點
尤袤 顏師魯 袁樞 舒璘
謝諤 沈煥 王阮 王質
丘崈 婁機 樓鑰 林大中
宇文紹節 劉穎 吳柔勝
宋列傳卷之二十四
彭龜年 黃裳 曾三聘 劉光祖
徐誼 徐邦憲 李祥 章穎

孫逢吉 黃度 何異 詹體仁
游仲鴻 呂祖儉 楊宏中 湯璹
徐應龍 莊夏 黃疇若 沈作賓
黃黼 宋德之 劉爚 齊弇疾
方信孺 李孟傳 倪思 袁燮
趙方 吳獵 項安世 李大性
劉甲 李好義 孟宗政 張威
宋列傳卷之二十五 宋傳二十五至三十一冊 乙百十五葉
趙汝愚 韓侂胄 史彌遠 賈似道

宋列傳卷之二十六
真德秀 魏了翁 喬行簡 李宗勉
董槐 程元鳳 吳潛 葉夢鼎
馬廷鸞 陳貴誼 崔與之 王居安
劉宰 洪咨夔 袁甫 王遂
張虙 徐僑 吳昌裔 趙葵
宋列傳卷之二十七
楊簡 汪綱 蔣重珍 傅伯成
唐璘 黃師雍 程公許 危稹

呂午 史彌鞏 陳塤 劉漢弼
徐元杰 王萬 徐鹿卿 胡穎
孟珙 余玠
宋列傳卷之二十八
趙景緯 李伯玉 楊文仲 歐陽守道
劉黻 向士璧 汪立信 孫子秀
陳仲微 曹友聞 劉鋭 陳隆之
王翊 陳元桂 張順 劉師勇
密佑 馬塈 張玨

元列女傳卷之八

崔氏　楊氏等

甲曆起自帝堯迄元共三千七百一年

唐虞共一百五十載　夏四百三十二年

商六百二十九年　周八百七十四年

秦四十二年　西漢二百三十年附王莽

東漢一百九十六年　三國四十五年

晉一百五十四年　南宋五十九年

南齊二十三年　南梁五十五年

南陳二十四年　隋三十七年

唐二百八十九年　五代共五十三年

宋三百一十五年　元九十四年

角亢氐沇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盤古至周并列國

馬維銘曰夫洪荒之世邈乎舊史多闕焉詳者猶略則略者可知也三代以還至周而彬彬矣然而詩書所載列在學官童而習之以至白首余故可不纂也特纂史云爾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以及若縣漆園之流似都從天地開闢獨鍾世出世間間氣以啓千萬世文明之運此豈可與一鄉一國之士同其衡哉者乎故并繫之周周之列國亦不乏賢矣孔子稱管仲而小其器豈非以其規模霸功[illegible]也乎哉霸功起而王道衰合從連衡之說售而霸功又掃地矣嗚呼

史書纂略盤古氏起至高辛氏止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比部郎嗣男德灃校

盤古

荊州風土記謂十月十六日為盤古生辰或謂元始應世以一萬八千年為一甲子

盤古生於太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為三才首君於是混茫開矣

三皇

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

有巢氏

有巢氏構木為巢教民巢居

燧人氏

燧人鑽燧別五木以改火教民烹飪以免腥臊之疾

太昊伏羲氏

伏羲氏風姓若精之君也母華胥居於華胥之渚嘗暨叔姬翔於渚之汾巨跡出焉華胥決履以跆之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孕本木德建以王是在太昊得乎中火別而能全宿而有成因號伏羲自有庖而應

世故又曰有庖氏都於宛丘畫八卦作琴瑟作陣法

炎帝神農氏

神農氏姓伊耆名軌炎精之君也母安登感神於常羊生神農於列山之石室生而九井出焉初少典氏取於有僑氏是曰安登生子二人一爲黃帝之先襲少典氏一爲神農是爲炎帝炎帝長於姜水成爲姜姓其初國伊繼國耆故氏伊耆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都陳遷曲阜初藝五穀制醫藥作方書始爲日中之市作太初曆作連山易作蜡祭

黃帝有熊氏

黃帝姓公孫名荼一曰軒字曰玄律少典氏之子黃精之君也母曰符葆感電繞斗軒而震二十有四月而生帝於壽丘故名曰軒生而紫炁充房生而神靈醫而能言幼慧齊長敦敏知幽明之故少典氏沒後軒嗣立爲姬姓開國於熊彈蚩尤火災征蚩尤戰於阪泉都於陳命隸首作數命伶倫造律使伶倫造磬定氏族獲神策得寶鼎焉命大撓作甲子命容成作調歷命榮後鑄十二鍾伶倫造聲命大容作咸池之樂作宮室作合宮作器用作兵器立容成爲樂師作軍樂凱歌造舟車制冕旒正衣裳始儺命史官以紀圖籍作丹書端書戶牖金人等銘以自警命孔甲著銘書作內經定本草察脈息處方劑著陰符經命西陵氏發民蠶祀天地立五祀畫野分州帝四巡合符於釜山鑄鼎荊山帝崩葬橋山

少昊青陽氏

少昊帝姓紀名摯其父曰清黃帝之第五子方雷氏之生也所土於清是爲青陽元爲紀姓配於顓氏曰

娥砦河之徵逆星流樓葵便娟之樂樂而志歸寢而生摯白帝子也襲青陽以處雲陽故號以青陽亦曰雲陽氏又曰金天氏憲太昊而秉西行是稱少昊都於少顥帝崩葬於雲陽

帝顓頊高陽氏

帝姬姓名曰顓頊黃帝之曾孫祖曰昌意黃帝之震適也行劣不似遜於若水取蜀山氏曰景媄生帝乾荒是襲若水取蜀山氏曰樞是爲河女所謂淖子也淖子感搖光於幽防而生顓頊淵而有謀疏以知遠

年十五而佐少昊封於高陽都於商丘作科斗書備八音帝崩葬頓丘

帝嚳高辛氏

帝姬姓曰嚳一曰逡嚳之字曰亡斤黄帝氏之子曰玄枵之後也父橋極取陳豐氏曰裒履大跡而係生嚳方嚳之生握裒莫覺生而神異自言其名遂以名年十有五而佐高陽氏受封於辛爲侯國高陽崩而帝嚳立都於亳立四妃帝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棄爲舜后稷其後爲周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

爲舜司徒其後爲商三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是爲陶唐氏四妃娶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庶子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其不才曰實沈閼伯帝生三十而御天下六十有三載崩葬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頓丘臺也

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顓頊臣傳纂畧卷之一

太昊臣

女媧氏

女媧氏風姓一曰女希蛇身牛首宣髮太昊氏之女弟出於承匡生而神靈少佐太昊禱於神祇而爲女婦正姓氏職昏姻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時共工惟始作亂女皇氏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氏較滅共工氏而遷之治於中皇山之原所謂女媧山也按外紀載共工與祝融戰不勝而怒頭觸不周山崩

天柱折地維缺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又按小司馬補史記以媧皇繼伏羲後考之易曰伏羲氏没神農氏作則女媧爲佐可知矣

共工氏

共工氏任智自神太昊氏没僭亂天常竊保冀方在華陝之間於女媧之都爲近故共工決水灌之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爲厲畏赤豆故作赤豆粥以禳之

炎帝臣

蚩尤

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兄弟八十人蚩尤好兵而喜亂按外紀載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遂禽榆岡路史獨記蚩尤逐榆岡僭稱炎帝居阪泉則黃帝戰而擒之實蚩尤也

黃帝臣

風后　力牧　常先　大鴻　太山　稽

黃帝閒居夢大風吹去天下塵垢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嘆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而后在也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爲善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求之得風后於海隅進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又按黃帝時作曆法二人實司之若常先大鴻治民太山以察地利稽爲司徒俱一時之良佐云

祝融氏

古有祝誦氏者一名祝融以火施化號赤帝都於會故鄭爲祝融之墟終葬衡山之陽是以謂祝融聚後

世火官因以爲號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是也黃帝時以庸光爲祝融職司徒而正夏迨顓頊又以黎爲祝融云

蒼頡氏

蒼頡氏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創文字而六體寓焉文字備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其上世蒼帝都於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浚儀縣猶有蒼頡城學書者祀之亦諱丙日以倉頡丙日死也後有蒼氏史氏侯氏侯岡氏吏門氏倉頡氏外紀載史皇氏與無懷氏相繼或以爲蒼頡之祖

隱逸

廣成子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天地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

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

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北門成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

少昊臣

鳳鳥氏曆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曆正之官

玄鳥氏司分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

伯趙氏司至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青鳥氏司啓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丹鳥氏司閉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而化蜃以上四鳥皆曆正之屬官

祝鳩氏司徒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

鴡鳩氏司馬鴡鳩王鳩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

鳲鳩氏司空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

爽鳩氏司寇爽鳩鷹也鷹鷙故爲司寇主賊盜

鶻鳩氏司事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

五鳩氏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尚聚故以鳩而名之者也

五雉爲五工正雉有五種故爲五工正

九扈氏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有九種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名隨其宜以教民事

顓頊臣

重　該　脩熙　黎　句龍

古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官之長號曰句芒取木句曲而有芒角也少昊之子重乃爲之主春令治東方金官之長號曰蓐收取秋物摧蓐而可收少昊子該爲之主秋令治西方水官之長號曰玄冥取水陰而幽冥也少昊子脩熙爲之主冬令治北方火官之長號曰祝融取其明貌帝子黎爲之主夏令治南方土官之長號曰后土取其爲羣物主故稱后土也共工氏子句龍爲之主治中央按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則司天司地又重黎二人之兼官也

唐虞帝紀纂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比部郎嗣男德澄校

帝堯陶唐氏

帝堯者放勳帝嚳子帝摯之弟也母曰慶都孕十有四月生堯於母家伊侯之國從徙者以祁爲姓故曰伊耆氏生十有三載以封殖佐帝摯始受封於陶又二載改國於唐乃號陶唐氏又三載而受禪年一十有八歲甲辰元載受帝禪都平陽命羲和治曆明時

帝巡狩觀於華華封人祝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何辱之有帝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億兆願戴己與不願戴己與問左右不知問外朝不知問在野不知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

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我何有乎帝力咨四岳以巽位得虞舜嬪二女於有虞賓四門納於大麓殛鯀於羽山命禹治水益掌火棄教播種契敷五教皋陶明刑命舜攝位舜攝帝位察璣衡齊七政廵守方岳制象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作大章樂禹告成功分州封山濬川帝殂落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

帝舜有虞氏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舜冀州之人也初家於冀瞽叟娶握登感大虹蓮樞星之瑞生舜於姚墟故號姚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帝嚳爲高辛帝堯爲陶唐帝舜爲有虞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姬氏

丙戌元載舜踐帝位詢四岳咨十二牧禹以司空總命伯揆命垂爲共工命益爲虞命伯夷爲秩宗夔典樂命龍爲納言申考績之法分比三苗禹皋陶陳謨置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造五弦琴歌南風之詩立上庠下庠作米廩制韶樂成作大唐之歌作勑天之歌命禹總師命禹征有苗有苗來格帝陟方乃死葬河中紀市禹避商均於陽城

唐虞臣傳纂略卷之一

皐陶

皐陶初名咎繇本少昊之後繇生禹喙忠信疏通虞帝求旃以爲士師封之於皐是曰皐陶卒於皐所謂公琴者在今六安縣廣記即皐陶冢楚人謂之公琴有子三人長伯翳能馴鳥獸知其語言以服事虞夏始食於嬴次仲甄事夏封六次封偃偃之後俱食於楚六至春秋魯文公五年爲楚所滅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盖傷之也按文公五年秋楚仲歸滅六冬

公子燮滅蓼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夫皐陶廼少昊之後四世而庭堅則高陽氏之子六皐陶之後而蓼則庭堅之後也杜預既誤以庭堅爲皐陶字廼復以蓼爲皐陶後偃姓失之矣

稷

后稷名棄帝嚳之元子也其母有邰氏女姜嫄爲帝嚳元妃記載姜嫄出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爲不祥棄之隘巷牛馬過者皆辟不踐徙置林中適會人伐木乃遷而棄之氷

飛鳥以翼覆之姜源以爲神遂收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稼穡蓺土別五土之宜始爲甽田氏皆則之堯聞之舉爲農師至舜時與益共陳謨於帝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詳載周本紀

契

契帝嚳之子也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記載三人浴於玄丘之水睇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爲司徒

敷以人倫封於商賜姓子氏世事虞夏十有二世而湯興遂伐桀而有天下

伯夷

伯夷姜姓炎帝之後舜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者僉曰伯夷且佐禹有功於水爰封之呂今隸鄧圖經又以新蔡爲古呂國謚後來之呂近申在周呂亦曰甫周初有呂伋穆王時有甫侯皆伯夷泰嶽之裔也

后夔

后夔出高陽氏後舜在位命之典樂脩六招六引五

英以樂德教胄子簫韶九變而帝道成鳳凰儀五帝之樂莫盛於此作樂功成封夔於歸故今名后夔其所封歸地即今秭歸城東二十里故夔子城是也後有憑氏卒并於楚

十六族

昔鄒屠氏有女履龜不踐高陽氏內之生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演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有娀氏生而髮與足齊墮地能言及為高辛氏妃夢八日而生八子伯奮仲

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殞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用舜舉八愷八元

四凶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昊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

三苗

三苗習九黎之惡作五虐之刑舜放之於三危其後苗民逆命禹振師臨之閱月苗民不服是時益贊禹

班師有苗格

隱逸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求

聞其言學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年老以樹爲巢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許由之讓堯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士也堯聞得道乃北面事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親之遂以天下讓卷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按今鄆城有單父城即善卷也善卷墓在今辰州大酉山

夏本紀纂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比部郎嗣男德澧校

夏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鯀娶有莘氏之女曰志是謂脩巳孕十有二月生禹於棘道之石紐鄉長於西羌禹爲人敏給堯時父鯀殛死故降在匹庶舜舉之使續父業荒度土功娶塗山氏之女舜既即位使宅百揆乃薦禹於天遂即位丙子元歲禹踐位於都以金德王仍以寅月爲歲首改載曰歲始稱王國號夏作衍曆稱黃帝封丹朱於唐封商均之子於虞作賓王家立三妃九嬪以爲內治立三公九卿百二十官會諸侯於塗山作大夏樂行貢法立學校養老敎民命益爲相巳外四歲鑄九鼎庚辰五歲巡狩蒼梧癸未八歲巡大越復會江南崩葬於會稽甲申元歲諸侯來嗣子啓

踐天子位乙酉二歲伯益歸政就國丙戌三歲王討有扈氏大戰於甘立五廟祔黃帝而郊鯀壬辰九歲王崩子太康即位辛亥十有九歲王畋於洛表有窮羿拒之於河五弟御母以從作五子之歌都於陽夏辛酉一十有九歲王崩於陽夏弟仲康即位壬戌元歲命胤侯掌六師征羲和甲戌十有三歲王崩子相即位乙亥元歲徙都商丘壬午八歲寒浞殺羿仍號曰有窮壬寅二十有八歲寒浞弒王於帝丘王后緡歸於有仍靡奔有鬲氏戊午十有六歲少康爲仍牧

正壬午四十歲靡誅寒浞少康即位還都櫟澆殪伏誅癸卯六十有一歲王崩子秀杼即位甲辰元歲諸侯來朝都於原庚申十有七歲王崩子槐即位丙戌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即位甲申十有八歲王崩子泄即位庚申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即位己未五十有九歲王崩弟扃即位戊辰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廑即位辛丑二十有一歲王崩不降之子孔甲即位[illegible]癸鑄劍賜劉累爲御龍氏戊辰商成湯生壬申三十有一歲王崩子皐即位癸未十有一歲王崩葬

於殽子發即位壬寅十有九歲王崩子履癸即位是爲桀乙亥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妹喜於王王嬖之三十有五歲商主癸斃子履嗣湯始居亳以商湯爲方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戊寅三十有六歲湯始征葛癸巳伍十有一歲太史令終古奔商甲午五十有二歲殺關龍逄囚湯於夏臺已而釋之湯伐昆吾乙未五十有三歲湯誓師伐桀放之於南巢

益

伯益字隤敳居高陽氏子族之三為唐澤虞號百蟲將軍及舜攝政延命十二牧居官相事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為虞官掌山澤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舜曰往哉汝諧遂以朱虎熊羆佐益主虞禹受舜禪舉益任政十年禹崩以天下授益益讓禹之子啓而居箕山之陽啓賢諸侯皆去益而朝啓初封於梁後南梁大敖梁之析也有梁氏敖氏伯

氏按世有以伯翳為即伯益其謬甚矣伯翳者嬴姓之祖也書傳嬴姓實出少昊非高陽後也史記秦之先女脩顓頊之裔女而祖顓頊非也左傳郯國少昊之後嬴姓蓋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氏

后羿

夷羿有窮之君也偃姓羿生五歲時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羣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為山間人所養年二十習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皆楚有弧父者生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傳其道又有吉甫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射於吉甫初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則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猰貐之屬夷羿慕其為人因名曰羿羿嘗從吳賀北遊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乎其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趾之由是每進妙中高出天下逮事夏王王命射於方豕之皮征南之的曰中之予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焉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

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其懼之為災而萬金為之患也太康之立縱淫亡度娛以自縱畋有洛之表十旬不反夷羿於是因民弗忍兵於河以距之后夔之子伯封先有仍之女美而黰厥澤可以監夔納之是為玄妻生伯封貪殘忿戾寔有豕心人謂封豕羿滅之子寒浞又以逢蒙為受教之臣浞乃絲取羿室八年將歸自畋逢蒙取桃梧殺之家衆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衆殺之於國門後有窮氏羿氏

隱逸

伯成子高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盍行耶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卞隨　瞀光

卞隨瞀光二人皆古之隱者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商本紀纂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比部郎嗣男德灃校

商

商成湯之先名契帝嚳之子也母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以玄鳥至之日祈於高禖而生契契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擴商業商頌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娶扶都氏女生天乙又名履是爲成湯自契至湯凡八遷始居亳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初湯之爲諸侯也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乃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旣

放桀三讓遜卽天子位改正朔作誥誕告萬方封夏
后氏之後以仲虺爲左相伊尹爲右相二十祀大旱
桀歿於亭山桀居南巢三年歿其子淳維妻其衆妾
遁於北野號葷育逮周曰儼狁漢書匈奴傳曰其先
伯禹之苗裔二十有四祀大旱王禱桑林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包苴
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作大濩之樂
作盤銘制官刑三十祀王崩以伊尹爲太保奉嫡孫
太甲嗣位戊申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

見厥祖作訓以訓王巳酉二祀王在桐宮庚戌三祀
王克終允德冬十有二月朔伊尹奉王歸亳再作書
以訓王伊尹告老以一德陳戒於王庚辰三十有三
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卽位巳酉二十有九年王
崩弟太庚卽位甲戌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卽位
辛卯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巳卽位癸卯十有二祀王
崩弟太戊立以伊陟爲相脩湯政祥桑祐歿戊午七
十有五祀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卽位甲子六祀亳
都河決遷於囂辛未十有三祀王崩國內亂弟外壬

卽位丙戌十有五祀王崩弟河亶甲卽位丁亥元祀
囂都河決遷於相乙未九祀王崩子祖乙卽位丙申
元祀河圮於耿以巫咸爲相甲寅十有九祀王崩子
祖辛卽位庚午十有六祀王崩弟沃甲卽位乙未二
十有五祀王崩祖辛之子祖丁卽位丁卯三十有二
祀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壬辰二十有五祀王
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卽位巳亥七祀王崩弟盤庚
立庚子元祀耿圮河水王將遷殷作誥以告臣民王
遷殷將涉河復作誥王遷殷正位綏衆復作誥丁卯

二十有八祀王崩弟小辛立戊子二十有一祀王崩
弟小乙立甲寅二十有六祀幽亶父遷於岐改國號
曰周丙辰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立丁巳元祀王
宅憂甘盤爲相巳未三祀王夢良弼審象旁求得之
傅巖之野立傅說爲相傅說進憲天之謨王資訓於
說說進爲學之謨肜日有雊雉祖巳乃訓於王辛酉
六祀髮夷重譯來朝者六國戊子三十有二祀伐鬼
方三年克之丁酉四十有一祀周亶父生子季歷乙
卯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卽位壬戌七

祀王崩弟祖甲立庚寅二十有八祀周季歷生子昌
周古公亶父薨少子季歷嗣位乙未三十有三祀王
崩子廩辛立辛丑六祀王崩弟庚丁立壬戌二十有
一祀王崩子武乙立癸亥元祀遷都於河北丁卯元
祀命周季歷伐燕京之戎巳巳三祀王崩子帝乙立
丙子七祀周侯季歷薨世子昌立壬辰二十有三祀
周侯昌生子發甲午三十有七祀王崩子辛立是爲
紂帝乙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仲衍次曰受受又名
辛即紂也啓最賢而紂爲后子箕子勸帝乙立啓帝

乙以后意亦枉啓將立以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
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丁未元祀爲象箸
甲寅八祀伐有蘇氏得妲己作炮烙之刑丁巳十有
一祀醢九侯脯鄂侯因周侯於羑里戊午十有二祀
周侯演易於羑里巳未十有三祀釋周侯昌命爲西
伯昌之臣散宜生閎夭之徒求有莘氏之美女驪戎
之文馬有熊之九駟及奇怪之物因殷之嬖臣費昌
而獻之紂紂見美女而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罪況
其多乎赦昌因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遂賜弓矢

斧鉞得專征伐爲西伯治南國江漢汝潁之諸侯西
伯服昆夷庚申十有四祀虞芮質成於周辛酉十有
五祀西伯伐犬戎乙丑十有九祀西伯伐崇作豐邑
西伯立靈臺西伯得呂尚丙寅二十祀西伯昌薨子
發嗣癸酉二十有七祀西伯發生子誦西伯納呂望
之女邑姜邑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倨怒未嘗罵是
年生子誦丁丑三十有一祀西伯戡黎祖伊奔告于
王戊寅三十有二祀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
而死巳卯三十有三祀春西伯發會諸侯於孟津戊

午西伯次於河朔二月甲子西伯誓師牧野紂兵皆
崩畔紂紂走反入登鹿臺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
封紂子武庚於殷使弟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監殷

商列傳卷之一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後居伊水故氏曰伊耕於有莘之野湯使往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出而從湯旣乃去湯適夏去夏復歸於亳湯踐天子位尹爲阿衡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作伊訓太甲不道湯法不惠于阿衡尹乃放之桐宮復作太甲三篇太甲悔過尹遂復政作咸有一德至太甲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至太戊時其

子陟爲相

萊朱

萊朱卽仲虺一名仲傀又名仲䖒奚仲之後也其先任姓黃帝之後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其後武王封仲虺之弟雍滑之後於薛

傅說

傅說者殷之傅巖人也傅巖在北海之洲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卽位思得興殷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人其名曰說以夢所見示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得說於傅巖惟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爲相作說命三篇

微子啓

微子名啓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食采於微故曰微子紂旣立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遂亡及周武王伐紂克殷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三叔監殷周公當國三叔脅武庚以叛周公承王命誅

武庚廼求微子而封之於宋以代殷後微子卒嫡子早亡立其弟爲微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諸父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紂又[illegible]淫泆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乃解衣披髮佯狂而[illegible]之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及武王[illegible]克殷訪問箕子箕子乃爲之陳洪範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illegible]殷墟感宮室毁

爲禾黍萁子傷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

比干

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也見紂滛佚作炮烙之刑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謂聖人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武王伐紂克殷乃封比干之墓

膠鬲

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於殷文王沒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於四內而與之盟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膠鬲曰以何日至曰將以甲子至殷郊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令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入殷朝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此君子也以其主之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四內地名

彭咸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故離騷云願依彭咸之遺則

老彭

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者六人其三曰老彭封於韓大彭之墟即

彭城也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云以養神治生爲事

伯夷叔齊

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姓墨胎氏父名初夷齊其謚也太史公爲作傳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

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
以稱焉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
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
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
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
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
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
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
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
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
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
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
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
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
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
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
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
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

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
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
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
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
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
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
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
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書牧誓載武王克紂式其閭玄晏子高士傳以爲老子師容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敎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周本紀纂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比部郎嗣男德澧校

周

周武王之先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其母有邰氏女曰姜源爲帝嚳元妃禋祀上帝居期而生稷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植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穀者稼穡焉民皆則之帝堯聞之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

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至不窋世次無考不窋值夏衰失官不復務農自竄於戎狄之間乃生鞠鞠生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國於豳百姓懷之公劉生慶節至諸盩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亶父復脩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狄人攻之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古公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少曰季歷皆太姜所生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太任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欲傳國於季歷以及昌泰伯虞仲知之乃亡如荊蠻以

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昌
卒子發立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榮
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爲佐遂伐紂而有天下
是爲武王按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遂謂稷至文王
只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
四世乃謂稷至文王只十五世非也已外十有三年
夏四月王來自商至於豐偃武修文政正朔易服色
建都邑丁未祀於祖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羣后
受丹書之戒作諸銘以自警作辟雝東膠虞庠太史

辛巳獻虞人箴王訪於箕子箕子陳洪範九疇封箕
子於朝鮮庚辰十有四年西旅貢獒太保奭作旅獒
以訓王壬午十有六年箕子來朝過殷墟感生禾黍
傷之欲哭不可欲泣爲近婦人迺作詩曰麥秀漸漸
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仇殷民聞之皆爲流
涕王有疾弗豫周公旦卜於三王請以身代辛巳十
有五年春巡守祀百神朝諸侯乙酉十有九年冬十
有二月王崩子誦立是爲成王丙戌元年周公位冢
宰正百官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夏六月葬武王於

畢王冠始聽政周公作詩戒王召公作公劉之詩命
周公子伯禽就封於魯管叔鮮及羣弟以流言危周
公辟居東都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
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迎周公西歸周公東征作大誥
殺武庚封微子啓於宋作微子之命致辟管叔於商
囚蔡叔於郭鄰降霍叔於庶人戊子三年王免喪朝
廟己丑四年周公作立政王伐淮夷遂踐奄庚寅五
年遷奄君於蒲姑遷殷民於雒周公歸自東苑於岐
陽辛卯六年朝諸侯於明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行徹法立選舉考課法大司
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
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
書數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
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厥
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
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
庶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命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
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
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
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
位定然後祿之又有州長閭胥遂大夫各掌其所治
之政令制刑灋定軍制立九府圜法越裳氏來朝召
公告老周公作書留之壬辰七年營洛邑召公作召
誥洛邑成周公復王獻圖及卜王授使答周公誨言
周公告成王宅洛王留周公王留周公治洛周公許

王留洛十有二月戊辰王蒸於新邑告周公留後遂
作册以誥周公王歸鎬京王命寧周公周公禋於文
王武王王歸鎬遣使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於是使
者且臨公乃述王命及已祭禱責難之詞授之使逹
王也癸巳八年周公命諸王封蔡叔度之子胡於蔡
周公以王命告商多士周公作無逸以訓王王征奄
滅之歸鎬京周公以王命誥多方丁酉十有二年王
巡狩歸鎬京訓廸百官戊戌十有三年周公薨十有
四年王命君陳尹東郊成戶口數壬戌三十有七年

四月王不懌甲子召三公六卿暨百官同受顧命乙
丑王崩太子釗卽位受顧命祭告卽位是爲康王癸
亥元年諸侯朝於豐宮以芮伯爲司徒辛未九年魯
公禽父薨子考公酋嗣壬申十年召公薨癸酉十有
一年君陳薨於洛甲戌十有二年六月壬申命畢公
保釐東郊戊寅十有六年畢公薨於洛戊子二十有
六年王崩太子瑕卽位是爲昭王巳卯五十有一年
王崩於漢川太子滿卽位是爲穆王壬午三年命君
牙爲大司徒命伯冏爲太僕正丙申十有七年王西

征徐戎歸以趙城封造父甲寅三十有五年王征犬
戎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
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王不聽遂征
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巳巳五
十年命司寇呂侯訓刑誥四方五十有五年王崩太
子繄扈卽位是爲共王十有一年王崩太子懿卽位
是爲懿王丁亥元年徙都槐堂二十有五年王崩王
弟辟方卽位爲孝王甲子十有三年封非子爲附庸
邑之秦十有五年王崩諸侯復立太子燮是爲夷王

丁卯元年王始下堂見諸侯三年命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衛并邶鄘之地八年楚子熊渠伐庸揚粤至於鄂十有六年王崩太子胡即位爲厲王三十年以榮公爲卿用事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避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而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三十有三年使人監謗殺言者召公諫王徵歛數起虐用其民國人聚議而興謗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王出奔於彘

太子靜匿於召公家庚寅三十有八年春王在於彘召公周公行政五十有一年王卒於彘周召二伯立太子靜是爲宣王甲戌元年周召輔政命尹吉甫帥師北伐玁狁命召虎征淮夷王自將伐淮北之夷四年命召虎營謝邑以封申伯命仲山甫城齊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二十有二年王后姜氏諫王王嘗早卧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由興也原亂之

由興自妍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功爲周世宗三十有八年伐條戎王師敗績三十有九年伐姜戎王師敗績於千畝軍士怨而作祈父之詩初作大篆史籀所作也四十年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四十有一年征申戎破之四十有三年殺大夫杜伯左儒爭之王將殺杜伯其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何別君而異友也左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

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左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賢者隱處空谷詩人作白駒之詩留之而不得四十有六年王崩太子宮涅即位爲幽王二年始嬖褒姒西周山川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初夏之衰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伺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留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被而策告之龍亡漦在櫝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

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玄黿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笄亂而遭之旣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懼而棄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遂逃於褒褒人獲罪有獄而入是女於王以贖罪是爲褒姒王之三年入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時西周三川皆震伯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

而不能出陰逌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序而鎭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七年用尹氏嬖褒姒家父作節南山詩以

剌之巳巳十年王舉火戲諸侯褒姒不好笑王說之
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爲信則舉
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寇
褒姒大笑褒姒又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
心意又虢石父爲人佞善諛好利王以爲卿用事專
任國人皆怨政治多邪庚午十有一年伐申申侯與
犬戎入寇弒王於驪山之下晉衛秦鄭平戎共立故
太子宜臼是爲平王而周之轍遂東矣

東周平王名宜臼幽王之子辛未元年王遷雒邑始

命秦列爲諸侯取岐豐之地命衛侯和爲公錫命晉
侯鄭伯東取鄶虢十邑國之巳未四十九年魯惠公
卒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爲隱公時天子微弱諸侯放
恣賞罰不行故孔子因魯史脩春秋以寓王法託始
於此辛酉五十一年春三月庚戌王崩孫林踐位是
爲桓王甲申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崩子佗嗣立是
爲莊王巳亥十五年王崩太子胡齊立是爲僖王通
鑑作釐王甲辰五年王崩太子閬立是爲惠王巳巳
二十五年冬十二月丁未王崩太子鄭即位是爲襄

王庚午元年夏使宰孔賜齊侯胙壬申三年王賜晉
侯命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
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
也巳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
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癸未十四年秦
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
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
先亡矣是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王召叔帶
於齊冬王出居於鄭初王子帶有寵於惠后惠后將

立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頹叔
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
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
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
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
適鄭處於氾太叔以隗氏居於溫王錫晉侯命國語
曰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錫晉文公命上卿逆於
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
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內史贊

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王其善樹於有禮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冬王使告難於魯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丙戌十七年晉侯逆王於鄭王入於王城享文侯於郟而賜之田巳丑二十年夏四月巳巳晉及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王策命

晉侯爲侯伯毛寅三十三年八月王崩太子壬臣即位是爲頃王戊申六年春王崩國亂公卿爭權晉趙盾平周亂而立王子班是爲匡王癸丑五年楚於是始霸冬十月乙亥王崩弟瑜即位是爲定王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丁卯十三年六月晉師滅赤狄及潞氏王殺召伯毛伯戊辰十四年春正月王以黻冕命晉士會晉平王室之亂毛召作難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享之乙亥二十一年夏梁山崩冬十一月巳酉王崩太子夷即位是爲簡王巳丑十四年九月辛

酉王崩太子泄心即位是爲靈王庚戌二十一年十一月孔子生丙辰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寅王崩太子晉早卒次子貴即位是爲景王甲戌十八年乙丑王太子壽卒巳卯二十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乎魯辛巳二十五年夏四月乙丑王崩六月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子猛居於皇秋劉子單子以王子猛入於王城冬十一月王子猛卒猛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巳丑敬王即位館於子旅氏

敬王名丐景王之子尹氏立王子朝夏四月乙酉單

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於王城次於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於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王居於狄泉居於狄泉言未得至京師也居於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於王城謂之西王書曰王居於狄泉黜子朝也丁酉南宮極震萇

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功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王子朝入於鄔晉會諸侯勤王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乙酉四年冬十月王入於成周尹氏召伯毛以王子朝奔楚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

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之辛卯十年冬晉韓不信會齊宋魯衛鄭曹莒薛杞小邾城成周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

爲東都崇文德焉今吾欲徼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寔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寔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犇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

周士稱弁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丁酉十六年冬十二月王處於姑蕕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晉閻没戍周且城胥靡天王處於姑蕕戊戌十七年尹氏復黨儋翩共爲亂單子劉子敗尹氏於窮谷冬十二月王入於王城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晉籍秦送王巳巳王入於王城

館於公族黨氏而後朝於莊宮巳亥十八年春二月巳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乙丑四十四年冬王崩太子仁卽位是爲元王戊辰三年冬十月丁卯越滅吳壬申七年王崩太子介嗣位是爲貞定王庚子二十八年春王崩子去疾卽位是爲哀王二月弟叔襲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五月王子嵬殺叔卽位是謂考王封弟揭於河南是爲河南桓公考王辛丑元年晉公室止有絳及曲沃巳卯十五年王崩太子午卽位是爲威烈王河南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初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至是惠公復自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自武王至平王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是時周室衰微徙擁虛器號爲天下共主傳至赧王五世爲秦所滅威烈王壬申十七年孔伋作中庸戊寅二十三年九鼎震巳卯二十四年王崩太子驕立是爲安王壬辰十三年齊田和會魏文侯於濁澤求爲諸侯乙巳二十六年王崩太子

喜卽位是爲烈王丁未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注曰周孝王封秦仲爲附庸是與周別自秦仲至孝公五百年孝公強周顯王入秦致伯是復合也壬子七年王崩弟扁嗣立是爲顯王辛未十九年秦徙都咸陽秦壞井田開阡陌戊寅二十六年王致伯於秦庚子四十八年王崩皇太子定卽位是爲愼靚王丙午六年王崩皇太子延立徙都西周是爲赧王赧王時東西周分治赧王雖徙都西周特主其

祭耳土地人民政事皆西周武公專之西周武公乃惠公之長子也丁未元年孟嘗去秦辛酉十五年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又曰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巳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

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又曰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之民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辛未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癸酉二十年十月秦君僭稱西帝遣魏冉立齊君爲東帝旣而去之庚辰三十四年楚欲圖周王使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辛卯四十五年秦師伐韓以逼周西周以應爲秦太后養地乙巳五十九年

秦伐韓趙王約諸侯討之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戶三萬秦受其獻而歸赧王於周是歲卒周民遂亡秦取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憚狐丙午東周君一年秦徙周民於咸陽

周臣列傳卷之一

太公望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甞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甞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盖窮困年老矣聞西伯善養老乃西歸於周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熊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於磻溪見老父釣曰得無是乎因載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

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以望爲師西伯脫羑里歸望左右之西伯薨子發立時紂惡不悛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師尚父佐之時維鷹揚肆伐大商於是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塩之利而人民多歸齊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詳齊世家

散宜生

散宜生周之賢臣也文王爲西伯時宜生與太顛閎夭鬻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値崇侯虎譖西伯於紂囚之於羑里宜生與閎夭之徒求美女文馬竒貨以獻乃赦西伯及武王伐商至紂宮宜生執劒以衛

周公

周公旦者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昔旦爲子仁孝異於羣子及武王卽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東伐至孟津公輔行伐紂封公於少昊之虚曲阜公不

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太公召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乃納册於金縢之匱中王翌日乃瘳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作大誥成王七年始

營洛邑既定公遣使告卜作洛誥次年公初於新洛邑用告商王士作多士奄與淮夷叛公以王命作多方公懼王知逸而不知無逸也作無逸又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作立政幷邠風諸詩公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因典章文物之盛著爲六典實周家一代之禮是爲周禮公留洛七年而薨葬於畢長子伯禽封於魯詳魯世家子孫在周畿內者世爲諸侯俱名周公或云君陳周公子非也

召公

召公奭姓姬氏仕文王王爲西伯時開國最廣於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召公之采邑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時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作甘棠之詩以美之西伯卒相武王伐紂有功爲太保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武王崩相成王成王將崩召太保奭受顧命立康王釗元子就封於北燕子孫在

畿內者食采於召世爲召公佀穆公虎其賢胤也虎周畿內諸侯佐厲王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使人監謗者召公諫弗聽三年王出居於彘召公與周公共理國事號曰二相宣王立命召公平淮南之夷詩人作江漢之詩以美之

仲山甫

仲山甫河南華川人佐宣王爲太師食采於樊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王卒立之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廼料民於太

原仲山甫諫不聽王命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天生烝民詩以送之

尹吉甫

尹吉甫仕宣王成康既沒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於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厲王崩子宣王靖卽位命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宣王自將伐淮北之夷王命吉甫策命程伯休父爲司馬吉甫之子伯奇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履霜操是也曲終投河而死吉甫

之後當幽王時爲太師不自秉其政而委政於姻婭之小人周大夫家父作節南山之詩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也

隱逸

虞仲　夷逸　朱張　少連

虞仲即仲雍太伯之弟古公之次子也太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伯仲俱適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仲雍嗣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夷逸夷詭諸之裔也族人夷仲年爲齊

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朱張字子弓荀卿曰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仲尼子弓是也少連東夷人也孔子曰少連善居喪

周道學傳卷之二

孔子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啟殷帝乙之元子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周公相成王命微子爲殷後與國於宋弟號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共生弗父何何當嗣而讓其弟厲公宋自微子至戴公十一世禮樂廢缺正考甫求商頌於周太師得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其子爲

防叔辟華督之難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是無子也乃求婚於顏氏有三女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先祀爲卿士然先聖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絶倫吾甚重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禱於尼丘之山魯襄公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孔子生於魯昌平鄉

陬邑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生三歲而叔梁紇歿葬於防山六歲爲兒嬉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二十歲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爲司職吏畜蕃息二十四歲母顏氏夫人卒夫子少孤不知父墓及母喪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引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二十六歲母喪除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

十日而成笙歌二十七歲郯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見郯子而學禮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十九歲問師襄善琴適晉學之三十歲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夫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百里奚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公說三十一歲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景公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將有大水爲災

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養辭不受三十三歲在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夫子曰其釐王之廟乎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三十四歲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夫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誡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三

十五歲孟僖子病將歿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吾聞臧叔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夫子自衛反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

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竪子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夫子乃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三十六歲季孫意如與孟孫叔孫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如齊魯亂於是夫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與齊太師語樂景公問政於孔子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之子死夫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三十九歲在魯四十二歲季孫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夫子云得狗夫子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

羊也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夫子骨何者最大夫子曰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四十三歲在陳四十四歲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夫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滿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四十七歲公山不狃以費畔

季氏使人召夫子子欲往不果魯定公以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五十二歲齊大夫犂鉏言

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夫子攝相事請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三歲爲大司寇國人謗之既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五十四歲言於[illegible]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illegible]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墮三都五十五歲在魯與[illegible]國政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

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幷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
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
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
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
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
事乃作猗蘭之操遂行宿於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
罪夫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
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
曰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

羣婢故也遂適衛過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
貢脫驂而賻之夫子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五十
六歲在衛居十月去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五十七
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五日甲者進曰吾初以
爲陽虎也遂解圍五十九歲在衛靈公老不用夫子
夫人有南子者願見夫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居衛
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夫子爲
次乘招搖市過之夫子醜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
卒又去曹適宋六十歲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

司馬桓魋欲殺之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
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
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若
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夫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
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有
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
公使使問之夫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試求
之故府果得之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
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六十一歲自陳過蒲會公

叔氏以蒲畔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
乘從夫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
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
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夫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
與之盟出夫子東門夫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
夫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六十二歲在衛靈公老怠於
政不用夫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
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夫子夫子欲往不果夫子既不
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

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息乎鄹鄉作鄹操以哀之遂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

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罷役夫子自陳遷於蔡蔡弒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夫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他日葉公又問夫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既而反蔡有沮溺耦耕丈人荷蓧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是歲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

來聘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之於野於是使子貢之楚昭王自城父興師迎夫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夫子令尹子西曰令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六十四歲在衛時蒯聵與子輒爭國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朞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

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六十八歲在衛是歲齊師伐魯冉求爲季氏帥師與齊戰有功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夫子夫子曰簠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然魯終不能用夫子夫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脩春秋製孝經時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十九歲子伯魚卒七十歲在魯哀公餙焉公自作階孔子自賓階升

堂立侍公命以席問政時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叔孫氏車子鉏商採薪獲獸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夫
子視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
已矣夫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兮來何
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歌畢反袂拭面涕淚沾襟作春
秋絕筆於獲麟所感而起所以為終也七十二歲夫
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衣逍遙於門歌曰泰
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遂趨而入
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

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
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魯哀公十六年四月
乙丑哀公誄之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
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塚
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餘
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其塚而諸
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冢上

孔子弟子

顏淵魯人名回淵其字也少孔子三十歲四年二十
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
親

曾參魯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
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
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
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
乎曾子出妻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
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
吉甫庶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曾子寢疾病樂正

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
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
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
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
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
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幼喪母為後母所
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

綿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轡父察知之欲遣後妻損
啓父曰毋在一子寒毋去三子单父喜其言而止毋
亦感悟遂成慈毋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
豢之色子貢問之閔子曰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
二三子切磋而進之是以有芻豢之色唯是不仕大
夫不食汙君之祿及君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
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稱有癩疾孔子節小物
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
不賴之父以德行著名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欲短喪孔子責
之嘗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善為說
辭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欲移其兵以伐魯孔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毋之國國危
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
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

田常曰賜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
憂在內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
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賜請往使吳王
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子貢南見吳王說
曰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
齊以服強晉利莫大焉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
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
子子貢曰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王方以存
亡繼絕為名乃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今存越示

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
霸業成矣吳王大悅迺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
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
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
而畏越曰待我伐越迺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
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
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
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骨
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

子貢曰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乃謝越王於是吳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

晉謂晉君曰今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晉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子貢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豭豚拔劍而舞之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爲蒲大夫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

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子路見夫子曰負重致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

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於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立二十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輒輒出奔而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爲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

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子游在聖門號爲習禮以文學名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哭子喪明曾子弔之數其罪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序詩傳易稽古志禮而孔子亦嘗屬其傳春秋云

有若字子有魯人少夫子十三歲嘗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孔子既没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以師

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遂避師位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

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
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
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
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
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
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矜子賤
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
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
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

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穫麥子
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子賤
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旣巫馬期亦宰單父以
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
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所著書有宓子
十六篇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死曾子
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
我弔也與哉

原憲字子思家語云宋人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
六歲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
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
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
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一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故傳春秋
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誅無不
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

南宮括字子容一字子芝亦曰南容魯孟僖子之子
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
叔云孔子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
今將往矣遂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
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孔子喟然
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傒十代孫長不盈五尺少孔
子三十歲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
羔將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

蟬有絺兄則殺而子羔爲之衰衛有蒯聵之亂子羔
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
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
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反
三人相與爲友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
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
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歲娶於宋之幵官
氏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顏無繇字路冊之父也少孔子六歲
曾點字皙參之父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公冶長字子長魯人
樊須字子遲齊人樊皮之後少孔子三十六歲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桓魋之弟也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一十九歲受易於孔子

漆雕開字子若一字子開蔡人
顏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曹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
秦商字丕茲魯人父堇與孔子父以德力竝稱家語
書不慈史記書子丕今書從左傳云
顏高一名刻字子驕魯之有力人也孔子去衛適陳
過匡高爲僕
穰駟赤字子徒秦人

石作蜀字子明成紀人
公夏首字子乘魯人
后處一名石處字里之齊人
奚容箴字子晳魯人
顏祖一名相字子襄魯人
句井疆字子孟衛人
秦祖字子南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魯人
縣成字子横一字子棋魯人

燕伋一名級字子思秦人
顔之僕字子叔魯人
樂欬字子聲秦人
狄黑字哲之一字子哲亦字子素衛人
孔忠字子蔑孔子之兄伯皮之子
公西蒧字子上一字子尚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魯人
秦非字子之魯人
申棖字子續

顔噲字子聲魯人
公晳哀字季次齊人
梁鱣一名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冉孺字子魚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楷一字子析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冉季字子產魯人
漆雕哆字子斂魯人
漆雕徒字子文一字子期魯人
商澤字子季魯人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
公堅定字子中
鄡單字子家
罕父黑字子黑一字子素魯人
榮旂字子祺魯人
左人郢字子行魯人
鄭國字子徒宋人
原亢字子抗一字籍魯人

廉絜字子庸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
邽巽字子斂魯人
公孫輿一名加字子之一字子上魯人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公羊子名高齊人作春秋傳
穀梁名淑字元始一名赤魯人作春秋傳

周道學傳卷之三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師事曾子嘗對夫子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夫子忻然曰其克昌乎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

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子思居於衛縕袍而無裘三旬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曰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受也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子思問之曰鰥魚難得者子何以得之對曰吾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

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生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於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其可以報君者唯進賢耳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

寔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父祖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挨厥伊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寔也衛君默然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願師先生之行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

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子思反於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敎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毋仉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毋曰此非所以居子也迺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毋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官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毋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毋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毋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毋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軻懼旦夕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孟子道既通値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

宣王以爲上卿孟子後去齊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娶由氏生子名仲子今鄒縣四基山有孟子墓云

孟子弟子

樂正子名克嘗仕於魯平公

公孫丑齊人

萬章嘗與孟子辯論不見諸侯之義

浩生不害齊人

高子齊人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孟季子其弟也

陳臻齊人

屋廬子名連嘗著書言彭聃之法

陳代嘗疑孟子不見諸侯

公都子嘗問孟子好辨

充虞嘗孟子喪母時虞敦匠事

徐辟墨者之夷嘗因辟求見孟子

彭更嘗疑孟子傳食諸侯爲泰

咸丘蒙齊之隱士學於孟子

桃應嘗問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周諸子列傳卷之四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

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老子蓋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

覇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叚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列子

列子鄭人姓列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子爲宗學於壷丘子林列子旣師壷丘子林友伯

昏瞀人乃居南郭窮居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

莊子

莊子者宋之蒙人也名周嘗爲蒙縣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明老子之術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時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倨鼓盆而歌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莊子莊子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於塗中乎

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椁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楊朱

楊子名朱老子弟子也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至梁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朱至舍滕行而前曰請問其過老子曰而雎

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朱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楊子嘗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墨翟

墨子名翟宋人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

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邑號朝歌墨子不入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卻之不能入公輸般服焉後宋信子冉之讒逐墨子墨子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

荀子

荀子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

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鬻子書謂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以為老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

子華子

子華子姓程氏名本子華其字晉人與孔子同時孔子所與傾盖而語者也

鬼谷子

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横之事

文子

文子稱墨子墨子稱吳起皆周安王时人史記范蠡傳文子姓辛名妍文子其字也葵丘濮上人號曰計

然其書十一篇

鶡冠子

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不顯名氏以鶡羽爲冠因自號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鄧析子

鄭人鄧析所著無厚薄辭二篇其言皆嚴酷督責之行韓非李斯之徒也

愼子

愼到與鄧析韓非之流並稱到雖刑名家然其言有中理者非若彼之深刻也

公孫龍子

公孫龍爲白馬指物通變堅白之論枝蔓繁複累數千言

尹文子

尹文子劉向定爲刑名家書仲長統分爲上下二篇且以劉向論爲誣然向謂爲刑名家者誠是也特善於鄧析田駢者耳

尉繚子

尉繚子二十三篇尉繚子或曰梁人以其有惠王問

答語也孫吳之書與尉繚子一術

鄒衍

史記齊有三鄒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

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得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

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列國傳卷之一

齊世家

太公望呂尚詳本傳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至小白立是爲桓公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桓公於是始覇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爲卿讓於是以爲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與師問曰何故涉

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王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齊師進次於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三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管仲卒桓公多內寵五公子皆求立四十三年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尸蟲出於戶孝公元年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莊公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崔杼怒稱病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景公立使晏

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景公卒立陽生是爲悼公鮑子弑悼公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田常弑簡公於徐州立簡公弟鶩是爲平公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爲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齊臣傳

管仲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與召忽俱爲齊公子糾傅桓公使魯人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桓公使請諸魯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於郊授之以政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

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因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既卒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後有管脩者事楚爲賢大夫白公之亂死焉後漢陰氏皆其後也

鮑叔牙

鮑叔牙齊大夫公子小白傅也初襄公在位不恤國鮑叔牙曰若使民慢亂將作矣遂奉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子糾爭立小白乃自莒入齊是爲桓公桓公立取糾殺之管仲在魯懼誅不敢歸鮑叔言於公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桓公使請諸魯桓公嘗飲酒酣謂鮑叔曰盍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捧觴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管仲寢疾桓公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

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其隰朋乎仲卒隰朋亦卒公委政易牙豎刀開方而齊遂亂

晏嬰

晏平仲名嬰萊之夷維人晏弱之子也六年崔杼娶棠姜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杼弒之死者十一人晏立於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與歸弗

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憱然攝衣冠謝之曰
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
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
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知己
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於是晏子延入爲上客
晏子爲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窺其夫其夫擁
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
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
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

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
也它日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
以爲大夫晏子歿陳乞逐高國晏子之子圉奔魯

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
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嬰乃薦田穰苴景公召以爲
將軍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
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
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

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
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
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
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
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
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
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
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
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

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
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
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
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
何正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
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
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
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
而後勒兵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

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弒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陳須無

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之後也莊公五年公懼晉人之討欲朝於楚楚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秋公閒有

晉師使文子子無宇從遂格蘧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棠公死見棠姜而美之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困於石往不濟也據於蒺藜所恃傷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杼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夏五月崔杼弒莊公文子聞亂遂出奔景公即政二年然後復歸於齊齊再有崔慶之亂自晏子而下惟文子爲賢

魯世家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詳本傳成王命魯得郊魯有天子禮樂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乃立稱是爲孝公是後諸侯多畔王命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湼立是爲惠公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

攝政隱公五年觀漁於棠八年與鄭易天子之泰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隱公曰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揮懼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揮使人弒隱公於蔿氏而立子允爲君是爲桓公桓公三年使揮迎婦於齊爲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

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於車齊
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莊公母夫人
因留齊不敢歸魯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三十二
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
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圉人
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是未
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
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曰
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莊公愛孟女

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
一及魯之常也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
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
巫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魯立其子爲叔孫氏八
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爲君先時慶父與哀
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
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奔
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湣公湣公二年哀姜與
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

武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
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
之是爲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
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
父自殺齊桓公召哀姜於邾而殺之以其尸歸戮之
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
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
曰男也其名曰友閒於兩社爲公室輔季友亡則魯
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爲成季其後

爲季氏慶父後爲孟氏也後魯君失國政政在季氏
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歸魯侵地哀
公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
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
伐之哀公不聽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勾踐
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
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閒
魯起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

季孫行父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宣公時莒太子僕弑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文子使司寇出諸境使太史克對曰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文子卒大夫入斂

襄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子季孫宿宿子季孫意意子斯斯子肥皆世執魯政

仲孫蔑

孟獻子名蔑慶父之曾孫也慶父弑般與閔公季友縊慶父立其子公孫敖爲後是爲孟孫氏宣公九年王徵聘於魯公使獻子如周聘王以爲有禮厚賄之襄公四年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百姓和協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獻子子莊子速二十年莊子盟莒伐邾二十三年季孫宿無適子公鉏長而愛悼子訪於臧紇紇召悼子而立之莊子惡臧紇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秋孟莊

子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莊子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冬十一月孟氏反閉於季孫季孫命攻臧氏紇遂出奔羯生貜貜生仲孫何忌南宮敬叔孟氏世祿於魯十餘世

叔孫豹

叔孫穆子名豹宣伯僑如之弟也初僑如通於穆姜成公逐僑如穆叔聞之奔齊季孫召穆叔於齊而立之襄公二年穆叔聘於晉四年夏如晉以報知罃之聘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厥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唐虞巳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孫辰既沒而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三十年穆叔會晉趙武及諸侯之大夫於澶淵謀宋災也明年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過焉是歲秋孟孫卒三歲而趙孟亡如其言焉

叔孫婼

叔孫昭子名婼豹庶子也豹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

仲壬豎牛之亂殺孟丙逐仲壬豹卒仲壬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昭公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之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

猶可無民其可乎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秋郯子來朝公與之燕昭子問少皡氏以鳥紀官郯子告之於是孔子聞之見於郯子而學焉平子出昭公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公使昭子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齋於

其寢使宗祝祈死戊辰卒子不敢立是爲成子成子卒子州仇嗣叔孫武叔州仇以定公五年立

柳下惠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禽無駭之子盜跖之兄食邑柳下謚曰惠齊嘗攻魯以求岑鼎魯因與之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魯公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眞岑鼎往魯適有海鳥曰爰居止於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柳下惠旣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易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

公儀子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去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若是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所閉門哉

曹沫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刦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

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于魯

列國傳卷之二

晋世家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命之曰虞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唐叔子燮爲晋侯至穆侯娶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晋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讐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太子仇立爲文侯卒子昭侯伯立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後曲沃莊伯與兵代晋曲沃武公益強誘召晋小子殺之立晋哀侯弟緡爲晋侯武公伐晋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晋公列爲諸侯

更號曰晉武公始都晉國子獻公立伐驪戎得驪姬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申生自殺

於新城重耳走蒲夷吾走屈重耳復奔翟獻公死屬奚齊於荀息荀息主國政里克邳鄭欲納重耳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里克弑悼子於朝荀息死之里克等迎重耳重耳謝不入里克迎夷吾於梁入立爲惠公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後重耳立是爲文公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

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五年軍次城濮晉文公稱伯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自殺於

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靈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於周而立之是爲成公傳至悼公悼公問羣臣可用

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内舉不隱子其後晉益弱六卿皆大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晉國政皆決智伯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并其地爲三晉

狐偃

狐偃字子犯晉文公舅也驪姬旣譖殺太子申生復譖二公子將逐之獻公二十二年子犯奉公子重耳出奔狄獻公卒里克殺奚齊悼子使告公子求入而納之子犯不可曰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秦穆公使公子縶弔之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恒於斯失國

恒於斯時亦不可失也喪亦不可久也公子其圖之重耳告子犯子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秦人遂納公子夷吾是爲惠公惠公之七年重耳去狄之齊過衛衛文公不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子犯走

且對曰偪肉腥臊將焉用之乃止遂行過曹過鄭俱不禮焉及楚楚成王饗之乃送諸秦秦穆公遂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璧於河遂濟入於晉師遂入於曲沃是爲文公

胥臣

胥臣字季子食邑於臼曰臼季官爲司空又曰司空季子獻公之二十一年從公子重耳奔狄惠公卒重

耳入秦秦穆公歸女五人懷嬴與焉重耳使奉匜沃盥旣而揮之嬴怒重耳懼降服囚命欲辭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巳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惟青陽氏與蒼林氏同出於黄帝故皆爲姬姓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黄帝爲姬炎帝爲姜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重耳於是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文公立以季子爲卿代先軫佐下軍城濮之戰季子以虎皮蒙馬先犯陳蔡陳蔡師潰楚師是以大敗襄公之爲太子也公將使陽處父爲之傅問於季子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襄公六年季子卒

趙衰

趙成子名衰字子餘其先造父事周穆王封於趙故以爲氏造父七世孫叔帶始入晉事文侯又五世爲

趙夙夙生共孟共孟生成子成子事公子重耳驪姬之難成子從公子出奔入秦秦穆公歸公子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以懷嬴經爲子圉妻也將辭焉問於成子對曰禮志有之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巳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巳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他曰穆公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文公二年受原於周而難其守問於寺人勃

稷乃以成子爲原大夫四年公將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成子曰郤縠可公從之公使成子爲卿成子辭曰欒枝貞愼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成子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以成子之故蒐於青原作五軍使成子將新上軍箕鄭佐之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乃

使成子佐新上軍五年卒

介之推

介之推文公之微臣也始文公爲公子出亡從者五人旣歸而卽位羣臣多自以爲功推竊耻之文公之元年秦送文公至河舅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亡要文公而與之盟時推從在舡中笑曰天實開公子子犯以爲巳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遯自隱文公賞從亡者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有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爲巳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巳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下上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巳上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

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之推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封之以爲推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李離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

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趙盾

趙宣子名盾成子子也成子從文公在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而納諸文公文公取季隗而以叔隗妻成子生盾成子居晉時取文公女曰趙姬生原同屏括樓嬰及從文公反國趙姬請逆盾與其母成子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適子而使其三

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襄公六年成子卒靈公元年狄人侵魯魯使告於晉宣子使因賈季問狄相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趙盾巳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宣子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孰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宣子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宣子恐而再拜宣子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鉏麑往殺之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以是伏甲於宮中召宣子而食之宣子之車右祈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宣子而入放乎堂下而立宣子巳食靈公謂宣子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將觀焉宣子起將進劍祈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

故拔劍於君所宣子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祈彌明逆而跂之絕其頷宣子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鼓甲而起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輙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宣子出奔趙穿自後攻公於桃園

弑之宣子從父昆弟之子也宣子聞難未出境而復
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卒子朔佐下軍

郤成子

郤成子名缺芮子也臼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
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文公以爲下軍
大夫襄公元年狄伐晉公敗狄於箕命先茅之縣賞
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靈公元年趙盾爲政成公
六年趙盾卒胥克有蠱疾成子爲政

士會

士武子名會字季食邑於隨及范故稱隨季或稱范
季焉文公時武子尚少城濮之戰武子攝右襄公卒
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公子雍使先蔑及武子如
秦逆雍將還穆嬴日抱太子以哭於朝趙孟患之廼
立靈公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武子遂與先蔑奔
秦武子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
能見於此焉用之武子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
何見焉七年夏六卿相見於諸浮郤成子曰隨會能
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廼使魏壽

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靈公失道趙盾患之將諫
會請先武子將老召其子燮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
類者鮮易者實多余將老爾從二三子惟敬郤獻子
爲政文子退朝而暮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
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
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
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郤子伐齊師
勝而返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
有功國人善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

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韓厥

韓獻子厥其曾祖萬曲沃莊伯之弟也萬得封於韓
原曰武子因以韓爲氏武子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
輿生獻子景公十一年從郤克伐齊戰於鞌齊師敗
績晉人逐之三周華不注十五年晉人謀去絳諸大
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
夫公揖而入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如新田土厚水
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

也公從之晉遂遷於新田十七年公以孟姬故討趙同趙括而裂其田獻子言於公復立趙武而反其田八年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爲也悼公元年欒書卒獻子爲政晉於是乎復霸七年而獻子請老

知罃

知武子名罃知莊子荀首之子林父之季弟也莊子別食知邑故別稱知氏景公二年楚人入鄭旣成而去之林父帥師救鄭欲還彘子不可莊子曰此師殆

哉果遇必敗旣濟而戰於邲遂敗績楚熊負羈囚武子以歸鄭王戌言之於楚王王許之明年歸武子於晉王送之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就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何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武子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旣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武子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也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厲公六年武子佐下

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蔡鄭人猶未服也武子如魯乞師以伐鄭十一年再駕伐鄭鄭人懼行成十二月會於蕭魚救鄭因納斥候禁侵掠十三年武子卒

魏絳

魏莊子名絳武子犨之子武子之父曰畢萬事獻公賜之魏故以魏爲氏晉文公爲公子出亡武子嘗從之武子卒絳嗣爲大夫悼公元年爲司馬三年公會諸侯盟於雞澤公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莊子戮其僕四年無終子使其臣孟樂來絳因莊子納虎豹之皮

以請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
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
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
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
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十一年公伐鄭軍於蕭魚鄭
人賂公歌鍾二肆及鎛磬女樂二八公以樂之半賜
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
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於是乎
始有金石之樂十三年卒

士燮

士文子名燮字叔嗣武子爲上軍佐從郤克敗齊師
於鞌景公十七年聘於魯言伐郯魯人賂之請緩師
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
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
使宣伯帥師會伐郯晉伐鄭荊救之大夫欲戰范文
子不欲曰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
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
姑釋荊與鄭以爲外患乎鄢陵之役欒武子曰昔韓
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
不復命晉國固有大耻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
莫若輕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
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爲耻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荊人
戰於鄢陵大勝之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
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
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宗祝爲吾祈死先
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

士匄

士宣子名匄文子之子也悼公元年使於齊十年及
荀偃滅偪陽十一年晉以諸侯再伐鄭鄭人行成同
盟於亳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公使宣子將中軍辭曰
伯游長者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乃以偃
將中軍宣子佐之七年逐欒盈宣子與和大夫爭田
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孫林父張老祁奚
藉偃叔魚叔向問之見宣子曰聞子與和未寧徧問
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祏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
辯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

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耈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曰聞吾子有和之怒吾以爲不信祈午見曰晉爲諸侯盟主子爲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爲子從何必鄃宣子聞於訾祏訾祏對曰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今既無事矣而非鄃於是加寵將何治爲宣子說乃益鄃田而與之和訾祏亦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

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趙武

趙文子名武莊子朔之子盾之孫也莊子佐下軍早卒趙嬰通於莊姬景公十四年原同屛季放之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旣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景公十七年莊姬以趙嬰之亡故譖於公曰原屛將爲亂欒郤爲徵公殺大夫趙同趙括文子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迺立文子而反其田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

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賢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

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脩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擇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悼公立呂相卒公以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爲卿十三年爲上軍帥平公十一年代范宣子爲政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

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天王使劉定公勞文子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趙孟不復年矣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出曰疾不可爲也惑以生蠱文子曰

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夫文蟲皿爲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文子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韓起

韓宣子名起獻子子也獻子之長子曰無忌爲公族大夫有廢疾獻子之告老也將立之辭請立起悼公九年宣子爲卿佐佐軍平公十二年宣子聘於周十

八年宣子代趙文子爲政公使聘於魯且告爲政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宫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

敗桓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
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
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
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
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
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
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
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昭公六年宣子
聘於鄭初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

産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宣子買諸賈
人既成矣商人曰必告諸執政宣子請於子産子産
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
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爾有寶賄我勿與知
今吾子以好來辱而使斃邑與商人食言是教斃邑
背盟誓也宣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以徼二罪宣子
私覲於子産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
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頃公十二年秋宣子卒

叔向

叔向晉之公族也名肸氏曰羊舌食菜於楊故號楊
肸其祖羊舌大夫事獻公爲軍尉從申生伐皋落氏
勸申生以死易亂者也其父職佐祁奚爲軍尉生子
四人長曰赤次曰肸次曰虎季曰鮒赤與肸皆賢職
死祁奚言赤於悼公以代其父所謂銅鞮伯華也三
世皆賢人叔向從悼公會於蕭魚使叔肸告於諸侯
悼公卒平公立以叔肸爲傅代士渥濁欒盈之難范
宣子殺羊舌虎囚伯華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
子請叔向弗聽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

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
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
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
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平公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
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
見宣子曰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
以言諸公而免之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其子
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懼其生
龍蛇以禍女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

力棄盈燮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平公之二十一
年韓起如楚逆女叔向爲介鄭子太叔勞諸索氏謂
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
身之災也焉能及人楚子卒厚其禮食我叔向之子
也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
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
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
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子
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夫

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
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即食我伯石始生子容之母
走謁諸姑曰長叔似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
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
弗視至是果如其母之所云

司馬女齊

司馬女齊字叔侯晉大夫平公十一年趙武會諸侯
之大夫以討衞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十四
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智伯叔侯相禮賓出叔侯
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
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
斃之將及矣十七年秦后子鍼奔晉其車千乘后子
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
事八反叔侯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
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侯以告公且曰秦后子必
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二
十年楚靈公使叔舉來聘求諸侯公欲勿許叔侯曰
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

罰未可知也公乃許之二十一年魯昭公來朝自郊
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公謂叔侯曰魯侯不亦善於禮
乎對曰魯侯焉知禮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
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而屑屑焉習儀
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叔侯卒叔向見其子撫而
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吾茂與比而事君者矣籍
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
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

魏舒

魏獻子名舒莊子之子也平公十七年從荀吳伐無終及群狄於太原將戰獻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頃公十二年祁盈作亂楊食我助之公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於是韓宣子卒獻子爲政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

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叔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以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食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嘆獻子辭梗陽人定公二年獻子合諸侯之大夫尋盟於狄泉且令城成周獻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明年獻子復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城成周彪傒復曰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陸焚焉還卒於甯

豫讓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地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

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廼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讐此爲天下之賢人也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耶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

乃爲所欲爲頋不易耶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旣以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旣去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㓕之而子不爲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

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寛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之樂師也時稱多聞凡國之疑議必諮稟之悼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公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平公立公閑居師曠侍坐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

墨墨也曠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公曰何謂也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寃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虚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奸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

壘壘小邛何害乎國家哉石言於晉魏榆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乎公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師涓從衛靈公聞鼓琴聲於濮水之上寫而習之靈公之晉見公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入日來聞新聲請奏之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

國之聲也不可聽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今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恐不可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公大喜起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

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屋左右皆奔走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公鑄為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公曰工皆謂調矣師曠曰有知音者將知鍾之不調也師涓至果知鍾之不調也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

曰盲臣安敢戲其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陽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

荀吳

荀吳偃之子也是為中行穆子平公十一年公使聘魯十七年帥師伐無終及群狄於太原用魏舒之謀敗之昭公五年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則事無

不濟武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
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
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
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或
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
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
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
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
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

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
反不戮一人初穆子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六年
又叛而屬諸鮮虞穆子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
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
佗守之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
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
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
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
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

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
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
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迺使行既
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與卒子
寅後奔齊

宋世家

微子開見本傳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傳至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盟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

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卽奴事之耳又何戰爲景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宋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目夷

公子目夷字子魚襄公庶兄也桓公三十一年有疾襄公爲太子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桓公薨襄公即位使子魚爲司馬齊桓公薨襄公將求諸侯十年春公使邾人執鄫子用之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曹南之會也曹人不脩地主之禮秋公圍曹

子魚諫公弗聽十二年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公於盂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子魚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公以伐宋公謂子魚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子魚辭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焉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公公釋乎執走之衞子魚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公歸十三年鄭伯如楚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即濟子魚請擊之公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又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夏五月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子魚卒子友嗣文公七年爲左師

樂喜

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衎之後也平公十二年災樂喜爲政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後其所三十三年鄭饑鄭子皮餼國人粟子罕曰鄭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公出公粟以貸晋叔向

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華元

華元戴公之後也戴公子考父食采於華因氏焉世爲宋卿文公四年鄭伐宋使華元與樂呂禦之戰於大棘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宋人以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於鄭十六年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華

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圍宋踰年不下楚師將去之楚子反乘堙而闚宋城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退三十里與之平而歸十二年華元卒

列國傳

吳世家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
也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
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晋滅中國之虞
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
世詳季札傳吳王僚將伍子胥奔吳說僚以伐楚之
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爲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員
求勇士專諸見之光使專諸手匕首刺殺僚公子光

立是爲吳王闔廬吳兵入郢子胥鞭平王之尸以報
父讐十年越伐吳傷闔廬指而死使立太子夫差謂
曰爾而忘勾踐殺汝父乎二年吳伐越敗之夫椒越
王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伍子胥
諫不聽聽太宰嚭許越平七年伐齊子胥諫越在腹
心疾而務齊不可不聽十一年復北伐齊賜子胥屬
鏤之劍以死十四年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六月戊
子越王勾踐伐吳越益彊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
王滅吳誅太宰嚭

吳臣傳

季札

季札者泰伯十九世孫吳王壽夢子也長曰諸樊次
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
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國事王諸樊
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
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
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
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

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
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
之意季札封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四年吳
使季札聘於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
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
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請觀周樂使工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
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巳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如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

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曰美哉猶有憾也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

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於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

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

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
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季
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
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既封且
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
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十七年王餘
祭卒弟餘眜立四年王餘眜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
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
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眜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

餘眜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
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
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使專
諸刺王僚公子光竟立是爲闔廬季子使晉至復命
哭僚墓去之延陵夫差二年冬楚子伐陳延州季子
來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
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始務德而安民楚乃還

伍員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父曰伍奢兄曰伍尚其先曰
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
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
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王可自取更爲
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
爲太子取婦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讒太子太子
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疎建使建守城父
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怨
望外交諸侯欲入爲亂平王乃召伍奢考問之因伍
奢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

賢不誅且爲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王使使謂伍奢
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奢曰尚爲人仁呼必
來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
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
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
爲質詐召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
讐不得報耳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
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耳謂員
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

捕員員貫弓執矢嚮使者員遂亡聞太子建在宋往
從之奢聞員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
并殺之員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
鄭未幾太子謀欲滅鄭被殺有子名勝員懼乃與勝
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員遂與勝獨身步走追
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員之急乃渡員
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
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員
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

子光爲將員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說吳王伐楚
員知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廼進
專諸於光退而與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子軫
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襲楚楚發兵絕其
後不得歸吳國內空於是光乃令專諸襲剌吳王僚
而自立是爲闔廬乃召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闔
廬立三年員薦孫武於闔廬四年侵楚七年楚昭王
使公子囊瓦伐吳吳使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
楚之居巢九年蔡昭侯怨楚求救於吳五戰遂至郢

員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
然後已於是申包胥求救於秦秦存楚當是時吳以
伍員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十九
年伐越闔廬兵敗傷指病創而卒太子夫差立二年
敗越於夫椒入越越王求成吳王將許之員諫不可
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越王率其衆以
事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
師徒將以伐齊員進諫曰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
腹心之疾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

譬諸疾疥癬也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
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吳王還自伐齊乃訊員員
釋劍而對曰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
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今是
吳命之短也吳王使員於齊員臨行乃屬其子於齊
鮑牧而還報吳太宰嚭因讒子胥乃使使賜員屬鏤
之劍員仰天嘆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
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
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

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迺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江上因命曰胥山後十一年越王句踐遂滅吳吳王夫差自殺越誅太宰嚭

孫子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

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

專諸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進專諸於公子光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專諸曰王僚可殺也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廬闔廬乃封專諸之子爲上卿

越世家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

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不可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邪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不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

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傳至王無彊時越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越臣傳

范蠡

范蠡本南陽人家於菀祕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計然之言曰知鬬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覩已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得其術以事越王句踐句踐之棲會稽也謂蠡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柰何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句踐既反國將使蠡爲政蠡讓於種王乃令種守國與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比至王茲親蠡而委國以聽四年王召蠡而問焉蠡對曰未可也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二年王召蠡而問曰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上下相偷其可乎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又一年王召蠡而問曰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

殺之其可乎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形王姑待之又一年王召蠡而問焉曰今吳稻蟹不遺種其可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亡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對曰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王復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所謂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時吳王會諸侯於黃池蠡乃對曰可矣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旹者猶救火追亡人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恐欲許之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王弗恐欲許之蠡諫曰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

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

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然身死妻子為戮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陶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王命工以良金寫其狀朝禮之浹日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蠡地

文種

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越王勾踐既敗於吳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吾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

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後吳王復伐越勾踐將起師逆之大夫種曰夫吳之與越惟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定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既罷敝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廼命諸稽郢行成於吳吳王乃還既黃池之役勾踐襲吳入其國大獲而歸已而夫差還息民不戒種乃昌謀曰吾謂吳王將遂

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王曰善哉乃大戒師遂滅吳初勾踐自會稽復國日以報吳謀於范蠡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乃命種守國以兵事咨蠡吳既滅范蠡遂去自齊遺種書言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惻之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列國傳卷之四

鄭世家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幽王以爲司徒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

昔祝融爲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成王封叔虞於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徙其民雒東虢鄶果獻十邑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幷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

爲武公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
寤生生之難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愛之夫人
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武公卒寤生立爲莊公元年
封弟段於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
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
謀襲鄭莊公發兵伐段遷其母武姜於城頴誓言曰
不至黃泉無相見也頴谷之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
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
負盟柰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從之繆公

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
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
崤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
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
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
伐鄭鄭囚華元靈公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
公將朝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
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
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

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
靈公簡公十二年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
爲卿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
而曰實沈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
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
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故辰爲
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爲晉星則實沈參神
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
駘能業其官帝用嘉之國之汾川今晉主汾川而滅

之毫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
水旱之菑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禜
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向曰善
博物君子也定公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
脩德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繻公十六年鄭
敗韓兵於負黍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
年子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鄭君二
年鄭負黍反復歸韓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幷其國

鄭臣傳

罕虎

罕虎字子皮子展之子也嗣爲卿執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罕氏嘗掌國政爲上卿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迺寬二十四年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

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定公元年子產相公如晉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矣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我

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也子國與子展同事僖公簡公元年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

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三年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

弃奔宋十二年子産始爲卿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産辭而卻之及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公如晉子産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二十四年春子産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鄭伯有子晳子駟氏攻伯有伯有奔許乃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子皮自止之子産入於是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怒鄭人之盟已也伐舊北門駟

列國傳　卷四　六

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産子産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産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産子皮又止之子産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子皮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産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産

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二十五年六月子産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産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子産辭而責之於是晉人乃築諸侯之館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毀鄉校如何子産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産作丘賦國人謗之子寬以告子産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産立公孫洩

列國傳　卷四　七

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産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産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産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産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

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歿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歿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歿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歿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盜盡殺之盜乃少止仲尼聞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世叔游吉

世叔游吉一曰子太叔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爲

氏簡公二十一年公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於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將利下國而使安定其社稷鎭撫其人民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其毋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德政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及冬楚子卒定公八年子產卒太叔爲政後五年諸侯以王室故會於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夫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自能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獻公二年晉頃公之喪公使游吉弔且送葬

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葬子西弔子僑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禮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省則吉在此矣於是晉人不能詰八年諸侯盟於召陵太叔還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怏敢忘之

公孫揮

公孫揮字子羽鄭行人也簡公十七年聘於晉二十年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讓功子展而辭其賞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羽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国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廼授之

太叔使行之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列國傳

衛世家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立武公即位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

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弒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於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

之太子伋毋夙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巳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併殺太子伋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

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乃作亂攻惠公惠公卽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靈公五年朝晉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遬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

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於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卽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群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衛人立公子

斑師爲衛君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爲衛君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君角九年秦幷天下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甯俞

甯武子名俞莊子子也晉文公將伐曹假道於衛成公弗許晉師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已而晉及齊盟於斂盂成公乃請盟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成公以說於晉公出居於襄牛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武叔以攝位晉人以武叔故復公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相從也用昭乞盟於爾大神國

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武叔將沐聞君至喜捉髮出前驅射殺之元咺以武叔之死也出奔晉以訟於晉侯晉謂甯俞忠而免之執公歸於京師寘諸深室武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酖公武子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侯爲之請乃釋公周冶殺元咺子適子儀五年公復歸於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十二年公使武子聘於魯魯侯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王賜之彤弓矢弧弓矢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晉人服之武子之子曰相相之子曰殖

蘧瑗

蘧瑗字伯玉衛大夫獻公十八年孫林父以太師歌詩故懼離禍將謀出之入見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從近關出既而復

之三十年甯喜以父命欲納獻公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靈公立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是時伯玉賢行亨於國公亦知之以嬖於彌子瑕故不能用史鰌亟言於公公不聽鰌將死

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公往弔怪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殯之客位乃退彌子瑕而用伯玉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在當時所與善者於齊則晏嬰於鄭則子產於衛則伯玉

公子鱄

公子鮮名鱄衛獻公母弟也獻公十八年公出奔齊鱄從寗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

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寗殖死喜為大夫使人謂獻公吾欲納公謂鱄鱄不得已而與之約曰苟反政由寗氏祭則寡人獻公入三十一年寗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夏免餘攻寗氏殺寗喜及右宰穀公子鮮曰逐吾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使者盟於河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終身不仕

公叔發

公叔文子名發衛大夫也獻公後二年季札適衛見文子悅之曰衛多君子靈公三十年魯定公侵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靈公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謂貞惠文子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

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子能執臣禮猶可以免戍必與焉文子卒衛侯惡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欲去南子之黨若宋朝之徒者南子愬之曰戍將為亂於是戍奔魯

列國傳卷之五

楚世家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芊姓苗裔曰鬻熊鬻熊子曰熊麗至熊貲立始都郢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于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飛飛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蘇從入諫于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遂許之平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靈王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十二年春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吳越兵入殺靈王太子祿靈王自投車下欲入鄢鄖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族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於釐澤奉之以歸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弃疾即位爲平王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爲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王召其傅伍奢責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昭王元年子胥奔吳吳兵入郢辱平王之墓昭王出奔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今吾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止之然恐其弒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郎進擊隨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爲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飛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可移於將相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今移禍庸去是

身乎卜而河爲祟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于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讐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發兵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于朝因刼惠王置之高府白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齊齊王患之

陳軫適爲秦使齊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令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此爲蛇爲足之說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使儀南見楚王說楚絕齊請與商於地六百里楚絕齊秦卒不與地三十年秦昭王遺楚王書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昭雎曰王毋行懷王子子蘭勸王行于是往秦因留之楚大臣乃相與謀立頃襄王懷王亡逃歸秦遮楚道遂復之秦頃襄王三年懷王病卒於秦

頃襄王卒子考烈王立考烈王卒子幽王立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因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秦將王翦破楚虜負芻滅楚

鬬子文

鬬子文伯比子㓜若敖娶於䢵生伯比若敖卒從毋畜於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而以其女妻伯比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殺使子文爲令尹子文質以楚之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

伐之取成而還會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及城頓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悉告以其令尹之政㓜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屨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㓜敗廷理失其人以逆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于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弟子良爲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遄速行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子鬬般爲令尹越椒與蔿賈譖般殺之而居其位既又惡蔿賈復殺之遂處于烝野將攻王王以文成穆

三王之子爲質弗受戰于皋滸椒敗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爲郎公

孫叔敖

孫叔敖一名蔿艾獵蔿賈之子楚之處士也少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有憂色其毋問之叔敖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兒今見之恐不得事親也毋曰蛇

今安在叔敖曰我恐他人之復見之也殺而埋之矣
毋曰子之陰德及人矣無害也莊王九年爲賈見叔
敖于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見于王曰
臣之尸祿久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
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
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爲令尹賀客畢至有狐
丘丈人者衣麁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吊曰僕聞之有
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叔敖蹵然易容曰小人不
敏何足以知之願聞其說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

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夫是以吊也叔敖曰
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
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叔敖相楚三月施教
導民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採山春夏以水各得其
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
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
行不定相曰吾今令之復矣乃言之王市復如故楚
民俗好痺車王以爲痺車不便於馬欲下令使高之
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

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
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十六年莊王將興師伐晉曰
敢諫者死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
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于
是遂進諫王遂止而不伐晉而士卒以寧莊王問于
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
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
君乎亦在臣乎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富
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强人君或至失國而不

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叔
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叔敖妻不衣帛
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
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温何不爲也叔敖曰我聞君
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我無德以堪之矣叔敖
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我不受也我死王必封
汝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
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
者唯此叔敖死其子貧甚請諸優孟乃學叔敖言動

舉止甚類隹見王王以其似叔敖憐之優孟曰叔敖死其子無以自存王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絶云

申叔時

申叔時楚大夫爲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莊王十五年陳夏徵舒弑其君靈公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其不

慶對曰慶以討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王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迺不可乎乃復封陳

觀射父

觀射父楚大夫昭王嘗問于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誰敢不齋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

左史倚相

倚相楚左史也世爲左氏故以官稱倚相嘗廷見申

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子亹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倚相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

有斧鑕而無萎薦君子曰遠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
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
隕于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萎以
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王孫圉

王孫圉楚大夫以君命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
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
寶也幾何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
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

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
寡君無忘先王之業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何寶焉

申包胥

申包胥者楚大夫與伍員友員將奔吳辭包胥員曰
我必覆楚包胥曰子能亡之我能存之楚昭王十年
吳敗楚栢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包胥亡于山
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不以甚乎吾聞之人衆
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
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乃走秦
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
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
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
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
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
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裂裳裹膝倚于庭
牆立哭日夜不絕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素
沉湎不恤國事聞其言大驚曰楚有賢臣如是吳猶
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爲賦無衣之

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
九頓首以出秦迺出師十一年包胥以秦師至楚大
敗吳師昭王復國包胥逃賞

石奢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
殺人者相追之迺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
言之王曰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
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
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

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也

葉公

沈諸梁字子高尹戌子爲葉公故稱葉公初太子建見殺于鄭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彼將思行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迺其寧子高曰不然人有言曰狼

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君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竟召之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蔡惠王十年白公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我慙葉公也子高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君之何不冑迺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迺免冑而進與國人以攻白公王復位葬二子之族諸梁兼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于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高之母與其弟后臧見俘于吳后臧不待而歸子高終身不正視之云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嘗學于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起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起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起魯君疑之謝起于是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于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文侯以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

守以拒秦韓文侯卒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魏置相相田文起不悅迺與田文論功久之自以為弗如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起起遂得罪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故楚之貴戚盡欲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起走之王尸而伏之

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悼王太子立迺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迺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貪而信張儀張儀詐之楚伐秦秦大破楚師楚大困張儀

請往如楚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于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于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

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

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于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安能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弔屈原

宋玉

宋玉屈平之弟子也平既歷謫投沙玉與其友唐勒
景差哀而賦之作九辯招魂楚威王問曰先生其有
遺行耶何多訾也玉曰唯然有之客有歌于郢中者
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
采薇國中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和者不
過數十人引商刻羽襍以流徵國中和者不過數人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及事項襄王無以與也一日唐
勒景差從襄王于雲夢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
上座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泰山夷景

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今兮摧宗思玉曰方
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有能
小言者賜以雲夢之田景差曰梹氛埃兮乘剽塵唐
勒曰[illegible]兮[illegible]端玉曰超于太虛之域出于未
兆之庭視之眇眇望之冥冥王曰善賜之以田後玉
歸休唐勒譏之迺著賦以自見云

黃歇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
王使于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時
秦已前使白起攻楚項襄王東徙治于陳縣歇恐一
舉兵而滅楚迺上書說秦昭王與楚合而爲一以臨
韓魏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
約爲與國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于秦
秦留之數年項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太子與秦相
應侯善歇乃說應侯歸太子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
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歇爲楚太子計曰秦
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
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

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
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
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
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大怒欲聽其自
殺也應侯曰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歇歇
至楚三月項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以歇爲
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後十五歲歇言之楚王請
封於江東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
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趙圍

邯鄲告急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相與合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考烈王無子趙人李

園持其女弟欲進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進其女弟于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迺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李園貴用事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今君處無望之世事無望之主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

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

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
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怪而問故優孟曰馬者
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
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椁
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
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
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
至是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椁銅
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

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
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
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居數年其子窮
困負薪優孟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莊王置酒
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
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三日後優孟
復來謂王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
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
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

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
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
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
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
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
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

燕世家

召公奭詳本傳傳至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爲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易王卒子燕噲立子之相燕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大亂齊湣王因而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疑毅使騎劫代之毅因亡走趙齊乃悉復得其故城惠王七年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子今王喜

立立四年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不可燕王卒使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于鄗破卿秦樂乘于代樂間奔趙廉頗圍燕相將渠以處和趙乃解九年秦王政即位燕太子丹質秦亡歸陰使荆軻襲刺秦王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樂毅

樂毅之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燕昭王怨齊于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于是爲魏昭王使于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于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餘業也地大人

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于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毅于是幷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于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

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燕惠王果疑樂毅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畏誅遂西奔趙趙欲與毅謀伐燕毅辭謝封于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于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破騎劫于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于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

乘燕之獘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閒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于鄗禽栗腹樂乘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燕王恨不用樂閒閒旣在趙迺遺樂閒書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其後二十餘年漢高帝過

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
曰華成君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

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
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
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
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
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
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于是得周書陰符伏而

讀之期年以出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
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說
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
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
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
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幷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
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弗說
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文侯請以國從
于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因說
趙肅侯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
之長計今上國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
迺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千純以約諸侯
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于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
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
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于是說韓宣惠王又
說魏襄王因東說齊宣王西南說楚威王于是六國
從合而幷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幷相六國北報趙王
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于

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
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
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虵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
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
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
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于是散千
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以百金
償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前
乃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

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欲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
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
君迺投從約書于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
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
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
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
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
十城易王讓蘇秦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見齊王
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

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
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
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
而彊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
齊王于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
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
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所謂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
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
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于人者其夫將

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
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
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于是乎
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
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于笞惡在乎忠信之
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
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
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
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

爲於是蘇秦佯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
客卿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
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燕易王卒燕噲
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
秦不死而殊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迺謂
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狥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
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
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王聞之曰甚矣齊之爲
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迺恨怒

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厲見兄遂亦皆學及
蘇秦死代廼求見燕王欲襲故事代說燕王廼使一
子質于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
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
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廼使蘇代侍質子于齊齊
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覇乎曰不能曰何也
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
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
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言于魏王廼出

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
書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
氏去燕燕欲報仇于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
待之與謀伐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
蘇代止燕王無往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
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
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荆軻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廼齊人徙于衛衛人謂之慶卿
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劔以術說衛
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
支屬于野王荆軻嘗遊過榆次與蓋聶論劔蓋聶怒
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
論劔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
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荆軻遊于邯鄲魯
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
去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
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高漸離擊筑

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荆
軻雖遊于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遊諸侯
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
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
丹故嘗質于趙而秦王政生于趙其少時與丹驩及
政立爲秦王秦王之遇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
求爲報秦王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
齊楚三晋稍蚕食諸侯且至于燕太子丹患之問其
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

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于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于此也夫樊將軍窮困于天下歸身于丹丹終不以迫于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

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迺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于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願足下過太子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

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欲不厭丹之私計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即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于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

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
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
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
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
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迺請荆軻曰秦兵
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
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
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
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説見臣臣迺得有以

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
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迺遂
私見樊于期樊於期偏袒搤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
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
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迺遂盛樊於期首函封
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
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
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
殺人人不敢忤視迺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

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
疑其改悔迺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
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
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
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
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
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
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
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

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
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
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
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
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
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
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
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
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

而起袖絶拔劒劒長操其室時惶急劒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迺曰王負劒負劒遂拔以擊荆卿斷其左股荆軻廢迺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

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刼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迺以藥囊提荆軻也于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幷天下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于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迺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迺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

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于刺劒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迺以我爲非人也

列國傳卷之七

趙世家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犇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于齊復之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事公子重耳晉景

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趙朔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程嬰出謬謂諸將軍趙氏孤處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遂殺杵臼與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晉頃公之

十二年晉公室益弱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

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恤毋恤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恤爲太子立是爲襄子襄子姊

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
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
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
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
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知伯益驕請地韓
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
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
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有朱書
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國攻晉陽歲

列　卷七　三

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羣臣皆有外心禮
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乃夜使相張孟同私于韓魏
韓魏與合謀以滅知氏共分其地于是襄子行賞高
共爲上遂祠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祠祀襄
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
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烈侯
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
連曰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
諾不與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

所持今公仲亦有進士乎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
乃進三人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
武靈王立十六年王遊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
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
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
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既寵立爲惠后生子何
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
西至河登黃華之上遂胡服招騎射西略胡地二十
六年復攻中山攘地立王子何以爲王肥義爲相國

列　卷七　四

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
自號爲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又使田不禮相
章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
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
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
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遊沙丘異宮公子章即
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
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
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

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死惠文王立趙使趙奢將擊秦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二年韓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趙遂發兵取上黨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故有長平之禍焉幽繆王遷六年大饑民為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趙臣傳

張孟談

張孟談襄子謀臣也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于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于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于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于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

地于韓韓與之請地于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于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于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孟談而告之曰今我安居而可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

無矢柰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
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
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
吾銅少柰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
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
善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
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襄子謂孟談欲以
城下何如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
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

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二君曰我
知其然夫智伯之爲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
則其禍必至爲之柰何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
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孟談陰約孟談因朝智
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
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于轅門之外其
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
分其地必不欺也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
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

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智過曰
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桓子之
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
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
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
曰破趙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
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
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
智過于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

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孟談見韓魏
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
救水而亂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前簡子使尹鐸爲
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
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
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襄子走晉陽三家
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産鼃民無叛意郄疵
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
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

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趙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趍疾孟談旣固趙乃告襄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能致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

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孟談愴然有決色襄子許之孟談納地釋事以去耕三年韓魏齊楚謀趙襄子往見孟談而告之曰諸侯謀我爲之奈何孟談曰君其負劒而御臣以之國舍臣于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肥義

肥義者趙人也武靈王十九年召樓緩謀曰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旣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

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二十七年立王子何以爲王肥義爲相國幷傅王李兌謂肥義曰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于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

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数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
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
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
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今吾憂之
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
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

左師觸龍

左師觸龍趙人也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
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

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
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
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
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
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
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
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
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
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

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
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于
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媪之愛
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
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
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
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
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
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

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
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
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君之
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
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臣以
媪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
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
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
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

於子乎

趙勝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門請曰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

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迺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

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于平原君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迺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

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于趙曰勝不敢復相士毛先生一至楚而

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

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迺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迺絀公孫龍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平原君以爲賢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國賦

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于穴中將勇者勝王迺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

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于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

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括自少學兵法嘗與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

虞卿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于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

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

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
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秦既解邯鄲圍而
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于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
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
而弗攻乎王曰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
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
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
卿之言告趙郝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
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

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
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
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此自盡之術也不如
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
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
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償于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
割地自弱以强秦哉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
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緩辭讓曰此非臣
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

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于魯病死女子爲
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
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于魯而
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
必其于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
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
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
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
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

王脊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
緩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
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今趙兵困
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
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虞卿聞之往見王
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
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趙王曰善則使虞卿
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
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

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迺合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迺著書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廉頗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文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求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迺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相如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相如奏璧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

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強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

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絶秦趙之驩
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
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拜爲上大夫
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
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
與王爲好會于澠池秦王飲酒酣請趙王鼓瑟相如
亦請秦王擊缻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于趙趙亦盛
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
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

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
素賤人我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
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頗爭
列已而相如出望見頗相如引車避匿于是舍人相
與諫曰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
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于將相乎臣等不肖請
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
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
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

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
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
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
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孝成七年使頗將與秦相距長平頗固壁不戰王信
秦間用括代之十五年燕用栗腹之謀舉兵擊趙趙
使廉頗將大破燕軍于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
請和廼聽之趙以尉文封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頗
之免長平歸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頗

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
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
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乘走廉
頗遂奔魏之大梁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
數困于秦兵趙王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于趙趙王
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
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
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頗將軍雖
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

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

李牧者趙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固稱疾趙王迺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迺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選兵與之戰單于敗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趙乃以牧為大將軍擊秦軍于宜安走秦將桓齮封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

王翦攻趙趙使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牧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諒毅

諒毅趙人也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此必加兵我為之柰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命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

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
葉陽涇陽君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
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
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
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
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
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
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
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列國傳卷之八

魏世家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
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爲畢姓其後絶封爲庶人或在
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
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
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
萬滿數魏大名也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
更立晉亂畢萬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文公立而

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
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
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悼公怒曰合
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
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曰戎翟和子
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生
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強
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國政
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爲十

縣六卿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爲晉卿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趙共滅智伯桓子之孫曰文侯都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逆文侯之師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

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臣何負于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無守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負于魏成子李克曰魏成子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魏安釐王四年秦破魏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魏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王假三年

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西門豹

西門豹魏文侯時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巳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

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今父老子孫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

公子無忌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至今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

為客輒以報臣是後魏王畏公子賢能不敢任以國
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
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受于是乃置酒大會
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弊衣
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
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
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
與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公子引侯生坐上
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

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
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
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
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
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
罷酒侯生遂為上客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
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
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三十年秦破趙長平軍
又進圍邯鄲魏王使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使使者

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救趙者收趙必先
移兵擊之魏王恐使晉鄙留軍壁鄴持兩端以觀望
趙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于魏讓魏公子公子患之
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
子自度終不能得之于王迺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
欲赴秦軍與趙俱死過夷門見侯生辭決而行侯生
曰公子勉之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復引
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
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

投餒虎何功之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
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
侯生迺屏人間語曰聞晉鄙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
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
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讐莫能得公子使客斬
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
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
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
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臣客

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
擊之于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
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
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
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
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
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
出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進擊秦
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

子于界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魏王怒公子之
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
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王德公子乃
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
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
之也且矯魏令奪晉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於
魏則未為忠臣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
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
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趙

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
留趙趙以鄗為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
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
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
從此兩人遊甚懽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
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
者遊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
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
平原君之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

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遊尚恐
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遊乃裝
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
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
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秦聞之日夜攻
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
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
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
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

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乘勝逐至函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公子兵法秦王患之迺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

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

列國傳

韓世家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封于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後分晉地始列爲諸侯昭侯立申不害相韓脩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傳至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于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

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

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内興師言救韓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絶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二十一年宣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二十三年趙魏攻華陽韓告急于秦秦不救韓相國使陳筮說秦相穰侯穰侯乃發兵救韓敗趙魏于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十年秦擊太行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二十九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

韓臣傳

申不害

申不害者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本於老子而主刑名以術干韓昭侯魏之攻邯鄲也昭侯問申不害曰吾誰與而可申不害恐言而未必中也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迺微請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豈能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于昭侯不害微視昭侯之所說以言於昭侯昭侯大悅之至是遂以爲相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

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
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于邪
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
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
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
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
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
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
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

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
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
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
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
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
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
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
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
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

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
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
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
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
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
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
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
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
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

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
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乃後申其辯知焉此
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
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
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
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
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
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
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

而疑隣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

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

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馮亭

馮亭韓人也秦王謂公子他曰韓之在我心腹之疾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大行韓恐使陽城君入

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趙王喜召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

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城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

趙禹而告之二人對曰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至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

聶政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

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歡聶政曰臣所以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

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

哉遂謝車騎人徒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乃於邑曰其是我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閒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柰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

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列國傳

田齊世家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

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爲敬仲敬仲之如賦稅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田常復脩釐子之政遂弒簡公平公即位田常爲相田常言于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諸侯列於周室齊威王初即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閒諸

侯並伐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見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即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

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威王曰
寡人之所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
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
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
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
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
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懌而去
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于齊齊因起兵擊
魏大敗之桂陵于是齊最彊于諸侯自稱爲王以令

天下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
用商鞅周致霸于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韓氏請
救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趙
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
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宣王喜
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
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
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湣王三十六年爲東帝秦昭
王爲西帝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四十年燕秦

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齊燕將樂毅遂入臨淄湣王
走莒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
傭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常竊衣食之於是莒
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立太史氏女爲后
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自嫁非吾
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而失人
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
王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而相之襄王卒子建立
十六年君王后卒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

勝計不戰以兵降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
以故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
間金勸王去從朝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秦
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于共故齊人
怨王建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
之不詳也

田齊臣傳

孫臏

孫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旣事魏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臏乃陰使召臏臏至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

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旣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于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遖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旣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鋭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

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攢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世傳其兵法

淳于髠

淳于髠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飮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

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説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于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説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

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迺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説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説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跽侍酒于前時賜餘瀝奉

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

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田文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嬰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于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説楚威王威王迺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

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
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其母曰吾
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
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
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
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
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
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
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

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
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
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
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
文竊怪之於是嬰迺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
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
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于薛孟嘗
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舍業厚遇之
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

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
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
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
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
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
為親己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即以為秦相人或說秦
昭王迺囚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
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
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

臣能得狐白裘迺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
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得出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
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
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過趙趙平原君客之
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
也今視之迺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
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襄王立而孟嘗
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
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

臧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
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
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問傳舍
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
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
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
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
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
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朞

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于薛問左右
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無他
伎能宜可令收債迺進馮驩而請之馮驩曰諾辭行
至薛召取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迺多釀酒買肥牛
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
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迺持券
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
而燒之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于薛
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

書何馮驩曰然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孟嘗
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于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
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馮驩曰借臣
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于國而奉邑益廣可
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秦王
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
齊說齊王王召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
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
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

到孟嘗君太息嘆曰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
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
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
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
曰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
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
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
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
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

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淖齒旣殺湣王於莒因堅守拒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城中相與

推田單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閒于燕燕使騎刼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迺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迺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迺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迺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迺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

田單迺以火牛攻之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刼燕軍擾亂奔走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披裘翁

披裘翁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名寒暑所服惟一裘因呼披裘翁隱於天目山嘗出採薪遇延陵季子見道傍遺金顧披裘翁曰取彼金翁投鐮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莊語言之野也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翁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

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鮑焦

鮑焦者不知何許人也第聞其衣敝衣持蔬而遇子貢於道也子貢曰吁吾子若矣衣敝而蔬之持也鮑焦以言犯子貢子貢亦以言摧鮑焦而立槁於洛水之上焉

爰旌目

爰旌目東方之士也將有適也餓於道有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女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

顏闔

顏闔者魯人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對曰此闔之家

也使者致幣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鑿坏而去求之則不得已

楚狂接輿

接輿姓陸名通楚人也佯狂以避世孔子之將適楚也接輿歌而過之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昭王聞接輿賢使使者齎金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子治河南接輿不受笑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妻從市歸曰子幼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迹何深也乃夫負妻戴變易姓字莫知所之

段干木

段干木晉之駔儈家也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閭則軾之請相之致祿百萬段干木不肯受國人相與頌文侯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遂按兵不敢攻文侯往見段干木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

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泄柳

泄柳字子柳魯人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繆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其門人有叔庚亦賢人也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王時秦兵圍邯鄲趙王恐諸侯救兵莫敢擊秦兵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仲連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

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

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柰何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

梁助之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至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

也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仲
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
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
梁王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有子而好獻
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
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
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
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
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

從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守諸侯辟
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
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
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
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
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因不敢入於
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
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
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

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
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
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
讒妾爲諸侯妃姬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
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
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士也吾請出不敢
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
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
封仲連仲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

酒酣起前以千金爲壽魯連笑曰所爲貴於天下之
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
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
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
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
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
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
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
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

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脩道守眞田子方師事之而爲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子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

王斗

王斗者齊人也脩道不仕與顏歜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身淸節不求進于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王蠋

顏斶卽王蠋畫邑人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

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

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淸淨貞正以自虞及湣王之亂燕之入齊聞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爲將封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

而死齊士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齊諸子立爲襄王

扁鵲 附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晋昭公時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視病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臣能生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

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適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

之何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

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列國貞烈傳卷之十

衛姑定姜

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郤犨為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定公卒立敬姒之子衎為君為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不內食飲嘆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夫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

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鱄者獻公弟子鮮也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公出奔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神不可誣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鱄力獻公復得反國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衛人追之獲皇耳於犬丘

衛宣夫人

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

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君齊君使人告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衛宗二順

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

母不妾事人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夫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供養不衰

齊田稷母

稷子母者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夫爲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

齊靈仲子

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仲子與其娣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爲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爲

太子高厚爲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

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内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歛制也今丘車無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絶傅母曰使者至輜軿已具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軿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

齊杞梁妻

杞梁妻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令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内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遂赴淄水而死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后也威王卽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卽墨大夫賢而日毁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卽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主之讌昵附王者薦床蔽席供

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爲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爲汙柳下覆寒女不爲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亡士嘆市市爲之罷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内而衆人莫爲毫釐妾罪二也既有汙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爲莫白妾之汙名

也伯奇放野申生被忠孝順至明反以爲殘顧戒大
王羣臣爲邪破胡晁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
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封卽墨烹阿與周破胡齊國
大治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盐邑之女也其爲人極醜無雙臼頭
深目長指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
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
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

聞君王之聖德願借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
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
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宣王乃召見
謂之曰昔者先王爲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
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何
奇能哉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王曰雖然何
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
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
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

但揚目衒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
曰願遂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
南有強楚之讎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
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
崩弛社稷不定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
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二殆也賢者匿於
山林諂者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三殆也飲酒沈
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
內不秉國家之治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

喟然而嘆曰痛乎無盐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
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
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
盐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齊孤逐女

逐女者齊卽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
狀甚醜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
昔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
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

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為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月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榱橑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榱橑也國家屋也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

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為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柰何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蜋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為暴下物之所徵故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國以治

齊義繼母

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鬭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

魯季敬姜

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文伯相魯退朝朝敬姜敬姜

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吾子備官而未之聞耶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汝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小堵父怒曰將使鼈長而食之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而

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洵涕毋搯膺毋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乎敬姜對曰子不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魯母師

魯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

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返於是使少子僕歸辦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閒視其居處禮節甚脩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

魯黔婁妻

黔婁先生之妻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槁縕

衾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何樂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康不亦宜乎

魯義姑姊

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及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宋共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共公共公不親逆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旣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共公不親逆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旣嫁十年共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

保傅不俱夜不下堂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姒謂曰可以去矣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晉伯宗女

晉大夫伯宗妻伯宗賢而好以直辨淩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

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慭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犂於荊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妻也平公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

蔡人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幷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

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納之

楚莊樊姬

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

不食禽獸之肉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愛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虞丘子避

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號之曰貞姜

楚昭越姬

越姬者楚王勾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叅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爲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不可以也王曰吾

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王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

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貍於地下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爲惠王

息君夫人

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遊夫人遂出見息君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

殺息君亦自殺楚王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

楚白貞姬

白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辭之曰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

黎莊夫人

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謂曰今不得意胡不去乎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

趙津女娟

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

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至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度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楫而請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不敢聞命遂辭

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

魏曲沃婦

曲沃婦者魏大夫如耳母也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婦謂其子如耳曰汝胡不匡之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婦因欵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婦曰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

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閒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遂與太子妃而賜婦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脩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

魏芒慈母

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爲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禍於假子而不爲何以異於凡母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雍雍若一八子成爲魏大夫卿士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妻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曰夫子能

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頃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朞年荅子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天年

蓋丘子妻

蓋之偏將丘子之妻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

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丘子曰蓋
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吾罔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
妻曰樊川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今
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無益於君其妻
曰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
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
遂自殺戎君賢之

召南申女

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

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
正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
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
我獄室家不足又曰雖速我訟亦不汝從

管仲妾

管仲妾名婧桓公出游甯戚叩牛角而商歌公使管
仲迎之戚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婧曰古有
白水之詩曰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
居此甯戚之欲仕也仲大悅以報桓公遂相齊而霸

衛姬

衛姬者齊桓公夫人也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
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
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盍爲請對曰妾望
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
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
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
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
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

秦

馬維銘曰古來無道之君咆虓至秦始皇極矣曰張其口以吞噬六國六國亡而二世隨之如手反覆耳然而周之東西亦猶水之不可起六國如連雞之棲而不能定當是時亦帝之精光未露政不得不假手西戎以開關中王者之業以問六國之餘那可少也亦是天生大英雄混同四海統一天下身之不保即有功來者不獨秦皇然也如漢武帝隋煬帝皆此類漢武獨賴輪臺一詔耳

秦本紀纂畧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比部郎嗣男德澧校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按皁陶之子長伯翳則

大業是皁陶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爲趙氏居趙趙衰其後也大駱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

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閒孝
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
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秦仲周
宣王時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子五人長
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
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
幷有之爲西垂大夫莊公卒子襄公代立西戎犬戎
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有
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

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與
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數傳至繆公戎王使由余於秦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
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
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
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
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
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
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

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
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
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
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
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
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
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閒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
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
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

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
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
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
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傳至獻公獻公
元年止從死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
子賀以黼黻獻公卒子孝公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
彊國六淮泗之閒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時周室
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
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衛

鞅西入秦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二十八年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死武王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襄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除喪即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四年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初莊襄王爲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始

皇於邯鄲當是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以秦王虎狼心存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至二十六年秦遂并天下上尊號天子

自稱曰朕古有泰皇最貴王曰去泰著皇號曰皇帝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秦功德乃遂上泰山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於是

乃並渤海以東登之罘南登琅琊作琅琊臺齊人徐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蓬萊方丈瀛洲於是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狼沙爲盜所驚乃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琊道上黨入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頌秦威德始皇說博士淳

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
枝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
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
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
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
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
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

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
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
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
師制曰可三十五年作阿房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
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
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丞相諸大
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
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
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使御史悉案問諸生

皆坑之始皇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
兵於上郡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関東夜過華陰平舒
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
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使
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三十七年
始皇帝出游左丞相李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
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
九疑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
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陜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

於南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琊方士徐
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
常爲大鮫魚所苦願請善射與俱始皇乃令入海者
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見
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
車府令趙高丞相李斯矯詔立胡亥賜長子扶蘇死
胡亥立是爲二世已而趙高譖殺李斯又弒二世立
子嬰降號爲王子嬰殺趙高漢兵入關子嬰降

秦臣傳卷之一

百里奚

百里奚虞人也少時家甚貧流落不偶出游以干諸侯後歸虞事虞公爲大夫及晉獻公伐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併虞宮之奇語奚曰是不可以不諫也奚曰貪賂玩寇公蓋不可與言者也遂不諫而去之秦時奚年已七十餘穆公因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穆公曰虞公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因聞語三日穆公大悅授之國政百里

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因而欲事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及周王子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因得不及虞公之難穆公於是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晉亂公子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穆公使百里奚將兵納夷吾於晉而立之是爲惠公既而晉饑使乞糴於秦穆公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秦於是乎輸粟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百里奚相秦凡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巴人致貢而八戎咸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其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德澤流於後世而秦卒賴焉其子曰孟明視爲政於秦穆公嘗使其禦晉師於殽爲晉師所敗諸大夫請殺之穆公曰是孤之罪也孟明何尤焉後使爲政既乃帥師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敢出封殽尸而還遂覇西戎

衛鞅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

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景監以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見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

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復見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

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

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

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
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
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
大良造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
開阡陌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
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衛鞅說孝
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
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
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

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
襲虜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秦封之於商十五
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
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
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
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
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
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商
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

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
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
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
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
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
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君之見秦王也
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
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

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
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
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
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
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
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
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
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

朝露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

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遂滅商君之家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

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秦之舍人廼辭去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廼蘇君請歸報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

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惠王乃以張儀爲相儀相秦四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王效之儀復說魏王與秦連和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

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而許之乃以相印授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儀儀至秦詳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使者還報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恐言儀乃請行既至楚與所善靳尚與楚夫人鄭袖言之懷王乃赦儀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又西說

趙王趙王亦許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昭王請西面而事秦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儀及卽位群臣多讒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諸侯聞張儀有郤於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有愚計願效之王曰柰何對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

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

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仕楚執珪有頃而病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克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

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

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魏冄

穰侯魏冄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爲昭王昭王母故號爲芈八子及昭王卽位芈八子號爲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冄同父弟曰芈戎爲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冄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冄力

爲能立昭王昭王卽位以冄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冄爲政昭王七年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冄爲秦相秦果免樓緩而魏冄相秦昭王十四年魏冄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冄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冄乃封以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昭王三十六年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好說秦昭王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爲郡

范雎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范雎辨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旣歸以告魏相魏齊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簀置廁中賓

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齊醉曰可矣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稽曰夜與俱來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稽知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

辭魏去過載雎入秦至湖關適秦相穰侯東行縣邑
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
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立車而語曰關東
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
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雎曰
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
之於是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
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
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辨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

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
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
南拔楚鄢郢東破齊數困三晉厭天下辨士無所信
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剛壽欲以廣其
陶封雎乃上書言之於是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
傳車召雎於是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
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
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
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

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
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
是日觀雎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秦王屏
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
人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
寡人耶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
教寡人耶雎於是教王以遠交近攻之策乃拜雎爲
客卿謀兵事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王
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乃拜雎爲

相封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昭王四十一年也雎
旣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雎已死久矣魏
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
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
雎曰然須賈笑曰雎有說於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
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
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雎
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
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

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
哉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
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雎
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雎歸取大車駟馬
爲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賈怪
之至相府門謂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賈
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
無范叔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
君也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

於是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賈頓首言死罪曰賈
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
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
之地唯君死生之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
賈之罪尚未足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
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
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先人丘墓亦在魏公
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
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
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
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
賈賈辭於雎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
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
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
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雎既相王稽謂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
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
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

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
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
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雎不懌乃
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
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
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
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
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
償睚眦之怨必報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

雖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卒取其頭予秦

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昭王臨朝嘆息應侯請其罪昭王曰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

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澤少得聞因曰夫商君吳起大

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澤曰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

人之常道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甘茂

甘茂者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使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秦武王三年王與甘茂盟於息壤以伐韓取宜陽楚伐韓請救於秦茂言於昭王請救韓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

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

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與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秦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有孫曰甘羅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始皇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立死杜郵今

文信侯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甘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至趙趙襄王郊迎甘羅說趙王曰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以上黨歸趙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趙使廉頗將秦相應侯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

佯敗而走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計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趙人大震四十八年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於是應侯言於秦王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由是與應侯有隙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九月陵攻邯鄲少利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自頸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

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

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始皇使李信及蒙恬將軍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

李信軍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王翦將兵六十萬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荊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

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秦二世時王翦及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反秦使王翦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客曰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軍降

呂不韋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以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

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迺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悅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

詐奔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王符約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母夏

姬尊以爲夏太后元年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少太后時時竊私通不韋不韋家僮萬人是時諸侯多辨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行不止不韋恐覺禍將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事皆決於嫪毐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二子而遷太后於雍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辨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與家屬徙居蜀不

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

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廼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

鶩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
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
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
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
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斯廼求爲丞相文信侯呂不韋
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政
諸侯成帝業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
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
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

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
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
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
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言之秦王除逐客之令復
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
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
復用使秦無尺寸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
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從李斯議燒詩
書百家語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

男出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
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
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
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
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
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
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於沙丘李斯與胡亥矯詔廢
太子扶蘇而立胡亥扶蘇與將軍蒙恬皆賜死於是
二世立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李斯數欲請

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言吾願肆志廣欲
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柰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群
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
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
此李斯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
書對教督責之術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
民深者爲明吏殺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
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惡之乃說二世宜深居禁中
不得與群臣見面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

居禁中用事事皆决於高高聞斯以為言
延綿丞相入諫二世大怒高因曰丞相男李由為三
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
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
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
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
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李
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之短二世已前信高恐斯殺
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

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斯屬郎中令趙高
案治斯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嘆曰嗟乎悲夫不
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
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
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
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
乃從獄中上書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
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
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

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二
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
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
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蒙恬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驁自齊事秦昭王始皇
七年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恬弟
毅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并
天下乃使蒙恬將二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

城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恬威振匈奴始皇
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毅位至上卿始皇三
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毅還
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是時丞相李斯少
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
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遣使者以罪
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恬疑而復請之使者
以恬屬吏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恬趙高恐蒙氏

復貴而用事怨之欲以滅蒙氏胡亥聽而繫毅於今
前已囚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
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
嬰進諫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賜蒙
毅死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毅之對遂殺之二世又
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
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
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
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

忘先王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
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良久徐
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
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乃吞藥自殺

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始皇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寒
優旃見而哀之曰汝欲休乎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
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
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
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
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
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
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漆城雖
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
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大笑而止秦亡
優旃歸漢

西漢

馬維銘曰漢高祖起布衣提三尺劍以有天下此萬世之烈也文景武昭宣如生龍活虎王有神氣元帝以後始萎薾耳高祖之功臣無論矣長沙傅江都相兩司馬東方生可容易得乎其它經術政事將相之業內魏衛霍龔黃梁丘伏生之輩並超軼前者映帶後人嗚呼盛矣哉漢之選也

西漢書纂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比部郎嗣男德灃校

西漢

高帝　在位十二年　壽五十三

太祖高皇帝姓劉劉氏出自帝堯堯之孫劉累高帝其裔也諱邦字季沛豐邑人也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二龍糾交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

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吕公因目固
留高祖竟酒後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
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箒妾吕公女即吕
后也高祖嘗告歸之田吕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
父過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
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
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吕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
母皆大貴高祖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
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

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以亭長爲縣
送徒驪山徒多道亡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
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
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
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徑
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
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
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
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

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
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即隱
於芒碭山澤間吕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
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
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陳涉
起蘄至陳自立爲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
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
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
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

衆已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
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
沛父老共誅令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
高祖立爲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
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秦二世
二年夏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
六月沛公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懷王
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二世三年
也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

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
羽爲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
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
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
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沛公
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
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
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
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

圍宛城三匝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八月沛公攻武關
入秦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
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
秦王沛公曰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
咸陽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
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
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秦民大喜爭持牛羊
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
益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十二月項羽帥諸侯兵欲

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
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
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
封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
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
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
是饗士旦日合戰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
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沛公乃因良伯謝羽鴻門
羽乃解二月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

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
都南鄭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
多道亡還者因聽韓信策還定三秦二年冬十月項
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
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
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
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
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
漢王曰善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

日發使告諸侯當是時齊王田榮既亡榮弟橫收得數萬人復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

求室家不得道逢孝惠魯元載與俱行審食其從太公呂后反遇楚軍楚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八月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

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隨何既說黥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至成皐項羽數侵奪漢甬道軍乏食漢王乃從陳平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閒疏楚君臣夏四月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閒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於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

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燒殺信漢王出滎陽至成皐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彭越漢

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軍成皐乃引兵西拔滎陽遂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饗軍小修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軍羽乃謂海春侯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羽遂

引兵東擊彭越四年冬漢果數挑成皐戰又使人辱之曹咎怒渡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漢王遂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羽既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皐破乃引兵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於是漢王羽相與臨廣

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十一月漢王疾瘉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又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楚糧食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患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

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

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二月漢王即皇帝位夏五月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

而侮人項王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 秋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

荼六年冬十月令天下郡邑城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因執之還至雒陽赦為淮陰侯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天無二日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十斤尊太公為太上皇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七年冬上自將擊信於銅鞮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巵為太上皇壽曰始大

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產業所就孰與仲多十年秋七月太上皇崩九月代相國陳豨反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昌白見四人上嫚罵豎子能為將乎慙皆伏地上各封千户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十一年冬上在邯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雒陽秋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於會缶布走令別將追之斬布番陽上

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
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
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
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
魄猶思家沛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
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十一月上自淮
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西還長安刑白馬與蕭何
等諸大臣唼血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

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藏盟金匱剖符分封使世襲
其爵而誓之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
苗裔。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
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
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
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
乃所知也夏四月帝崩帝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五
載而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然不事詩書
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也按謚法

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高
皇后呂氏名雉字娥姁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
及高祖而侯者三人惠帝即位尊呂后爲太后太后
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無子取后宮美人子名
之以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年幼太后臨朝
稱制大赦天下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爲
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八年太后崩大臣相與陰謀
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
立文帝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悼惠

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
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
惠帝　在位七年　壽二十四
惠帝諱盈高帝太子恃海內得離戰爭之苦天下晏
然可謂寛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文帝　在位二十三年　文帝始改元　壽四十六
孝文皇帝諱恒母薄姬也高祖誅陳豨定代地立恒
爲代王高后崩諸呂謀爲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
虛侯劉章等共誅之使人迎代王代王即中令張武

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代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

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耶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

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閏月己酉入代邸羣臣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奉天子法駕

迎代邸皇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元年冬十月辛亥謁高廟徙右丞相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於代詔益封太尉周勃邑萬户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軍灌嬰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東牟侯興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詔

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慊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吴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

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内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鎮撫諸侯四夷皆歡洽乃修從代來功臣詔封周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

九卿又詔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皆益邑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爲靖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二年丞相陳平薨詔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五月詔除誹謗妖言之罪九月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仍親率羣臣農以勸

之三年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留游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於是詔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擊之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四年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八年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十二年春出孝惠皇帝后官美人

令得嫁三月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除肉刑
法十四年匈奴冠邊殺北地都尉卬上親勞軍勒兵
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
要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擊匈奴
匈奴遯去其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
廟十四年矣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
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不
爲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

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
黃龍見於成紀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
五廟夏上幸雍始郊見五帝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
者有司以歲時致禮十六年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
南厲王子三人皆爲王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
壽明年改元後元年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三族後二
年匈奴和親詔曰朕旣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
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
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

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夫久結難連兵中外
之國將何以自寧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
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
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
全天下元元之命和親以定始於今年後六年匈奴
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河內太守周亞夫
爲將軍次細柳及宗正劉禮等爲將軍次霸上等處
以備胡後七年夏六月帝崩葬霸陵遺詔令天下吏
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

食肉者贊曰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
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
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
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愼夫
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
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
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
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吳王詐病不朝賜
以几杖張武等受賂金錢覺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

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
刑措焉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
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
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景帝　在位十六年　景帝兩改元　壽四十八
景帝諱啓文帝太子元年詔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
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
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
三年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

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遣太尉亞父大將
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等皆
自殺四年夏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七年
春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四月立膠東王徹爲皇太
子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後元年條侯
周亞夫下獄死三年帝崩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
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
儉孝景遵業五十六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

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
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
江哀王閼程姬生魯共王餘江都易王非膠西于王
端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
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
哀王乘常山憲王舜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
脩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
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
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

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
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
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
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之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
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
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武帝　在位五十四年　建元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天漢　太始
征和　後元　壽七十一

孝武皇帝諱徹景帝中子也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
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之士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
公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
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五年置五經
博士六年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
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
還元光二年冬行幸雍祠五時春詔問公卿曰朕飾
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

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憫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
大行王恢建議宜擊乃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
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
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
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
下獄死六年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
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
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
級廣敖失師而還元朔元年冬詔曰公卿大夫所使

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
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
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
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
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
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
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
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
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

官博士議不舉者罪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
鴈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
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二年匈奴入上谷漁陽
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
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
郡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
千人五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
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丞相公孫弘請為博
士置弟子員由是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六

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
首三千餘級而還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
克獲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
脫還贖爲庶人六月詔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元狩
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十
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
二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
至皐蘭斬首八千餘級夏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
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秋匈奴入鴈門

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
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
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月也匈奴昆
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
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三年秋匈奴入右
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四年夏大將軍將四將軍出
定襄將軍去病出代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
級至闐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
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兩軍戰士死者數萬人前將

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五年春
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六年秋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
薨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二年冬丞相莊青翟下獄
死春起栢梁臺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十一月立后
土祠於汾陰脽上還至洛陽封周苗子嘉爲周子南
君以奉周祀封方士欒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
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
歌五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
河而還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秋遣伏

波將軍路博德等將兵并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
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九月丞相趙周下獄
死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
奴通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
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之
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便令征西南夷遂定越地以爲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定
西南夷以爲武都牂牁越巂沈黎文山郡秋東越王
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樓船

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元封元年詔巡邊垂北登單
于臺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東越殺王餘善降
乃盡遷其民於江淮春行幸緱氏還登封泰山降坐
明堂詔以十月爲元封元年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
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
萊夏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
負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
廉館作芝房之歌秋朝鮮叛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
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之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

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三年春
作角抵戲三百里内皆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
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四年冬行幸雍祠
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疑登灊
天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
樅陽而出作盛唐樅楊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
禮祠其名山大川春還至泰山增封祠高祖於明堂
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赦天下所幸

縣毋出今年租稅秋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六年詔曰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
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
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堪
爲將相及使絶國者太初元年冬行幸泰山乙酉栢
梁臺災十一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
二月起建章宮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
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
受降城秋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

民西征大宛二年行幸河東祠后土秋遣浚稽將軍
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三年春行東巡
海上夏還脩封泰山禮石閭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
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冬行幸
回中天漢元年春行幸甘泉郊泰畤二年春行幸東
海還幸回中夏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
戰於天山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杅將軍出西河騎
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
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是月也泰山琅邪羣盜徐

勃等阻山攻城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
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三年春行幸泰山
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王赦天
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四年發天下七
科讁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萬騎步兵
七萬人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
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都
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
吾水上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太始三年行幸

東海獲赤鴈作赤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
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
帛人一匹四年春行幸泰山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
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征和元年春
還行幸建章宮二年春丞相賀下獄死三年春行幸
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
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廣利敗降匈奴六
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四年春行幸東萊
臨大海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

定二年春二月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丁卯帝崩葬
茂陵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
昭王夫人生齊懷王閎李姬生燕剌王旦廣陵厲王
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

昭帝　在位十三年　始元　元鳳　元平
壽二十二

孝昭皇帝諱弗陵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倢伃本以有
奇異得幸及生帝亦奇異後元二年立爲太子年八
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

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大將軍光秉政
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始
元元年車騎將軍日磾薨元鳳元年鄂邑長公主燕
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
桑弘羊皆謀反伏誅帝年十四覺其詐三年春泰
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元平元
年夏四月帝崩葬平陵

宣帝　在位二十五年　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甘露　黃龍　壽四十二

孝宣皇帝初諱病已更名詢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
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
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
皆遇害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時丙吉爲
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故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
吉迺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
屬籍宗正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
孫奉養甚謹嘗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爲取暴室嗇
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

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鬭雞走
馬以此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
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
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卧居數有光
燿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亦以是自怪元平元年
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立皇后許氏本始元年大將軍
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三年春皇后許氏崩四年
春立皇后霍氏地節二年大司馬大將軍光薨上始
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使樂平侯山領尚

書事而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
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
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終不
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三年
春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
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
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四年秋
大司馬霍禹謀反伏誅八月皇后霍氏廢元康二年
春立皇后王氏詔以五年爲神爵元年是年西羌反

後將軍充國言屯田之計二年羌虜降服置金城屬
國以處降羌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撣將人衆萬餘來
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九月匈
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四年五月匈奴
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五鳳二年匈奴呼遬
累單于率衆來降封爲列侯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
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少寇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賜爵關內
侯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

堂入侍匈奴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等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是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黃龍元年冬十二月帝崩葬杜陵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倢伃生淮陽憲王欽衛倢伃生楚

孝王囂公孫倢伃生東平思王宇戎倢伃生中山哀王竟

元帝　在位十六年　初元　永光　建昭　竟寧

壽四十三

元帝諱奭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好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吾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終不背焉初元元年立皇后王氏二年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内侯食邑八百户朝朔望十二月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譖望之令自殺

三年珠厓郡山南縣反待詔賈捐之以爲宜棄珠厓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建昭三年秋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擣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師縣蠻夷邸門竟寧元年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復脩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五月帝崩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

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康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

成帝　在位二十六年　建始　河平　陽朔　鴻嘉　永始　元延　綏和　壽四十五

孝成皇帝諱驁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爲太子壯

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元帝崩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河平二年封舅譚商立根逢時皆爲列侯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四年匈奴單于來朝鴻嘉元年上始爲微行出二年春行幸雲陽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於庭歷階升堂而雊三年皇后許氏廢永始元年封婕妤趙氏父臨爲城陽侯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爲新都侯六月立皇后趙氏三年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伯二十八人攻殺長吏

盜庫兵自稱將軍元延元年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二年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綏和元年詔曰朕奉宗廟二十五年至今未有繼嗣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二年帝崩贊曰成帝臨朝淵嘿尊嚴若神然湛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哀帝　在位六年　建平　元壽　壽二十五

哀帝諱欣元帝庶孫定陶恭王長子也母曰丁姬建
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三月侍中駙
馬都尉董賢光祿大夫息夫躬南陽太守孫寵皆以
告東平王封列侯元壽二年五月正三公官董賢爲
大司馬孔光爲大司徒彭宣爲大司空贊曰孝哀自
爲藩王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婁
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即位痿痺末年寖劇

平帝　在位五年　元始　壽十四

平帝諱衎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母曰衛姬年三

歲嗣立爲王哀帝崩即皇帝位帝年九歲太皇太后
臨朝大司馬莽秉政莽鴆弒之

孺子嬰　在位三年　居攝　初始

孺子嬰宣帝玄孫廣戚侯勳之子也平帝崩無嗣王
莽利其年幼迎而立之莽簒位廢爲安定公

西漢傳纂略卷之一

陳王勝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勝少時嘗與
人傭耕輟耕之壟上而嘆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
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
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漁陽九百
人勝廣皆爲屯長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
已失期法斬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
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

當立者乃公子扶蘇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
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尚在今誠
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
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曰
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
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
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
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
爲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衆尉

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以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行收兵北至陳兵車已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矣遂攻陳入據之而號召其縣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

爲王勝乃立爲王號爲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勝乃以廣爲假王監諸將西擊滎陽秦令少府章邯發兵以擊楚軍廣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假王驕不知兵不可與計因相與矯陳王令誅吳廣而獻其首於勝勝因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西迎秦軍臧死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勝王凡六月初爲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之陳叩宮門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爲通勝出遮道而呼涉乃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爲勝置守冢於碭

項籍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卽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

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嘗殺人與籍避讎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度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自此奇籍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陳勝起會稽假守殷通素賢梁梁謂守曰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

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出戒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讋伏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陳嬰迺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

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

儋於臨菑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沛公與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又大破秦軍斬李由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梁不聽乃使宋義如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梁死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可謂知兵矣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

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諸將讋服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後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秦民大失望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已自立爲西楚霸王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而韓信已破齊且欲擊楚諸侯皆大會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

曰漢皆已得楚乎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
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忼慨自爲歌至陰陵迷失道
問一田夫田夫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
之於是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之曰
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項王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
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
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無
愧於心乎乃自刎漢王以魯公號葬項王於穀城爲
發喪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

田橫

田儋者狄人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
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畧定魏地北至狄
狄城守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
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
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章邯大破
齊魏軍殺儋儋弟榮收儋餘兵立儋子市爲齊王榮
相之橫爲將後榮自立爲齊王兵敗走平原平原人
殺榮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橫定齊三年漢王使
酈生往說下齊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與
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之走
博陽齊王廣被虜橫乃自立爲齊王及漢王立爲皇
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
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
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
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橫即來人馬從者敢動搖
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橫來大
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

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
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
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
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
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
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陛下在雒陽
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敗也遂自剄令客奉其
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
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

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横既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横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漢臣傳卷之二

張良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歳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讐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十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

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
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
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
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
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
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
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
遂從不去及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立韓公子成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沛公乃令

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大破
秦軍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
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諫
乃止沛公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良與
所善項伯議謝羽鴻門乃解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
巴蜀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献項伯漢王亦
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王之國
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歸至韓項王
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

漢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欲
捐關以東等棄之念無可與共功者良曰捐之九江
王布彭越韓信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
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
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
特將兵常爲畫策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憂
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請復立六國後良諫乃
止四年韓信破齊欲自立爲假齊王漢王怒良說漢
王乃使授齊王信印五年冬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

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以地分彭越韓信王用其計
諸侯皆會破項羽於垓下楚地悉定漢六年剖符封
功臣封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
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良問上平生所憎者爲
誰曰雍齒良請先封雍齒於是人情始安劉敬說上
都關中上疑之問張良良曰劉敬說是也始定都關
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刼良畫策
良乃招致四皓四皓至爲之羽翼漢十二年上 破黥

布歸疾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帝大驚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

辟穀道引輕身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彊食之後八歲薨謚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黄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臘祠黄石子不疑嗣侯後文帝三年坐不敬國除

蕭何

蕭何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丞相御史府律令圖書藏之項羽屠燒咸陽以巴蜀王沛公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王怒欲攻羽何諫乃止遂就國以何爲丞相何進韓信王以爲大將軍說王令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户口轉漕給軍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

關中事漢三年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王大說漢五年王滅楚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上以何功最盛封爲酇侯復詔定元功位次令蕭何第一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十一年陳豨反上親擊之聞呂后用何計殺韓信使使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

戸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何從其計上乃大喜十二年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

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何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何因爲民請苑令民得入田上怒下廷尉獄王衛尉諫赦之曰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何以曹參對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秋七月何薨諡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爲酇侯小子延爲筑陽侯

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也參以中涓從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夫人項羽以沛公爲漢王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漢三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焉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爲楚王參歸

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以齊獄市爲寄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約束擇郡國吏

長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爲丞相史吏言文刻
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酒相舍後園近吏
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廼請參遊後園
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
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
無事參爲相國三年薨諡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
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
寧壹子窋嗣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

陳平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
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
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
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産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
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
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
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
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
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負郭窮

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
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
笑其所爲獨柰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
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
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
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
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
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
王使周市畧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

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
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畧地至河上平
往歸之從入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
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廼以平爲信武君將魏
王咎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
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
定殷者平懼誅廼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
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
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

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讒之於王王以讓無知無知曰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王迺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絶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王患之平請捐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

心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平乃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東門之圍封平爲户牖侯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遂至平城爲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更封平爲曲逆侯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

者高帝怒乃用平計召周勃與平受詔卽斬噲頭二人馳傳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嬃怒迺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得宿衛中太后迺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帝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卽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高后元年以平爲

右丞相高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平以爲可王陵固爭不可遂病免高后崩呂祿呂產反平交驩太尉周勃與朱虛侯章定計誅諸呂立代王文帝元年以平爲左丞相二年冬十月平薨諡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畧人妻棄市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周勃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常以

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帝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襄賁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項羽以沛公爲漢王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勃既

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文帝即位以勃爲右丞相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復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詔列侯就國廼免相就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言於帝乃得釋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死國絶一年弟亞夫復爲侯

王陵

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十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廼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讎陵

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爲安國侯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以爲非高帝約太后不說廼陽遷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亦沛人也幸於呂太后呂須常以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飲醇酒戲婦人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於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吾太后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呂太

后崩審食其免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
讓勃位迺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皇帝
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於是迺以
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賜
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
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一歲出
入幾何勃謝不知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
者上曰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宰相者上佐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塡撫四夷諸

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
大慙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顓爲丞相陵至玄
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爲淮南王
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
降之國除

劉章

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次子也爲城陽景王呂太后
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鄭侯呂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
郡爲呂王奉邑明年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爲朱虛
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
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
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於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
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
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
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
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
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
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

者鉏而去之太后嘿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
追拔劍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
也因罷酒自是后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
氏爲彊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
相國皆居長安欲爲亂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迺
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
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
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
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紿平以

兵圍相府平自殺王遂舉兵西漢所之呂産等遣灌
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
之呂祿呂産欲作亂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大
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
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責問勃勃曰失火
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灌
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
罷勃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
相曹參家貧無以自負豈望報早埽齊相舍人門舍

人怪之以爲物而司然頃之諸參因以爲舍人文帝
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復予齊而益封朱虛侯東牟
侯各二千户二年章薨子共王喜嗣始誅諸呂時朱
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
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
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
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興居以爲天
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
北王興居自殺國除

漢臣傳卷之三

韓信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
生爲商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廼行營高燥
地令傍可置萬家者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
苦之廼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
怒竟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
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
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

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
不能出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蒲伏一市皆
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
知名梁敗又屬項羽羽爲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
用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
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
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
釋勿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王以爲治粟都尉上
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

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薦爲大將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晩遂聽信計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廻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之下魏代也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出井陘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獲李左車用

其計遣使下燕請校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卽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得九江王布入成皋楚復急圍

之四年漢王出成皋度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卽其卧奪其印符乃奪信耳軍麾卽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信然其計遂襲破齊齊王走高密請救於楚楚使龍且救齊信擊破之殺龍且虜齊王廣田橫自立爲齊王戰敗走遂定齊地使人言漢王請自立爲假王以鎭齊王立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大恐使盱台人武涉說信反漢事楚信不

從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乃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敗眛亡歸信漢怨眛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

縣邑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書聞上患之用陳平謀僞游雲夢實欲襲信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頸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比至雒陽赦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後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

信挈其手與步於庭數匝令之反彼從中起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陰與豨通欲夜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呂后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illegible]也欲烹之通至自說釋勿誅

彭越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爲盜陳勝起或謂越曰豪傑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鬭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爲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會後至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

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項王南走陽夏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

之柰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
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
蚤定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於是漢
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垓下項
籍死立越爲梁王都定陶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
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
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
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爲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
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
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
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爲
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
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
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氏令其舍人
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

黥布六人也姓英氏少時有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
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

聞者共戲笑之布已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
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
群盜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其衆數千人番君以
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
右校破之青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渡淮布
以兵屬梁項梁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阬
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
都六尊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之布使
將追殺之郴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
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
稱病不救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漢
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
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
何請往因說布歸漢比至漢王方踞床洗而召布入
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
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
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四年秋七月立布爲淮南
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

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上置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哉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

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道狀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言布謀反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爲將軍召諸侯問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上乃召見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矣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必出下計上封薛公千户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軍敗走渡淮數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僞與俱亡走越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

人殺布茲鄉遂滅之封賁赫爲列侯

張耳

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爲客嘗亡命遊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爲外黄令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爲刎頸交高祖爲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爲

里監門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笞吏去耳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蘄至陳耳餘上謁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中豪傑說涉立為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願請奇兵畧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豪傑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說武臣不王無以填之武臣乃聽遂立為趙王以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趙王閒出為燕軍所得燕因之欲與分地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乃走燕壁說燕將遂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襲邯鄲殺武臣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

怒怨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餘胡不赴秦軍俱死且什有一二相全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餧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迺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乃敢擊秦軍于是趙王歇張

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黶陳澤所在餘怒曰黶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迺脫解印綬推予耳耳亦愕不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遂趨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羽立諸侯耳雅遊人多為之言羽素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為常山王治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

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印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從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使夏說說田榮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兵襲耳耳敗走念諸侯莫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而項王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

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四年夏立耳爲趙王五年秋耳薨謚曰景王子敖嗣立爲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駡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生平爲氣迺怒說之使反敖竟不從會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乃檻車膠致與王詣長安白王不及上迺赦趙王已出尚

魯元公主如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孫皆爲二千石

吳芮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乃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降之項羽立芮爲衡山王都邾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户爲列侯項籍死上以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

徙爲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謚曰文王子成王臣嗣

灌嬰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爲沛公畧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沛公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項籍敗陔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漢王即帝位賜益嬰

邑三千户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絶縣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高帝令嬰食潁陰五千户高帝崩嬰以列侯事惠帝及吕后后崩吕祿等欲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吕祿等以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諷齊王以誅吕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吕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户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

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諡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絶武帝復封嬰孫賢爲臨汝侯

樊噲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噲以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羽謝無有閉關事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噲直撞入立帳下具道先入咸陽之故羽壯其言爲之嘿然沛公起如厠麾噲去既出沛公留張良謝羽遂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誚讓羽沛公幾殆數日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項籍死漢王即位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其後噲從帝至陳械楚王信定楚地更賜爵列侯號爲舞陽侯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噲以吕后弟吕嬃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

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極諫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吕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詔陳平斬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吕后釋噲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吕嬃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顓權高后崩大臣誅吕嬃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絶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

眕庶子市人爲侯復故邑薨謚曰荒侯子佗廣嗣六
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
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
始二年繼絕世封眕玄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户

夏侯嬰

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
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
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
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

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
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爲沛公
賜爵七大夫以嬰爲太僕常奉車從攻胡陵嬰與蕭
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沛公爲
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
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
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
兒欲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漢王怒行欲斬嬰
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
收散兵復振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因從擊韓王信軍胡騎於晉陽
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
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
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嬰自上初起沛常爲
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
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曰近我
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
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

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爲太僕八歲薨傳至
曾孫頗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姦自殺國除初嬰
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
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酈食其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
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
將皆握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

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
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
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若見沛公
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歲長八尺人皆謂之
狂生。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
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食
其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食其所戒者沛公使人
召食其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食其即長揖
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

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何謂助秦食其曰
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事沛公喜問
曰計安出食其曰陳留天下之衝其城中多積粟臣
知其令今請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
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
人從沛公食其常爲說客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
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
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
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夫敖倉天下
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
堅守敖倉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燕趙已定惟齊
未下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使東藩上曰
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齊王田廣
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
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彭原襲齊齊王
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走漢
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

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
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

酈商

酈商高陽人也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畧
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
先登賜爵封信成君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
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遷
爲右丞相賜爵列侯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
不治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

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
是廼使人刼商令其子寄紿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
而太尉勃廼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謚
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孝景時吳楚齊趙
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欒布自平齊
來廼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景帝
怒下寄吏免上乃封商他子堅爲繆侯奉商後

蒯通

蒯通范陽人也本與武帝同誨楚漢初起武臣畧定

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
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
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爲令十餘年矣殺
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
子所以不敢剚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
亂秦政不施然則慈母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
復其怨而成其功名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
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
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曰爲君計者莫若以黃

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驅騖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
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阪上
走丸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
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
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
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
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
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
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

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廼下趙五十餘城爲
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信因襲
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爲欺已而亨之因敗
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
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
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
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方今爲足下計莫
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
動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

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通說不信惶恐乃佯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被誅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殫誅耶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

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鬭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

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漢臣傳卷之四

張蒼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爲常山守從韓信擊趙封爲北平侯是時蕭何爲相國而蒼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

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其後代灌嬰爲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德安國侯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更元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爲讓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周昌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以昌爲職志苛爲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苛爲御史大夫昌爲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爲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

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又庭爭之呂后聞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歲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時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

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獨心不樂堯知上慮趙王也請爲趙王置貴彊相衆昌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不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謚曰悼侯傅子至孫意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爲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罪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于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

間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通儒服漢王憎之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剸言諸故羣盜

壯士進之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及漢王并天
下卽皇帝位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
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
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可試爲
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
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
而後可興也通爲緜蕞野外習之拜爲奉常賜金五
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

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
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爲
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切
諫孝惠卽位徙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
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
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立原廟惠帝常出游
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
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
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因
說佗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
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
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
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
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
迺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

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
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
賈爲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賈凡著書十二
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孝惠時
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賈自度不能
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
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
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
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

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毋久恩女爲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刼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嘗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時見陸生賈曰何念之深也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

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焉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迺言賈爲大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建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令建發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

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孺說之閎孺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婁敬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
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
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
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
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
之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焉
然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今夫秦地被山帶
河四塞以爲固此所謂天府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按
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疑未能

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
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
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
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
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
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
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
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
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

得官乃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
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
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
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當
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
之問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
之彼知漢女送厚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
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可不戰以
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

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
公主以呂后泣諫而止乃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
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
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
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臣願陛下徙齊諸田
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無事
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
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從擊黥布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爲關內侯十六年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

大夫鄧通方愛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召通且欲斬之帝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嘉爲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曰節侯傳至孫臾有罪國除

周亞夫

周亞夫勃之子也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其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封爲條侯續絳侯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

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之細柳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軍令嚴肅皇帝敬勞之成禮而去既出軍門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文帝且崩將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

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亞夫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爲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復置太尉

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不可上不聽乃悉封爲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召食禁中上讓亞夫免冠謝上猶目送之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爲平曲侯

張釋之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

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拜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對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亡其實於是迺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劾奏不敬文帝然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慎夫人從

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得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按律奏當棄市曰法如是足也景帝立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

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

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

遠避不近雲中之塞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乃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伍被

伍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以才學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淮南王陰有邪謀後坐東宮召被欲計事呼之

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繫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因稱說漢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被曰雖古名將不過也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今吾要成皐之口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十八九成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棄

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於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

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天下嚮應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覩近世之吳楚乎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被問之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可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逮

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卽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趙敬肅王太子疑齊以己陰私告王與齊忤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以充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上以充忠直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遷爲水衡都尉後上幸甘泉疾病充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因言

宮中有蠱氣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耶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由是遂敗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漢臣傳卷之六

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
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
常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廼言誼少年頗通諸家
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
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
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

至大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
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法
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
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
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
害之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
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
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乃度湘水為賦以弔屈
原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
鴞不祥鳥也誼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
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
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
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
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廼拜誼為梁懷
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
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
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
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

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
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
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
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
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
一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
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
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

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
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
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
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
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
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
同得後可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
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
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誼

請徙帝子代王武為梁王諫封淮南厲王四子梁王
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
生之死年三十三矣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
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向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
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
立舉賈誼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賈山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
學祛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嘗給事潁陰侯為騎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後文帝
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
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
戒帝下詰責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
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
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
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鼂錯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

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峭直
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
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往
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
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
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人臣之議或
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
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
術數者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

幸太子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禦之
錯上言邊事曰用兵臨戰合陣之急者三一曰得地
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又曰匈奴之長技三中
國之長技五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後錯復
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上從其言募
民徙塞下錯復論貴粟遣食可足可令入粟郡縣赦
農民租帝從之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
上親策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潁陰侯臣
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

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
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
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五霸長今陛下講於大
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
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
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
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
臣等
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
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

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
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
以五霸之臣明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
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
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
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霸不及其
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
當其世而立功德焉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
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

令可更定者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
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
即位以錯為內史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幸傾九卿遷
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
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
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
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
口讓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
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

蘖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錯不知迺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還言軍事見上上問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對以吳爲反數十年矣特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上始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迺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鄧先時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

顯諸公閒

爰盎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故爲群盜徙安陵高后時盎爲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盎兄噲任盎爲郎中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呂氏太尉主兵適

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盎曰吾與汝兄善今兒迺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請室諸公莫敢爲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功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淮南王益橫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盎時爲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

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有如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柰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辠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盎繇此名重朝廷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之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

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
阪盎並車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
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上
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嘗同坐及坐郎署
長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賜盎金五十斤然盎亦以
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
皆爭為死遷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
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
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如此

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
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盎還媿其吏乃之
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良久乃見盎曰陛下從代來
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何也欲以致
天下賢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
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
矣丞相迺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
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
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卽位錯為御史

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辠詔赦以為庶人吳
楚反聞錯欲請治盎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
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迺召盎盎入見
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上拜盎為
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及錯已誅盎以太
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
人圍守盎軍中初盎為吳相時從史嘗盜私盎侍兒
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汝與侍
者通迺亡去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

及盎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
裝齎買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醉西南陬卒
皆卧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遂歸報吳楚已
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以盎為楚相嘗
上書不用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鬬雞走
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
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曰劇孟雖博徒然母
死客送喪車千餘乘能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
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

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盎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乃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盎心不樂家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季布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頸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舍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罷布曰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布之官楚人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布寄書竇長君

曰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

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
加禮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
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爲項羽將逐窘高祖彭
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
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斬之以徇軍
曰使後世爲人臣無傚丁公也

欒布

欒布梁人也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庸於
齊爲酒家保數歲別去而布爲人所畧賣爲奴於燕

爲其主家報讐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荼爲燕王布
爲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
贖布爲梁大夫使於齊未反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
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
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
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亨之
方提趣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
困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
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

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
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一
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
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
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
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
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
反時以功封爲鄃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
號曰欒公社布薨子賁嗣

田叔

田叔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
於樂鉅公爲人廉直喜任俠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
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
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
群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
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廢爲
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
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

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北夷來爲邊冦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敺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

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悉燒梁獄辭具得其事還報於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拜爲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

文翁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减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

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竇嬰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吴相病免孝景卽位爲詹事會上酒酣言傳位毋弟梁孝王嬰引巵酒進諫上竇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吴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召入見拜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爰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

趙兵七國破封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爲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數月諸賓客辨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上曰太后豈以臣有愛不相魏其者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衞綰爲丞相

田蚡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爲大將軍方盛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跪起如子姓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中大夫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卽位蚡以舅封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諸將相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

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卽上以將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嬰爲丞相蚡爲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太后好黄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竇太后滋

不說建元二年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蚡
嬰由此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
言事多效吏士趨勢利者皆去嬰歸蚡蚡日益橫六
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
以蚡爲丞相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
愈益附蚡蚡爲人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
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相非痛折節以禮
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
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嘗請考工地

益宅上怒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
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蚡由此滋驕而嬰
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唯灌
夫獨不失故嬰日嘿嘿不得志而獨厚遇夫也

灌夫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爲潁陰侯灌嬰舍
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
反時灌嬰爲將軍屬太尉請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
父俱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志故戰常陷

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
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讐
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
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
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亡
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
故得無死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
折請復往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迺言太尉太尉固
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

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
稱之時復爲代相武帝即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
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
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太后昆弟也上恐
太后誅夫徙夫爲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爲
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即不
欲加禮必陵之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
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喜
任俠已然諾諸所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

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
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淸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竇嬰失
勢亦欲倚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得
嬰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
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夫嘗有服過丞相
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
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夫具
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張具至旦平明令

門下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
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
許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蚡尚臥於是夫入見蚡悟
對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徐行夫
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蚡不起夫從坐語侵
之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嘗使籍福請嬰城南田嬰大
望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乃謾自好謝蚡
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田山此大怨元光四年春
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

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
賓客居閒遂止俱解夏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
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
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
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
人避席餘半膝席夫不悅起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
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
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
席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今日長者爲壽迺效女曹兒呫囁耳語蚡謂夫曰程
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
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
稍稍去嬰去麾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
令騎留夫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
皆得棄市罪嬰大愧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吏皆
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
銳爲救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
寧可救耶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

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嬰之東朝盛推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又盛毀夫所爲横恣罪逆不道嬰度不可柰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仰視天而俛畫地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大有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上問朝臣

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天下壯士非有大惡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耶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蚡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謝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内媿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讐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嬰嘗受詔曰事有不

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書奏上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嬰家丞封乃劾嬰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乃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蚡疾專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韓安國

韓安國字長孺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
家說於鄒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
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
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
顯梁梁王以至親故令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
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
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
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
不省也夫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喜曰爲帝言之言之

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爲太
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
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
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
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
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
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
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
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

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
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
故吳相爰盎景帝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
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
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泣諫王泣數行下謝曰吾今
出之卽日詭勝自殺漢使還梁事皆得釋安國力也
武帝卽位田蚡爲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
蚡蚡言安國太后上亦素聞安國賢卽召以爲北地
都尉遷爲大司農其年蚡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

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安國以爲不如和親於是
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
匈奴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上召問公卿恢請從
恢壹計安國以爲弗擊便卒聽恢議伏兵邀擊匈奴
不獲恢聞之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
合而出於忠厚焉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
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
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
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衞青等有功益貴

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
歸迺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

石奮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

比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代者皆推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來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洒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

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迺謝罷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建哭泣哀思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迺四不足一上譴死矣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

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牧丘侯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後三歲餘薨謚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侯爲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爲丞相時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直不疑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

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爲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柰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封爲塞侯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爲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爲長者

衛綰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綰稱病不行文帝崩時且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郎官有

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吳楚反詔綰爲將有功拜爲中尉封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綰爲長者不忍迺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免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郅都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言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

厠野彘卒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

矣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射莫能中見憚如此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耶於是遂斬郅都

甯成

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少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溼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上召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多

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爲不復收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迺貰貸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産數千萬爲任俠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爲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由治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爲忮司馬

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後由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迺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武帝初招賢良文學之士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親策之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

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一歲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辨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弘爲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爲内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願罷西南夷海專奉朔方上許之弘爲

布被食不重肉 汲黯每議其詐上問弘弘謝曰有之
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
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
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
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
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
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爲有
讓愈賢弘焉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其後
以爲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於是起客館開東閤

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
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
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佯與善陰報其禍殺
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之爲也後淮南衡山謀
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願歸侯乞骸骨
避賢者路上報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
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位弘子度嗣侯爲山陽
太守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留不遣坐論爲城旦

卜式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
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
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
者數矣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
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
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
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
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
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

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
而亂法乃罷式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
倉府空貧民大徙皆卬給縣官式復持錢二十萬與
河南太守以給徙民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
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上
以式終長者乃召拜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
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
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
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

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皐令將漕最上以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會呂嘉反式上書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賜爵關內侯元鼎中徵代石慶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筭可罷上由是不說式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太傅以兒寛代之式以壽終

兒寛

兒寛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

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寛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寛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因使寛爲奏上寛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寛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寛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寛旣治民務在於得人心吏民大信愛之寛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課殿當免民聞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寛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寛寛悉辭以對拜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寛上壽制曰敬

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迺詔寛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寛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寛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寛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寛爲御史大夫居位九歲以官卒

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十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

見憚武帝即位黯爲謁者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稱疾歸田里上聞迺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黄老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擇丞史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卧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內修絜好直諫數犯主顔色常慕傅柏爰盎之爲人也善

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黯多病最後病莊助爲請告助稱黯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責質湯於上前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嘗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以自爲功上愈益貴

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請徙黯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然黯與亢禮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黯列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議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見上言曰陛下用群

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默然有閒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馬不具上欲斬長安令又坐賈人與渾邪王市者五百人死罪黯諫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召拜爲淮陽太守黯伏謝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然御史大夫湯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重公列九

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
言後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黯以諸侯相秩居
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
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
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
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
宏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黯出其下

鄭當時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

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
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
俠自喜脫張羽於阸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
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當時
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自見年少官薄然其
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即位遷為大
司農當時以其貫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卬奉賜給諸
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
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
未嘗名吏與官屬間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
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
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
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當時為大司農任人
賓客僦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陷罪
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
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為
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亡餘財
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滿門及廢門外可設爵

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
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
情乃見

張湯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
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
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
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
吏周陽侯為都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

侯大與湯交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吏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遷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禹爲人廉倨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湯爲人多詐舞知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時上方鄉文學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奏事即譴湯摧謝

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此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罪常釋閒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迺監掾史某所爲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

爭上可論之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縣官空虛湯承上旨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元狩閒匈奴求和親博士狄山忤湯乃遣山乘鄣爲匈奴所殺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與錢通及爲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士風湯嘗與河東人李文有隙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湯治論殺文

會趙王上書告湯與謁居爲姦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怨湯亦告湯又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其事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乃謀發湯陰事使吏案捕湯左田信等事辭頗聞上果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責湯湯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椁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

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杜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與減宣更爲中丞十餘歲宣爲左内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抵倣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鉅萬少子延年

義縱

義縱者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廼告上拜姁弟縱爲

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溫藉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子中上以爲能遷爲河内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義縱自河内遷爲南陽太守甯成家居南陽縱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甯氏盡破碎其家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輕繫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一切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迺以爲右内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銜之至冬楊可方受告

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
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縣亭長數
廢數爲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
賊稍遷至廣平都尉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遷
爲河內太守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
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迺死盡十二月郡中
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
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
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爲能遷
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
爲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它惛
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
惡吏盡復爲用溫舒爲人諂善視有勢者即無勢者
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
侵辱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
伏有勢者爲遊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

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時上
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
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坐法
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
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
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
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
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累千金

尹齊

尹齊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
湯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勢遷關
都尉聲甚於寧成拜爲中尉後復爲淮陽都尉王溫
舒敗後數年齊病死家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
多及死讐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漢臣傳卷之九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盖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

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司馬遷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衞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衞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

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爲秦王鐵官當始皇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毋懌毋懌爲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愽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太史公旣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阸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雒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

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

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冦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纍紲迺喟然嘆曰是余辠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凡百三十篇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

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詞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客游梁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

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
日往朝相如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
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幷召令令
旣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
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不得已
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
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
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
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

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旣罷相如乃
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
如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
才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
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
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
騎買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自著犢鼻褌與
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
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

財也今文君旣失身於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
材足依也且又令客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
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
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
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
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
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不
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尙書給筆札相如以
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

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籍此三
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遂以爲郎相如爲郎
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
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
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
以非上意也相如還報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
漢通得賞賜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
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常通爲

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夷上以
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
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
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
爲寵於是卓王孫臨卭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
驩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乃厚
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略定西南夷卭笮冉駹斯
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
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

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以蜀父老爲辭而已
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
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
於財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嘗稱疾閒
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
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書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
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拜爲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
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

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
列仙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
乃遂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以遊天
地之閒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
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
相如已歿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
人輒取去長卿未歿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
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詔天下舉方
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
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
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
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聲亦誦
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
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
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

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
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
之朔紿騶侏儒曰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涕泣朔
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侏儒皆號泣
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
朔多端召問何恐侏儒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
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長九尺餘亦
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饑欲死臣言
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

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
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
射之迺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
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
善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
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
能中臣賜帛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
窮者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
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

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
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
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
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亦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
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
復賜酒一石肉一百斤歸遺細君建元三年帝始微
行嘗夜出夕還時朔在傍乃進諫言有不可者三因
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
百斤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公

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
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
主子廷尉上請請論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
悲朔前上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
曰臣聞銷憂者莫如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
而不阿因以止哀也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
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
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寡居近幸

董君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角狗馬之大歡樂之內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諫董偃有斬罪三上善其言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此二篇文辭最善朔且死猶諫上遠巧佞退讒言帝

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果死

鄒陽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廼致其意曰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埶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廼從獄中上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諫以爲不可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

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廼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卽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盡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

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陽發藉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陽留數日乘閒而請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獲謂濟

北王曰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獲遂見梁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

枚乘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

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迺得其孼

子皐皐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皐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皐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皐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為郎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皐因賦殿中拜為郎使匈奴皐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羣臣喜故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初衛皇后立皐奏賦以戒終皐為賦善於朔也上有所感輒使賦之

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
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

嚴助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
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獨擢助爲中大夫朝廷
多事屢舉賢良文學之士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
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
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
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

相攻擊其常事不足煩中國往救也於是助詰蚡上
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守欲
距法不爲發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
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
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
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
勿發兵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
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
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即遣太子入侍助還又

諭意淮南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悅助侍
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
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
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
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于海南
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
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於鄭
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
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

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
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
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
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
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
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

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敝中國上使買臣難詘弘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

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

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悉召見故人與飲食嘗有恩者皆報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

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終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

異才召見甚奇之與交結軍拼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對曰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

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詔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

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遂往說越王越王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一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吾丘壽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後東都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時知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微入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禁民不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召而問之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

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說上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上又從之及尊立衛皇后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

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矣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公孫弘以秦時嘗發二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後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乃自殺偃嘗游燕

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爲居中
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
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
怒以爲偃刼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
之金實不刼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
王自殺無後國除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
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
獨孔車收葬之上聞之以車爲長者徐樂燕郡無終
人也上書以爲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

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
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
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
已矣嚴安者臨菑人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
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
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

漢臣傳卷之十

衛青

衛青字仲卿河東平陽人也其父鄭季以縣吏給事
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公主季與主
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衛子夫
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爲衛氏衛
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後子夫男弟步
廣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
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

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
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
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
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子夫幸有
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
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
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
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
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爲

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六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元朔元年春衞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斬首虜數千封青爲長平侯其後匈奴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畧甚衆元朔五年春上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天子使使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諸將軍咸屬大將

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建至天子不誅赦

其罪贖爲庶人是歲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從大將軍有功封冠軍侯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户三子皆爲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青青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元狩四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天子與諸將議大發士卒擊之遣青與霍去病各將五萬騎出塞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

還以青去病並爲大司馬自是之后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獨任安不肯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元封五年青卒謚爲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初青旣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青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柰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迺詔青尚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

霍去病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封冠軍侯元狩二年春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自是之後大將軍日退而去

病日益貴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尚方畧志藏匈奴由此上益愛重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子嬗嗣嬗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

任安

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俱爲舍人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迺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趙禹曰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

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於是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其後用安爲益州刺史以仁爲丞相長史拜丞相司直威振

天下共後逐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
門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爲
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司直下吏
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
門外召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
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不傅事何也下安吏誅死

李廣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
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

關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郎
常侍格殺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逢時如令子當高
祖時萬户侯豈足道哉景帝卽位爲騎郎將吳楚軍
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爲上谷太守數
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
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上乃徙爲上郡
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
中貴人將數十騎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
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
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
射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後徙爲隴
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卽位左右言廣名將也
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尉及出擊胡而
廣行無部伍行陣程不識正部曲行伍後漢以馬邑
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傍谷而廣爲驍騎將軍屬
護軍將軍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
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
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

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佯死睨
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
兒取其弓鞭馬南馳贖爲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
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
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
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
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在郡匈奴聞之號曰
漢飛將軍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

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頃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廣軍幾沒罷歸初廣與

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豈吾相不當封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年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青亦陰受上誡以爲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

是時公孫敖新失侯從青青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青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爲郎上與韓嫣戲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上以爲勇當戶蚤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

從驃騎將軍明年敢以校尉從擊胡左賢王力戰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青之恨其父乃擊傷青青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當戶有遺腹子陵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

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
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
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
敦煌至塩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
出酒泉擊匈奴欲使陵爲貳師將輜重召見武臺陵
請自當一隊願以少擊衆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
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
將軍亦羞爲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
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陵以

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
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
因騎置以聞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
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
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
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
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
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
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

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虜不利欲
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
無後救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
成安侯者頴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
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
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
攻陵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
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夜半時擊鼓
起士鼓不鳴陵與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

騎數千追之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陵
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
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
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
遷盛言陵有國士之風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
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
上悔陵無救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
歲餘上遣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
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

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幷誅亡還降匈

奴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后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李廣利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産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以往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焉因留屯敦煌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宛廼出其馬令漢自擇之多出食食漢軍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

天子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廼下詔封廣利爲海西侯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兵敗降匈奴爲單于所殺

蘇建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右將軍再從青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竝爲郎稍遷至栘中廄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

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后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
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
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
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
者因厚賂單于荅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
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旣至置幣遺單于單
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
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
邪王俱降漢后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

陰相與謀刼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虞常在漢
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
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
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
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
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
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
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
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

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
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
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熅
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
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
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
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
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勝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
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

擬之武不動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
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
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
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
置他所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
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
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
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

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願
聽陵計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
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
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
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
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
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
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吏民以下皆白服曰上崩武
聞之南向號哭嘔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

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
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
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
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
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起舞歌曰徑萬
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
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
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
隨武還者九人至拜為典屬國常惠徐聖趙終根皆

拜為中郎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
髮盡白燕王等謀反誅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
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
免武官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立宣帝賜爵關
內侯久之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
以為遺言宣帝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右曹
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
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無餘財皇后
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

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
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許伯自
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
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
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
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
於麒麟閣凡十一人其表首武

常惠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

使匈奴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以惠爲校尉持節護

烏孫兵封惠爲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武爲典屬國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

遂以惠爲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謚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乃絕

張騫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

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

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
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
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
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
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
物迺令因蜀犍爲發間使數道並出終莫得通然聞
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
或至焉始通滇國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
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

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騫
後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
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
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
連燉煌間小國也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
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
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
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
得其決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

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
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
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
北國始通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
爲質於外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
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
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
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天子
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

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
其後外國亦厭漢使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
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胡建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
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
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
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
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

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
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
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
奏在其懷中遂上奏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
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爲
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
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
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
將吏卒圍捕蓋主蓋主使人上書告建大將軍霍光
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
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楊王孫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
奉養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
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
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
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
與王孫書曰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無知則已
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
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
區區獨守所聞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
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臝葬將以矯世
也且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
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今費財厚葬留
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
也祁侯曰善遂臝葬

漢臣傳卷之十一

霍光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

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爲嗣遂屬之於光武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孝昭皇帝帝

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時蓋邑公主燕王旦上官桀等謀反辭連及光帝知其詐不問桀等皆伏誅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光白太后迎昌邑王賀而立之既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請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乃與諸大臣議以太后詔廢王而立武帝曾孫病已是爲

宣帝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顧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謚曰宣成侯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既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

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
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
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
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
給事中他人一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
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
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
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
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

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
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
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光大驚欲自發
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
是上始聞之而未察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
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
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
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顯及禹山雲自見日

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
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婿多不謹又
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耶顯恐急即
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
縣官離散斥逐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
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
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
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
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

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
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
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
有弒許后事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
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
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恐顯
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
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
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

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
有大怪之禹憂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
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傳
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
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
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
書獻城西地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
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
昆弟皆棄市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

者數千家

金日磾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
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
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
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
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
王殺之幷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
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

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
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
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
狀對上奇焉卽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
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旣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
愛之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
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子二人長
子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
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

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
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上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
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及莽何
羅及日磾捽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
是著忠孝節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
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
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
爲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
白封之卧授印綬一日薨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

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芽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爲侍中惇篤有

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賜爵關內侯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闥無內霍氏親屬封爲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爲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爲太子時敞爲中庶子幸有寵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

張安世

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封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光白太后徙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光薨後數月魏相上封事曰

車騎將軍安世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

世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
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
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
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
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
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
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
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
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為光祿勳郎有醉小

便殿上主事自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
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
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
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
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
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
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
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
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

取許妃以家財聘之賀嘗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
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
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
思賀恩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
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
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三十戶上曰吾
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
詔置守冢三十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
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

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
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
世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
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
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
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至秋薨謚曰敬
侯子延壽嗣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
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後湯
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

殿帝嘆曰桑霍爲我戚豈不厚哉臨尚敬武公主甍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

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凡三徙復還杜陵

楊敞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爲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爲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曰此

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謚曰敬侯子忠嗣忠弟惲

杜延年

杜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稻田

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坐免官數月復召拜爲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上以璽書讓延年乃選用良吏

捕緊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乃賜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爲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罷就第後數日薨謚曰敬侯子緩嗣

韋賢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孟卒於鄒自孟

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宣帝即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賢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爲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光果以責過相後人

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愼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

史大夫四歲大將軍光薨上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宜稍奪霍氏之權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相請白去副封以防雍蔽於是帝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及霍氏謀反伏誅宣帝始親萬幾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邊郡困乏

難以動兵上從相言而止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

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重哀曾孫無辜保護甚力後吉爲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定策立宣帝宣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吉爲人深

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

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於是封吉爲傅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果病瘉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不案吏治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

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又嘗出逢淸道群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

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之掾史怪其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曉之乃服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誰可代者吉薦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黄霸爲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黄霸薨而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

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封昌博陽侯

黄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傑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

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廼出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擢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敎化而後誅罰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

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天子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嘗薦樂陵侯史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

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霸子思侯賞嗣始霸少為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杜陵

于定國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

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定國少學法於父父

死後定國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二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

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駮議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定國惶恐上書自劾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子永嗣永少時耆酒多過失年且三十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

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閭
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
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
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疏廣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
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大中大夫地節三年立
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
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

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
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頃
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
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
廣對以爲不可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
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
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
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
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日父子
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
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
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都門外送者車百兩觀者
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
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
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
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
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卽以閒暇

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
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
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
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
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
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
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雋不疑

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

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
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威振州郡勝之素聞
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
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
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
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
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
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
折太柔則廢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

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
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
拜爲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
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
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
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
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
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
嚴而不殘始元五年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

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
爲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
及不疑遠甚

王褒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
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
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
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

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
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氾鄉侯
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
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
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
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爲聖主
得賢臣頌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
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

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
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
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
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
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
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乃歸太子喜褒所爲
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
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

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陳萬年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爲郡吏察舉至縣令遷
廣陵太守入爲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
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
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
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
臣行義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
爲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
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
爲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
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
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
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爲御史中丞
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顓權咸頗言顯短時槐里令
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咸素善雲雲從刺
候教令上書自訟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
語下獄掠治減死髡爲城旦因廢成帝初大將軍王

鳳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徵爲諫大夫復出爲
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爲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
咸免官起家復爲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其治
放嚴延年其廉不如然操持掾史郡中長吏公移勑
書曰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
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
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
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後竟徵入爲少

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鈎校發其姦臧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而官媚邪臣陳湯苟得無恥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路溫舒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

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宣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上善其言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間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眭弘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少時好游俠鬭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傍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

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祅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漢臣傳卷之十二

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宣帝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

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

二人驚愕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嘆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

得兼治之直寬易可雖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
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
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椎破盧罌
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
心善之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
疑男子蘇賢言之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
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
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
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

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
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
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
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
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
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
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
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事
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

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天子可其奏
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廣漢竟坐要斬

蓋寬饒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
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劾奏衛將軍張安世
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
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為衛
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
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

以寬饒為大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擢為
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
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
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
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
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
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視屋
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
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

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
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
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
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
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
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
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
愈失意不快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今
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

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
壽命者也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
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
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
天下上以寬饒怨謗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
求襢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
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上不聽
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
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時昭帝
富於春秋大將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
失魏相對策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
光納其言因遷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
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
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
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
讓爲陳和睦親愛銷除咎怨之路數年徙爲東郡太

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
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
議脩治學官春秋鄉射之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
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
敢入界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
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延壽嘗出臨上
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
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
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

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在東郡三歲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肯出行縣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因入臥

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吏民不忍欺紿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之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

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駟馬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天子惡之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

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楊惲

楊惲字子幼安平侯敞次子也兄忠嗣侯惲以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山郎

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
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擢爲諸吏光祿勳親近
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
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
惲居殿中廉絜無私郎官稱公平然伐其行治又性
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
高人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
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
高昌侯車奔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

有奔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
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
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
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
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
漢美食好物謂之殠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
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
問其過可以得師矣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
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

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
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
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
秋所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事下廷尉廷
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欲
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
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
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
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上

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爲庶人惲既失爵位家
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
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
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
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晻昧語言見廢內懷
不服報會宗書曰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
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
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

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爲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過出今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賜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惲與相怨望語

免爲庶人召拜成爲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敞上封事諫罷霍氏三侯皆就第上甚善其計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書奏天子徵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

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太后止不復出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黃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偷盜尤多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老父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

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
坐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
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
偷盗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
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
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
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
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
終不得大位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

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
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
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
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
敞聞舜語遂殺舜以故免爲庶人敞既亡命數月京
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
敞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敞敞被重劾及使者至
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
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卽裝隨使者

詣公車上書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
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
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
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
捕窮窘蹤跡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
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傳吏皆捕
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盜賊禁止
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頃之元帝卽位使
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

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
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敞問武何
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
問武武應曰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武既到官
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
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
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時大將軍光秉

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

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吏民皆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埶變詐自解翁歸至論棄市一郡怖栗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治如在東海故風

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

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厀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會昭帝崩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

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
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
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
意遂對曰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臣聞治亂民
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
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乘車獨行至府郡中盜賊
於是悉平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曰何爲帶牛佩犢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
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

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
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
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
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遂
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
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
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敎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
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襃顯遂云
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

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
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
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
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
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
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昔陳平雖賢
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邑感敞言
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節儉祿

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
下詔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
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
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
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不絕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
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

稱述起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
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
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
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
處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
止嫁娶送終奢靡府縣吏家子弟游敖不以田作爲
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
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
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

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
宮館希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
優諸戲及他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
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
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而南陽亦爲立祠

田廣明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以郎爲天水司馬功次遷河
南都尉以殺伐爲治郡國盜賊並起遷爲淮陽太守
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
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
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
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
守尉魏不害與厩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
封不害爲當塗侯德轑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
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爲侯者得東歸不上
曰女欲不貴矣女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
汝矣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
明連禽大姦徵入爲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爲淮

陽太守昭帝時爲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
義爲御史大夫以前爲馮翊與議定策封昌水侯歲
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
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
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國除兄雲
中爲淮陽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坐棄市

田延年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延年以材畧給
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

選入爲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
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群臣
即日議决宣帝即位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
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
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請沒入縣官奏可富
人亡財者皆怨前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載
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
車二千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
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延

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即
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
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
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
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
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
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
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國除

嚴延年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爲丞相掾延年
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爲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
御史時霍光廢昌邑王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
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拜爲平陵
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爲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
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爲長史從軍敗西
羌還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
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

避之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
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
意怒延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
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
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
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
二十斤豪彊脅息野無行盜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
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
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

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是時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迺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鳳皇下上賢焉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

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又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延年本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延年坐怨望非謗政事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年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漢臣傳卷之十三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

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

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善鄯敦煌以絶漢道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略者解散虜謀酒泉

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天子下其書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産虜其妻子此殆空言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勑讓充國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璽

書報從充國計焉後罕竟不煩兵而下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茲上屯田奏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

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上復賜報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

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必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

軍衛尉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如充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

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
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就
第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
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
欽薨子岑嗣侯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
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
國曾孫伋爲營平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
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
國乃召黄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鄭吉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
爲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
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
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衞司馬使護鄯善以
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
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
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
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
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
上嘉其功效詔封吉爲安遠侯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吉薨謚曰繆侯子光嗣

傅介子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
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
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
漢使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
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

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
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
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
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
剌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
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
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
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黄金錦繡行賜諸國王
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郎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

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
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
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
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
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
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詔封
介子爲義陽侯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辛慶忌

辛慶忌字子眞少以父任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

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陷陳却敵惠奏其功拜
爲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國還爲謁者尚未知
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朝
廷多重之者轉爲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
名成帝初遷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
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爲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
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廼復徵爲執金吾
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爲光祿勳時數有
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光祿勳慶忌前在邊
郡數破敵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其後拜爲右
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爲左將軍慶忌居處
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爲鮮明唯是
爲奢爲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年老卒官長子通爲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
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爲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
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
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
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

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詔事兩甄及呂寬
事起莽誅衞氏兩甄搆言諸辛陰與衞子伯爲心腹
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
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
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
廢慶忌本狄道人爲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
貧匄貸無節西至長安求官得大官獻食丞元帝詔

列侯舉茂材富平侯張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郅支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

還吉上書言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危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謀攻郅支單于于康居延壽猶與不聽會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遂

從之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於是延壽湯上疏傳首詣京師事下有司丞相御史大夫議遂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遷於官成帝

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寬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詔指計其日曰不出五

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爲勢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初起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爲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

湯即上封事言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詔罷昌陵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問湯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白湯惑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爲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宜封竟爲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爲水衡都尉死子伋爲侍中參妻欲爲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爲求比上奏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免爲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訟湯冤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後

莽爲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諂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侯丞杜勳不賞廼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諡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爲破胡侯勳爲討狄侯

段會宗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爲西域都護騎都尉西域敬其威信還拜爲沛郡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爲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爲都護會宗爲人

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永閔其老復遣出于
書戒曰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
以復鴈門之蹟萬里之外以身爲本會宗既出諸國
遣子弟郊迎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
拜爲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爲國民所殺諸
翖侯大亂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
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
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
戊己校尉諸國兵卽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還衆

事公卿議會宗宜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爵關內
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疐擁衆欲害昆
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
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焉

漢臣傳卷之十四

蕭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
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
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是時霍
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
召見先是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
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
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於是光獨

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
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
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
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
時光薨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
之上疏願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閒聞望之名
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望之對陰陽不
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對奏天子拜望之

爲詔者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言不可出諫官以補郡吏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遷大鴻臚神爵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欲舉兵滅之望之以爲勿擊便上從其議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三公非其人上以

望之意輕丞相諸問望之左遷爲太子太傅而黃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閒丙吉薨霸爲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天子采之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史高望之周堪至禁中望之爲前將軍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元帝立望之堪

本以師傅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望之言用宦者非國舊制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竟爲恭顯等所譖下望之獄免爲庶人後數月制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上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

上書稱引亡辜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門下生朱雲勸其自裁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爲之涕泣長子伋嗣爲關內侯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韋玄成

韋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敕令自免弘懷嫌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

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曰微哉子之所託名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

徵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嘆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因以戒示子孫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二年薨謚曰共侯子頃侯寬嗣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長樂衛尉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爲定陶王時賞爲太傅哀帝即位賜爵關內侯

匡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會宣帝崩元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辟衡爲議曹史薦衡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上說其言遷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

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言之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衡乃與御史大夫張譚共奏

顯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顓權執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慚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

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佰爲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爲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爲界多四百頃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史丹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及即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自元帝爲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

帝即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而言上意乃解太子由是遂爲嗣矣元帝崩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鴻嘉元年詔封丹爲武陽侯丹爲人足知愷弟愛人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

上永始中病乞骸骨歸第數月薨謚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八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為侍中

馮奉世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徙杜陵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

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閒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為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國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詔召韋玄成鄭弘王接許嘉奉世入議奉世獨奏願帥師討之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

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閒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還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如故拜爵關內侯歲餘病卒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

次補天水司馬未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
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逡立參至大官野王字君卿
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
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為
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
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
池陽令並素行貪污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
王部督郵掾祋祤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
捕並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

多舉野王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
宮親屬野王乃嘆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
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
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蕭育
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
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
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邪太守
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
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顓權不可
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於是野王
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大將軍
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
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鳳不聽竟免野王初
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終於家子座嗣爵
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逡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廉
為郎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旹言
河隄方略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
竟寧中以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

守徙西河上郡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
小馮君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濕病
痺天子聞之徙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年
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
衛十餘年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
親近侍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以數
病徙為寢中郎陽朔中中山王來朝擢為上河農都
尉病免復為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以
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使

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故封王舅參爲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訓參物禁太甚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恆操頃之哀帝卽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宗族徙歸故郡

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其後復放從自若吉輒諫爭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卽奏書戒王王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

昌邑羣臣坐在國皆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子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爲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

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
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
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
府會御史大夫缺為御史大夫駿為少府時妻死因
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
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平帝即位王莽秉
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
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傅

婢所毒薨國除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
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
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
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
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士
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
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也遂去
官元帝即位徵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
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節儉極切天子納善其忠乃
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
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為光祿大
夫頃之上書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有一子年十二
願乞骸骨不允後月餘以為長信少府會陳萬年卒
禹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
數十上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
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

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
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又諸官奴婢十萬餘
人戲游亡事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
私販賣與民爭利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
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天子下其
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
者又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
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
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為御史大夫數月卒

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

不驗上乃下更生吏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郎中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思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

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時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

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為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切諫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

載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然上終不能用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早卒少子歆

京房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

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奏考功課吏法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

曰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房指謂石顯顯充宗皆疾房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三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

因郵上封事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道以爲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爲衆所排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爲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爲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illegible]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

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乃懷邪知益爲害上以奉爲中郎奉奏封事曰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上復延問以得失乃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宮館不急

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天子異其意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毁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永發之永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厚遇尋是時多災

異根輔政數虛己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阸會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乃說根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衞尉傅喜問尋災異尋對母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時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哀帝初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而李尋亦好之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後月餘上以其言亡驗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

死一等徙敦煌郡

王商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惇厚稱父薨商嗣爲侯大臣薦商推爲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論

議不能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商獨以爲訛言頃稍定問之果然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商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來朝仰視商貌大畏之初大將軍鳳連昏楊肜爲琅邪太守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商不聽竟奏免肜奏果寢不下鳳以是怨商使人上書言商閨門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商以病對不入及閨門事見考知爲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爲援乃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蝕大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商有不仁之性乃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丹等奏商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京兆尹王

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顓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至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

薛宣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幽州刺史舉茂材爲宛句令王鳳

問其能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
御史中丞數言政事便宜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
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上徙宣爲陳留太守盜賊禁
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始高
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
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
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
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
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

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得檄亦解印
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
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
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
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
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池陽令舉廉
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
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
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立誠廉

士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
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
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
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
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爲人
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郡中清靜遷爲少府共
張職辦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薦宣遂以
宣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宣除
趙貢兩子爲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爲吏亦有能

名宣爲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
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
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會邛成太后崩上
以吏賦斂趨辦冊免宣罷歸初宣爲丞相而翟方進
爲司直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思宣舊恩宣
免後二歲薦宣復爵高陽侯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
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
明修明至南陽太守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爲丞相時
修爲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

服宣詡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哀帝初即位博士申
咸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宣子況爲右曹
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
會司隷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御史
中丞衆等奏況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爲庶
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
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
知惠不能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
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
漢臣傳　卷七五　五
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
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宣封爲侯
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
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
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
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爲安漢公
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
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死況
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

朱博

朱博字子元京兆杜陵人也家貧好客少時給事縣
廷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
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
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後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
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掠治困
篤博詐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
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而博以此顯名
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咸爲長史咸薦蕭
漢臣傳　卷七五　六
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
陵三縣高第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行
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
諸自言者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
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決遣四
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從事
教民聚會博殺此吏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
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乃召見諸吏選
視其可用者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門下掾贛

遂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且教拜起閒習乃止又敕
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
去議曹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
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
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博治郡常令
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爲大吏文武從宜以是豪傑慹
服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爲真其治左馮翊文理
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長陵大姓尚
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博以它事召見

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
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抆拭用禁
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
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投刀使削所
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遂成就之遷
爲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先是南蠻若
兒數爲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間襲殺之郡中
清徙爲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
職典決疑獄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
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
官所到輒出奇譎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久之遷後
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博坐免歲餘哀
帝即位徵爲光祿大夫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
空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
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
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博以此
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求稱尊號太
后從弟高武侯傅喜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

議孔鄉侯傅晏亦太后從弟諂諛欲順指博與交結
謀成尊號以博代光爲丞相封陽鄉侯傅太后怨傅
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奏免喜侯博受詔與御
史大夫趙玄議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氾鄉侯
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皆
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即召玄詣尚書問
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宜上穀
玄減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
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爲丞相玄以少

府爲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鐘聲故曰朱博翰音

翟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廼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

以給方進讀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淸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遷爲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月餘方進劾慶廢坐免官初方進新視事

而涓勳亦劾拜爲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須過廼就車於是方進舉奏其狀遂貶勳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戒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搉爲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贓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爲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靑州刺史

聞之與方進書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免爲庶人方進亦坐爲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爲丞相封高陵侯及後母終旣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爲相公絜請託不行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將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內懼不安廼令

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子夏既過方進揖知其指不敢發言居亡何方進奏咸等復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後數年淳于長有罪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貰方進劾立選就國復奏立黨友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請免奏可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相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

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慚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延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會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延召見方進退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即日自殺上祕之謚曰恭侯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南郡太守少子義義字文仲

少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後為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豐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立信為天子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莽聞之大懼擊義破之夷滅

三族

王尊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

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抑彊扶弱又出教敕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輔繫獄數日死威震郡中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

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

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坐免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

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衡譚諂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

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眞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著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

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耎弱不勝任免

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斥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

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章爲京兆五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寃紀之號爲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朱雲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

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
業賁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平陵
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畧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
御史大夫上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
爲嘉從守丞而闚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
超九卿之右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
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
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
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

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
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
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
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
身保位久之坐陳咸發石顯事與咸俱髡爲城旦遂
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
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
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

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
狂直於世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
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
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
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
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
吏耶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
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雲年七

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
身土周於槨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劉輔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爲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
見上美其材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爲皇
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爲列侯輔上書具奏上使侍
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
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大中大夫谷永俱上書切諫上
廼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終於家

張禹

張禹字子文河内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從學沛郡施讐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久之試為博士初元

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禹善論令禹授太子論語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内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内侯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禹為人謹厚内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内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宜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

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

侯不平恐爲所惡禹誦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

孔光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

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霸薨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爲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爲諫大夫坐議

有不合左遷虹長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後爲光祿勳復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時有所言輒削草稿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

徙光祿勳爲御史大夫綏和中議立定陶王不中意左遷廷尉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光議以爲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皆免以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

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祕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相近卽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丹以罪

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閱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拜光祿大夫位次丞相光爲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二月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睚眦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

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光自爲尚書止不敎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謚曰簡烈侯子放嗣

杜鄴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爲郎與車騎將軍王

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甍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卽說音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後以病去卽商爲大司馬衞將軍除鄴主簿以爲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卽位遷爲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以病免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卽傅太后從弟子也元壽元年正月朔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鄴對明指外家

過寵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籌及谷永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誼在五行志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杜欽

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迺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欽爲人深博有謀自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鳳白之太后以爲故事無有欽復重言鳳不能自立法度

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慚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爲議郎復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見鳳專政戒之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言鳳專權蔽主之過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

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説之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坐詔獄欽欲救其過復説鳳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加於往前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薨子業嗣業

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爲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爲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出世業又言宜爲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爲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業復上書訟宏業由是徵復爲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隷奏業爲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闊略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謚曰荒侯傳子至孫絶初

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谷永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爲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爲郅支所殺永少爲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

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爲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永既陰爲大將軍鳳說

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爲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鳳遂厚之數年出爲安定太守時上諸舅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以音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譚得其書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遂爲郡吏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轉爲長史薦爲護羌使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爲大司馬衛將軍永乃

遷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荅禮至上此對上大怒商密擿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給事中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

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汎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永所居任職爲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爲驃騎將軍薦永徵入爲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劉歆

劉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畧分為九流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

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絶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

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毁先帝所立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留歆為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

三統曆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及王莽篡位歆為國師後為莽所殺

揚雄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

誓後遡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它楊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覧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嘿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産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

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

閒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藉翰林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

舛馳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閒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

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四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

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閒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

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雄爲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章帝時四十餘

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漢臣傳卷之十七

平當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順陽長栒邑令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傅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

嗣所宜尊奉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倈有意者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過見稱奏使者十一人爲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復徵入爲大中大夫後以諫付淳于長左遷哀帝徵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耶當不從遂上書乞骸骨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薛廣德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龔舍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

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戶

殿門失闌免光祿勳于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復察廉爲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太中大夫出爲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爲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請更二千石因爲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

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爲逆雲等伏誅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傳嘉劾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宜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詔封賢等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復奏封事請節賢寵厲廷尉梁相疑雲獄冤上以無討賊意免相嘉薦相等有才行上不能平至是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上聞嘉生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

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嘉爲相三年誅國除後元始四年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

師丹

師丹字仲公琅琊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

侯月餘徙爲大司空上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事語甚切直辭以議追尊帝父定陶共王事不協上意免爲庶人尚書令唐林上疏申救復賜爵關內侯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傅太后爲太皇太后丁后爲帝太后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葬之復免高昌侯宏爲庶人徵丹詣公車封爲義陽侯月餘薨子業嗣

傅喜

傅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初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而女爲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明年正月乃徙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疾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謚曰貞侯

彭宣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治易事張禹舉爲博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入爲右扶風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數年復入爲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爲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乃策宣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食鮑宣復言上乃召宣爲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封長平侯哀

帝崩王莽秉政宣上書乞骸骨就國莽恨宣求退故
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謚曰項侯

鄭崇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祖父以
訾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爲御史事貢公名公直崇少
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
門學相友善喜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
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
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因持詔書

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反爲一臣所顓制
邪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
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諂素
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責崇曰
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
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毋將隆

毋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
音奏請隆爲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
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
在國邸以填萬方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爲太子隆遷
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爲京兆尹遷
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
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請收還武庫上
不說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
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錢請更平直左遷爲沛郡
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
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爲冀州牧治中

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
令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
立時爲中太僕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
崇者爲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並爲
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
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
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

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謝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素驕慙於賓客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剥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襜褕自代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剥鼓置都亭下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

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弟威為郡掾臧千金並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縱橫郡中聞並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物曰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趙李桀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他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于市郡中清淨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郎

孫寶

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也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偫賓自劾去忠固還之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

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遺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

山谷諭告群盜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劾
矯制奏商爲亂首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
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上
復拜寶爲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
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寶劾奏尚
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衞將軍商薨次當代
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代益州蠻夷犯法巴
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川拜爲廣漢太守徵爲京
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

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
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
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
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
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
當道不宜復問狐貍寶嘿然穉季者大俠與衞尉淳
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與紅陽侯有郤自
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
而長以穉季託寶故文怪寶氣索因曰明府素著威

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寶曰受教穉
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墻爲小戶
但持鉏自治園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誅明年
穉季病死寶爲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
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哀帝徵寶
爲諫大夫遷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
俱事元帝有郤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衆
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下寶獄尚書僕射
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

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
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劾尚書令趙昌天子不說
以寶名臣不忍誅乃免爲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
后徵以爲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
寶爲大司農會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孔光馬宮等
咸稱莽功德宜告祠宗廟寶奏斥之侍中奉車都尉
甄邯即時承制罷承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
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
曰年七十誖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

家建武中以寶孫伉爲諸長

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屢蒙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以褒爲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遷爲鄠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

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群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初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爲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嘗省見顯等甚慚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迺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爲清河太守數歲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爲諫大夫遷兗州刺史入爲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廷尉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爲御史大夫成帝更武爲大司空封氾鄉侯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

及爲公卿薦之朝廷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
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
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爲御史大夫
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
史典獄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制曰可以內史
爲中尉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後母留止左右或議
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後五歲
諫大夫鮑宣數稱冤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
安侯董賢亦薦武由是復徵爲御史大夫月餘徙爲

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年上以太皇太后
故徵莽後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
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
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
舉莽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
謀以爲往世無嗣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於是武舉
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莽風
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武就國後莽復
欲爲宰衡陰誅不附已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

甄豐承莽風指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連引諸所欲
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郡國豪傑坐死者數
百人武在見誣中檻車徵自殺

鮑宣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爲縣鄉嗇夫
守東州丞後爲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爲郎病去官
復爲州從事王商辟宣薦爲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
何武除宣爲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爲諫大夫遷豫
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宜坐免歸家數月復

徵爲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是時帝祖母傅
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孔光師丹何
武傅喜始執正議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
宣上書切諫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
朔日食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黄
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
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爲司隸官丞相孔光四時
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沒入其車馬
摧辱宰相事下上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

乃徙之上黨以爲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遂
家於長子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迺風
州郡以辠法案誅諸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
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興與女壻許紺俱
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
時淸名之士琅琊又有紀逡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
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
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逡兩唐皆仕王莽封
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

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被虛僞名郇
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
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
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裞以衣衾
其子攀柩不受也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
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脩等又奏董賢左遷盧
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杜陵蔣詡元卿爲兗州刺
史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
里卧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

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
漢更始徵竟以爲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竟
不受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世祖即位
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

龔勝龔舍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
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
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爲常侍大司空何
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已聞其名徵

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
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
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
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
求見言災異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
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
非撥煩吏乃復還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
亂制度由是逆上指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
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勝獨書議曰今與相等過微

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公孫祿問勝君議
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
通劾之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
宜如奏所言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
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
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常恚謂勝曰我視
君何若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
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
誰受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即應

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勝窮
無以對尚書即劾奏與常爭言洿辱朝廷勝謝罪乞
骸骨上迺復加賞賜以子博爲侍郎出勝爲渤海太
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爲光祿大
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
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大中大夫王
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
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於是王莽依故事白
遣勝漢還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

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勝
爲微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
遣使者即楚拜舍爲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
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
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
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固稱病篤天子使使
者收印綬月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終不肯起乃遣
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
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

八王莽居攝中卒莽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
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
勝稱疾不應後二年莽復遣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
六月祿直以辦裝勝稱病篤不受因敕兩子及門人
高暉以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
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
七十九矣勝居彭城廉里後刻石表其門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

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
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
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埶擅朝而京兆尹王
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
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切諫上不納成帝久亡繼嗣
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曰臣聞存
人所以自立也塞人所以自塞也武王克殷未下車
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
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

人以自立者也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
以為殷後禮亦宜之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
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周
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
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
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為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
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
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
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

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
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
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
為吳市門卒云

云敞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
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莽以平帝為成帝後
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
師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

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
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章坐要斬磔
尸東市門章為當世名儒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
黨皆當禁錮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
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車騎將軍王舜
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
莽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敞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
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為御史大
夫復病免卒於家

丁寬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

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迺授臨等於是賀薦讎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琅琊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大司空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琊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爲博士

梁丘賀字長翁琅琊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代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

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大中大夫給事
中至少府年老終官傳子臨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
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琊王吉通
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
廼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
孟爲少府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
齊衡咸長賓張爲博士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
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琅琊王璜平中能

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
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
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
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
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
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
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
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
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
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
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
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
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授業
孔安國至御史大夫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
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
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

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
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
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
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絜著可以自成
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
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
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
翁生信都太傅翁生授琅琊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

士勝右扶風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
爲博士宣司隸校尉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
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
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
選師始昌爲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
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勝少孤
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蕳

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
服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
勝當乘輿前諫有天久陰臣下謀上之語後王果廢
時霍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
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宣帝
初因議武帝廟樂不協上意乃下之獄時丞相長史
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
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
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因災異大赦勝出爲諫大
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
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
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
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
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
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
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始勝每講授常謂諸
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
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

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
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
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
敵建卒自顓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
兼爲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
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爲梁內史
梁內史子定國爲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爲少府
太子少傅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

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後為太子少傅而孔覇以大
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
之並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
愍之迺擢堪為光祿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
牟卿為博士覇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
牟卿至丞相商善為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
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
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炔欽幼卿為文學王莽時林
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欽章皆為博士章為王莽所

誅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
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
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為
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為城
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
騎都尉寬中有儁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
關內侯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
賓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

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
家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
亦從安國問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
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
號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
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
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
覇覇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覇辭受父父

有弟子尉氏樊並昔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
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
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
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
學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
學病申公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
居家教終身不出門闌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
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

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嘿然已招致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

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賞至大司馬車騎將軍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

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遏墜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

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
爲博士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
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
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黃生曰
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
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固曰
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
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

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
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
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圈
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辜後
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復以賢良
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
孫弘亦徵仄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
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
傅夏侯始昌最明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
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
授琅邪師丹伏理游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爲詹事
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滿昌授九江張邯
琅邪皮容皆至大官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
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
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
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
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

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
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
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
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授
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王中尉食生爲博士
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
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蒼魯閭丘卿蒼說禮

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爲符節令坐說災異誅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

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衆尤盛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

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衞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廼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尹將又受左氏

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琊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淸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

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游俠傳卷之十九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

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

魯朱家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阸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瞷氏陳周膚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

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所殺甚衆以驅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讐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

俠使之嚼非其任強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
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
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
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
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
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
也乃陰屬尉吏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
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

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
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解
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
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
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
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及徙豪富
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
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
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

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
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
有騎已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
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籍
少公素不知解解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
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
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
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
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

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
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
大逆無道遂族解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
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郭公子
西河高公仲太原魯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陳君孺
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
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
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

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
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
章逡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與中書令石顯相
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成帝初顯免官徙歸故
郡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
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嘆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
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
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福耶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
中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酒市趙
君都賈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
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
重之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
經傳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
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
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
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
名節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
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
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
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
書求上冢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
金之費擢爲天水太守免家長安中復以薦爲廣漢
太守元始中王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第
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
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數日詔

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爲前煇光封息鄉侯楓里大
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煇光界坐免爲庶人以
舊恩召見封爲樓舊里附城而成都侯商子邑爲大
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重邑唯護自安如舊節時請
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數百皆離席伏
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初護有故人
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
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
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陳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爲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

率皆麤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爲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廼令從後閤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之者繇是起爲河南太守數月免而遵爲河南太守而弟

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南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崇劾奏遵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號呼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風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遵大喜之常謂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官爵功名

不誠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性長短
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効子亦敗矣雖然學我
者易持効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
池陽竦爲賊兵所殺遵爲更始使匈奴還遵留朔方
爲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
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
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

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
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爲議曹衣冠
慕之輻輳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時年
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爲茂陵
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
豪桀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
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
賢不肖闐門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
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

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
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
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
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涉自以爲前讓南陽
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
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
謂其道爲京兆仟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
陽仟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仟費用皆卬富人長者然
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

急爲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
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
以喪事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
何心鄉此賓客爭問所欲得迺裁棺物從賓客往至
喪家爲棺歛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
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王莽
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以
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已爲中郎后免官
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敺

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時茂陵守令尹公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欲便殺涉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遣去而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為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說尹公壞涉冢舍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涉性略

似郭解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莽廼召見責以皋惡赦貰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為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建遣兵徼取涉於車上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云

佞幸傳卷之二十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秺侯金賞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勑無所虧損為其小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

鄧通蜀郡人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時間如通家戲然通無他技能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文帝嘗病癰通常為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齰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石顯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漢初諸侍中皆用士人自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代士人出入命令至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病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廷自初元中譖殺前將軍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廢錮不用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

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辠房指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辠髡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建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逡請間言事上聞逡言顯顓權大怒罷逡歸其後御

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以爲三公上曰善乃廢不用顯內自知擅權事柄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間己乃時歸誠取一言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帷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顯聞衆匈匈言己殺前將軍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己時明經著節士琅邪貢禹爲諫議大夫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元帝崩成帝即位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顯與妻子徙歸

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董賢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

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褏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褏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上於是令

孫寵息夫躬爲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數諫爭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傅太后從弟喜及上舅丁明皆相繼爲大司馬頗害賢寵上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賢聞賢當來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皆在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上嘿然不悅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太后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謁者即闕下冊免賢罷歸第即日賢與

妻皆自殺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贏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辠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閎王莽時爲牧守所居見紀世祖下詔以閎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薦咸外孫云

隱逸傳卷之二十一

四皓

四皓者皆河内軹人也或在汲曰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恭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商雒深山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不能屈已高帝欲易太子呂后使呂澤刼張良畫策於是呂后用良策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

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上雖病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強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涕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果自將兵而東其後上從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大臣爭之不能得及燕王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上怪之問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

穆生

元王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而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

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蓋公

蓋公者齊之膠西人明老子師事樂臣公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爲齊丞相聞蓋公善治黄老乃使

人厚幣聘之公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以壽終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岍山遷以書勸峻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峻報書曰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高尚不仕卒於岍山岍人立祠號曰岍君其十二世孫恂字季直隱於終南通五經

百家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皆知名融妻即恂女也其後有摯虞知名於晉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絜著名昭帝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詔福等五人行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賜帛五十疋遣歸福歸終身不仕卒於家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宋勝之

宋勝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於穀城聚中孝慕甚篤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

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襃爲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遯去遊太原從鄉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於太原

張仲蔚

張仲蔚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惟劉龔知之

薛方

薛方字子容齊人也方嘗爲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
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
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
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方居家以經教授世祖即
位徵之道病卒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
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
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

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
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
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
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
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
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
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
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
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
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
祿大夫龔勝勝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斂
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迺獨入哭勝甚悲旣
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
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衆莫知其誰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靜嘿世服其清高成帝

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不屈楊雄盛稱其德
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而名振京師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
男女不錯行嘗被召爲縣令鄉人共送之仲元無心
就行因共酬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不
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

進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日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

貞烈傳卷之二十二

陳嬰母

陳嬰母始嬰爲東陽令史秦二世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一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我爲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爲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

齊太倉女

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子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淳于公遂得免焉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廼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陳孝寡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號曰孝婦

郃陽友娣

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廼以告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兄者爲誰延壽曰曰建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廼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繈自經死

京師節女

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廼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聽之則殺夫欲以身當之廼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陰令其夫卧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卧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

王莽傳卷之二十三

王莽

王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弟子也父曼蚤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者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

中郎陳湯等皆當時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新都侯國南陽新野遷騎都尉侍中爵位益尊節操愈厲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時大司馬曲陽侯根乞骸骨薦莽自代遂擢爲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寃訟莽者以百數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於是徵莽歲餘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即日遣使者馳召莽拜爲大司馬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信乃盛尊事光而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牙爪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

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言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於是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莽既

說衆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
不宜親省小事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
決莽又欲以虛名說太后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
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所
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又欲
以女配帝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事下有
司莽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
乃下詔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公卿大夫咸言安
漢公盛勳堂堂今當立后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

長史以下分部曉止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
公卿采莽女遂立為皇后初莽白太后以帝幼年奉
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遣甄豐奉
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
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以莽
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
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婦兄呂寬議以為
可為變怪以驚懼之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
覺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

之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傑
素非議己者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五年冬平帝疾
莽作策請命於泰畤勑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
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
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選玄孫中最
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是月前煇
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
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
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

行太保王舜謂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
服天下耳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安衆侯劉崇
與相張紹謀攻宛敗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
權輕也宜尊重以鎮海內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后
稱假皇帝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
為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今恭行天罰誅莽
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
大誥作策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莽既滅翟義
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初翟義

等衆共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真皇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改號曰新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秦王子嬰降奉上始皇璽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

恩義人如此者猪狗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莽既得傳國璽又欲改太后

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乃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率羣公奉上皇太后璽綬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初莽爲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奉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墮壞孝

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莽以太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太后沒年八十四沒後十年而漢兵誅莽孺子嬰三年莽篡位十八年而更始代之凡二年而光武即皇帝位

東漢

馬維銘曰光武之後明章二帝一再傳遂以不競權臣奄宦與漢終始士大夫動以氣節相矜鉤黨日盛朝宁日空胡廣趙戒之徒又依阿淟涊轉相激聒馴至何竇淺謀諸袁樂禍董卓梟張曹操狐伏而炎炎之燼熄矣嗚呼固國祚然乎亦人事也

東漢書纂略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比部郎嗣男德澧校

東漢

光武　在位三十三年　建武　中元　壽六十二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白水鄉人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以至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地皇三年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天下方亂於是乃與李通從弟軼等謀起兵時年二十八矣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時伯升已會衆起舂陵舂陵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陵兵與其帥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攻棘陽拔之更始元年漢軍大破莽兵於

淯水西伯升又破莽納言嚴尤將軍陳茂兵於淯陽進圍宛城二月立劉聖公爲天子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復與嚴尤陳茂合書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諸將見尋邑兵盛反馳入昆陽皆惶怖欲散走光武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幷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破

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咸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光武乃使大將軍王常留守乘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六月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不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令尋邑得之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奔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

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稱謝司徒官屬來迎弔光武惟深引過不敢自言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飮食語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乃議都洛

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前去整修宮府光武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禁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復遣光武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光武所到考察黜陟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

光武不答去之真定林於是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輿立爲天子都邯鄲遣使者降下郡國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内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詐乃椎鼓紿言邯鄲將軍至光武升車欲馳旣而徐還坐曰請將軍入久乃駕

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王霸詭言氷堅可渡至則氷果合遂得渡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等處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

響應因入趙界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時更始已入長安亦遣其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東圍鉅鹿逆戰南縊斬首數千級進圍邯鄲連戰破之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毁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乃遣持節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用耿弇議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時更始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

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睢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先擊銅馬於鄡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

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云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弇頻射却賊得免賊雖戰勝而素憚光武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賊入漁陽光武遣吳漢率耿弇陳俊

馬武等追戰於潞東及之平谷復大破之於是諸將議上尊號光武大驚至中山諸將復請光武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

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六月卽皇帝位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爲天子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十二月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二年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秋帝自將征五校大破五校於羛陽降之三年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餘衆南向宜陽帝自將征之巳亥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

衞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出降四年吳漢擊五校賊於箕山大破之五年耿弇等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張步斬蘇茂以降平齊地六年山東諸郡悉平七年帝自征隗囂九年囂病死衆復立囂子純爲王十年來歙等破純於落門純降隴右平十二年吳漢率舟師伐公孫述大破述將謝豐於廣都十一月吳漢臧宮與述戰於成都述被創死蜀平十三年大司馬吳漢還京十四年莎車國鄯善國遣使奉獻十六年交阯女子徵

側反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並起攻刼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不收捕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問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甲申幸舂陵置酒作樂時宗室諸母

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言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等擊交阯十九年馬援破交阯斬徵側因擊破九真賊盡降之六月詔以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出塞擊烏桓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曰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二十二年烏桓

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二十三年高句驪率種人詣樂浪內屬二十四年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虜二十五年烏桓大人來朝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藩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郤地千餘里伏波將軍馬援等破武陵蠻於臨沅叛蠻悉降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

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内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貢獻乞和親三十年鮮卑大人内屬朝賀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二祭二年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帝

崩帝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皇太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初皇考南頓君爲濟陽令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云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舂陵郭嗟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王者受命信

有符乎光武郭皇后諱聖通真定稾人也爲郡著姓父昌讓田宅財產數百萬與異母弟國人義之仕郡功曹娶真定恭王女號郭主生后及子況昌早卒郭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更始二年春光武擊王郎至真定因納后有寵及即位以爲貴人建武元年生皇子彊立爲皇后其後后以寵稍衰數懷怨懟十七年遂廢爲中山王太后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

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於宛當成里時年十九建武四年從征彭寵生顯宗於元氏十七年廢皇后郭氏而立后顯宗即位尊后爲太后

光武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明帝　在位十八年　永平　壽四十八

明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后明帝十歲能通春

秋永平二年幸辟雍拜三老五更引五更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自天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

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性明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唯鍾離意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隨救解帝封諸子爲王皆親定封域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自爲東海王時知吏牘墾田之弊既即位遵奉建武制度后

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尚書閻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以後宮親屬故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明德馬后伏波將軍小女也初援爲梁松竇固等所譖毀家大失勢數爲權貴侵侮太夫人於是求進女掖庭以自庇女時年十三得選入太

子宮顯宗即位立爲后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矣帝以后無子命養之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過於所生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幸濯龍官並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也帝崩肅宗即位尊爲皇太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

明年夏大旱言事者皆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
曰凡言事者皆欲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
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愼舅氏不令
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今有司
柰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固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
曰漢興舅氏之封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
柰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
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
嫌哉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

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
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御府之賜斯豈不足
而必欲得一縣與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
異穀價數倍晝夜不安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
之拳拳乎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
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行義者輒假借溫言賞
以財位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
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
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太后聞之以爲恨因遣

退位歸第焉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
生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本書謂東觀記也
章帝　在位十三年　建初　元和　章和
　壽三十一
章帝諱炟明帝太子母賈貴人帝寬容好儒術顯宗
器重之元和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
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
亦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

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
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帝雅好文章褒崇儒術立白虎觀以會諸儒考詳同
異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自永平建初之間公卿大
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
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遣入學三代以還風化之盛未
有若此者然帝厭苛切而過於寬容故外戚寖橫竇
后以無子之故譖陷宋貴人動搖東宮廢長立幼東
漢之衰自此始矣章德竇后竇融曾孫女也以選入

掖庭爲皇后後宮宋貴人生太子慶后無子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令自殺而廢慶爲淸河王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生和帝后養爲已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乃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及帝崩和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后兄憲弟篤景瓌並顯貴擅威權永元四年誅憲等九年而太后崩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淸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閒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和帝　在位十七年　永元　元興　壽二十七

和帝諱肇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爲已子卽位年十歲永元四年誅竇憲和帝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閒羣臣無知者及崩乃收皇子於民閒長子勝鄧后誣以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故迎立爲殤帝延平元年淸河王慶就國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留祜居淸河邸殤帝立八月而崩鄧后臨朝與鄧隲定策立祜爲嗣焉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剪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靑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

而上湯夢及天而咶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又相者見后驚曰此成湯之法也家人竊喜而不敢宣后叔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嘆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興者七年后復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后長七尺二寸姿顏姝麗絕異於衆左右皆驚八年冬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

夜戰競接撫同列常克巳以下之雖宮人隷役皆加
恩借帝深嘉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
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
内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
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
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
競自修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獨着素裝服無
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
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

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嘆曰修德之
勞乃如是乎後陰后漸疎每當御見輒辭以疾時帝
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陰
后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爲遂造祝詛欲以爲害帝
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
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
不爲所祐而當獲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
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報帝之
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卽欲

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
愈后信以爲然乃止明日帝果瘳十四年夏陰后以
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后愈稱篤疾
深自閉絶會有司奏建長秋宮帝曰皇后之尊與朕
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豈易哉惟鄧貴人德冠後庭乃
可當之至冬立爲皇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
有疾而諸皇子夭歿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
人間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及
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永寧二年三月

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順陵

殤帝　在位一年　延平　壽二歲

殤帝諱隆和帝少子皇太后立之

安帝　在位十九年　永初　元初　永寧　建光
延光　壽三十一

安帝諱祐孝王慶之子章帝之孫也自在邸第時數
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殤帝崩無嗣
鄧太后立之太后臨朝封鄧騭及弟悝弘閶皆爲列
侯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爲

巳子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恐勝終怨巳乃迎立祐建光元年太后崩帝少號聰明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乃徵河閒王子翼爲平原懷王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毀短太后致帝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閶謀立平原王者帝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盡誅之而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封宦者江京李閏等皆爲列侯閻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自此宦官弄權外戚用事雖有賢

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矣及崩閻后臨朝又欲久專國柄貪立幼年與顯等定冊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爲嗣閻顯忌宦官樊豐及外戚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爲亭侯寶自殺豐下獄死王聖母子徙鴈門而以弟景等爲卿校並處權要威福在巳

順帝　在位十九年　永建　陽嘉　永和　漢安
建康　壽三十

順帝諱保安帝太子母李氏爲閻皇后所害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共搆陷太子廢爲濟陰王明年安帝崩北鄉侯立王時方十歲以廢黜不得上殿臨梓宮因悲號不食內外哀之及北鄉侯薨閻顯等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立諸國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迎王卽皇帝位誅閻顯等而封程等十九人爲侯

冲帝　在位一年　永嘉　壽三歲

冲帝諱炳順帝之子也母曰虞貴人帝崩梁太后與其兄冀定策禁中迎纘立之是爲質帝

質帝　在位一年　本初　壽九歲

質帝諱纘肅宗玄孫曾祖父千乘貞王伉祖父樂安夷王寵父渤海孝王鴻母陳夫人帝聰慧冀惡之遂弒帝而立志

桓帝　在位二十一年　建和　和平　元嘉
永興　永壽　延熹　永康　壽三十六

桓帝諱志肅宗曾孫祖父河閒孝王開父蠡吾侯翼母匽氏翼卒帝襲爵爲侯本初元年梁太后徵帝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卽位梁冀以外戚專權帝與宦官單超等謀誅之自是宦官益橫而黨錮之禍起矣

靈帝　在位二十二年　建寧　熹平　光和
中平　壽三十四
靈帝諱宏肅宗玄孫也曾祖河間孝王開祖淑父萇
世封解瀆亭侯帝襲侯爵母董夫人桓帝崩無子皇
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迎立即位竇太后臨
朝竇武陳蕃爲政天下名賢徵列於朝中外想望太
平既而陳竇被殺宦官專權漢祚終矣及崩子辯立
何太后臨朝袁紹等勒兵入宮盡誅宦官董卓遂脅
太后廢辯爲弘農王而立陳留王協

獻帝　在位三十一年　初平　興平　建安
壽五十四
獻帝諱協靈帝中子母王美人爲何皇后所害中平
六年四月少帝即位封爲渤海王徙封陳留王九月
甲戌即帝位年九歲董卓既誅曹操爲相進爵魏王
操薨子丕簒位廢帝爲山陽公魏青龍二年崩自遜
位至崩又十四年太子早没孫康立五十一年薨子
瑾立四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爲胡賊所滅

東漢傳卷之一

劉玄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
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
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
匿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
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
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
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

二年荊州牧某發奔命二萬人攻之三年大疾疫死
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
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
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
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爲其軍安
集掾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與諸部合兵而
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
之號聖公爲更始將軍遂共議立爲天子即帝位南
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擧手不能言於是大

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

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威福自已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及赤眉立劉盆子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

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劉恭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爲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爲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爲穀

孰侯鯉爲壽光侯

劉盆子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祖父憲元帝時封爲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爲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産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

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
肯哀之乎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
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
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
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恐其衆與莽
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號曰赤眉常有齊巫鼓
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
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
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相與議曰今迫近長

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
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
茂皆在軍中崇等議書札爲符列盆子等三人居中
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
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
欲啼茂謂曰善藏符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
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
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
歌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饑盆子使中黃門稟

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
亂知其必敗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赤眉
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
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婬穢明年正月鄧
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
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聞乃自將幸宜
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
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
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

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
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徐宣等叩頭曰
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
傭中佼佼者也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
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使食其稅終
身

王昌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明星歷常
以爲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好奇數任俠於

趙魏閒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妊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僞易它人子以故得全年十二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閒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

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立郎爲天子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南走信都發兵徇旁縣遂攻柏人不下議者以爲守柏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

郎少傅李立爲反閒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衞氏交通爲王莽所誅更始卽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爲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是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與共連兵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吳漢與

蓋延等合軍圍之永將慶吾斬永首降

龐萌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爲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卽位以爲侍中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

其言乎憲聞帝自討萌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遣吳漢追擊之佼彊將其衆降憲與龐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憲萌潛出襲取贛榆瑯琊太守陳俊攻之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

張步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爲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

遣魏郡王閎爲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爲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爲齊王步卽殺隆而受永命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爲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蘇茂將萬餘人救之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王閎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斬之

王閎

王閎者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卽帶劍至宣德後闥舉手叱賢莽簒位潛忌閎乃出爲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爲廬江屬令莽末江

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莽以憲爲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爲天子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憲亾走其軍士帛意追斬憲而降後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屯灊山攻殺安風令楊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共生爲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爲郡吏地皇中爲大司空士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産弟在漢兵中懼誅卽與鄉人吳漢亾至漁陽抵父時吏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並鄉閭故人卽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及光武鎭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吳漢說寵從光武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

絶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及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固求同徵帝不許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諭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自立爲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

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卽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爲不義侯

盧芳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爲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亾之長陵小子回

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囟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詐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爲騎都尉使鎭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爲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遂立芳爲漢帝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爲帝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

遺體棄在邊陲陛下以胏附之故赦臣芳罪加以仕恩封爲代王使備北藩必欲和輯匈奴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叛遂反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歿

隗囂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爲士歆歿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崔不聽聚衆數千人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爲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爲軍師望說囂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爲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遂至長安更

始以囂爲右將軍崔義皆卽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卽以事告之崔義誅歿更始感囂忠以爲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卽位河北囂卽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刼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將兵圍囂囂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亾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

囂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承制遣使持節
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凉州朔方事囂遣將軍
楊廣迎擊赤眉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閒囂既
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
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
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時陳倉人呂
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
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其後
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

囂囂自以與述敵國耻爲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
連破述軍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
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
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於
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
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囂不欲東五年復
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
遣長子恂隨歙詣闕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爲天下
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内事元遂說囂曰元請以一

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
閒以囂子内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
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囂復遣使周游
詣闕先到馮異營游爲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銚期持
珍寶繒帛賜囂期至鄭被盜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
者務欲招之聞而嘆曰吾與隗囂事欲不諧使來見
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冦南郡乃詔囂當從天
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
閣絶敗又多設支閡帝知其終不爲用叵欲討之遂

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
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卽勒兵使王元據
隴坻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
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
軍祭遵等擊破之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
囂乃使王元拒隴坻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
自率其大衆圍來歙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
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囂必
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於是

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恚憤而死王元周宗復立囂少子純爲王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衆詣宮降元字惠孟祊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及降杜林馬援並薦之以爲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亾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哀帝時以父任爲郎後父仁爲河南都尉而述補淸水長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脩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王莽天鳳中爲導江卒正居臨邛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自稱定漢將軍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眞主豪傑皆叩頭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宜改名號以鎭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

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多往歸述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五年延岑田戎爲漢兵所敗皆亾入蜀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

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述
亦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
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
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七年隗囂稱臣於
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
述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
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埶蜀人及其弟
光以爲不宜述乃止述性苛細敢誅殺而不見大體

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
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述懼
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自
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
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
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
如此矣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述省
書嘆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
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中郎將來歙急攻

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
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爲吳漢臧宮所破戰死帝必
欲降之乃下詔喻述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
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漢因令
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
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
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
怒以讓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
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

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
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
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
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
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
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因勸光武立高祖之業光武
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與定計議及王郎起
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

之別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
指示禹禹曰在德厚薄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
將多訪於禹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王匡等及諸將
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衆大集王匡等莫能當
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幷關中而方自事山
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
拜爲前將軍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
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光武卽位於鄗
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爲酇侯食邑萬戶禹

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
都尉公乘歙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
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
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
有紀皆望風迎降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
長安禹不聽引軍北至栒邑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
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
擊禹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爲梁侯食四縣時赤眉
西走扶風禹延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

將齋戒擇吉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
奉詣洛陽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
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
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
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
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
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爲高密侯
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旣定常欲遠名
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蓺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

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産利帝益重之中元
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卽位以禹
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寢
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為郎永平元年年五十
七薨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
襲為昌安侯珍為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
以為小侯引入與議邊事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
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出塞追畔胡逐侯坐
逗遛下獄死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

後末初六年紹封康為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
國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為
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
宜崇公室自損私權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
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眥宮人出入多
能有所毀譽其中耆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
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曰汝我家出亦敢爾
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康
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隲誅安帝徵康為侍中順

帝立為太僕有方正稱以病免卒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恂初為郡功
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遣使者徇郡國
先降者復爵位至上谷太守耿況迎上印綬恂叱使
者還況印綬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
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以
圖邯鄲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
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

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群賊
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
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問於鄧禹
禹以恂對拜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於是復北
征燕代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
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卽
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大破之恂與
馮異過河而還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
將軍賀因上尊號皆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

前後不絶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内恂求從軍帝曰河内未可離也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頴川人嚴終趙敦聚衆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爲寇數月復拜頴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頴川恂捕得戮之復以爲恥還過頴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不欲與相見乃勑屬縣盛具供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

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聞帝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已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相闘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頴川盜賊群起恂請帝親征恂從至頴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願借寇君一年乃留恂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亾歸故營復助囂拒隴阺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大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高峻軍師皇甫文出謁恂誅之高峻懼遂出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十二年卒子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爲帝言其忠賜爵關内侯官至遼西太守恂女孫爲大將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

永初間曾孫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絜自貴於人少所與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犇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亾命中上書自明帝愈怒遂誅榮

馮異

馮異字公孫頴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

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
城守爲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潁川屯兵巾車鄉異間
出爲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並從
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彊
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光武曰
善異歸謂苗萌萌從之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
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
道經父城異等卽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
苗萌爲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叔壽段建左隆等光

武皆以爲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
諸將皆以爲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爲尚書父
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
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泣每獨居輒不御酒肉
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至邯鄲遣異與
銚期乘傳撫循屬縣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
夜草舍至饒陽無蔞亭乏食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
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異復進
麥飯菟肩因復度虖沱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閒兵

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諸
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
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
樹將軍時更始遣李軼田立朱鮪陳僑將兵號三十
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乃
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
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初軼與光武
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
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

謀造漢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光武故宣露
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異因度河擊
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
武卽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請宜從
衆議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
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
王重愼之性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昔赤眉
延岑暴亂三輔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三年
春遣使者卽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

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歸營復大破赤眉於殽底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號爲咸陽王帝

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旣罷帝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異與祭遵擊破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幷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於軍謚曰節侯長子彰嗣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父況字俠游以明經爲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爲朔調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畧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

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衞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留署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

弇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
召官屬計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
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
萬騎邯鄲不足慮也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
爲邯鄲來衆皆恐旣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
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將
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以弇弟舒爲復胡將軍
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爲蕭王
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皆光武居邯鄲宮晝

卧溫明殿弇入造床下請閒因說勿罷兵從光武擊
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
弇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光武還薊復遣弇與
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
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遂窮
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至浚靡而還光武卽位
拜弇爲建威大將軍與景丹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
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畤侯四年詔弇進攻漁
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

者上書求詣洛陽況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
之進封況喻糜侯況復與舒攻寵五年寵死天子嘉
況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
侯遣弇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因詔
弇進討張步弇與步戰大破之十二年況疾病乘輿
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爲中郎將弇兄弟六人
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況卒諡烈侯少
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弇戶邑以列侯奉朝請每有
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諡

曰愍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
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
勤於學將相之器也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
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衆歸漢中王
劉嘉以爲校尉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嘉曰卿言大
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書
往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

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光武至信都以爲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歡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爲

執金吾封冠軍侯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三十一年卒謚曰剛侯子忠嗣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亾命至漁陽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附劉公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

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幷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廼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

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卽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勑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卽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手擊殺躬光武北擊群賊漢常

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陳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卽位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漢克成都蜀平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遣漢率劉尚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誅歆漢性彊力每當出師朝受詔夕

鈎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愼無赦而已薨謚曰忠侯子哀侯成嗣爲奴所殺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爲偏將軍封建信侯

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漢兵攻之彭乃與說舉城降更始封爲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楊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爲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淮陽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遷潁川太守會舂陵劉茂起兵畧下潁川彭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狗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旣而光武至懷歆迫急

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
因進說曰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爲用乃貰歆以爲鄧
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拜
彭爲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授以常所持節從平
河北卽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與大
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
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見其誠卽許降建武二
年使彭擊荊州下犨葉等十餘城初彭與交阯牧鄧
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

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
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
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
爲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流
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
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塚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
居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
城十一年春彭與吳漢等將兵伐蜀破其浮橋遂入
江關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

自引兵乘利大破蜀兵延岑走王元以其衆降彭所
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
奴降夜刺殺彭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
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薨帝盡以任貴所獻
賜彭妻子謚曰壯侯子遵嗣徙封細陽侯其後岑熙
嗣侯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爲侍中虎賁中郎將
遷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
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
遏之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
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常爲部吏所侵結客殺
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
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
下史從征河北尋拜爲偏將軍以功封列侯建武二
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時涿郡太守張豐執
使者舉兵反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耿弇劉喜
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弘執豐降六年

春詔遵與大將軍耿弇從天水伐公孫述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備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黄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九年春卒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

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博士范升追稱之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無子國除兄午至酒泉太守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爲王莽濟平尹純學於長安因除爲納言士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諸郡國艾降還爲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迺得見承制拜爲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求自結納會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奉迎於育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訢宿植皆偏將軍及至鄗世祖止傳舍鄗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惲純先覺知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世祖即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濟陰下定陶時真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爲主揚病癭欲以惑衆揚

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閤悉誅之純還京師因自請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乃拜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荊荊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六年定封爲東光侯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復以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官謚曰成侯子阜嗣植後爲輔威將軍封武邑侯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

侯訢爲赤眉將軍封著武侯從鄧禹西征戰歿雲陽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爲氏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故援再世不顯援三兄况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會况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爲郡督郵送囚囚有重罪哀而

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轉游隴漢閒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絝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掾莽以援爲新成大尹及莽敗援兄員皆爲增山連率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以爲綏德將軍與决籌策皆

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述與援相善以爲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引見於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

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問援京師得失援備道光武明聖囂意不懌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援遁上疏願得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以

離囂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囂八年帝自
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會召援
夜至帝大喜引入援具陳滅囂之計明旦遂進軍至
第一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爲大中大夫副來歙監諸
將平凉州十一年夏拜援隴西太守破西羌十三年
援將四千餘人擊破參狼羌於武都援務開恩信總
大體而巳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
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
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

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
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
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
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
奏行五銖錢天下賴其便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
兵與我意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拜援伏
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
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十八年
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

傳首洛陽封爲新息侯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
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
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
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
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援嘗有疾梁松來
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
壻貴重朝廷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
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軍没援
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

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等征五溪
軍次下雋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不如進壺頭帝從
援策會暑甚士卒多疫死舒以爲失利上書與兄奏
之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
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
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
在交阯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
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龍伯高敦厚周愼吾
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吾愛之重

之不願汝曹効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
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而梁松竇固扇爲輕僞
帝召責松固松固扣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
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零陵太守初援
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
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
土珍怪權貴皆望之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帝益怒
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詣闕請罪前後六上
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

理援寃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
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
見之自失況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
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
過縣令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及援遇讒惟勃能
終焉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
子也莽敗磐擁富貲居故國爲人尚氣節而愛士好
施有名江淮閒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
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

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
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
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
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
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
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
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
种亦豫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
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

椒房故獨不及援建初三年肅宗謚援曰忠成侯四
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
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
知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後客
卿亦夭沒

陳俊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少爲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爲太常將軍俊爲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爲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淸陽進至蒲陽拜彊弩將軍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及卽位封俊爲列侯建武二年更封新處侯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爲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

破之四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是時太山豪傑多擁衆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遂定太山五年與耿弇共破張步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爲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進破朐賊孫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詔俊得專征青徐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爲重憂且勉鎭撫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

蓋延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彭寵爲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卽位以延爲虎牙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其夏遂圍劉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延追擊大破之三年睢陽復反迎劉永

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爲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郯邳之閒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帝自將而東徵延與吳漢王常王梁馬武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並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拜爲左馮翊將軍如故十五年薨於位子扶嗣

藏宮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少爲縣亭長游徼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爲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爲偏將軍從破群賊即位以爲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顏於涅陽悉降之十一年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距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

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絶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荊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宮從擊大破之進軍咸門與吳漢並滅公孫述拜宮爲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鄼侯十五年徵還京師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征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欲立功匈奴詔報不從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信嗣

馬武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讐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綠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爲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剋

既罷獨與武登叢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駑怯無方畧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從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愼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進至安定次小廣陽武常爲軍鋒世祖即位以武爲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

遂敗走十三年增邑更封鄃侯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

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顯宗初西羌寇隴右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竇固陳訢合擊之永平四年卒子檀嗣

邳彤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爲遼西太守彤初爲王莽和成卒正世祖狥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爲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狥地所到縣莫不奉迎惟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卽日拜彤爲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卽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爲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

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帝入洛陽拜彤太常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初張萬尹綏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

銚期

銚期字次況潁川郟人也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狥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諠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蹕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

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爲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
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以期爲能獨拜偏將軍
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時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
博平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
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即位封安成侯
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謀欲相率反以期
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建
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爲大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
衛尉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

之戒變生不意帝爲之回輿而還十年卒子丹嗣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父爲郡決曹掾霸亦少
爲獄吏常慷慨不樂吏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漢起
兵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
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
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爲司隸校尉從至洛陽及爲
大司馬以爲功曹令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
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
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
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
舉手邪揄之霸慚懅而還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
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
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霸曰冰堅可渡乃令
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
免者卿之力也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
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即位拜爲偏將軍建武二年
更封富波侯九年霸與吳漢王常朱祐侯進等五萬

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十三年增邑戶更
封向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詔霸將
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
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
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
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
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
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

王梁

王梁字君嚴漁陽要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以為梁功及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彊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敕令止

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慚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以梁為濟南太守十四年卒官子禹嗣

任光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初為鄉嗇夫郡縣吏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修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光斬之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狽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

修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埶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力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盧城頭衆至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詡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為其將所殺力子都者東海人

更始拜徐州牧爲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楢鄉因號爲楢鄉渠帥董次仲與五校合衆十餘萬建武元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楢鄉明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其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爲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朱祐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往來舂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爲護軍及世祖爲大司馬復以祐爲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

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以爲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卽位拜爲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冬與諸將擊鄧奉於淯陽祐軍敗爲奉所獲明年奉破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四年同將軍侯進等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勑祐方畧祐盡力攻之明年夏豐迺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轞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十五年朝京師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卽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後遂從其議勑祐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二十四年卒子商嗣

景丹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

科丹以言語爲固德侯相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爲上谷長史王郎起丹與況共謀拒之況使丹與子弇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世祖拜爲偏將軍郎兵迎戰漢軍退郤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世祖卽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爲大司馬者羣臣所推惟吳漢及丹帝曰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吳漢爲大司馬而拜丹爲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

丹楝陽侯秋與吳漢耿弇朱祐賈復馮異陳俊王常臧宮從擊破五校於蒲陽降其衆會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十餘日薨子尚嗣

李忠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父爲高密都尉忠元始中以父任爲郎王莽時爲新博屬長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

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廼還復爲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廼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徵詣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

馬成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爲縣吏世祖徇潁川以成爲安集掾調守郟令及世祖討河北成即棄官步負追及於蒲陽以成爲期門從征伐世祖即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將軍劉隆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進圍憲於

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廼攻之遂屠舒斬李憲七年夏封平舒侯十四年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爲中山太守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

劉隆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爲騎都尉謁歸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即追及於射犬以爲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

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時顯宗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隆以故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爲庶人明年復封爲扶樂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蠻夷徵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還更封大國爲長平侯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三十年定封愼侯中元二年卒子安嗣

劉植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乃開門迎以植爲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爲列侯時眞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降因留眞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乃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建武三年更

封植爲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爲驍騎將軍封觀津侯喜卒復以歆爲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喜歆從征伐皆傳國於後向徙東武陽侯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堅鐔

堅鐔字子伋潁川襄城人也爲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槍於盧奴世祖即位拜鐔揚化將軍封濦強侯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修徇南陽諸

縣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驎鐔迺引
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
還堵鄉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

杜茂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爲中
堅將軍常從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建武二
年更封苦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
河東郡悉平時西防復反迎佼彊五年春茂率捕虜
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九年與鴈門太守郭

凉擊盧芳將尹由於繁畤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
之茂戰軍敗引入樓煩城盧芳據高柳數寇邊十一
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先是鴈
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爲尹由所畧由以爲將帥與
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凉凉上狀皆
封爲列侯詔遣委輸金帛賜茂凉軍吏及平城降民
芳遂亾入匈奴帝擢凉子爲中郎凉字公文右北平
人也初幽州牧朱浮辟爲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
武侯

傅俊

傅俊字子衞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
長迎軍拜爲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世祖
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使將潁川
兵常從征伐即位以爲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與
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七年卒謚曰威侯子昌嗣

萬修

萬修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爲信都令與太
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偏將軍封造義

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剋卒於軍子普嗣

東漢列傳卷之四

王常

王常字顔卿潁川舞陽人也王莽末爲弟報仇亡命江夏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聚衆數萬人以常爲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卽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心獨歸漢乃曉說將帥卽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

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立以常爲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更始敗建武二年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常頓首謝曰臣聞陛下卽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拜爲左曹封山桑侯後帝於大會中指常爲眞忠臣是日遷爲漢忠將軍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卽拜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常別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後北屯故安拒盧芳十二年薨於屯所諡曰節侯子廣嗣

來歙

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武帝世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哀帝時爲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敬

之數共往來長安更始卽位以歙爲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爲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卽解衣以衣之拜爲太中大夫建武三年帝憂隴蜀歙自請使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旣還復說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爲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冘豫不決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奔西域衆潰走圍

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歆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
歆妻縑千匹明年攻拔落門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
天水屬縣皆降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
其酋豪遂得爲用及囂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爲寇
掠皆營塹自守歆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馬援
等擊羌於金城大破之十一年歆與蓋延馬成進攻
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
人大懼使刺客刺歆未殊馳召蓋延屬以軍事歆自
書表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贈歆中郎將征羌侯

印綬謚曰節侯子襃嗣十三年帝嘉歆忠節復封歆
弟由爲宜西侯襃子棱尚顯宗女武安公主棱早歿
襃卒以棱子歷爲嗣

李通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
九尺容貌絕異爲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劉歆好
星歷讖記爲王莽宗卿師通亦爲五威將軍從事出
補巫丞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讖云劉氏復興
李氏爲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以此不

樂爲吏乃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通從弟軼亦素好
事乃共計議獨劉伯升兄弟可與謀大事會光武避
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
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
言讖文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
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因復備言其計光武
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乃使光武與軼歸
舂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
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

聞之乃繫守於獄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殺
守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
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
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
以通爲柱國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
軍封西平王軼爲舞陰王通從弟松爲丞相更始使
通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
公主光武即位徵通爲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
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拜爲大司空通

布衣唱義功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埶素有渴疾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爲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謚曰恭侯子音嗣李軼後爲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歿唯通能以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鄧晨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常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撝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冢墓更始立以晨爲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更始北都洛陽以晨爲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迺遣晨歸郡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

追封謚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封晨長子汎爲吳房侯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爲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晨好樂郡職復拜爲中山太守復爲汝南太守晨興鴻郤陂數千頃田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他郡明年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謚曰惠侯小子棠嗣

竇融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

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爲強弩將軍司馬東擊
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建武男女弟爲大司空王
邑小妻家長安中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請融
爲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邑薦融拜
爲波水將軍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
爲校尉甚重之薦融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
方尚擾不欲出關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融於是圖
出河西萌爲言更始乃得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
將家屬而西旣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
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
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爲
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當推一人爲大將
軍共全五郡議定咸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
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時隗囂先稱建武年
號融等從受正朔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
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
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遣融書遇鈞於道即
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因

授融爲凉州牧融即復遣弟友上書至高平會囂反
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帝復遣席封賜
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旣深知帝意乃與隗囂
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
疏請師期帝深嘉美賜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
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令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
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七年秋隗囂發兵寇安
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
退乃止融至姑臧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
上書請兵遬征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
率五郡太守會高平第一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封融
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遂以次封諸將帥及隴蜀
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數月拜爲冀州牧十餘日
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
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
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兄弟並典禁兵融復
乞骸骨融長子穆尚內黄公主代友爲城門校尉穆
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

女湼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爲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永平二年林以罪誅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帝大怒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後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諡曰戴侯賻送甚厚十四年封勳弟嘉

爲安豐侯奉融後及勳子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子武

樊宏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爲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勑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爲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會漢

兵日盛湖陽惶恐未敢殺之遂得脫更始立欲以宏爲將宏叩頭辭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建武五年封長羅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祠重墓追爵諡爲壽張敬侯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埶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及病困車駕臨視二十七年卒遺勑薄葬帝善其令以

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諡為恭侯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帝崩儵為復土校尉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其後廣陵王荊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

事竟奏請誅荊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荊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嘆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

十年儵卒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餳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嘆勑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郴梵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汜卒子時嗣勑

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為三公

陰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更始二年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

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爲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子躬嗣躬弟子綱女爲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三子軼輔敞皆黄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

黄門侍郎守期門僕射與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内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

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没後帝思其言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永平元年詔以汝南之鯛陽封興子慶爲鯛陽侯慶弟博爲濦強侯博弟員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爲黄門侍郎慶卒子琴嗣興弟就嗣父封改封新

陽侯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衆譽顯宗即位以就爲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嬌妬豐亦狷急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爲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黄羊焉

張宗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爲縣陽泉鄉佐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爲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爲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僤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遂留爲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爲京輔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羣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後還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梁統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卽其先也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以貲千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凉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遂共推融爲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爲武威太守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爲成義侯十三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爲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論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

侯統在郡亦有治迹卒於官子松嗣松字伯孫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松弟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眞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殊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竦
少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欝欝不得志嘗登高
遠望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
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
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
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
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
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永元
九年竇太后崩追尊恭懷皇后追封謚皇太后父竦

爲褒親愍侯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
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

東漢列傳卷之五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
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
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
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稱爲長者時
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
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
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

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
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吏人親愛而
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
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
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
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
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
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
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餽遺此乃人道所以相

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敎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

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洛陽謁見詔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復以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黄門建武四年薨子崇嗣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卽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爲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

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大尹遷幷州牧更始新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世祖卽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匈奴不敢入塞後潁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幷蒙福也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爲幷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卽引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幷州素結恩德始至行

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
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
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
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
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二十二年徵爲
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
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

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内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

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
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詩
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
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拜成皋令視事三歲
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
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時人方於召
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
無勞久居大郡上疏求欲降避功臣帝惜其能不許
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

等祕禁綱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奏
立虎符以絕姦端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
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
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
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
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
從君魚受道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

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
長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奮在
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
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
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
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
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
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遂相賦斂牛

萬以上追逐數百里喬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喬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喬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羣氐所信向喬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賊逼急乃推喬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喬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喬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郡中稱為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喬以奇經明

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於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喬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

虞延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少為户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賓客放從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勑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

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賜錢及劒帶佩刀還郡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焉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黃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譖延多所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

日伏誅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詔衍詣闕拜郎中遷玄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嘆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三年徵代趙熹為太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

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餧延從曾孫放字子仲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罪桓帝時為尚書以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誅

馮魴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因以氏焉秦滅魏遷於湖陽為郡族姓王莽末魴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壍以待所歸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謝曰蒙恩得全處無以為報思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背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拜虞令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郟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郟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

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鬬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是時每有盜賊褒等所發無敢動者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為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為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為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

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爲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桂卒子定嗣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遂代楊震爲太尉及北鄉侯立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熹參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熹皆以阿黨閻顯江京等策免復爲衛尉卒子代嗣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世祖微時見

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歙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拜漁陽太守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拜顯爲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

衛颯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期年閒邦俗從化先是含洭湞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

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傜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又來陽縣出鐵石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爲少傅會被疾不能拜起勑以桂陽太守歸家卒南陽茨充代颯爲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使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

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秎乎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屯據要害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爲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董宣　酷吏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尸舍內以塞其咎宣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

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宜其以狀對願殺臣活岑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喜等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尸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

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絜死乃知之以宣嘗爲二千石賜印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爲郎中后官至齊相

樊曄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楊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

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瓚為天水太守政嚴猛涼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州寺視事十四年卒官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譙玄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

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還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復拜議郎四年玄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后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迺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建武十一年卒時亦有犍為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

李業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今詣獄養病欲殺之客說咸咸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不赴遂隱藏山谷及公孫述僭號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若不起賜之以藥業詞志不

屈飲毒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疋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詔表其閭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王嘉聞而嘆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為任永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皆託青盲以避世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

不救信婢亦對信姦通及閒述誅皆盥洗更衣曰世
適平目即清浴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夏恭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王莽末盜
賊縱横恭以恩信爲衆所附擁兵固守光武召拜郎
中再遷太山都尉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諡曰宣明君
子牙少習家業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王隆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爲郎後

避難河西爲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爲新汲令能文章
[illegible]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illegible][illegible]爲謁者